



世界探險史

美國西部拓荒者



wt662/18



30313

原 著

馬丁・希爾曼

編 譯

呂石明 曾廣植 賴郁芳 曾鈺淳

黃翠娥

編 輯

黃炎明 丁素琴 賴玉貞

助理編輯

莊秀蘭 鄒瑞梅

美術編輯

陳其輝 徐步進

繪 圖

游淑燕 陳惠嬌

印 務

王世偉

出 版 者

自然科學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石資民

地 址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25號

電 話

7075275 (三線)

郵 撥

109757號

總 代 理

環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號

電 話

5811146 (五線)

照相打字

五湖照相打字行

世界照相打字行

製 版

天然彩色製版公司

印 刷

太原彩色印刷公司

裝 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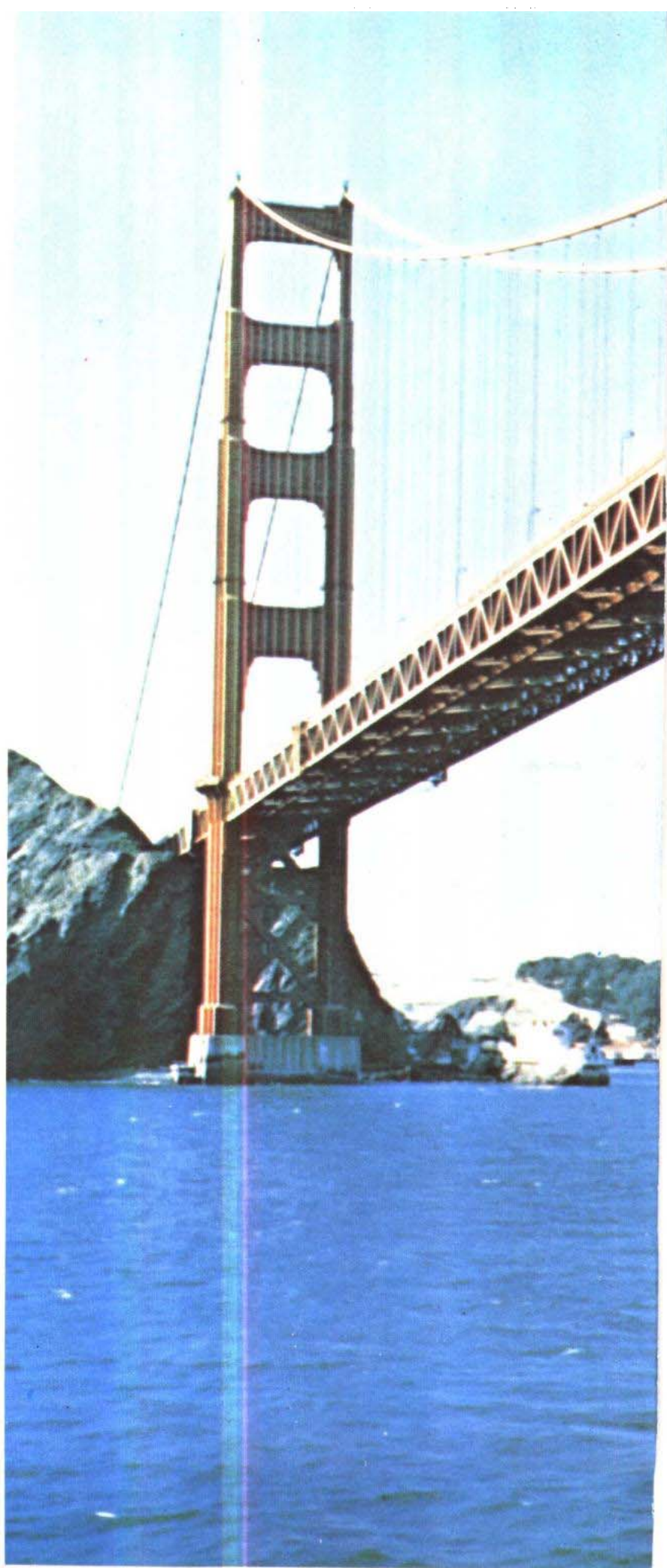
大峰裝訂廠

新聞局登記證版台業字第1557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保證退換 *



原 序

十九世紀時，美國還只是個新大陸東海岸的小國家而已。可是短短兩年之間，這個獨立還不滿四分之一世紀的新興國家，竟然向拿破崙收買路易斯安那，一舉拓展成廣大無邊的國度。

爲了探究這塊土地的利用價值，探險者與拓荒者紛紛湧向荒野，長時期地在危險重重的生活中，展開充滿刺激的開拓史。

這一部探險史，以路易斯及克拉克爲首，像一首敘事詩般地揭開了序幕；他們來到白人前所未及的土地，到處遇到懷有敵意的印地安人，但憑著毅力與勇氣，終於克服一切障礙，成爲首批橫越西部的美國人。其後，住在密士西必河流域邊境區的齊布倫·派克也出發了；他在廣大的土地中，不斷地尋找橫越大草原的路線，曾和支配西南部的西班牙人發生衝突。

其後，還有許多如今已成爲傳說中的人物，接二連三地出現，他們爲了便利不斷前來的美國人，憑著自己的信心與力量，開拓通往西部大陸的道路。這些人通常被稱爲山居狩獵者，但他們是一群專喜喝酒作樂、動作粗魯、而充滿鬥志的獸皮商人。當美國爲奪取加利福尼亞而發動戰爭時，這些粗暴勇猛的山居狩獵者，也成爲美國向墨西哥挑戰的一支隊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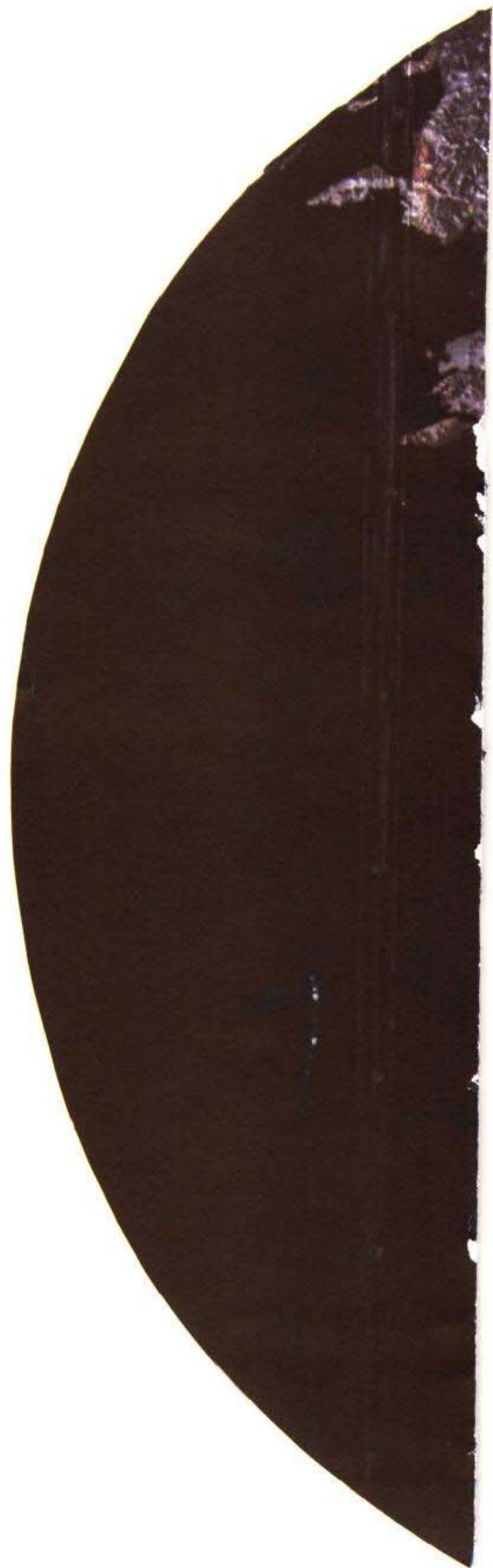
「美國西部的拓荒者」是描寫這些人物奮鬥的故事。可說是這個自大西洋至太平洋龐大的大陸國家的探險史。探險家是偉大功業的序幕者，不僅爲美國人民所崇敬，他們的故事也是美國史上最具趣味性的一段插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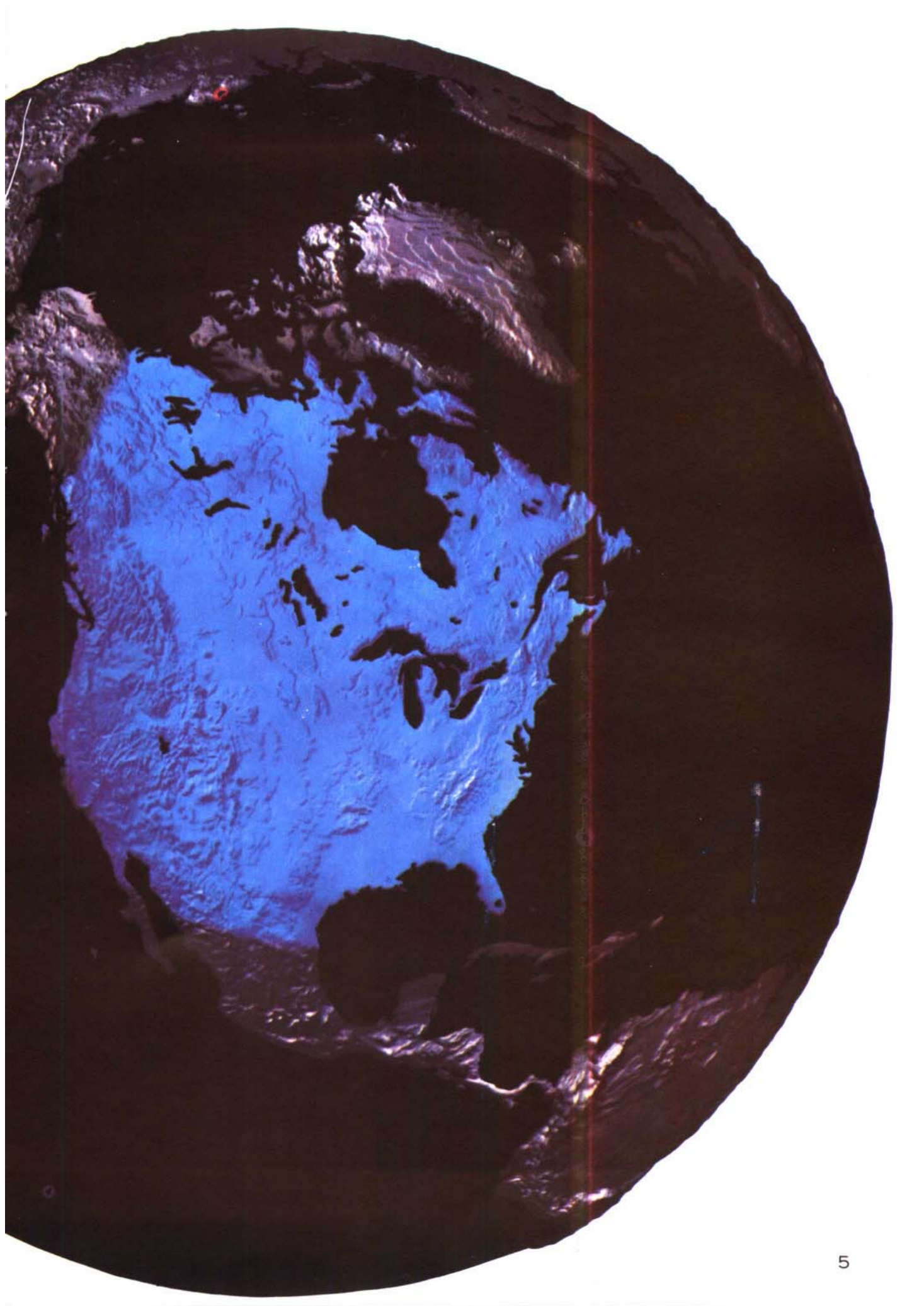
目錄 / 地圖索引

原序	3
1 擴展領土	6
2 荒野的先驅者	18
3 探勘部隊與印地安人	34
4 向西南推進	60
5 獸皮商人與山居的狩獵者	74
6 邁向聖大非	86
7 抵達加利福尼亞	94
8 發現道路的人	106
9 發現事實者	116
10 瀕臨滅絕邊緣的民族	130
11 西部的繼承者	148
附錄	161
探險家略傳	180
用語解說	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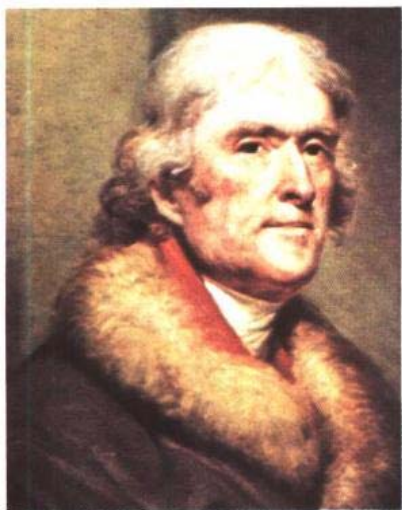
北美大陸（西元一八〇三年）	10
美國的地形圖	11
加拿大到西元一八一一年止的探險路線	32
克拉克和路易斯的遠征路線	44
克拉克和路易斯的遠征路線（擴大山岳地圖）	59
西南地方，墨西哥和美國土地糾紛地區	62
美國到西元一八五四年止的探險路線	82
美國西部地方的大道圖	99
美國西部海岸地方到西元一八五四年止的探險路線	110
加利福尼亞州和內華達的金礦發現地	114
美國西部的陸軍測量隊路線	118
橫越美國大陸的鐵路網	122
北美大陸西部印地安人分佈圖	135

► 圖中藍色的部分是北美洲探險家行走過的地區：在廣大的荒野中，他們時而徒步，時而騎馬，在大西洋沿岸與太平洋沿岸間，搭建了一座無形的橋梁。





1 擴展領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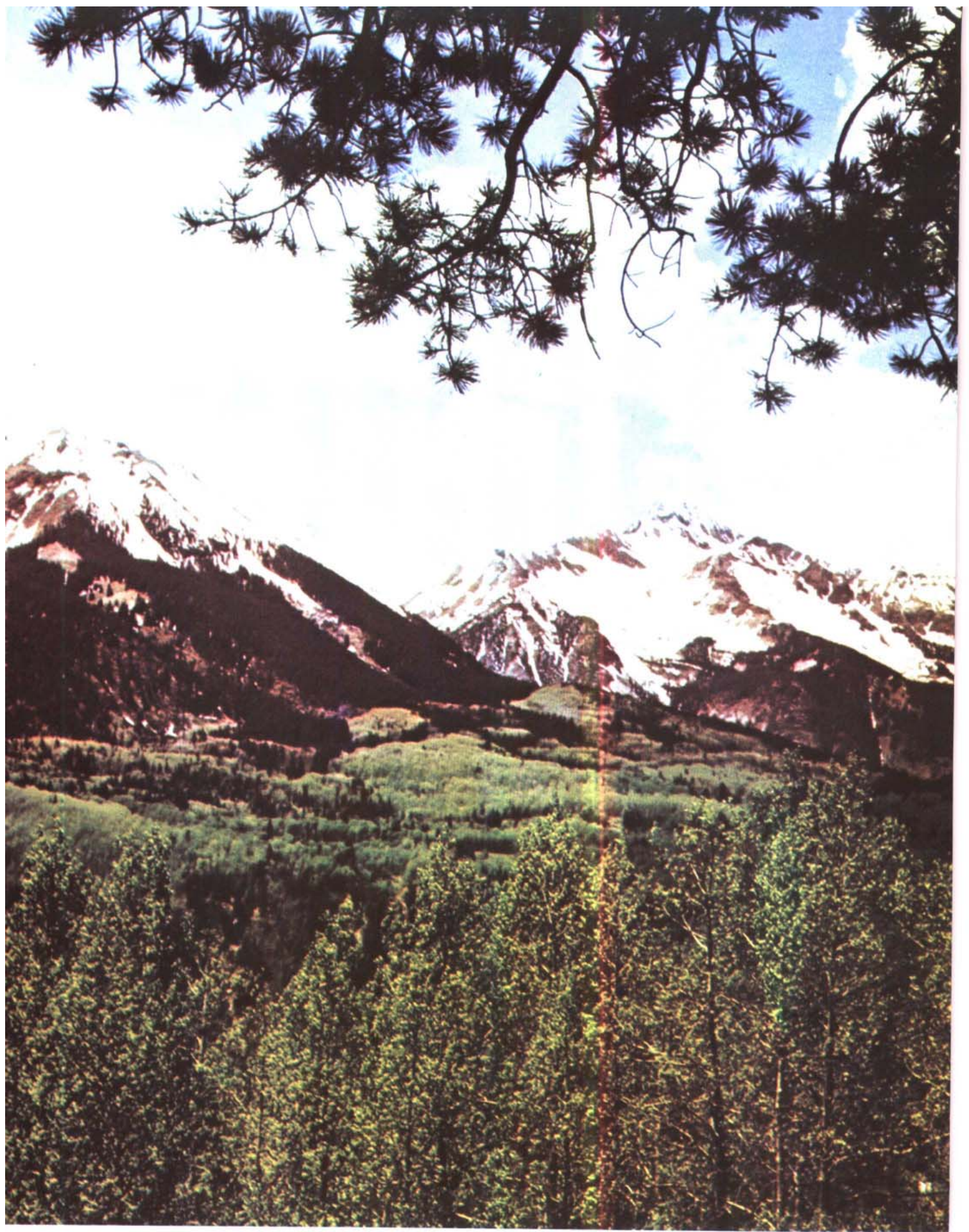


▲美國第三任總統湯瑪斯·傑佛遜。他一心一意想開拓廣大的美國西部。因此，他當選總統以後，積極的從法國人手中，買下路易斯安那。

►西元一八〇一年，路易斯安那仍是片占地二百多萬平方公里的處女地。這個地區是由法國、西班牙，和英、法後裔的加拿大人探險發現的。此地大半是森林與山峯，無數的河流如葉脈般地密佈著。往來於此地的，多是靠手藝為生的印地安人。當時大部分的印地安人與白種人，都維持著友好的關係，不僅協助白種人開拓營建，和白人積極交易，並熱心的充當嚮導。

西元一八〇一年，法皇拿破崙和西班牙締結了一項秘密條約，密約中西班牙將北美大陸的核心，約二百多萬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割讓給法國。這片遼闊的土地就是早期的「路易斯安那」，其範圍，南北從現在的德克薩斯州北端延伸到加拿大，東西則從密士西必河到洛磯山脈，其中還包括了密士西必河口地帶，和面臨墨西哥灣的新奧爾良港，比現在的路易斯安那州大了十七倍。無論從那個角度來看，這項條約對於拿破崙都是有利的。拿破崙極具野心的計劃在美洲大陸北部，建立龐大的殖民帝國，並確立法國在美洲的勢力。當時剛剛當選為美國總統的湯瑪斯·傑佛遜，於是警覺到法國與西班牙的這項交易，將對美國構成極大的威脅。







路易斯安那當時緊鄰美國西部邊界，讓比較弱小的西班牙處於邊界上，對美國西南地區已構成威脅，更何況是強有力而又好戰的法國。當時新奧爾良港由西班牙控制，然而廣大的密士西必河流域及俄亥俄的物產，皆需經由新奧爾良轉運，所以新奧爾良和美國的繁榮與發展有很密切的關係。

法國獲得了路易斯安那的支配權後，便嚴密的封鎖新奧爾良港口，這對美國無異是致命的威脅，長期與法國這個舉世無匹，而又富有野心的國家為鄰，自是影響美國的貿易與安全。因此，傑佛遜毅然派遣使者到法國，要求拿破崙開放港口。當時拿破崙一口向使節承諾：「美國可以將新奧爾良買下來」。

拿破崙原本計劃在北美大陸，建立新殖民帝國，但由於一連串的事件，使整個計劃暫時擱置。西印度群島的聖

▲拿破崙將路易斯安那賣給美國，從中獲利，卻沒有明確畫定界線，當美國要求明定邊界時，法國的外務大臣回答：「你們已經完成了很有利的買賣，以後，你們要得多少，就拿多少吧！」



多明哥，原是法國殖民地，由於叛亂事件層出不窮，拿破崙為鎮壓叛亂，只得將本欲開往路易斯安那的五萬軍隊，派遣到聖多明哥。另一方面，在西歐大陸，法國與英國的戰爭也迫在眉睫。

假使拿破崙能隱瞞英國海軍，便能順利地派遣軍隊到路易斯安那駐防，可是西歐的戰事，使他忙得不可開交，根本無暇顧及這塊殖民地，而英國勢將乘機掠奪，路易斯安那終必不保。而且，法國戰事連連，開銷亦大，賣掉路易斯安那，不但可充實國庫，還可打擊英國的野心，取得美國的友誼。因此拿破崙向美國使節表示，新奧爾良與路易斯安那要同時售予美國，這使傑佛遜驚喜不已。

美國支付了一千五百萬美金，購得這二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極具價值的新奧爾良，美國國土因此增加了兩倍。接收如此廣大的領土，在其他國家，恐怕要不勝負荷。可是，美國畢竟是個生氣蓬勃的新興國家，其勇氣與見識，也的確令人佩服。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何嘗不是美國人民，極欲擴張領土的野心使然！

在這以前，「新世界」的探險及開拓，都是西歐強大國家的特權。自英國在威廉斯堡建立殖民地，已經有二百年的歷史；在「新世界」居住的美國人，已超過六代，他們逐漸覺得，必須用自己的力量，在廣闊的土地上，生產

自己的東西，造就自己的理想。從此，美國的領域，逐漸向西拓展。

早期的探險先驅們，根本不知道將置身於什麼樣的環境，將遭遇什麼，更不知如何準備所需要的一切裝備與技術，

▼篷車是美國開拓西部時的重要交通工具，不僅極富特色，且深具代表性。橫越密士西必河以西的大西部，有三條馬車道，西元一八二二年第一條的馬車道通過聖大非（新墨西哥的首邑）。西元一八三一年，由一百部馬車所組成的龐大車隊，運載著價值二十萬美元的商品，到達聖大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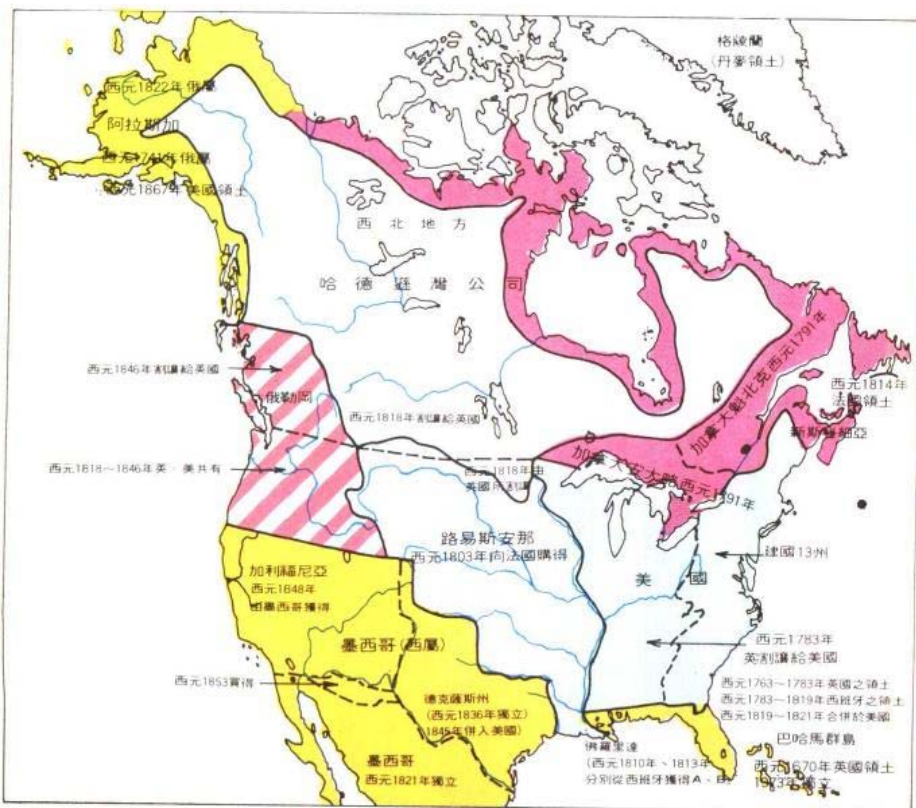


他們只憑著一股堅定的信心和對未來的嚮往，勇往邁進。

一望無際的新大陸，對於開拓者，具有一種無形的鼓舞。他們在移居時期，受到印地安人的影響和幫助；例如：玉米、甘藷的種植，土地的利用，他們並與印地安人進行羊毛及獸皮的買賣。逐漸的，伐木聲在各處響起，——新西部開拓的生活於是揭開了序幕。移民們對於所居地的風土民情，雖已能適應，可是對往後將遇到的災難或變化，卻沒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例如：維吉尼亞州的居民，只習慣航行於易於通航的河川，然而北部內陸卻沒有類似的河川，西部地區則林立著如洛磯山脈的高峯峻谷，這些險峻的自然地形，也是他們前進的最大障礙。新購置的中部領土也是困難重重。這些地方，當時被通稱為「美國大沙漠」。

除了自然環境的險惡外，移民對於開拓荒地知識的有限，也頗令人擔憂。一般拓荒者，只知道簡易的種植法，對於土壤的保持卻一無所知，因此每過一段時日，農地便貧瘠得無法利用，但是，當較進步的耕作方式傳入時，他們



◀西元一八〇三年，美國買下路易斯安那以後，各國在北美的分佈情形。紅色部分屬英國領土；橘色部分屬於西班牙領土；黃色部分屬於俄國領土；綠色部分則屬於美國的領土。

卻又開始移居他方。此外，印地安各部族的個性，殊不相同，雖有與白人友好相處，互助合作的；然而，以懷疑的態度和充滿敵意的眼光相待者也不少，這給開拓者也帶來不少困擾。

在路易斯安那從事貿易的獸皮商人之間，也經常發生摩擦。由於國境界線，始終未明確劃定，所以爲了爭奪利益，而時起衝突，不久，即引起紛爭。西班牙認爲路易斯安那的南端是以紅河爲界，美國則認爲應是在更南方流過德克薩斯州的格蘭河。這個問題未獲妥協時，美國探險家

▼美國的地形圖 中央是廣大的平原；西部有高峻的海岸山脈



已蜂湧到西班牙自行劃定的殖民地內，於是，西班牙軍隊立即大舉從西南要塞開過來，態度非常強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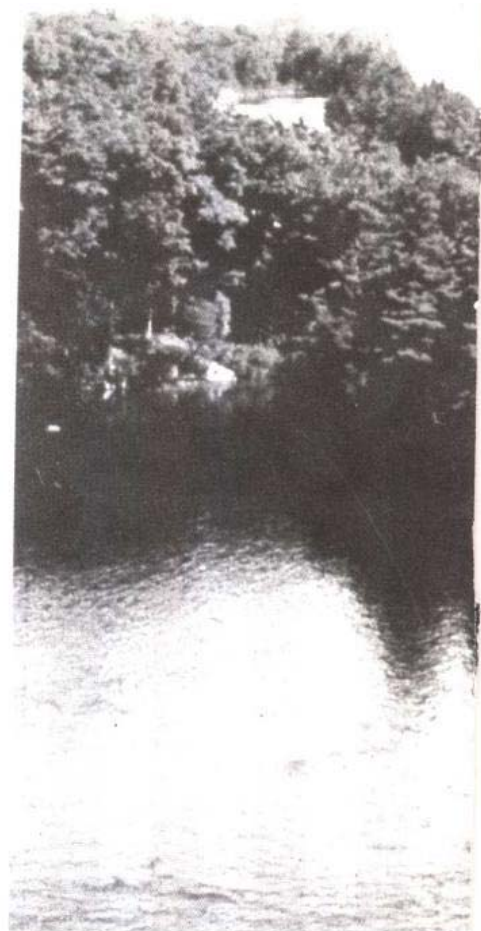
原屬於西班牙領土的佛羅里達，由於美國移民的入移而發生激烈的暴動；一群美國的拓荒者，侵入佛羅里達的一部分地方，要求在美國予以合併，經過一番交涉，他們終於如願以償。美國將其他部分也一併買下。在買賣條約中，規劃出路易斯安那的南界，美國承認德克薩斯是西班牙的領土，西班牙爲了安撫美國，特地讓出一部分土地，允許美國殖民。西班牙這種作法，無異是開門揖盜，實爲不智之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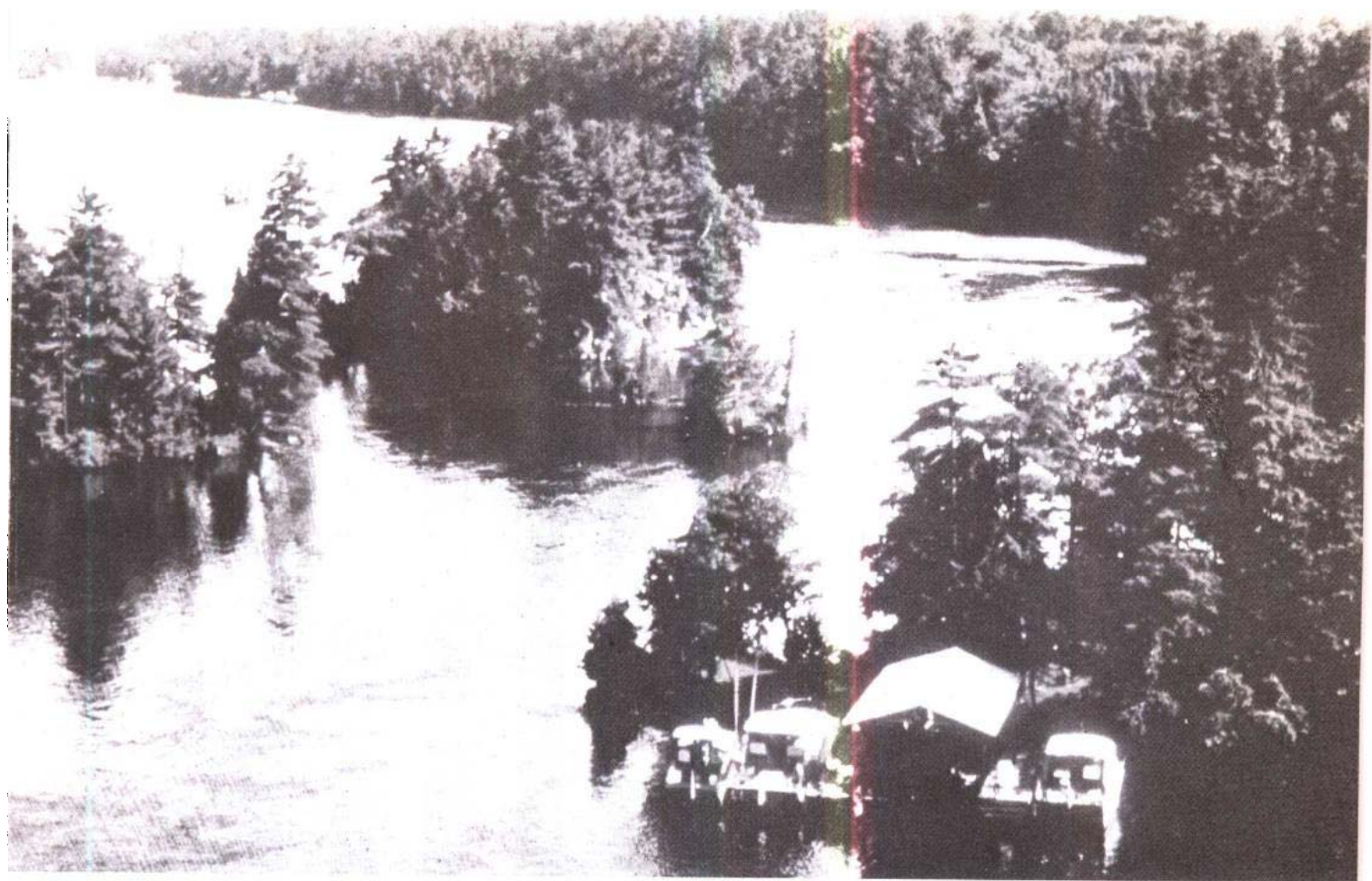
不久，墨西哥獨立戰爭爆發。墨西哥舉國奮戰不懈，加上各國輿論給予支持，不多時，墨西哥便脫離西班牙而獨立。新獨立的墨西哥，很快的掌握住德克薩斯州。幾年後，定居於德克薩斯州的美國人，向墨西哥挑戰，宣佈獨立。此後，墨西哥多處於不安的局面，與美國的戰爭，使墨西哥損兵喪土，國界被迫西移。

當時，美國發展上最顯而易見的阻礙有二：在北部與西北部，加拿大（英國殖民地）阻擋了美國人民的進出；在南部與西南部，則有西班牙在佛羅里達、德克薩斯的邊境上騷擾，並控制了加利福尼亞山區的通行。

美國從法國和西班牙這兩個強大帝國的手中，取得路易斯安那，絕非易如反掌的事。當初西班牙把土地讓給法國的惟一條件是：土地絕不能交到美國的手中。假使拿破崙遵守承諾，不將路易斯安那賣給美國，那麼，在英、法戰爭中，英國定可強奪路易斯安那，如此局勢又將大不相同。

美國人民，對於英國在北美擁有大片的殖民地，心中已感不平，加上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某些貴族背棄美國，





▲聖羅倫斯河是貿易商及開拓者的水路交通要道 現在是美國與加拿大的天然國界線

定居加拿大（英國在北美的最大殖民地），更令美國人痛恨不已。當時五大湖〔註〕與哥倫比亞河森林地帶的獸皮交易又由英國全權控制，和美國的獸皮公司競爭，這種對峙局面更加深了英、美之間的仇視。

十八世紀末期，加拿大的獸皮交易，由兩個勢力極大的公司控制著。其中，較早的是西元一六七〇年，於倫敦設立的哈得遜灣公司，它控制了哈得遜灣西方的海岸，與印地安人也有頻繁的交易往來，但仍沒辦法侵入內陸。另一家公司，是以加拿大為基地的西北公司，西北公司擁有很多其他的小企業，都集中在加拿大，居住於此地的「西北人」，知道從事獸皮的買賣，可以獲得鉅利，所以放棄了彼此的對抗與血腥的競爭，專心的從事獸皮貿易。

西元一七八〇年，這些「西北人」，為了擴大獸皮買賣，大舉南下，與美國人引起兩次正面的衝突。他們一直南進到密蘇里州的中央地帶，嚴重地妨害到美國與西班牙的

〔註〕 五大湖：跨越美國、加拿大國境的蘇必略湖、密西根湖、休倫湖、安大略湖、伊利湖。

►「瘋子安索尼·韋恩將軍」，於西元一七九四年，率領少數的軍隊，在佛倫坦巴茲的西北，打敗印地安諸部族。從西元一七九五年古寧威爾條約以後，一連串簽訂的條約中，迫使印地安人交出土地，退入山區。

此圖由韋恩將軍的部下所畫。是美國軍官與印地安人的談判情形。



▼是美國德克薩斯——阿拉摩的遺跡。從前是舊金山傳教的禮拜堂。

當德克薩斯被墨西哥統治時，美國人起而革命，以簡陋的裝備和少數的軍隊打敗墨西哥。



交易。哈得遜灣公司也乘機到達蘇必略湖，即英國交易場所的北邊，而且得寸進尺地侵入美國國境。西元一七九〇年，更唆使俄亥俄地方的印地安人，攻擊俄亥俄邊境上的美國居民。

然而，英國對印地安人的援助，並非十分充裕。美國獨立戰爭的英雄——被稱為「瘋子」的安索尼·韋恩將軍，在西元一七九四年，佛倫坦巴茲的戰役中，打敗印地安人，並乘勝追擊到預定的新邊界線上，以後就靠著「不侵犯邊界」的約定，來維持和平。同時與英國簽訂了「傑伊條約」。

西元一七九四年十一月，「傑伊條約」簽訂，第二年六月生效，英國終於退出五大湖的交易場所，傑伊條約中允許加拿大的貿易商人，利用美國南部的水路，自由地經商貿易。由於安索尼將軍的勝利，使美國與印地安人之間的戰爭，得以終止。而英、美獸皮商人的對立，雖已趨於



緩和，但彼此之間的紛爭，似乎永遠沒有休止的時候。

傑伊條約訂定後，美國和加拿大的獸皮交易，在靠近太平洋的西北地方，展開激烈競爭。加拿大的探險家兼貿易商——亞歷山大·馬更些，是第一個橫越西部大陸，到達太平洋的白人。數年後，美國的梅里威札·路易斯和威廉·克拉克爲了本國利益，將這條橫越西部的道路，加以開拓。後來被稱爲俄勒岡的地方，在一八四〇年代，是你爭我奪的焦點。爾後，紛爭雖停止，條約中也規定了新的界線，哥倫比亞河併入美國的領土範圍，可是，邊境上的加拿大獸皮商人的勢力，仍然威脅著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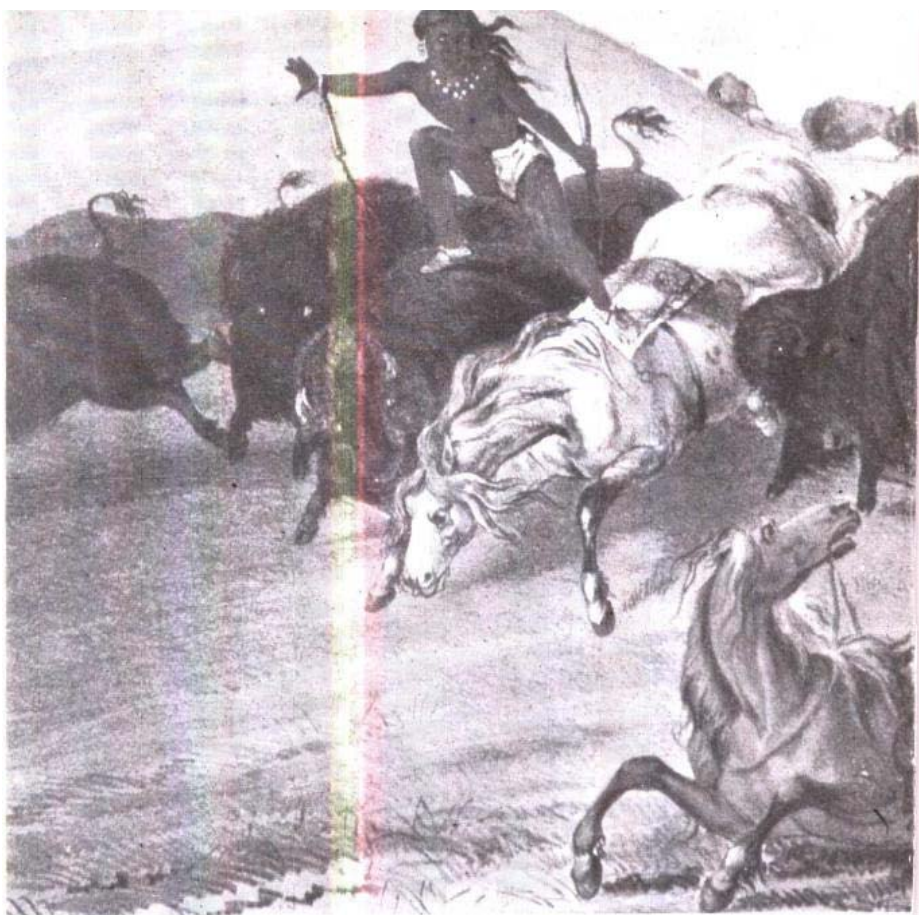
▼乾燥的西南部景觀，與初期探險、開拓者所到之大草原之景觀，完全不同，此張照片是洛磯山脈西南部亞利桑那典型的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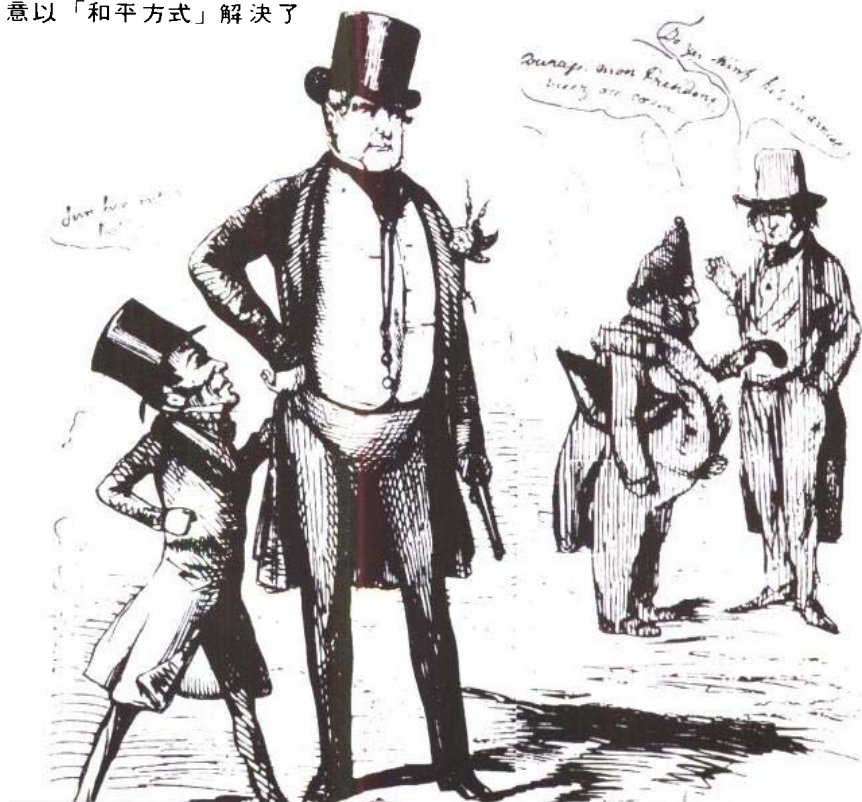
十九世紀前半期，美國領土擴展到太平洋岸。此時，到處可見一條條筆直的馬車道。部分的美國人，甚至夢想著將加拿大和墨西哥併入領土。一八四〇年代，美國人民更視擴張領土為「責無旁貸的義務」。這句話是紐約的一位新聞編輯——約翰·歐沙利瓦提出的，他於西元一八四五年的一篇報導中寫著：「天賦予我們廣袤的大陸國土，我們有義務加以開拓。」

但在政治家們計劃實現這一句話之前，美國人的這種擴張領土的觀念，已經從國境伸向太平洋這邊。

新大陸的移民，無論是從事牧場經營者、金礦採掘者、土地投機家，或鐵路建設者，他們都喜歡藉某種口號來進行工作。首先以「天意」為口號的，是早期的西部探險家們。路易斯安那成為美國的領土後的半個世紀中，美國人不斷地開拓道路，製作精密的地圖，並且將



▼位於美國北方邊境的俄勒岡，是英、美紛爭的起源地。西元一八四四年，詹姆士向英國高喊：「要放棄北緯五十四度四十分？還是要打仗？」詹姆士因這口號而受到擁護，當選總統。當時英國並不想打仗，於西元一八六四年英美彼此同意以「和平方式」解決了。





▲西元一八〇〇年以前，美國的大西部仍屬於印地安人的活動區，他們在這片原野居住了幾千年，以捕魚、狩獵為生，並且將在荒野的謀生方式，教予白人探險者。但是，在這個世紀終了時，大平原卻已為白人占有，野牛被捕殺殆盡，印地安人也被驅逐至指定保留區內

克服向西部發展的所有困難，視為個人的責任。

大約經過半個世紀，美國的發展與西部開拓同時並進著，除了路易斯、克拉克、派克與佛列蒙特之外，還有許多探險或冒險家，跟隨著他們，成為「天意」的信奉者，共同進行道路的開拓工作。

各類的交易商人之間，或與外國的走私商人之間，經常發生激烈的競爭，這促成西部的開拓，也有助於這片土地日後成為美國的領土。

美國的陸軍，奉命在西部廣闊的土地中來回驅馳著，並對那些從不在意路易斯安那州為誰所擁有的印地安人，施之以武力，於是人馬可通的大道，遂無止盡的向西部伸展。

但是，初期的開拓者，為了跨越密士西必河，他們曾經辛苦地旅行於俄勒岡、猶他、加利福尼亞等地，而且每每因為偶發事件，使原來進行的路途有所偏差，甚至於迷失在人跡罕至的荒野地。

2 荒野的先驅者

自從美國買下路易斯安那後，整個西部也才漸被開發。十八世紀末，已開始有人小規模地開拓西部，扮演這些角色的人，都是得以自由往來於英國與加拿大領土中的獸皮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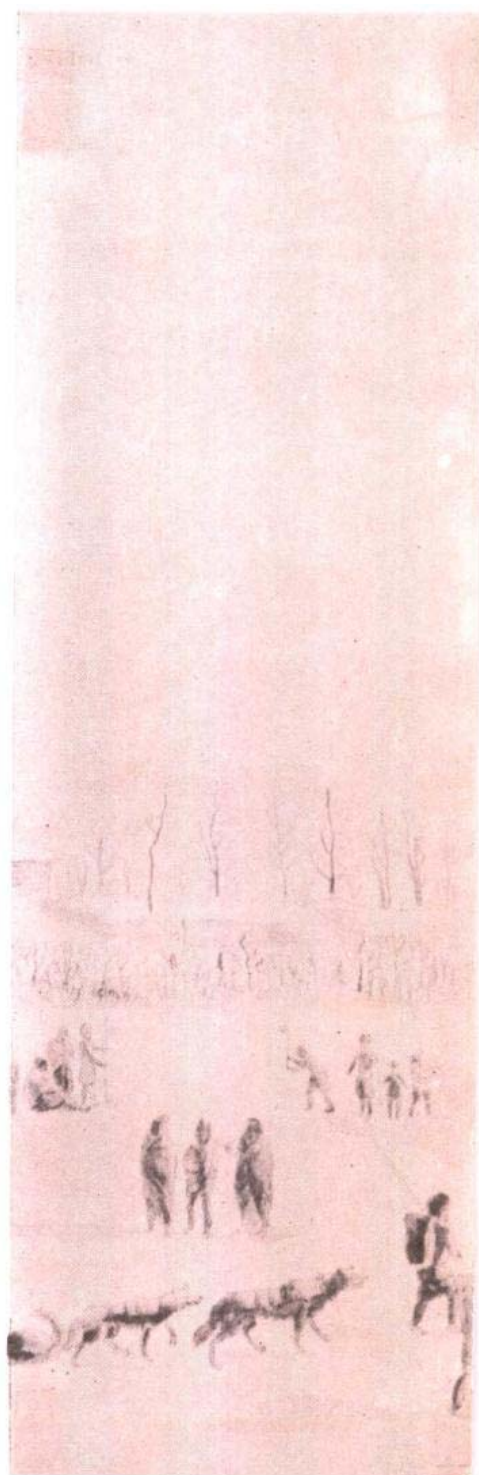
當時美國的獸皮商人，活動範圍在密士西必河東岸的綠色森林，對於東向的支流、道路式的水路，少有涉入。加拿大的商人則以聖羅倫斯河及哈得遜河流域為他們活動的地盤。商人們往返於這些水路，無形中便開拓了引導人們向西部前進的路線。

哈得遜灣公司在西元一六九〇年，派遣亨利·喀爾基到內陸進行開拓方面的工作。喀爾基因而成為加拿大草原上的第一個白人；五十年後，又派遣安梭尼·韓德前往可以看到洛磯山脈的黑腳地方。與這家公司敵對的除了法籍威廉多利父子及多·拉·科倫外，尚有許多競爭者。西元一七六三年，英國奪取加拿大作為七年戰爭〔註〕的戰利品，於是哈得遜灣公司又多了一位競爭敵手。說英語的加拿大人，大部分都接受蒙特利爾公司的支援。

蒙特利爾公司的商人，逐漸向西部廣泛地散開，並從原與哈得遜灣公司交易的印地安人手中，取得不少獸皮。在這廣大的土地上，堪稱為老資格的哈得遜灣公司，受到此一打擊，便開始謀求對策，他們集結那些商人尚未侵入地區的力量，以相抗衡。西元一七六〇年，並派威廉·斯圖特到北端的要塞，與吉布依昂族的印地安人進行交易，他們到達目的地之前，在邱吉爾荒地上行走了一三〇〇公

▼哈得遜灣公司的人員，在多次與印地安人交易後，學習到很多事物，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在冬天擊破冰層捉魚的技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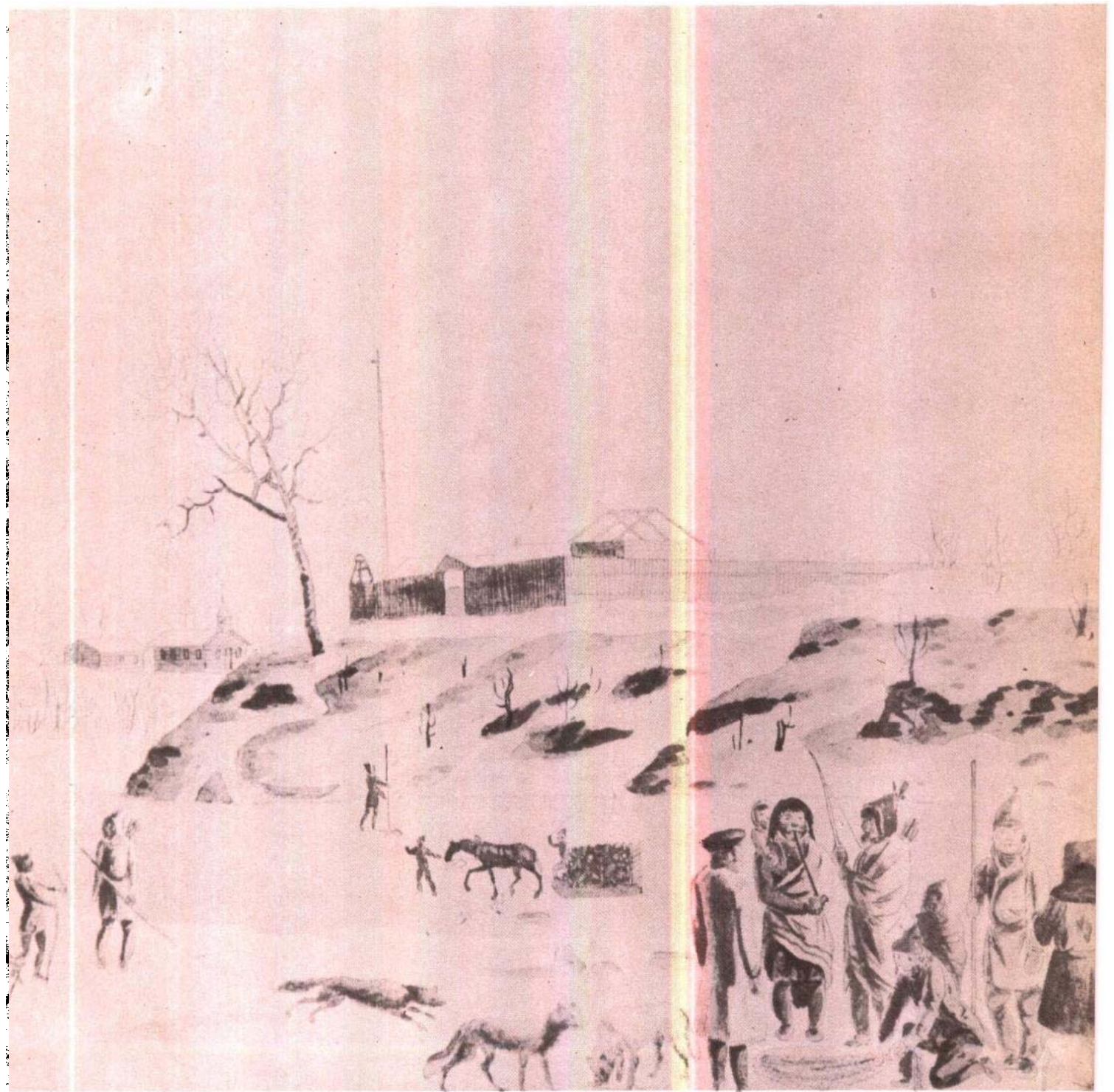
這張圖片所描繪的是北部紅河的情景



〔註〕 七年戰爭：西元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歐洲諸國分成兩大派，而英法兩國也在美洲殖民地發生激戰

里，回來後，又將印地安人「純銅山旁有著一條大河」的說法傳達給其餘的人。

哈得遜灣公司原來與兀茲克利族，及居住在薩克其萬河流域的印地安人進行交易，後來由於那些活動自由的商



人從中阻擾而中斷。在印地安人所謂「銅山有大河」的消息傳開之後，就再次地計劃將活動範圍向北方推進。被任命擔當這個任務的是山慕爾·赫爾恩。

山慕爾·赫爾恩是純粹的英國人，他精於航海及測量，但是，對於獸皮交易及買賣的經驗不足，而且不懂得如何在北極地方謀生。西元一七六九年，他在沒有經驗又缺乏充分的裝備下，帶着少量的糧食，向邱吉爾西北出發。雖然，有印地安人作他們的嚮導，然而，這些印地安人對於地形的了解有限，因此，不到一個月，他們就被迫回到邱吉爾。

西元一七七一年，山慕爾·赫爾恩一行人在折返邱吉爾途中，遇到吉布依昂族的首領——馬多納畢，他自稱知道「銅山之河」（即今日的銅礦河）的位置，並且願意帶領他們前往。山慕爾·赫爾恩已適應酷寒的氣候，因此，在同年的十二月，便和同伴隨馬多納畢出發。在這次的探險中，他學到了更多在極地生活的常識。

印地安人沿途收集樺木樹皮，以便在必要時，可將其製成獨木舟。他們盡量選擇有鹿群的森林路線，因此，雖然是嚴酷的寒冬，糧食問題卻也迎刃而解。

次年七月，他們已順利地到達這條「銅山之河」，但是，山慕爾·赫爾恩感到十分失望，這條河僅能勉強航行獨木舟而已，哈得遜灣公司的巨型輪船根本無法通行。而「銅山」也只是個謠傳。雖然，赫爾恩在此地發現了礦石標本，然而，就當時的技術而言，開採是不合算的。

山慕爾·赫爾恩失望地返回邱吉爾，當獨木舟航行到銅礦河時，他突然想起，自己是第一位經由陸路前往北極海的白人，但是這趟徒勞無功之行，使得他原有的野心與計劃化為烏有，因此，這個意外的歷史性記錄，由於過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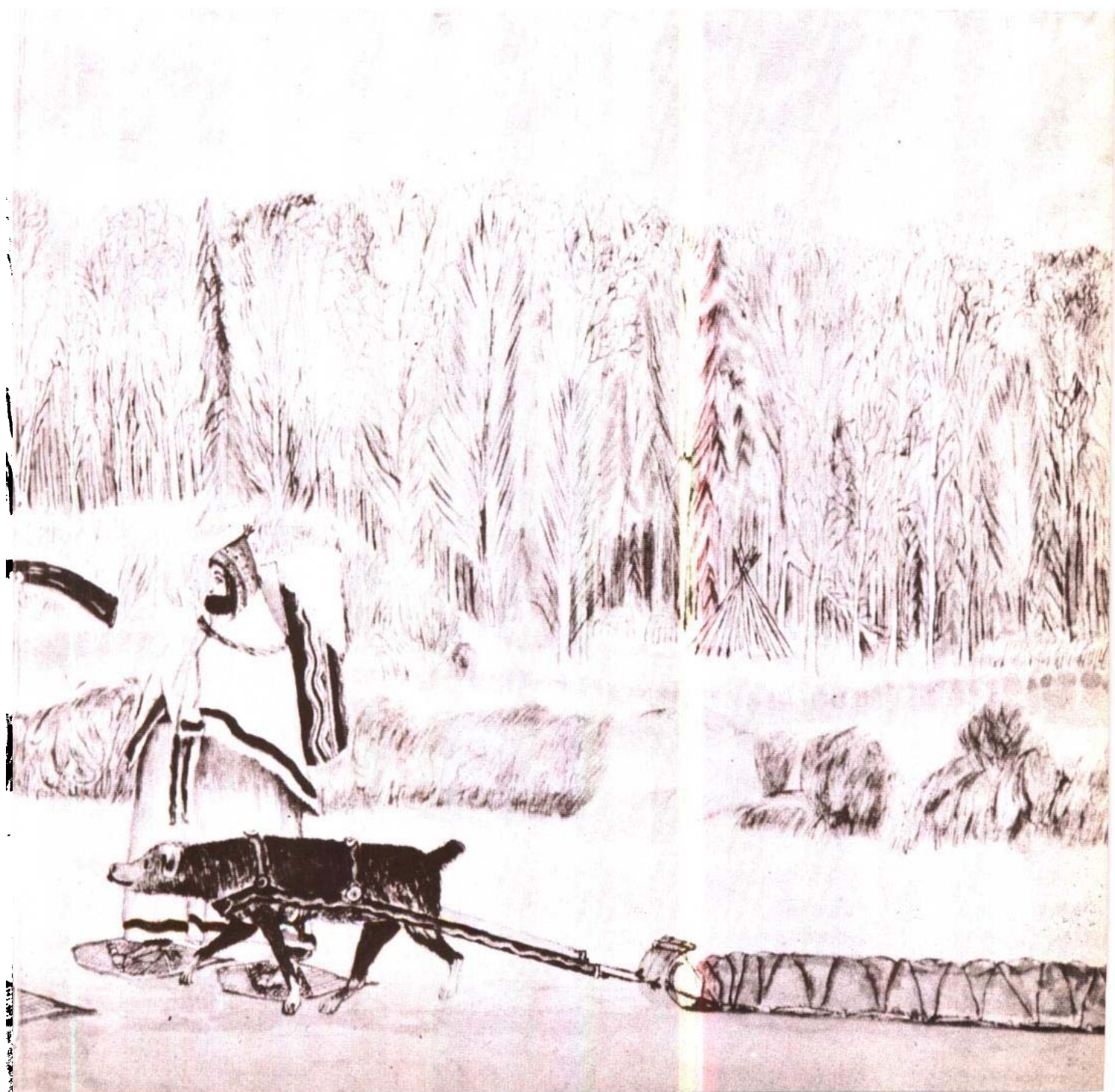


◀山慕爾·赫爾恩 由於他和吉布依昂族人相識，使哈得遜灣公司在薩克其萬河的內陸，建立了第一座交易所——「卡巴蘭多」屋。

▼獵人和他的妻子，以及用雪橇來拖裝獵物雪橇的狗。在當時，許多獵人和當地的女性結婚，過著融合當地習俗與歐洲習俗的生活。

沮喪而絲毫無法引起他興奮之情。

儘管山慕爾·赫爾恩感到很失望，然而哈得遜灣公司與吉布依昂族之間的關係卻因此而大有改進。那些四處活動的商人對於哈得遜灣公司來說極具壓迫感，因此，山慕爾·赫爾恩在各處所學到的經驗，極受哈得遜灣公司的重視。西元一七七四年，公司又派他到薩克其萬河（現在的曼尼托巴河札巴斯上游一〇〇公里附近）。於是，他開始



在印地安人所居住的森林、河川，與道路等地，興建交易所——卡巴蘭多屋。在這以前，哈得遜灣公司的一位獸皮商人馬修谷金，曾爲了調查活動商人侵入內陸的情況，而考慮建交易所，赫爾恩在此時建交易所，是嫌太遲了些。因爲，佛洛比夏兄弟，亞歷山大·亨利，傑姆斯·芬雷，及一位經驗極爲豐富的獵人彼得·彭德，已經深入西部的內陸地帶。

來自五大湖之南森林區的彭德，在到達薩克其萬河流域之前，曾聽說此地是個豐富的獸皮產地。因此，西元一七七八年決定親自前往以便做實地觀察。他訂製了四艘獨木舟，同時，帶了幾個窩瓦亞糾（法語爲「旅行者」之意）的法籍加拿大人。窩瓦亞糾是能幹的樵夫，對於獨木舟的操縱具有高度的技巧，他們是在加拿大獸皮交易中最好的幫手。一行人在河川尚未被冰凍以前，到達亞大巴斯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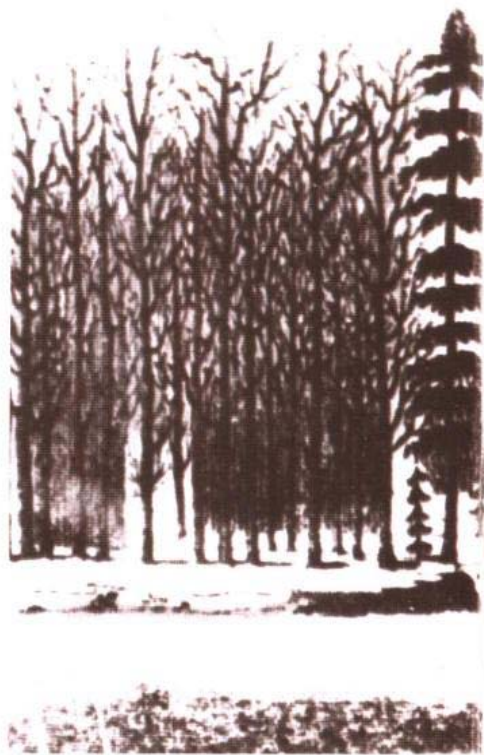


湖以南約六十五公里的地方。

彭德成爲開發西北部的獸皮最豐富地區最有力的人。此外，他又前去探訪批發培米康的獸皮商人，「培米康」是將北美所產的一種野牛的肉曬乾、打碎，然後處理成固體的硬狀物。以利於搬運保存，是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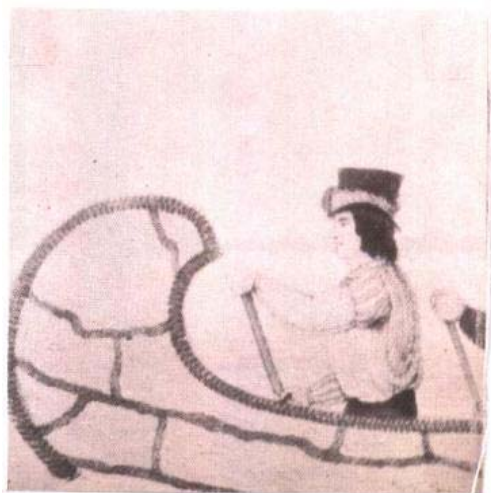
便的糧食。

當獲悉亞大巴斯卡湖區，有許多珍貴的獸皮後，商人們建議，爲了大家的利益，應該以彼此協助，取代相互競爭的想法，西元一七八三年，基於此種宗旨的西北公司因而誕生。而彭德卻在此刻攜帶亞大巴斯卡的地圖，與所發現的各類資料，離開西北公司回到美國。因爲，他深信新



◀古布伊昂族的戰士 哈得遜灣公司的開拓者，和他的競爭者——流動的商人，他們對嚮導的印地安土著非常依賴。

▼西元一八二四年在哈得遜灣、紅河乘坐獨木舟的總督。印地安人的獨木舟是初期探險者往來於河川的惟一交通工具。





▲為山慕爾·赫爾恩所描述的
亞大斯卡湖 他從威爾斯要
塞出發，在哈得遜灣旅行時所
描繪的插圖

生的美國議會會贊助他自亞大斯卡到太平洋岸的遠征。

事實上，以加拿大西北偏遠之地，要引起新成立的美國議會的注意與關心，實非易事。果然，他的請求立刻被駁回。於是，他只好返回加拿大，重新加入西北公司，再度向亞大斯卡進軍。

西北地區的人們常自稱為「湖泊森林之主」，每值秋季，這群精力充沛的法國人——窩瓦亞糾，便駕着樺木所做的獨木舟，分為數支隊伍，橫越加拿大全境。他們或在





蘇必略湖以南與美國的交易商人發生爭執，或在哈得遜灣脅迫英國公司；在得知加拿大探險家亞歷山大·馬更些發現道路後，他們更進一步跨越洛磯山脈到達太平洋海岸。

此時，彭德在亞大巴斯
卡遇到一位與哈得遜灣公司
敵對的著名獸皮商人彼得·
潘曼。潘曼爲了打擊彭德的

◀法籍加拿大人窩瓦亞糾 其名字不但含有旅行者之意，也有荒野狩獵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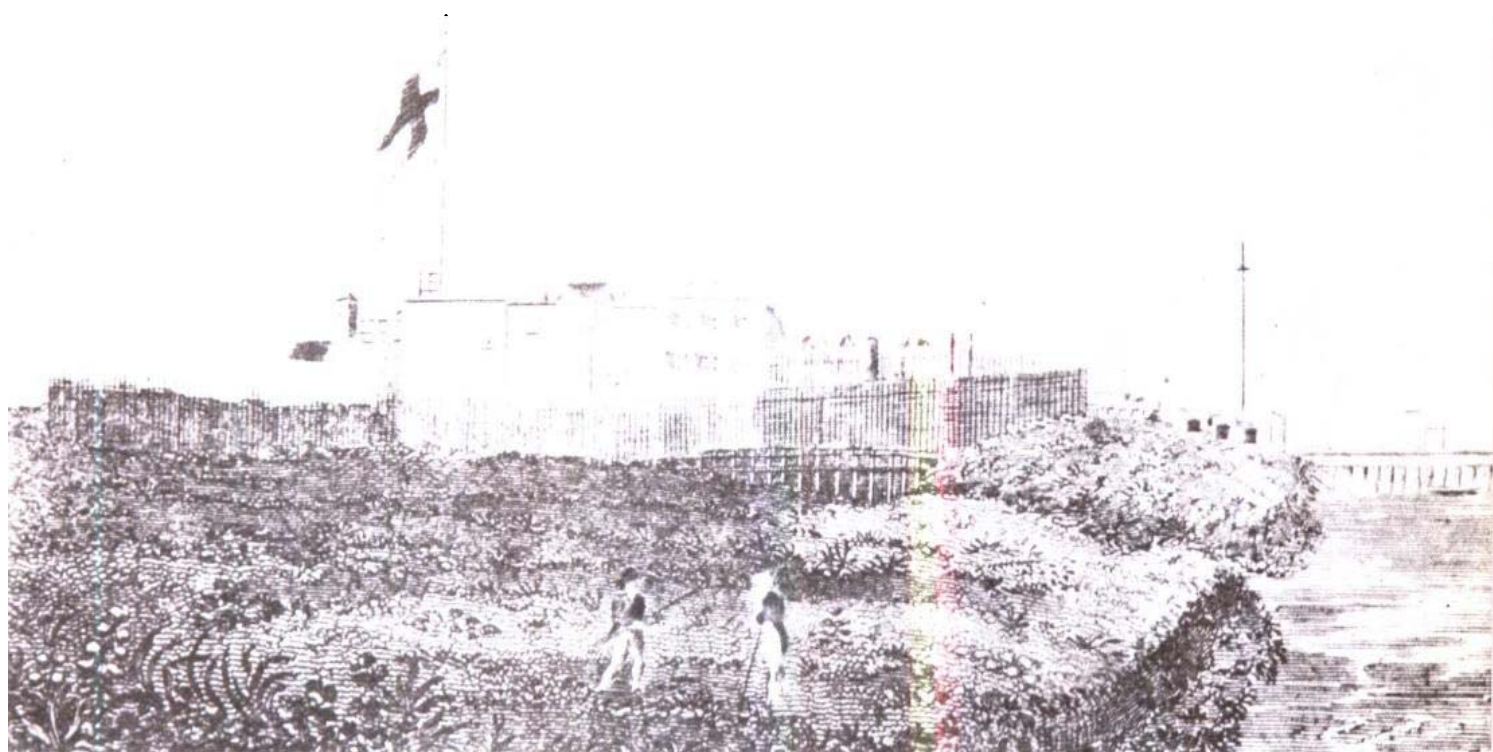
▼西元一七一四至一七一五年，曼尼托巴地方的約克·法克托利的會計簿。許多商品都標有公定價格，顯示出此地獸皮交易的頗有秩序。

生意，所以在彭德的交易所旁設一交易所。兩個交易所不時發生衝突，結果潘曼的一個辦事員被殺，導致雙方進入隨時可能發生爭戰的緊張狀態，同時也造成另一個新的對峙危機。

西元一七八七年，西北公司終於說服潘曼將他的公司合併在西北公司的名義下。許多新同伴中，一位年輕的蘇格蘭人，在邱吉爾地方曾為潘曼的手下，西北公司為使他成為經驗豐富的獸皮商人，將他送往亞大巴斯卡，跟隨彭德，他就是年約二十歲，充滿精力與信心的亞歷山大·馬更些。

不久，彭德因潘曼事件，法院認為他有殺人之嫌，其後，雖經判決無罪，然而名譽從此大受損害。西元一

[illegible]



▲曼尼托巴地方的威爾斯要塞
此乃哈得遜灣公司早期所建，也是日後興建要塞的藍本，為防止印地安人偷襲，建築物外圍設有籬笆。山慕爾·赫爾恩所繪。

七九〇年，在失望之餘他離開加拿大，行前將有關西北地方的情形，對馬更些詳加解釋，馬更些細心領會彭德的地理知識，並深入研究與探討他苦心描繪的地圖，因而加深了他對尋找通往太平洋通路的信心。

西元一七八九年，馬更些從亞大斯卡湖的吉布伊昂要塞一帶向北出發，儘管當時正值六月，天氣卻相當寒冷，由於河川結冰，因此在大奴湖的進展始終不順利。但是，兩、三週之後，他們終於越過大奴湖，進入一條寬廣、流水湍急的河川，事後馬更些以其名為此河命名。七月十二日，一行人抵達北極海，面臨這片汪洋，馬更些盼望它能將他們帶往太平洋。然而事與願違，他和山慕爾·赫爾恩有著相同的遭遇——雖完成了遠征的使命，卻滿懷失望地返回。

當他返抵吉布依昂要塞時，另一樁令他失望的事實正等著他，依據在要塞所收集的最新航行資料顯示，亞大斯卡與太平洋的距離並不如他和彭德所預料的近。馬更些

知道，如欲再次進行遠征，必須有更周全的準備。為增加航行的地理知識，他向西北公司請了長假，到英國接受航海訓練。

西元一七九二年，馬更些從吉布依昂要塞再度啟程，這次他帶了六位「窩瓦亞糾」（在荒野狩獵的旅行者）、兩位印地安人及一名叫馬可的蘇格蘭人。

他們一行抵達和平河後，乘獨木舟繼續向西前進。後來為了擇地以避免寒冬的襲擊，而遍尋整座山。他的部下利用閒暇，採集樺木樹皮，製成一艘長約七·五公尺，寬一·五公尺的獨木舟。翌年五月，一行人就乘坐此獨木舟，航向洛磯山脈。

表面上看來，馬更些的計劃，顯得周密而萬無一失。他自洛磯山脈經和平河的源流，再由山脈的西邊尋找可能航行的河道。然而，和平河的水流卻出乎意料的湍急，窩瓦亞糾必須謹慎的發揮操縱獨木舟的高度技巧，才能渡過難



◀亞歷山大·馬更些。他是出生於蘇格蘭的加拿大探險家，西元一七八九年從黑腳吉布依昂出發，通過大奴湖、馬更些河，到達北極海。三年後，即西元一七九二年，他從吉布依昂要塞，通過洛磯山脈，經由陸路到達太平洋海岸。



▲這張圖片是臨近詹姆斯灣低窪地區的慕茲·法克托利的交易所，是一個典型的內陸交易所。由於距離哈得遜灣公司十分遙遠，且為保護派遣在當地工作的人，其外觀與要塞相類似。

關。不久，新製的獨木舟因受損而進水，爲了堵住進水的破洞，更費了不少時間，印地安人因此開始心存不滿，且欲伺機逃走。

河水愈來愈湍急，窩瓦亞糾時而在瀑布急流中操縱獨木舟，時而在枝葉纏繞不清且坡度險峻的森林中，搬運物品。

雖然屢遭困頓，但是他們並未因此而停頓，在不斷的努力之後，前面的山脈已依稀可見，馬更些頓時信心大增。他曾聽說，洛磯山脈西面岩壁到平地，是一片坡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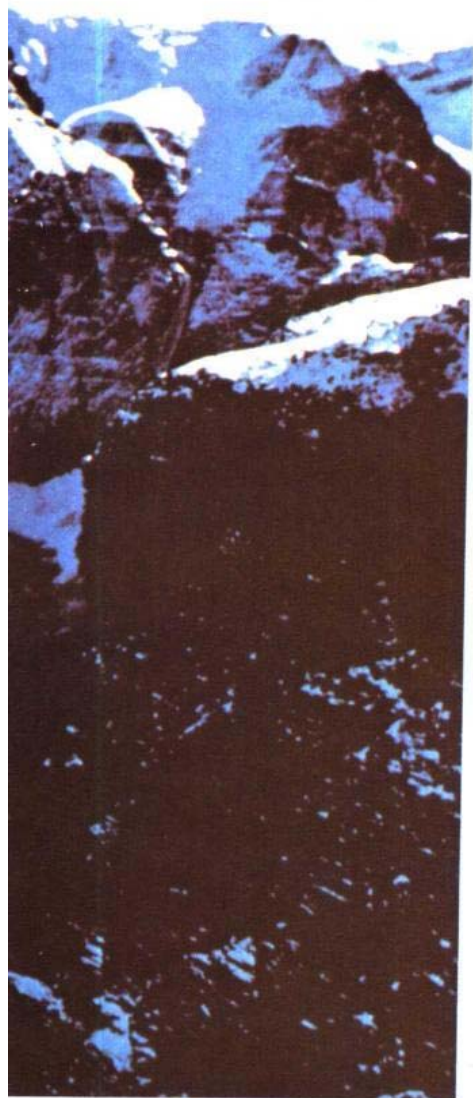
大的斜坡。然而，當他們溯行到和平河狹窄的源流時，所看到的卻是佈滿花崗岩，尖銳而陡峭的山層。

這時馬更些才明白這原來是兩條河，即今之芬雷河和帕斯尼普河，他們決定航向看似平靜的芬雷河，然而，一個印地安人告訴他們，來自南方的帕斯尼普河就在前面不遠處，將轉向他們所期待的方向。馬更些雖半信半疑，但也只得聽天由命，選擇帕斯尼普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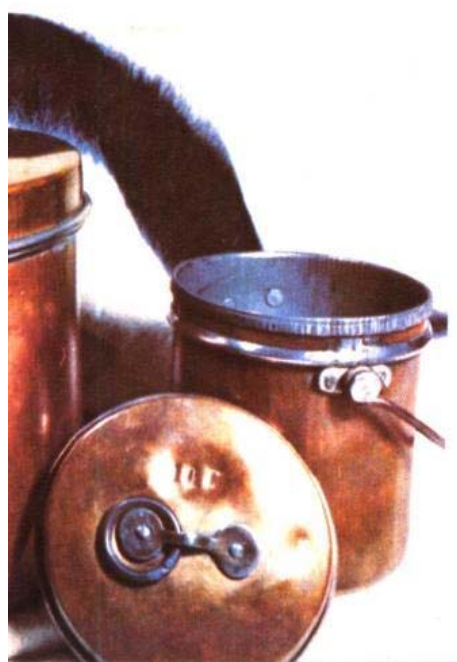
因為受猛烈急流的阻撓，幾天來的行進速度大為減緩，而且另一位印地安朋友也警告馬更些——此地印地安人對於陌生人，可能會採取某種攻擊行動。在此之前，他們曾遇到貧窮而瀕臨死亡的印地安塞卡尼族，馬更些給予他們糧食及其他物品，獲得他們的信賴，也因此得知和平河

▲洛磯山脈。從北美大陸的北阿拉斯加，沿西部太平洋岸，綿延到新墨西哥長達五〇〇〇公里，途中寬約五六〇公里的大山脈。





▼銅製的水壺與毛毯。這類東西，是白人常用來與印地安人交易的物品



的水源。塞卡尼族又告訴他，在西方有大河流，只要沿帕斯尼普河，再稍微前進，即可抵達。

一行人得此消息後，又重獲信心，不顧一切向前航行。雖然，每個人都身心疲乏，但卻有跨越大分水嶺（即指河川有流向太平洋，也有流向大西洋的北美洲高地）的雄心，他們知道此後無論沿那一條河，都將向著西方行進。

他們改由陸路前進後不久，又遇到一條令人心生恐懼的大河，河水沖擊樹木，發出巨大的聲響，而且沙洲遍佈，即使是窩瓦亞科的高度技術，也難以避開這些沙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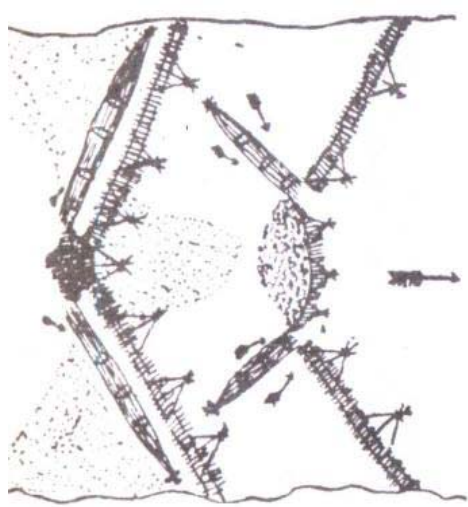
不幸的，獨木舟為閃避一沙洲，而衝撞到岩石，舟身受到嚴重的損傷，一行人連同舟內的物品，都被沖入水中，幸好他們都安然無恙的被沖到沙灘上，只是大部分物品已流失，火藥也全部失效。

馬更些極力的安撫部下，督促他們儘快做好修繕工作，然後，派一部分人將少數留下的物品，搬運下山，其餘的人，則乘坐修好的獨木舟，朝著目標繼續前進。六月十七日，他們終於到達塞卡尼族人所謂的大河岸——今日的夫拉則河。

經過一段時間的歇息，一行人恢復了精力，便延著夫拉則河的大支流下行。由於馬更些對於這條河及附近陸地的情況，一無所知，所以，當他們發現了印地安人居住的痕跡，以及捕捉鮭魚的陷阱時，馬更些開始為他們即將遇到的印地安人是否友善而擔心。不久後，他們遇到了文明程度較高而又好戰的卡利亞族。當馬更些欲登陸與卡利亞族人作初步接觸時，卡利亞人以將殺害登陸者警告他，然而馬更些仍然毫不畏懼地登上陸地。而且並未攜帶任何武器。

他的勇氣，令當地族人為之敬佩，進而主動的接待他，馬更些回贈了不少禮物給這些印地安人。印地安人進而

▼印地安人用來捕捉鮭魚的陷阱 當鮭魚沿河上行，通過第一網時，尚能自由通行，一旦進入第二網時，就已進退兩難，而不易脫逃。



將馬更些帶回部落，並為他說明夫拉則河的情形，例如：垂直的峽谷、岩壁以及難以通行的急流。除了這些天險外，沿岸有一凶猛强悍的部族，一見陌生人就殺，從不問這些陌生人的來歷與目的。但是馬更些認為卡利亞族人的敘述過於誇張，所以依然決定繼續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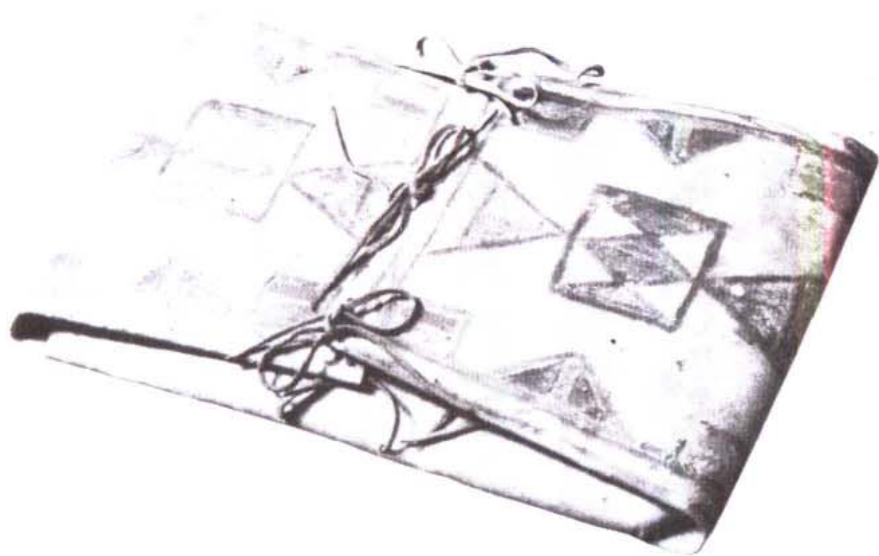
馬更些在返回夫拉則河途中，又遇到另一友善的印地安人，從他們的敘述中，證實了這條河的恐怖性。於是，馬更些改變計劃，準備改行陸路。另一方面，獨木舟也已破損不堪，改行陸路當是惟一而又明智之舉，但是，當他決定陸行後，卻遇到一場大雨，雨後沙蠅（類似蚊子的吸血蟲）滿佈，不得已，只好繼續沿河直下。

不久他們終於體會到，夫拉則河的險勢是難以抗拒的，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只得改行陸路。行前，他們將獨木舟及一部分的「培米康」隱藏在河岸草叢中。花費了十天的時間，他們才翻越坡度陡峭的海岸山脈。一行人在狂風暴雪中顛仆前行，體力、糧食都已消耗殆盡，並時而跌落山谷。

很幸運地，他們遇到了貝拉庫拉族印地安人，貝拉庫拉族人讓他們吃鮭魚，又利用圖畫文字，指點他們通往海的河道。

貝拉庫拉族人贈送他們二艘獨木舟，一行人便又繼續前進，次日，他們似乎嗅到帶有鹹味的空氣，大家不約而同的以手舐試河水，水的鹽分令大夥兒狂奮不已，原來他們已進入「約福路多」（今日的北盤得因灣）。只見海鷗盤旋於空中，海豚與海豹在水中嬉戲。

此時，馬更些心中猶豫不決，他應該走出外海，一探外界的奧秘？還是早日返鄉？然而糧食已不敷供給，而回吉布依昂要塞的路程又那麼遙遠。



◀ 平地的印地安人用來盛裝培米康的袋子（是用乾燥的獸皮製成）。培米康是把沒有脂肪的牛肉切碎、曬乾磨成粉狀，再經油炸而成，有時也加上水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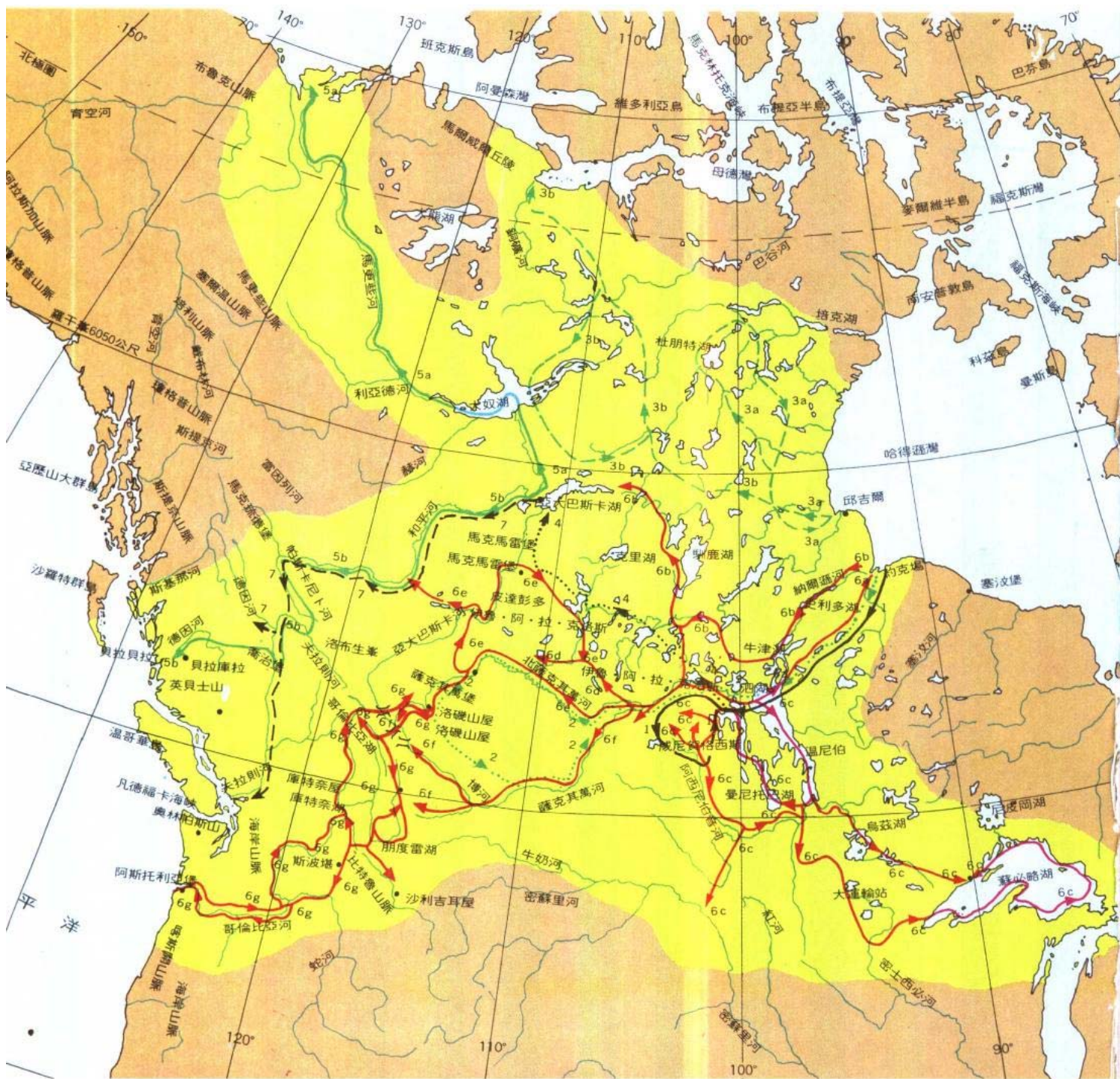
▼ 初期的探險家，常須煞費苦心，才能通過的滿佈岩塊的典型急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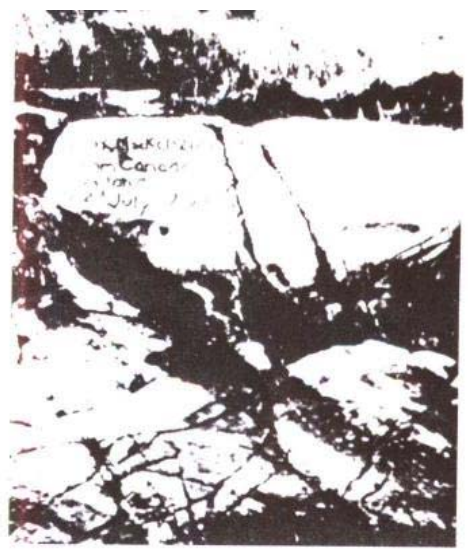
此時，馬更些對於在盤得因河口設營的貝拉貝拉族印地安人感到不安，他們似乎不能忘懷過去獸皮商人對他們的虐待，而對白人懷着很深的敵意。不久，他們果真遇到這一部族。

貝拉貝拉族人不時的偷襲馬更些一行，甚至作全面性

▼加拿大探險地圖 綠色部分是從西元一六五〇到一八一一年探險家所走過的地方



►紀念馬更些首次經由陸路橫斷大陸的岩石，上面刻著「亞歷山大·馬更些從加拿大經由陸路抵達此地。西元一七九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的攻擊，在一行人企圖逃向海岸時，也不肯放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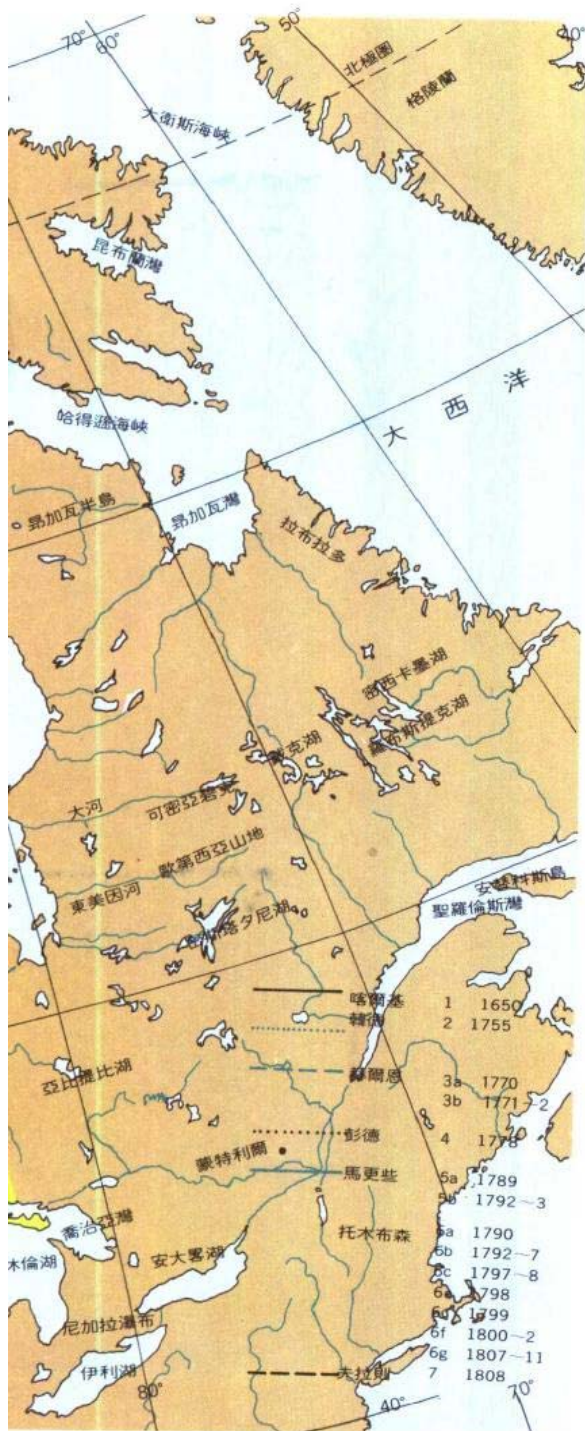
後來，馬更些力圖鎮靜，用槍對付他們，才予以擊退。

雖然，馬更些制止了敵人的攻擊，但是，如要儘速回到河邊，必須沿河而返。於是，他們回到貝拉庫拉族這一方，然後，循著過去所行的陸路，返抵隱藏獨木舟之處。

一行人再度恢復體力，並補足了食物。因此，他們向夫拉則河上游及其支流行進。雖然，體力的透支與身心的疲憊，一再侵襲他們，馬更些的足踝也受傷，然而，他們並不因此退縮。

八月十六日，他們橫斷大分水嶺，再利用陸路，回到和平河。此地天氣暖和，河的兩岸有成群的牛在吃草，獨木舟順著水流很快的抵達亞大巴斯卡湖，這段路程，往程花費了七天的時間，返程卻只費時一天。

八月二十四日，在揮舞的旗幟，以及禮砲隆隆聲中，馬更些一行得意地回到吉布依昂要塞。他們在身後二四〇〇公里的那一邊，首次留下由陸路橫越大陸的證據；他們在岩石上刻上如下的字跡「亞歷山大·馬更些，自加拿大經由陸路到達此地。西元一七九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3 探勘部隊與印地安人

西元一八〇三年，法國答應美國總統湯瑪斯·傑佛遜，將整個路易斯安那賣給美國時，傑佛遜總統可能因事情的順利而為之一驚，但這一切並非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因為早在西元一七九二年，他就曾經主動向西部擴張，並派遣法國一科學家，前往西部某地進行調查，但並未得到具體的成果。傑佛遜為接收路易斯安那，派遣使節到巴黎商議的數月前，已事先命親信祕書調查一些前往太平洋岸旅行、探險，所必須具備的地理常識、航行技術及所有有關事物。

傑佛遜總統的祕書梅里威札·路易斯，年約二十九歲，出生於維吉尼亞，是邊境地方的開拓者。他和陸軍上尉威廉·克拉克曾共同在俄亥俄州服役，兩人無論就軍人或森林工作者的立場，都能互相尊敬。此次，又共同為傑佛遜總統効力，並相約為探險隊的成功而努力。此行由路易斯擔任領隊。

他們得知將要收買路易斯安那的消息後，遂開始各項準備工作，路易斯蒐集溫哥華船長〔註〕及亞歷山大·馬更些所繪製的地圖，帶了充分的糧食及其他物品，包括他所發明的摺疊式獨木舟。

在進行準備工作的同時，船員們也配合路易斯的設計，製成一艘將近十八公尺，有龍骨的小船。這艘船有多種操縱法，如：利用帆布行駛、以船槳划行，或藉著舢板行進，在緊要關頭，甚至可以在陸地上拖行。它就是所謂的「皮洛谷」。船上除可裝載各類機械、武器、火藥，各種

▼梅里威札·路易斯（左）與威廉·克拉克（右），是初期由美國西部到太平洋岸陸路探險隊的指揮者，西元一八〇四年五月到一八〇六年九月止，他們共探勘了六五〇〇公里此行，不僅遇到過去白人從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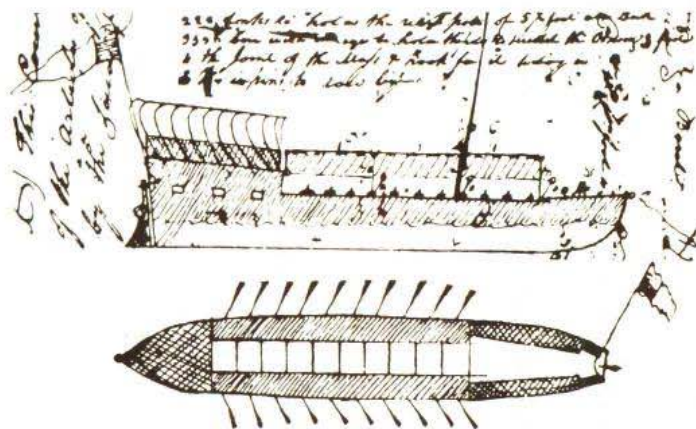
〔註〕 溫哥華船長：英國的探險家，曾探險現在溫哥華一帶

接觸的印地安人，並記錄各種科學上重要的觀察。西元一八〇七年，路易斯成為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長；同年，克拉克也成了印地安人的監督官，西元一八一三年，又被任命為密蘇里準州的州長。

道具、預備衣物，及與印地安人交易的二十一桶商品外，還能容納四十個人。

西元一八〇三年八月，路易斯帶著部下從匹茲堡沿俄亥俄河而下與克拉克會合。途中常因淺灘、霧與豪雨而停頓。十月底，一行人終於抵達路易威魯，接載克拉克及其





◀此張圖片取材自克拉克上尉「地理筆記」中，就是遠征隊在密蘇里河所使用有龍骨的船，這艘船兩端細長而淺，可藉帆布、船槳、舢板等行駛，也可以在陸上拖拉。



▶正在移動部落的泗族人。他們的勇氣與戰力，乃眾所周知，最令初期探險隊畏懼的是他們凶猛的性格。

◀西元一八〇四年，由亞洛·史密斯所繪的美國地圖。遠征隊也會利用這張地圖，從圖中約略可見，當時的地理知識程度。大陸西部的記載極少，且幾近於空白。密士西必河以西也僅有一座相連的山脈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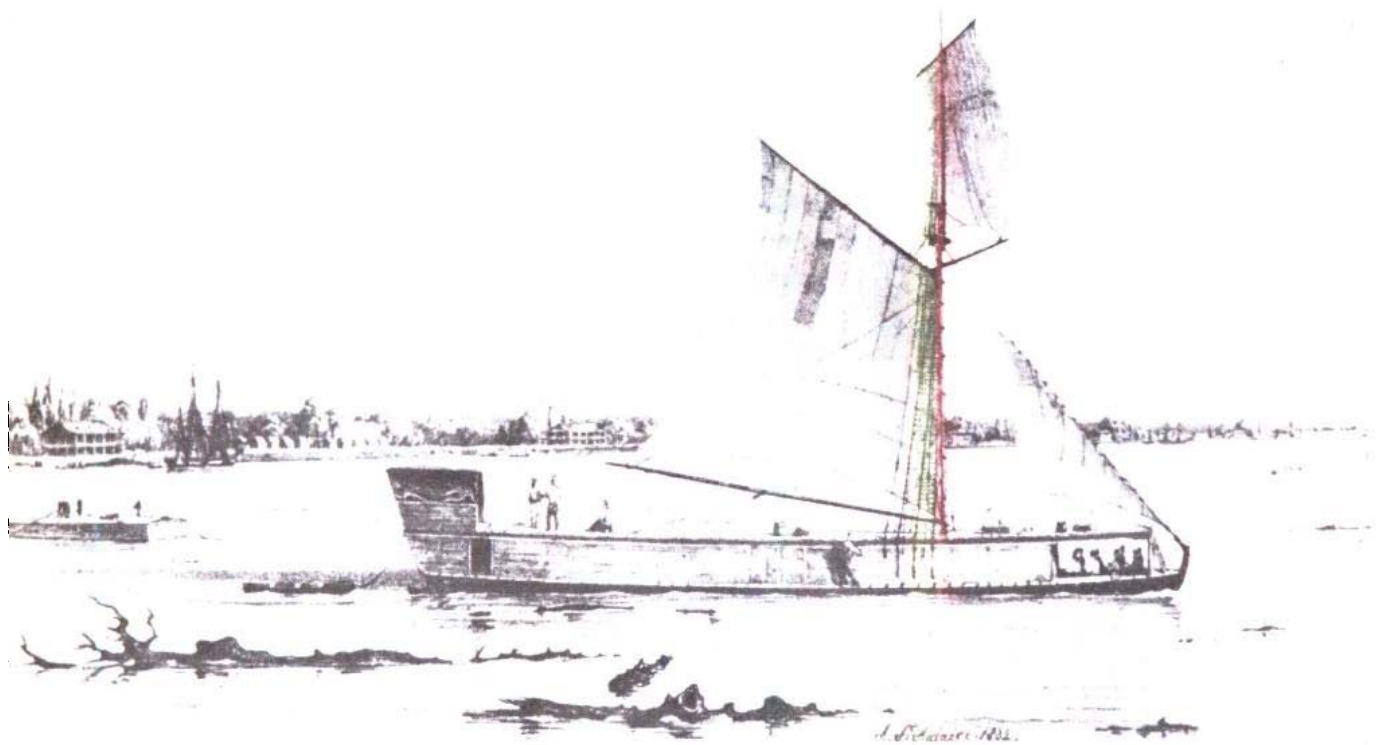


黑佣人約克。

在這裡，幾個年輕、健壯的肯塔基人加入克拉克的行列，其中魯班·菲爾特和約瑟夫·菲爾特兄弟是精幹的邊境開拓者。最有助於這次遠征的隊員，是喬治·多利雅多，他為法國以及西奧西奧尼族的混血兒。他們不但擅長尋找森林及伐木，也是有名的神槍手。船上工作人員，除了幾名法籍加拿大水手外，其餘幾位都是美國正規軍。

傑佛遜總統命路易斯探險密蘇里河上游地區，並探查注入太平洋的哥倫比亞河道及其流域的地圖製作，還須與這一帶的印地安人溝通，從事土壤、動物、植物的調查，這次的探險可謂為一項科學性的工作。

西元一八〇三年末，路易斯與克拉克一行，沿密士西必河上游到聖路易，並準備在此過冬，等待春天的來臨，以及美國正式接收路易斯安那。爾後，路易斯前往聖路易



從事對外交易，克拉克一行則往上游到達聖查爾斯，以下是克拉克對聖查爾斯的記載。

「這座位於密蘇里河北岸岡麓旁的村莊，長約一·五公里，當地人稱其為普培多科多或尼特羅西魯（法語、英語中為小岡之意）。村中百戶人家，多為小平房，大約有四五〇名居民，大部分是法國人，他們雖然貧窮，但性情溫和，態度友善。」

西元一八〇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路易斯加入貿易商行列，將船駛入密蘇里河，他在當天的日記上記載：

「我們為調度其他必需品，花費了一上午的時間。下午三點半，村裏士紳們都集合於河岸歡送我們，向島（位在船右岸之處）的前端出發。推進五公里後，在南南西方，開始下大雨，刮大風，我們被迫暫停，到了晚上風雨仍不止。」

往後幾天的前進速度，平均一天二十四公里。路易斯常趁空閒的機會，登陸做實地的科學觀察。五月底，他們沿河到達西端的拉夏·里多，這裡是一處居民居住的狹窄

◀ 爲菲力普斯·阿吉利·聖多·俄利亞的石版畫 西元一八三二年，航行於密士西必河的龍骨船。

▼ 西元一八三七年，阿路佛雷多·傑科姆·米拉所畫的印地安人水彩畫，刻畫出他們的自豪與自信心，他們對白人的態度介於敵意與好奇之間，並視白人的表現而有所改變。



地帶，越過此地後，又是一片荒野。

不久，七月來臨，一行人到達一處屬於印地安人領域的內陸區，但並未發現印地安人的蹤跡，當船行到普拉特河的會流處時，正巧遇到多利雅多帶了一支密蘇里族的印地安人打獵回來。二、三天後，有許多歐多族、密蘇里族人來訪。路易斯趁機對他們說明美國已收買路易斯安那，並要求將來美、印間能和平相處。

印地安人接受了他的要求，路易斯既高興又擔心。因爲，居住在這附近的泗族人，不像其他兩族般友善，很難預期將會採取什麼行動，但路易斯決心盡量開導他們。

在一次機會裡，多利雅多與奧馬哈族人相遇，於是，路易斯藉著奧馬哈族人的關係與泗族人接觸，八月三十一日，路易斯首次與凶猛的印地安人舉行會議。

雙方初見面時，泗族將人們傳說的凶猛性格隱藏了起

來，同時與遠征隊愉快地分手。路易斯希望雙方的友好關係能有更好、更廣泛的進展。他原來計劃用船遣送士兵們回到聖路易，現在爲了防備印地安人的攻擊，人員不能有所調動。

從出發以來，探險隊歷經一連串的考驗，與泗族人的會議結束後，總算獲得了一段難得的平靜生活。這段期間，路易斯愉快地從事生物學的研究，並詳細的記載所有觀察。秋收時節，隊員們也捕獲不少獵物。



「連續幾天的研究，感到有些疲累，今天爲了開朗心胸，我下船來到介於這條河與支流間的內地，進行戶外觀察。我們在這片美麗的白楊樹下設立營地，打算輕鬆地度過一晚。在營地背後〇·五公里的地方，我穿過一叢叢結有許多成熟果實的樹林，這種果實與在大西洋岸上所常見的，無太大差別；還有許多土狼、老鷹及臭鼬鼠……。」

向西望去是一望無際的高岡，縣延大約三十公里，坡度起伏並不大，由於綠樹的遮蓋，看不到岩石與斜坡，只見一片令人心怡的濃蔭。

在這塊美麗的小岡與平原上，到處可看到吃草的野牛，及成群結隊的鹿、長角鹿、羚羊，這些動物使這幅畫面更加生動。」

當船抵達泗族印地安人部落時，幾天來沈醉於動人景緻的心思，突然被驚醒。此地的泗族人從不談和平，酋長們對於路易斯召集開會也抱持敵意與懷疑的態度，爲了籠絡他們，路易斯招待他們上船，並贈送他們威士忌酒，而結果仍是徒勞無功。

最後，克拉克只好划小船送酋長們上岸。突然間，印地安戰士將小船團團圍住，威脅他們再贈送一些物品，否則將殺害克拉克。

面臨這危險的一刻，路易斯與克拉克相當沈着，並準備視時機採取行動。克拉克站在河岸上，拔出劍對著他們；路易斯命令部下持槍瞄準，一切就緒，只等待開槍令下。泗族人也作出持矛反撲的姿勢，雙方僵持數分鐘後，泗族人自動放下矛並示意克拉克離開。克拉克在日記中記載了這段緊張時刻：

「會議於十二點開始，抽過煙斗〔註〕後，路易斯上尉開始演講，由於沒有好的翻譯員，所以長話短說……。」

〔註〕 抽煙斗：在印地安人之間，幾個人共用一支煙斗，是友好的表示。



▲西元一七七〇年代的羅盤
路易斯及克拉克所用的就是這類。

◀這張圖是初期探險家贈送印地安人禮物的場面。無論在何時何地，要向不熟識的人表示友好，具體的方法就是致贈禮物，但不一定是高價的，只要能合乎對方心意的東西即可。

▼這是十八世紀末所作的小型六分儀。探險家們利用羅盤、六分儀及錶，作出概略的地圖，以測出自己的位置。





▲正在圍捕野馬的西奧西奧尼族的女人。這一部族的女人極具謀求生活的能力，其中有一位是法籍貿易商之妻，也加入遠征隊做翻譯，成為路易斯與克拉克得力的助手，她的名字是莎卡嘉薇亞。

會議結束後，我們讓印地安人上船參觀他們所未曾見過的東西；我倒了半杯威士忌酒給酋長，他一口氣便喝完，然後一手抓起整瓶威士忌，咕嚕咕嚕地往嘴裡灌，喝到酒瓶都空了，但這灌酒的動作，仍未終止，於是，周圍呈現緊張狀態，而第二酋長卻故作醉態。因此，我們帶了三位白人，二位印地安人，用小船將酋長送回去。我們內心是多麼希望能與他們成為朋友啊！

上岸後，三個年輕力壯的泗族印地安人，突然搶走船上裝載著要送給他們的禮物，然後和酋長緊抱船帆不放，

第二酋長仍是一副醉態無禮的模樣，還抓著我，不准我進入內陸。並故意耍賴說他並未收到任何禮物。

看到第二酋長帶有攻擊性的態度，我不得不拔劍相向，並對河中等待的船作信號，以防萬一。酋長命令部下準備戰鬥，我的部下也爲了自衛，擺出迎戰的陣勢。

酋長見雙方處於備戰狀態，便命印地安戰士稍向後退，但我已被他們這些莫名的包圍與無禮的態度所激怒，於是憤憤地責罵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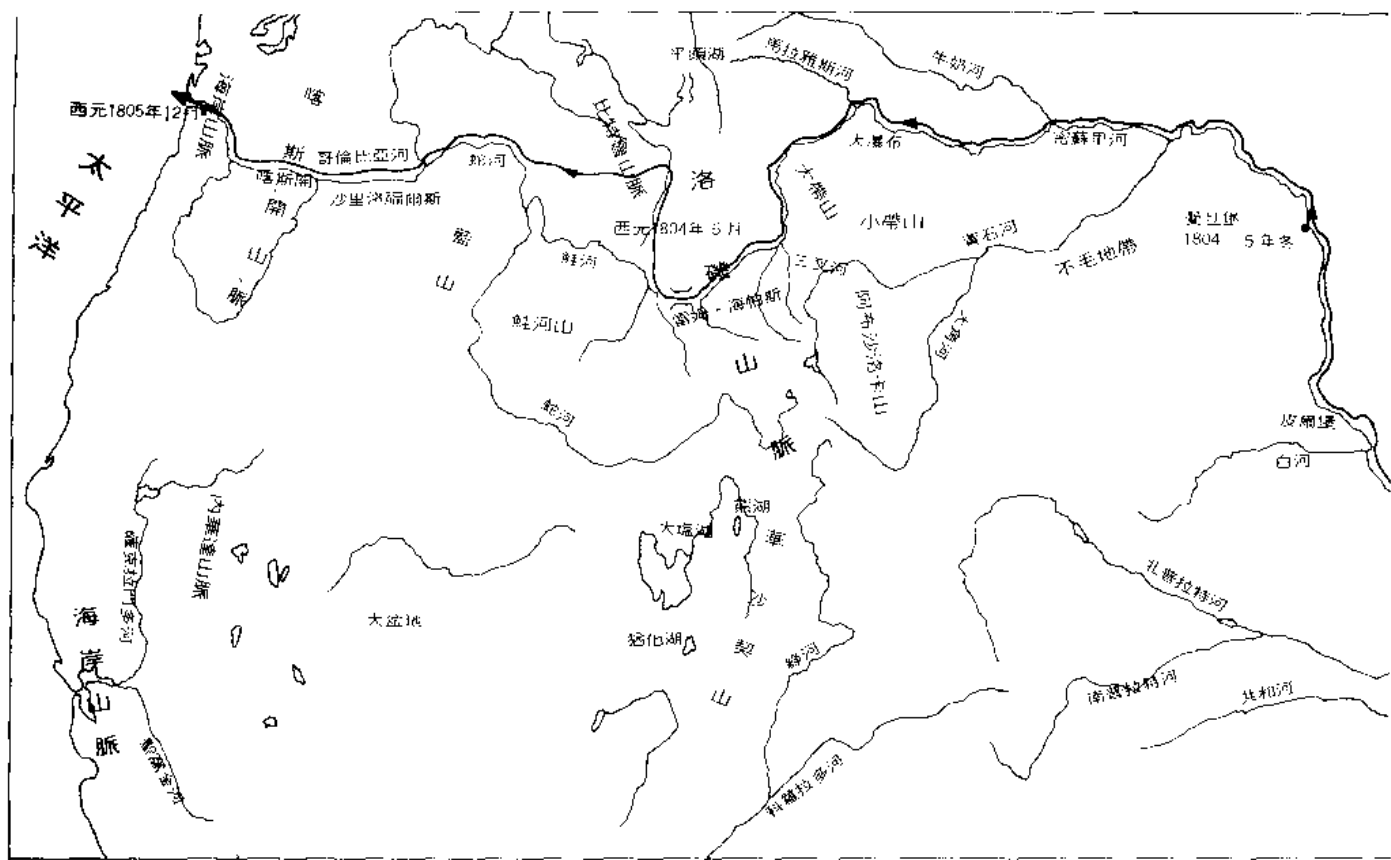
印地安戰士已擺出射箭姿態，我被印地安人包圍，無法返回，因此命令二位翻譯人員留下，其餘的人乘小船回到河中的船上。不久，十二位鬥志高昂的士兵乘小船來到岸邊備戰，泗族人看到這種情形，又向後退縮。

他們的態度粗暴、無禮，所以，我並不認爲我所採取的行動太過分。泗族人漸漸離開小船，彼此聚在一塊商議著，而我絲毫不敢放鬆的等候結果，不久，他們便全部撤退。

我在離開時，伸手與酋長握手，卻遭到拒絕，但是，在我轉過身向小船走不到十步，酋長與戰士卻沿着河邊淺灘追來，向我招呼，我向他們還禮後便上船離開此地。

►克拉克上尉與部下們在蓋房子 這張圖片取自帕托利谷·蓋斯所著「美國陸軍上尉路易斯與克拉克所指揮的遠征隊，自西元一八〇四年、一八〇五年、一八〇六年他們從密蘇里河經北美洲內陸到達太平洋的遠征日記」





船繼續行進約一公里半左右，便在威羅島附近停下，我們在島上留下幾名衛兵保護炊事的僕人們，又留下一些衛兵在船上，然後將小船綁在大船上。我把這個島稱做『不愉快的島』，對我們來說，這個島的確令我們不愉快。」

此後一段時間，洄族人和路易斯一行人相安無事，有時甚至顯得特別友善。但是，當路易斯宣布準備出發時，他們又開始騷動。在過去，凡是經過這條河的貿易商人，必然會遭到洄族人的掠奪。但是路易斯一行配備著強而有力的武器，使得他們不敢妄動，二度的蠢蠢欲動，又不了了之，船隻遂繼續向內陸前進。

前進不久，天氣開始變冷，風強雨急，必須找一處適當的地方準備過冬，後來選擇在曼旦紮營。十一月間開始建築曼旦要塞，這是一個相當堅固的木造營房，部隊即停駐在此，度過冬天。

爲了想舒服地度過長達數月之久的冬季，他們自組狩獵隊外出尋覓，並準備聖誕節所需的東西。此時，路易斯



▲路易斯和克拉克的遠征隊經過的路線圖 由聖路易向西方進行，跨越大分水嶺，到達太平洋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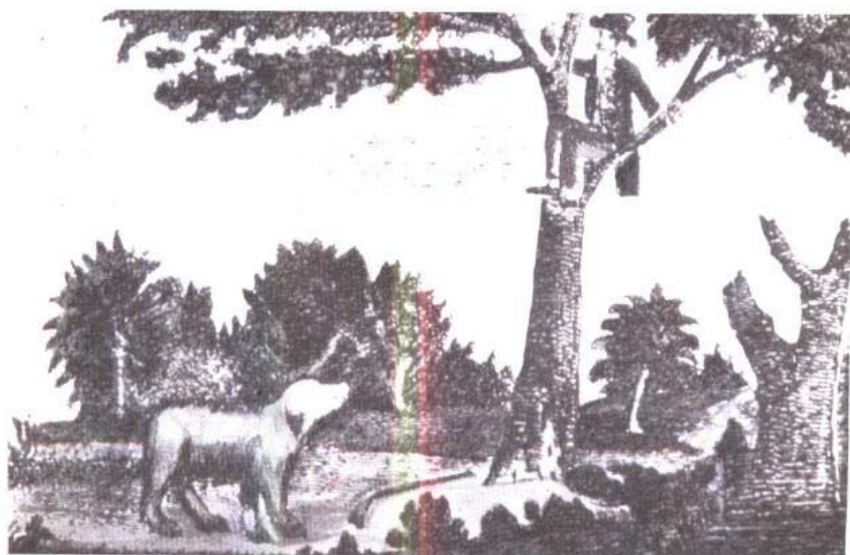
與西北公司的獸皮商人取得了連繫，而更重要的是，單獨從事獸皮交易的法國人加入路易斯的行列，他還帶了二位印地安妻子，其中有一位是西奧西奧尼族的女人——莎卡嘉薇亞，她對日後的遠征有極大的幫助。

春天來臨，河中的冰逐漸融解，路易斯一行沿河東行，由於河面越來越窄，必須改用小船行駛，遂請附近的曼旦族印地安人，幫忙做了六艘獨木舟，另外，還帶了二艘備用船。西元一八〇五年四月七日，一行人改向西北繼續前進。

當他們進入達科他惡地帶（崎嶇不毛之地）〔註〕時，航行愈來愈困難，路易斯這才明白何以貿易商人都意願經過此地。四月底，一行人來到黃石河附近，這兒有如鋸齒般連綿的小山，山間常出現未曾見過的長耳鹿、大灰熊。他們曾聽說大灰熊的凶猛性格，來到此地後，才知此傳聞絕無誇張。

一次，克拉克與多利雅多到林中打獵，遇上了大灰熊，雖然開了數槍，但他們被迫趕到河邊，經過艱苦搏鬥，才打死大灰熊，有六個探險隊員在打獵時也遇到此種情況，大灰熊的凶暴由此可見。

大灰熊常趁水手們在岸邊紮營時，騷擾他們。在河中行



►為了躲開熊的攻擊而爬上樹的美國探險家 最初，克拉克以為人們對於大灰熊的凶猛過分誇張，但不久之後，他已體會到傳聞的真實性 大灰熊隨時都可能出現，攻擊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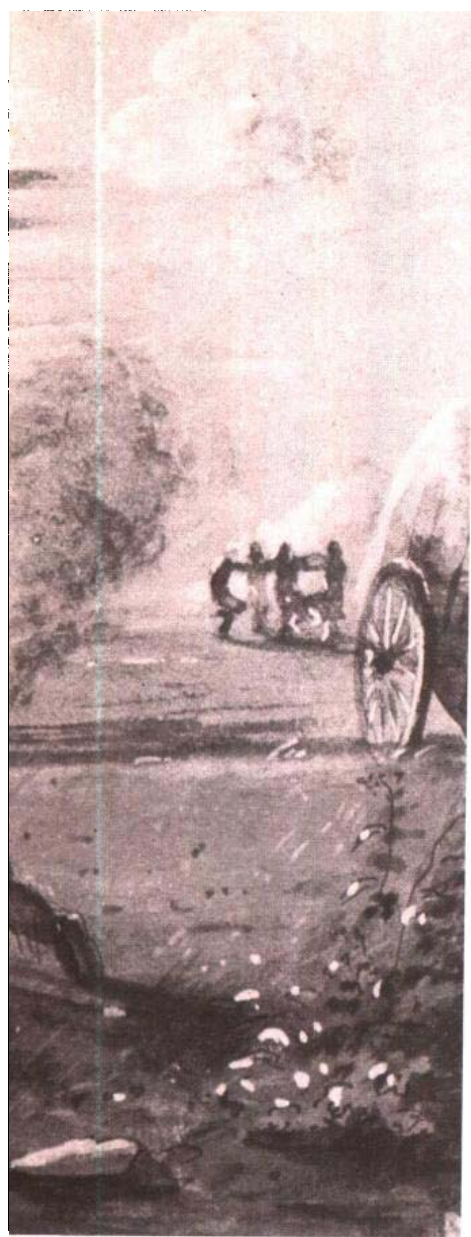
〔註〕 惡地帶：黏土、沙礫的地層，受到雨水的侵蝕，產生無數的小山谷，在達科他地方有許多這樣的荒地。



進時，經常遇到暴風雨的襲擊，雨後水流湍急，又令獨木舟無法划行，經過重重險阻，六月，一行人來到河流的岔道，大夥兒面臨了選擇的一刻。

在猶豫不決當中，克拉克決定探勘北向的河流，路易斯則探查另一條河，並主張溯行此河。但是，隊員們覺得向北流的河（路易斯判斷此河為一支流，並命名為馬利河，今日則已改稱為馬拉雅斯河）比較寬，較利於航行，並認為此河是密蘇里河的本流。

關於這條分岔的河道，部下們與路易斯的意見雖然不完全相同，但依舊服從指揮，充分發揮了遠征隊的團隊精神。不久船到達大瀑布（今已成為此地地名），此河的確是



▲這是在月光下普遍的營地情形，也成為日後人們的傳說
自路易斯、克拉克以後一個世紀，荒野中每晚都有類似的設營

密蘇里河的支流，這證明路易斯判斷正確。路易斯在日記上寫著：

「我到樹蔭下尋找一處設營地，而發現了瀑布，第二天早上，立刻派一名部下告訴克拉克上尉這個消息。由於這個發現，更堅定了我的信心。」

他們在三十公尺高的瀑布周圍，疲勞不堪地將船上所載的東西，搬到陸地上。路易斯此時一如往常，在附近來回走動，一面留意觀察以防外敵，一面尋覓糧食，或許是由於心情鬆懈，竟忘了裝上子彈，所以當他遇到野牛時，險遭非命，接著大灰熊出其不意的向他飛奔而來，為了裝上子彈，他奮力奔向河邊，然而熊已來到身邊，所幸他身上還備有一支短矛可作為防衛武器。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他手持短矛轉身面對牠。可是大灰熊卻停了下來，莫名其妙的轉身跑向叢林，路易斯這才鬆了一口氣，定下心裝上子彈，回到營地。

葛雷多·福爾斯做了一輛外表不甚雅觀的車，以便於陸上搬運，然而，泥路深陷，地面不平，車子不斷磨損。七月中旬，他們經過三十公里的遙遠路程，來到大瀑布後，向洛磯山脈出發。

遠征隊向著西奧西奧尼族（亦稱蛇族），也就是莎卡嘉薇亞的部族所在地前進，可是，路上他們並未遇到任何印地安人，因此無從得知跨越洛磯山脈的路線，路易斯與克拉克遭遇了與馬更些相同的情況，皆受阻於洛磯山岩的層層分布。他們深信，只要翻越西部的大分水嶺，再行進一段路程之後，就可到達哥倫比亞河源流。

七月底，他們到達預期目標——密蘇里河沿岸的三叉城（三叉的意思這裡是指三條分叉的河會合，今為地名），這裡的河水淺急，只能以繩索幫助船隻前進，一行人由

於勞累不堪，便決定設營休息。

休息一段時間之後，他們沿著密蘇里河西南的支流（路易斯命名為傑佛遜河）前進，為找尋西奧西奧尼族，路易斯和多利雅多，離開隊伍，率先前進。

在溪谷中尋覓多日，時而碰到獨木舟無法航行的河道，時而遇到分岔的河道，眼看這條河已難以利用，但是部隊正沿著山脈越爬越高，如半途返回，豈不前功盡棄，同時，大分水嶺山脈理應相去不遠。路易斯在日記上記載著：

「所有的山，看上去似乎都不很高，但有些山頂卻為白雪覆蓋，由此可知，我們已進入相當高的山脈岩石處。只是因沿河而上，所以在感覺上比較不明顯而已」。

實際上，他們爬了二天，路易斯就跨越了稜線。在山的對面有條小河，路易斯心想：或許這條小河與哥倫比亞河相連，但是，河面太小，船隻根本無法通行。在跨越大

▲圖為科羅拉多州的聖胡安山脈 這張圖片顯示出山脈的坡度並不高，探險家們不知不覺已爬上了頂峯，而興感歎

► E·S 帕克森所繪在現在的蒙大拿州西部三叉城附近。圖為莎卡嘉薇亞正在向路易斯及克拉克說明自己生長的地方



分水嶺的第二天，路易斯遇到西奧西奧尼族的人，此刻惟有依賴印地安人的援助，才能到達目的地。

路易斯派多利雅多聯絡跟在後面的克拉克及其餘的部下，等大家到齊後才知道，西奧西奧尼族的首領是莎卡嘉薇亞的家族。這個家族熱誠地招待他們，讓他們購買馬匹，為他們帶路，並傳授種種常識，八月，霜雪即將降臨，因此必須離開西奧西奧尼族，加緊趕路。

他們將獨木舟及重要物品隱藏在傑佛遜河岸附近，並設法讓馬馱著剩下的東西，在叢林中辛苦地尋找能行駛獨木舟的河流。到了九月，為了想經由西奧西奧尼族人所提及的道路，他們決定改變方向，朝北走向比特魯溪谷。這條路極為艱險，岩石多，不適於馬行，甚至有跌落山谷的可能。加上愈近冬季，能捕獲的獵物愈少；有時，他們飢餓得將較瘦弱的馬匹宰殺充饑，及用熊的油脂，或平時所藏的玉米，製成食物。但是，一行人常有挨餓受凍的時候，





◀河川旅行最常見的危險就是翻船。這是帕多利谷·蓋斯在西元一八〇七年的日記插圖。圖為獨木舟與倒下的樹木相撞而翻船，舟內的人、馬都被拋入河中。

他們在海拔二〇〇〇公尺之地過冬。九月十六日，第一次降雪，他們在山頂稜線之地進退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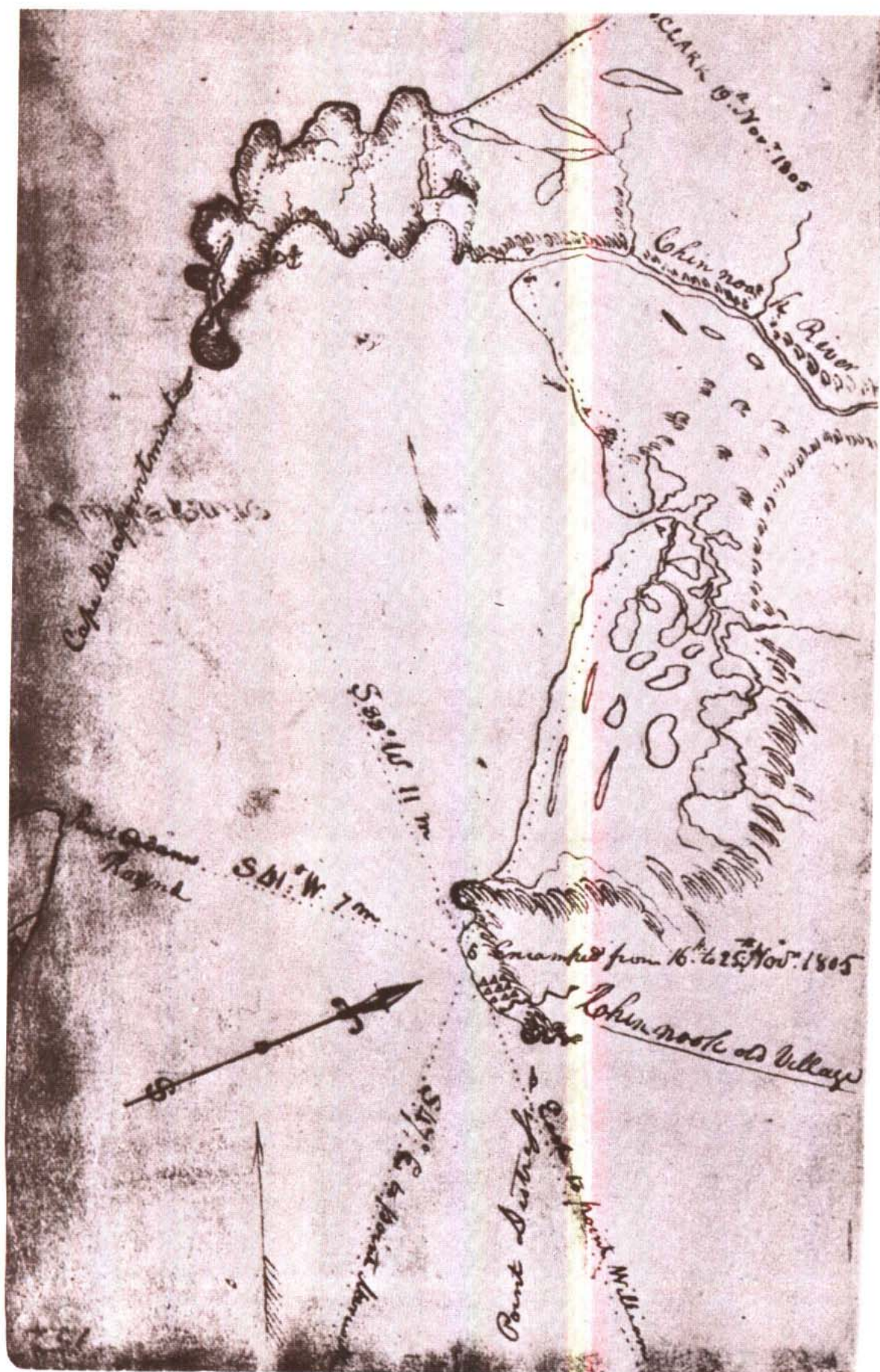
「有一天從凌晨三點開始下雪，到了早上，積雪已達十公分左右，正午時分，我們站在山頂上取暖、曬衣，讓馬匹休息，我割一些長得很高的草來餵馬。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經歷的酷寒與潮濕。我雖穿著鹿皮鞋（印地安人用鹿皮柔軟的部分所做的鞋），但我想我的腳已經凍僵了。」

在酷寒的天氣中，他們身處危險的高山，偶然間，有人發現一片平坦的原野與小河流，原野上並分佈著印地安部族，一行人顧不得饑寒交迫的身心，來到印地安人——尼茲帕斯族部落，印地安人拿出曬乾的鮭魚請他們吃，並殷勤的招待他們。

一行人在得到食物與休息後，才起程繼續他們的旅行。幾天後到達清水河，這條河是哥倫比亞支流蛇河的小支流。十月七日，他們改乘獨木舟，順流而下，途中除了必須上岸向印地安人購買糧食與狗之外，即使遇到急流也不停止。

從清水河到蛇河的急流處較多，但路易斯毫不猶豫地激勵士氣，直向前進，即使遇到水急處也情願冒險而不採陸路搬運。其中，曾有數次舟翻覆、沉沒的險境，但是，水手們都奮力扳回獨木舟，繼續前進。

▶為路易斯所描繪的哥倫比亞河地圖，取自於克拉克遠征日記的原本。



十月十六日，船員們才驚覺到，他們已到達哥倫比亞河，即將進入太平洋了。

「我們通過了無數的急流。吃完晚飯後，又前進十公里左右，到達這條河和從西北流出的哥倫比亞河交叉處，這一帶除了距離哥倫比亞河對岸三公里的地方有高地延伸之外，是一片寬廣的平原。」

他們在這條河的急流處，不斷受阻，因為這是一條來自喀斯開山脈高度較陡的河流。然而由於冬季已近，路易斯與克拉克不得不儘速前進。

船行到哥倫比亞河峽谷，水流切斷了山岩，來自四面八方的急流，形成少見的漩渦。探險隊卻無視於這些危險，繼續航向喀斯開山脈。最後由於河川過於湍急，只好再行陸上搬運，一行人忍受搬運的苦楚，十一月上旬，他們終於翻越了最大障礙的喀斯開山，漸漸向海岸的河流前進。

幾天後，一行人來到寬廣的海灣，因而誤認為就是太平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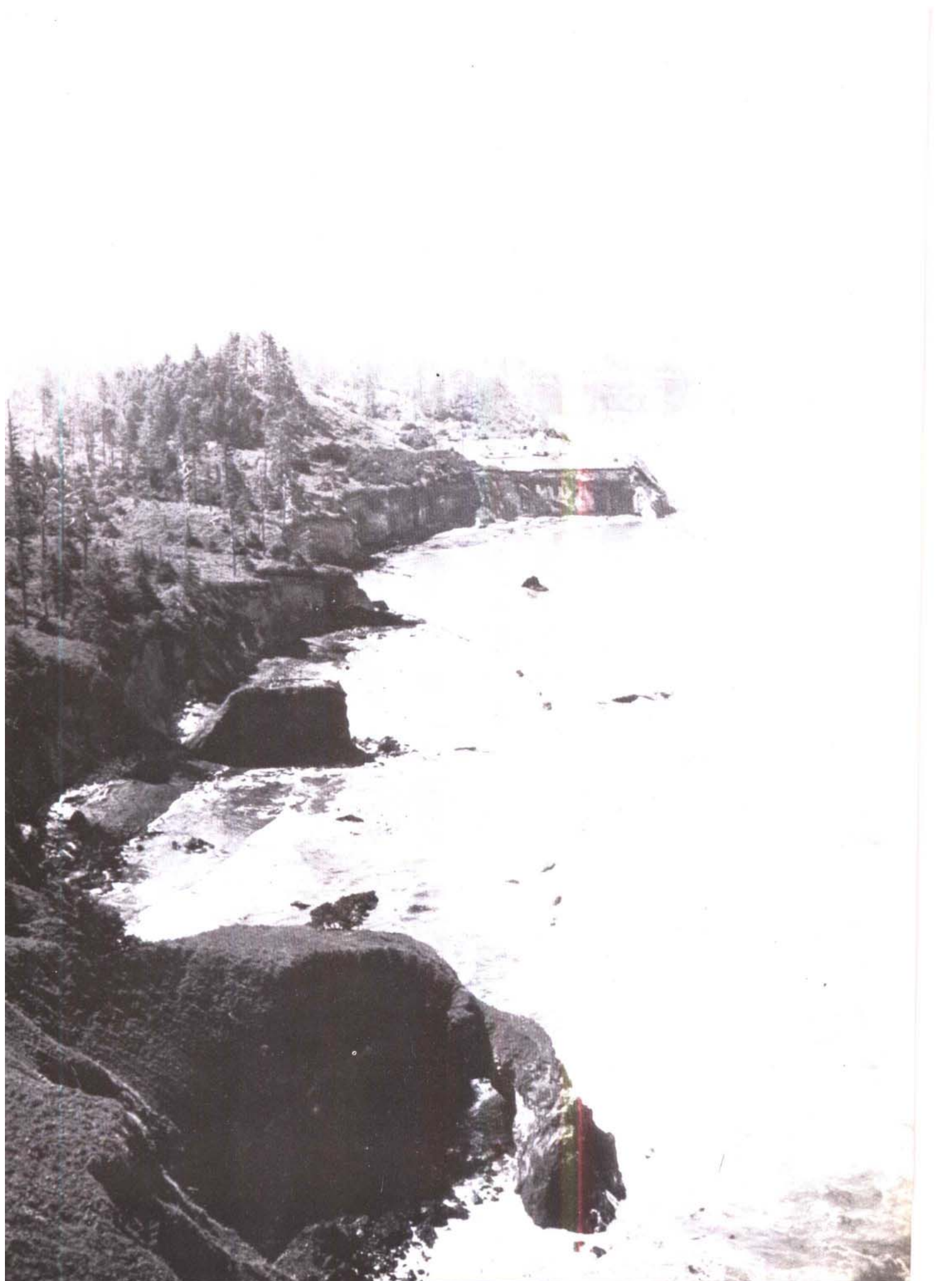
「哦！我多麼高興看到海洋啊！！」路易斯在日記上寫著。

但是，他們再度遇到急流與豪雨，只好在與海灣垂直的斷崖下設營，原來充滿希望的興奮立即化為失望。在此地住了幾天，由於雨水的浸濕，他們所穿的鹿皮衣已開始腐爛；好不容易等到天氣好轉，他們立刻準備出發，不久，到了哥倫比亞河口，看到一望無邊的大海，他們才完全鬆了一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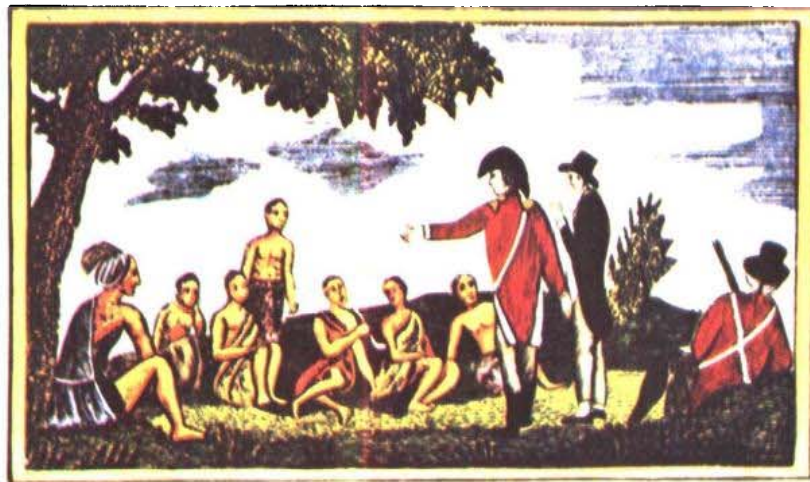
爲了準備過冬，他們開始在海岸紮營。克拉克忽然想起馬更些，便效法他在附近松樹上刻字。

「西元一八〇五年，十二月三日，威廉·克拉克在美國的命令下，自西元一八〇四至一八〇五年來到此地。」

►這就是探勘隊到達哥倫比亞河口所看到的俄勒岡海岸線，北起哥倫比亞河，南到加利福尼亞州



► 路易斯與克拉克探險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是與印地安人建立友好關係。克拉克具有對付印地安人的特殊才華，因此凡是探險隊遇到印地安人，皆由克拉克一人扮演「大使」的角色。



► 美國畫家查爾斯 F·威馬所繪「被捕的馬匹」，路易斯與其他入一樣有這種特殊的經驗，那就是印地安人無時不在意探險隊所攜的物品與馬匹，意圖據為己有。



這年的冬季，雨天較多。居住此地的吉奴布族人常圍著他們，好像在看熱鬧一般。而他們自顧忙著回程的準備工作，出發前，他們將簽有名字的小本子，分送這些印地安人。贈送簽名小本子目的是，希望將來有後繼者看到此本子，並將他們的事蹟爭相傳頌。本子內文如下：「西元



一八〇四年五月，一行人奉美國政府之請託，探險北美洲內陸。我們沿著哥倫比亞河、密蘇里河到內陸，再經哥倫比亞河航向太平洋。西元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到達此地，西元一八〇六年三月（原稿空白）日，我們沿著來時的路回去。」

三月二十三日，一行人在哥倫比亞河高漲的急流中返航，由於水位不定，有時必須沿河岸搖槳前進，有時則必須採陸路搬運，沿途不斷地與河水搏鬥。無論有多謹慎，獨木舟仍難免受損，當他們行駛到峽谷的水道口，不得不放棄獨木舟改用馬匹前進。

四月底，他們從清水河朝比特魯峽谷前進。路易斯和克拉克知道，如果沿著雷姆海帕斯，可能會偏向南方，因此決定沿比特魯河以直線進行跨越山脈，為能正確無誤地到達葛瑞德·福爾斯河，他們事先作了詳細周密的計劃。

途中，友善的尼茲帕斯族和瓦拉瓦拉族的印地安人，供應他們食物、馬匹及有關資料。途中雖然困難迭起，但是，這一連串的考驗、試煉，更堅強了他們的信心。為了向各個不同的印地安村落購買糧食，他們謹慎地進行交涉。六月底，到達比魯特，並在那兒歇息，貯藏糧食。

後來，為了做其他的探險，隊伍分成二線行進。路易斯與菲爾特兄弟、多利雅多與其餘幾個夥伴越過大分水嶺找尋適當的路線，然後向密蘇里河前進，再由密蘇里河到葛瑞德·福爾斯河，在這裡，路易斯留下部分人員，自己率領少數隊員向北到馬拉雅斯河探險。克拉克方面，則與部下向西南方推進，跨越稜線到傑佛遜河，再沿傑佛遜河將部分人送到葛瑞德·福爾斯河，自己則率其餘部下前往黃石河。

七月三日，克拉克，為找尋通道，從基彭斯帕斯跨越

▼黑腳族的巫師……他們懂得簡易的醫術、接骨與藥草的調配
他們認為人之所以生病，乃由於受到魔鬼的驅使，因此在習慣與信仰上，利用咒文及神祕儀式來治病，而巫師必須直接和靈魂交談，所以要戴靈魂面具……



大分水嶺，到溯臨密蘇里河岸的三叉城；這時，有一個軍人也帶領一些人向葛瑞德·福爾斯出發，克拉克（包括莎卡嘉薇亞所屬的隊伍）由陸行順利地來到黃石河。除了半數的馬匹遭庫勒族的印地安人偷走外，一切平安無事，八月上旬，終於到達密蘇里河。

路易斯一行則向東尋找正確的路線，通過稜線，越過大分水嶺，然後從尼特爾桑河，到密蘇里河。七月底，路易斯、多利雅多及菲爾特兄弟自馬拉雅斯河出發，探尋這條河是否能到薩克其萬河上游。不久他們進入了素有惡名的黑腳族的狩獵區，因此在防衛警備上不敢稍有懈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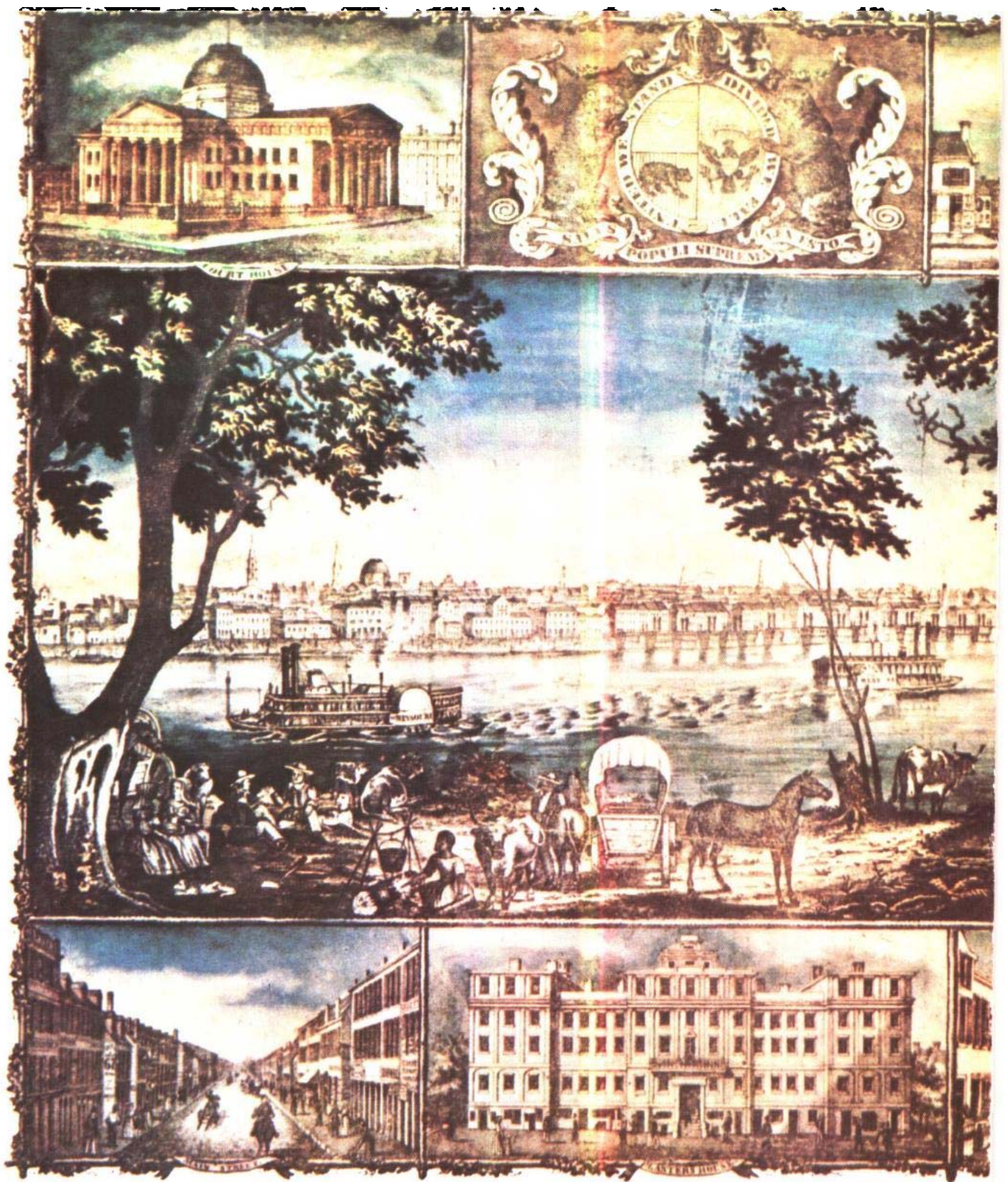
七月底，他們遇見黑腳族的盟邦八個皮岡族人；這是結盟中三個主要部族之一。

皮岡族人的態度冷淡，但表面上看來似乎並無惡意。路易斯召集他們開會，想與其建立友好關係，可是當夜晚來臨時，黑腳族想竊取白人的槍枝。正好，一名隊員及時醒來，發現這種情況，於是引發雙方的一場惡鬥。

魯班·菲特爾發現印地安人拿了二支槍正要逃跑，便拚命地追趕，兄弟二人是有名的賽跑健將，很快的便趕上他們，魯班用短刃將一個印地安人刺死，其他的印地安人想驚嚇馬匹，路易斯與多利雅多拚命加以阻擋，於是又導致一場格鬥。路易斯以手槍擊倒他們，並匆忙回到帳篷，集合隊員，火速啟程。

隊伍在二十四小時內，行進一六〇公里，與先走的七個士兵會合。他們知道黑腳族人正在追趕他們，因此沿著河谷，快速前進，以便於在七月二十八日，與克拉克在黃石河附近會面。

八月中旬，路易斯和遠征隊的本隊會合。過了幾天終於到達曼旦（即今北達科他州）。回程採較遠的路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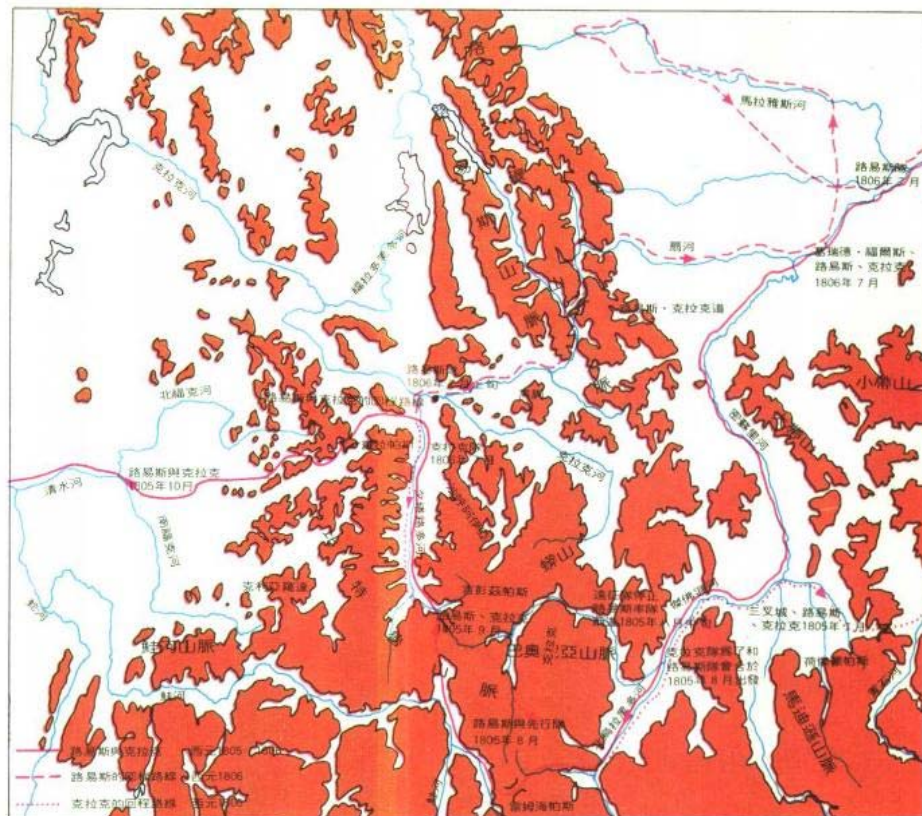
因此行程較為緩和，他們只費時五個月就完成長達三〇〇〇公里的路程。

探險隊自出發至今，已逾時二年。一行人終於在西元一八〇六年九月二十日到達拉夏里多。三天後，隊伍進入聖路易城，結束長達一〇三〇〇公里的旅行。

▲聖路易·糾利亞斯·哈達瓦所出版的名版畫，這是十九世紀中葉，聖路易城的圖片。四周較小的方形圖片為介於阿帕拉契山與洛磯山之間的聖路易主要的建築物。由於面臨密西西比河。西元一八〇六年，當



路易斯與克拉克遠征回來時，聖路易已成為獸皮交易的一大中心地



▲這是一張探險隊的部分行程圖 圖中標示出回程時二隊所跨越的山脈，綠色代表較低的地面，咖啡色表較高的山

「那天上午，我們很早就梳洗完畢。擁著隊長到百貨店，選購衣服。和路易斯上校共餐完畢後，又沿著通達聖路易的河流出發，約近午時才抵達，在灣內我們發射禮砲與這個城市打招呼。不一會兒，我們被接到市中心，受到士兵們熱烈的歡迎。」

事實上，路易斯與克拉克並未找到前往太平洋的水路——西北航線，也未曾發現與它相似的航道。他們的失望一如馬更些的灰心，但是，他們發現了比人們想像中更為富有的西北地方的功績，是不容否認的。

由於這一群冒險犯難的遠征隊，使美國在土地價值的利用上，獲取更多的常識與經驗。從此他們知道，這塊土地的重要性。往後四〇年，後繼的探險家、獸皮商人、開拓者，及來自各地的探險者們努力的結果，更強化了美國主張所有權的慾望。

4 向西南推進

當路易斯與克拉克在路易斯安那西北的密蘇里河一帶探險時，年輕的陸軍中尉齊布倫·M·派克，在二位政治家的策劃下，也準備率隊勘察西南方。

美國正式接收路易斯安那後，詹姆斯·威爾遜將軍擔任第一任州長與西部軍隊的司令官；他是一位野心勃勃而善於利用機會的策劃家。

幫助他當選州長的是亞倫巴，二人都是極具野心的政治家，爲了從中獲得權利，他們不惜計謀引發美西戰爭，奪取西班牙在美國的屬地，並使之成爲自己支配的獨立國家。

威爾遜的意圖與亞倫巴的計劃十分接近，由於身居州長之職，不論推行任何政令，必然會受美國政府與西班牙雙方的支持，因此他利用其職權暗中導致美國派軍侵犯西南邊境。

基於他想將路易斯安那視爲已有的野心，隨即展開各項計劃與準備。他派遣探險隊探查西南部的地形，又命派克自北方找尋密士西必河的源流，與適於美國陸軍駐紮的地方，並警告當地的英國獸皮交易商，不得任意進入該區。

西元一八〇五年八月，派克自聖路易開始準備沿密士西必河從事探險工作。日記上這樣寫著：

「西元一八〇五年八月九日，我和一位中士，二位伍長，七名士兵，組成十一人的探險隊。乘坐約二〇公尺長的龍骨小船，貯存了四個月的糧食。我們從聖路易附近的營地向密士西必河上游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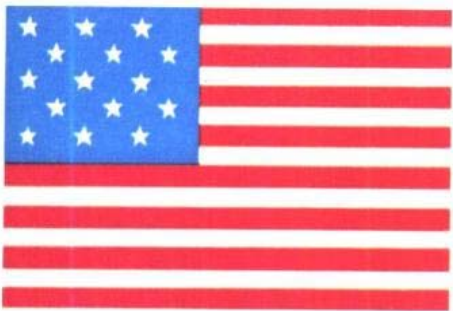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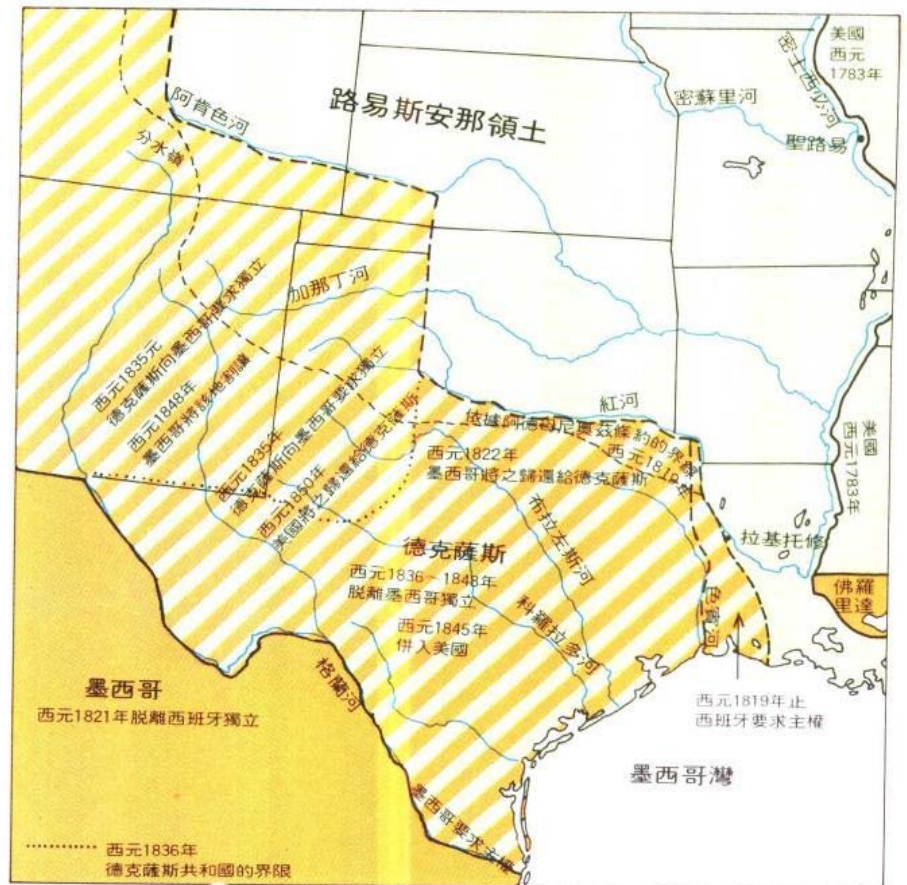


◀詹姆斯·威爾遜是美國軍人兼冒險家，西元一八〇五年，他當選為北緯三十三度的路易斯安那州長，且滿懷野心，企圖使西班牙屬地墨西哥成為自己的獨立國

▼西南部地方，常見的印地安人居住的岩窟遺跡。住在這兒的印地安人，尤其常受白人的侵擾。



►這是現在的美國西南與墨西哥，在紅河和格蘭河之間的紛爭地。派克在西元一八〇六年至一八〇七年曾經到這個地區探險。



▲這是一幅由十五條槓與十五顆星組成的美國國旗，以及另一幅同時期的西班牙殖民地旗，是派克探險時，對立於西南部的兩個勢力的象徵。

此時，路易斯和克拉克正在西奧西奧尼族的居住地，準備跨越洛磯山脈。兩相比較下，派克一行的探險活動中所發生的事件極少，途中，也曾遇到印地安人，但彼此相處得非常融洽，就連泗族人對他也極為客氣。

由於豪雨、濃霧的不斷侵襲，他們感覺到冬天的腳步近了。十月中旬，派克命令部下在現在的明尼蘇達州準備過冬所需，當營地、糧食一切就緒，河水也漸漸結冰後，他們合力自製雪橇。十二月上旬，幾名部下乘雪橇在冰河上行駛，雖屢遭困頓，但終能化險為夷。最令他們頭痛的是雪橇每每陷入冰層薄弱的河中，派克在日記上描述他們的遭遇：

「我們在沿密士西必河前進的途中，走在前面的雪橇突然陷入冰層，全部彈藥陷入冰層的裂縫中，士兵們只好跳入冰凍的雪地，起出彈藥及其他東西。經過檢查，有二、三公斤的火藥不能使用，幸好裝在桶中的彈藥，未受絲

毫影響，否則，如果失去了獲取糧食的工具……，恐怕就必須放棄旅行了。」

一行人前進到密士西必河上游分叉的河口。派克選擇了利幾累克河，根據他的判斷，這條河是正確的路線。但是，不久即發現判斷錯誤，這條支流將他們帶到利幾累克湖，另外一條支流才是通往密士西必河水源地伊達斯卡湖。在嚴寒的冬季裡，河流幾乎都凍結了，而且這一帶支流密佈，讓人摸不清那一條才是真正通達密士西必河的河道。

過去，一位名叫毛里森的獸皮交易商，曾到達伊達斯卡湖，但是當時他並未發覺此湖與密士西必河有著密切的關係，就連世居此地的西北人，也不知道水源地在何處。因此，伊達斯卡湖一直未受重視。西元一八三二年，H．

▼移民中的波尼族 印地安人受到西班牙與美國政府的影響，被迫到處遷移。此外，在族與族之間的爭鬥，導致雙方對立，也是促使他們到處遷移的一大因素。



R·史庫勒庫拉夫多才公開宣布這個祕密，並正式予以命名。

派克沿原路返回。

西元一八〇六年四月三十日，探險隊返回聖路易。日記上這樣記載：

「四月三十日清晨，我們由陸路到達聖路易的前哨地，曼西上尉領我們到宿營區，然後派克隊長在村長的帶領下，在這個僅二〇戶人家的木造小村莊走了一圈，中午回到聖路易，結束了為期八個月的族行。」

此時，威爾遜州長對西南方的野心計劃逐步明顯的展開。

現在廣大的美國領土中，亞利桑那、新墨西哥、加州以及德克薩斯的大部分，與猶他州、科羅拉多、內華達、奧克拉荷馬州的一部分，當時還屬於西班牙，其間並無明顯的界限。然而在南普拉特河、阿肯色河與紅河之間的中央地帶及南部廣闊的地區，經常為爭取主權，發生一連串激烈的競爭。當派克探險歸來時，此地已呈現緊張狀態。

大部分紛爭的發生，導因於總統派遣探險隊在界限不明確的邊境探險。西元一八〇四年十月，傑佛遜總統派威廉·頓巴及喬治·漢達二位科學家沿紅河上游探險，途中遇到懷有敵意的印地安人，把他們趕到瓦西多河（奧沙克高原），最後並未獲得任何有價值的發現，因而返回。

西元一八〇六年，傑佛遜又派陸軍上尉史帕庫斯以及另一位測量師湯瑪斯·佛利曼，率領其他卅七名人員沿紅河上游探險。但是，在完成一〇〇〇公里左右的路程後，卻被西班牙的騎兵隊趕回。

威爾遜認為前往路易斯安那西南探險的時機已成熟，於是命派克組織遠征隊，並賦予指揮權。派克先沿阿肯色



▲齊布倫·M·派克，美國的軍人探險家，西元一八〇五年，他指揮遠征隊探險密士西必河上游，一八〇六年又指揮探險阿肯色河和紅河的水源地。一八〇九年在一八一〇年他成為新奧爾良軍官代表，一八一二年又當了主計處代理處長。

▼派克的探險隊冬季多半是以圖面上的方式進行探險。前往未知之地探險，原就充滿困難與危險，如果糧食缺乏，更增加了危險性。



河而上，再調查紅河的源流。由於奧色治族與堪薩斯族人發生衝突，因此必須在出發前，將數個奧色治族人送回。他在密蘇里州與堪薩斯州之間經常扮演奧色治族與堪薩斯族戰鬥的和事佬角色。

表面上，派克接到的命令是絕對不能進入西班牙的領土。然而，威爾遜祕密地追加一道命令，要派克詳細探查西南的祕密。

威爾遜又事先通知西班牙當局，有關派克將進犯國境

▼在密蘇里河冰河上生活的曼旦族 白人常向他們學習如何在冰河上行走



的祕密，如果一切反應皆如預料，他們的計劃就成功了一半。因為，西班牙接到這個消息，必然會立刻出動軍隊，逮捕派克，派克如果被俘虜，就可萬無一失地在聖大非從事間諜工作。

派克的被捕，或許還會使威爾遜的計劃演變成國際間諜事件。但是，對於這一切，派克並不知情。

西元一八〇六年七月十五日，派克率領二十二人，包



括威爾遜州長之子，與自己同屬陸軍中尉的詹姆斯·威爾遜，自密士西必河向奧色治出發。

「……我們分乘二艘小船，於午後三點左右到達貝魯方坦。這是由二位中尉、一名醫師、一名中士、二名伍長、十六名士兵與一位翻譯所組成的隊伍，同時護送帶著妻子到華盛頓訪問的奧色治族及波尼族酋長。

這些印地安人本來被波大瓦多米族人所捕，後為派克等人救出，現在他們要到盟族奧色治族處。」

一行人分乘二艘小船，沿奧色治河而上，將他們護送到安全地帶，並勸誡他們，美國政府並不希望他們族與族之間相互戰鬥。隨後又向印地安人購買了些馬匹，朝西北的里巴布里康河出發。派克一行繞了一大圈，企圖與波尼族人接近，讓他們了解，這片土地是屬於美國政府統轄。

波尼族顯得極不友善。可能是西班牙騎兵隊為找尋派



◀這是西班牙的獵人與探險家所穿的服裝。其製作材料與印地安人的鹿皮衣同樣，以鹿皮為材料，但式樣不相同，趨向歐洲形式。皮衣極具價值，不僅可以保暖，尤可防風。



▲科羅拉多州的派克斯峯 是洛磯山脈中的拉姆帕多山脈
西元一八〇六年，由齊布倫·派克發現

克，已於數週前到這兒宣傳，美國的探險隊是侵略者，而引起印地安人的仇視。

當派克對波尼族解說，這裡已不屬於西班牙，所以他們應在美國國旗下，向政府表示忠誠。但是，這句話尚未說完，酋長背對著派克，以威脅的口吻說道：「如果你們真要繼續向西前進，我們將不惜以武力阻擋。」

「十月一日星期三，我到某印地安部落訪問，並與酋長面談。他想盡方式要我們回去。最後他坦白地說，西班牙人曾想深入此地，但被他阻擋了。所以希望我們也不要破例，而且，他已應允西班牙，絕對禁止美國人進入。因此，如果我們不從命，恐將訴諸武力。」

「我回答他，我們是受美國總統之命，在西部一帶探險，並奉命使西部所有的印地安人，不再有鬥爭流血事件……，自出發以來，我沒有流過一滴血，美國的士兵，也不會受別人的挑撥而動武，所以，我將繼續前進，如果酋

▼墨西哥的騎兵 派克所遇的是穿軍裝的士兵



長一定要以武力阻擋，那我們只好以偉大總統之名，武裝起來，如不幸犧牲，他將會為我們收回屍體，舉行光榮的儀式。如果我們死了，你們必將付出代價。」

派克作了這篇半威脅性的演說後，心中仍為酋長將以武力解決的說詞感到不安。然而，他仍依自己所表明的態度，向阿肯色河行進，循著西班牙前往聖大非時開拓的道路前進。

十月十八日，探險隊來到阿肯色河，詹姆斯·威爾遜帶著一部分部下沿密士西必河南下，返回聖路易向上級報告這些事情。派克則指揮剩下的人員沿阿肯色河繼續前進，越過山岳區，到西班牙領土。表面上他以調查紅河源流為理由，而真正的目的在南方的探險。

詹姆斯·威爾遜中尉乘坐用樹枝編成，覆上獸皮與油布的獨木舟前進。船在阿肯色河上游的淺灘擱淺，只得下船拖行，就這樣斷續地前進。已進入秋霜季節，河流開始結冰，最後，只得放棄獨木舟。一行人的衣服已破爛不堪，彈藥所剩不多。詹姆斯中尉不願在此逗留，而沿著變化多端的河流，經密士西必河到新奧爾良。

在詹姆斯中尉遇到困難的同時，派克也不甚順利。然而，一切困厄，都不能阻撓他們前進的決心。

派克一行騎馬沿河前進，山谷愈來愈深陷，最後變成了典型的峽谷地形。十一月十五日，他們發現西方的天邊，呈現一片似藍色的雲朵，於是用望遠鏡一看，才知那是山頂的突出部分，他們知道自己已置身於距洛磯山脈不遠的地方了，隊員們欣喜若狂。

「下午二點左右，仍然是這樣的景象，我想我的想法和事實相去不遠了。我將我的想法告訴魯賓遜醫師，走了十多分鐘之後，山的形象果真隱約可見。



▲西元一八〇六年冬，派克在科羅拉多山中遇到一連串的困難，遍地白雪的山路，飢餓的馬匹，缺乏遮避風雨的房子，儘管如此，他們不曾停留，終於度過難關。



到達小崗上後，大夥兒對著墨西哥山脈（洛磯山脈的主峯）吶喊，聲音此起彼落。這座山脈的形態，大概只有曾經跨越阿里格尼山的人才能想像。但是其山腰部分卻也是一片白雪，比阿里格尼山脈更加凍寒。」

十一月二十五日，一行人在他們認為是巨大山麓的地方紮營，然後開始登山，事實上，他們攀登的並不是主峯，只是主峯旁的支脈，距離主脈還有一天的行程。派克判斷這座山的高度約在海拔五五〇〇公尺，非一般人所能攀登的。事後測量其確實的高度是海拔四三〇〇公尺。

他們攀登的是後來被稱為派克斯峯的山脈。一行人又



遇到科羅拉多嚴冬的侵襲，在凍結的冰雪中前進是極端困難的，由於天氣過於寒冷，幾乎沒有供馬匹食用的草料，馬匹體力不繼；加上雙腳凍傷，行進更不易，但一行人仍拖著疲憊的身子沿著一條可能曾為西班牙人走過的通道前進。十二月十三日，到達另一條冰河，派克正確地判斷，它就是普拉特河（南普拉特河），探險隊繼續向南作艱苦地旅行。當他們回到阿肯色河，派克竟誤以為它是紅河。

「搭設營地後，我與魯賓遜醫師照例的到附近做一番調查。大約走了八公里，看到一條河，想必那就是紅河，河面寬約十三公尺，水流湍急，河中佈滿岩石，我將這個消息帶回去，大家都非常高興，決定在此地停留一、二天，以調查水源。」



▲士兵逮捕入侵西班牙的派克，正要遣往聖大非。派克與他的部下從聖大非到赤瓦華，又從赤瓦華繞了一圈回到美國和墨西哥的邊境區。

可是，或許因為飢寒交迫，他們幾乎無法明晰地考慮事情的狀況。衣衫襤褸，寒氣逼人，有些人在雪地中睡著了。大部分的人把毛毯撕開用來裹腳禦寒，所以沒有剩餘的毛毯來覆蓋，馬匹也接二連三的倒下。

由於此地地形複雜，所以導致錯誤的地理判斷，是很可能的。所幸，這裡有不少野牛可供食用。過了一段時間，派克才發現判斷的錯誤，原來這條河是阿肯色河，而不是紅河。所以，他決定留下一部分糧食，給二個留營的部下，以便度過冬天，自己則率領其餘的人沿河徒步旅行。

一番長途跋涉後，二個部下足部嚴重凍傷，派克不得已只好將他們留下，並特別留了許多糧食，同時答應他們將儘速趕回。

雨雪、疲勞，加上三十多公斤重的負荷物，他們進度極為緩慢，途中遇到一條小河（麥達諾河）。過河不久，發現一條流向東南的大河，沮喪的心情一掃而空，實際上，他們已繞過紅河上游，到達格蘭河。

一行人又開始為設營過冬而忙碌，可是魯賓遜醫師在聖大非時受人之託向一名獸皮商人巴布塔斯多·里蘭多索回借款。

當魯賓遜醫師動身出發後不久，幾個西班牙騎兵帶來一項壞消息——醫師被騎兵隊逮捕，並警告派克不得入侵西班牙領土。西班牙的指揮官還對派克說：

「新墨西哥總督知道你們迷失了路途，所以以總督的名義，供給你們騾馬（馬與驢所生，能耐粗食，又能工作）、馬、經費，以及你們在紅河源流上所需的物品，我是來傳達命令的。從此地到聖大非，乘船只需時八天，我們會請人為你們帶路，也讓你們熟悉獸皮交易商們常走的路。」

對於當天的實況，派克曾作如下記載：

「你說什麼？」我打斷他們的話，

「這不就是紅河嗎？」

「絕對不是紅河，這是里約·得·拉魯特河。」

我命令部下收起我們的國旗，因為我感覺到，他們必定是奉了逮捕我們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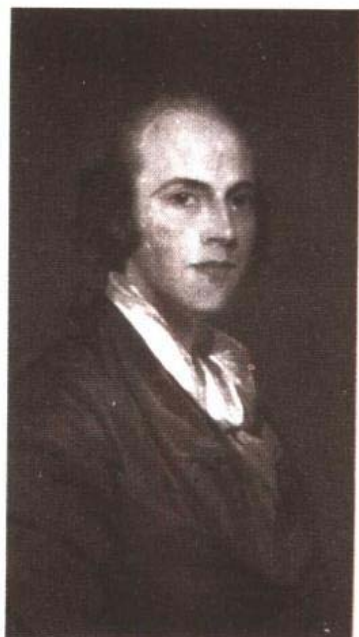
指揮官又說：「我們已準備了一百匹馬和騾子以便於裝運你們及那些行李，同時總督閣下也希望能在聖大非和你見面。」

西元一八〇七年二月，一行人隨西班牙士兵到聖大非，並且給予遇到的服務，但是所有資料已被沒收，一切禮遇形同軟禁。

派克的探險，到這個時候可說是結束了，聖大非當局將他交給墨西哥，經德克薩斯遣回美國邊境居留地。西元一八〇七年七月一日，派克回到故鄉，然而卻無辜地被捲入政治漩渦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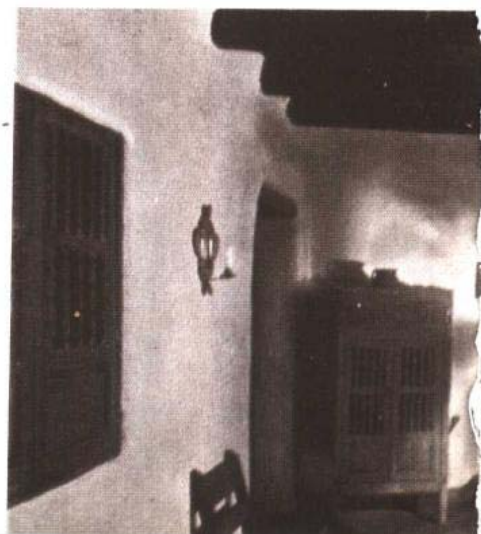
在他旅行中（西元一八〇六年），色賓河與紅河的中間地帶，正為國境問題而呈緊張狀態。威爾遜州長奉命指揮本州及西部的軍隊，將權勢伸展到拉基托修。他知道戰事即將發生，對於雙方未來的火拚，自己將可從中獲利，不禁暗自竊喜。九月，他來到邊界，欲親自一觀究竟。但令人失望的，西班牙政府並未逮捕他們，當然也就沒有發生任何國際事件，以及足以引起戰端的藉口。此後，美國政府開始注意亞倫巴這些人的行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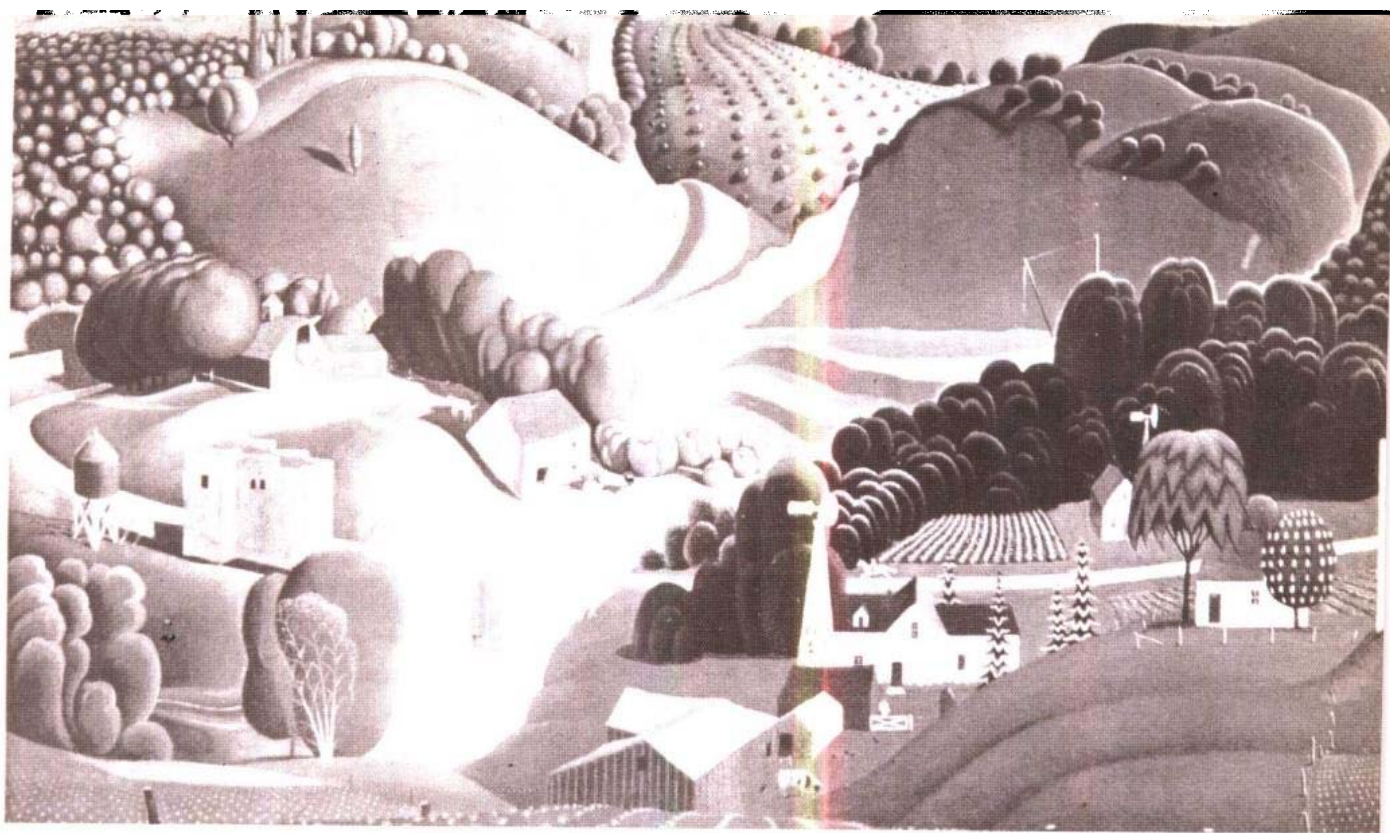
威爾遜為了應付調查，並免於損失過重，所以將亞倫巴的陰謀向總統密告，並避免牽涉到自己。一面又與西班牙進行交涉，在拉基托修西邊，確立國界，設立中立地帶，以防止紛爭。



▲圖為美國政治家亞倫巴，為征服墨西哥而與威爾遜共謀，當陰謀失敗時，以叛亂罪被捕，西元一八〇七年被送往法院法辦，雖經宣告無罪，但受到輿論界的指責，只好逃往歐洲，在那兒隱避了五年。

▼十九世紀新墨西哥的住家房間的典型。裏面家具並不多，只有簡單的幾樣，光線也不佳，無法和室外相比，整棟房子鋪上了一層厚泥磚，具有極好的隔熱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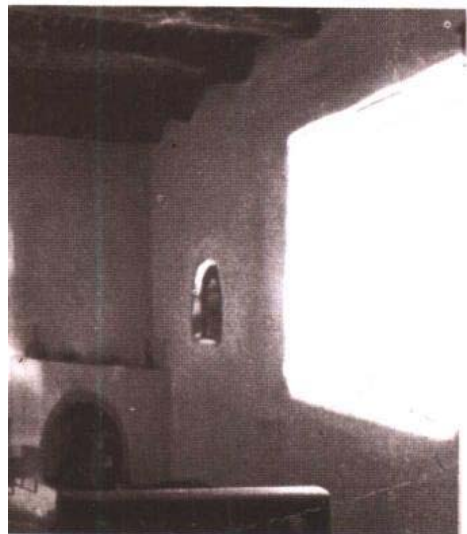


▲葛蘭多·烏多所畫的愛阿華州的石頭城，表現出此地肥沃的土壤，也否定了派克對中部平原不適耕作的評語。白人的居住地由東海岸一躍而至西海岸最大原因就是受到派克之說的影響。

西元一八〇七年二月，亞倫巴以叛亂罪名被起訴，由於證據不足罪不成立，西元一八〇七年即獲釋放，但是威望從此一落千丈。威爾遜為餘波所及，卻成為被調查的對象，二次的審問，不得結果。西元一八〇七年三月，梅里威札取代了他路易斯安那州長之職。

派克對於此項陰謀毫不知情，但仍被列入調查的對象，檢查官接受了他所陳述的事實，然而，他雖保持了名望，功績仍不及威爾遜及亞倫巴，只有歷史家認為他探險的功勳對美國的擴張領土政策而言，是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派克對堪薩斯、科羅拉多州、新墨西哥及德克薩斯等地方，作了一份明確詳細的報告，以為日後貿易商及冒險家的指引。

派克的探險，惟一受後人指責的是，他對於阿肯色河地區所作不正確的解釋。他在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宣稱中部的全部平原是一片「不能耕作」地，甚至將它描寫成「非洲沙漠」。也由於這樣，西部產金區，比中部地方更吸引世人的注意。



5 獸皮商人與山居的狩獵者

洛磯山脈西部地區包括俄勒岡、華盛頓、愛達荷州全部，懷俄明、蒙大拿州一部分以及加拿大南部的英屬哥倫比亞。亞歷山大·馬更些及路易斯、克拉克前往西北探險後，曾帶回有關這些地方詳細的全部資料，但就整體而言，在廣大的西北部中，他們實際上只到過一小部分而已。

由於此地尚未完全開發，人們對它都存著不正確的概念，克拉克誤以為黃石河的上游區是南邊的聖大非即是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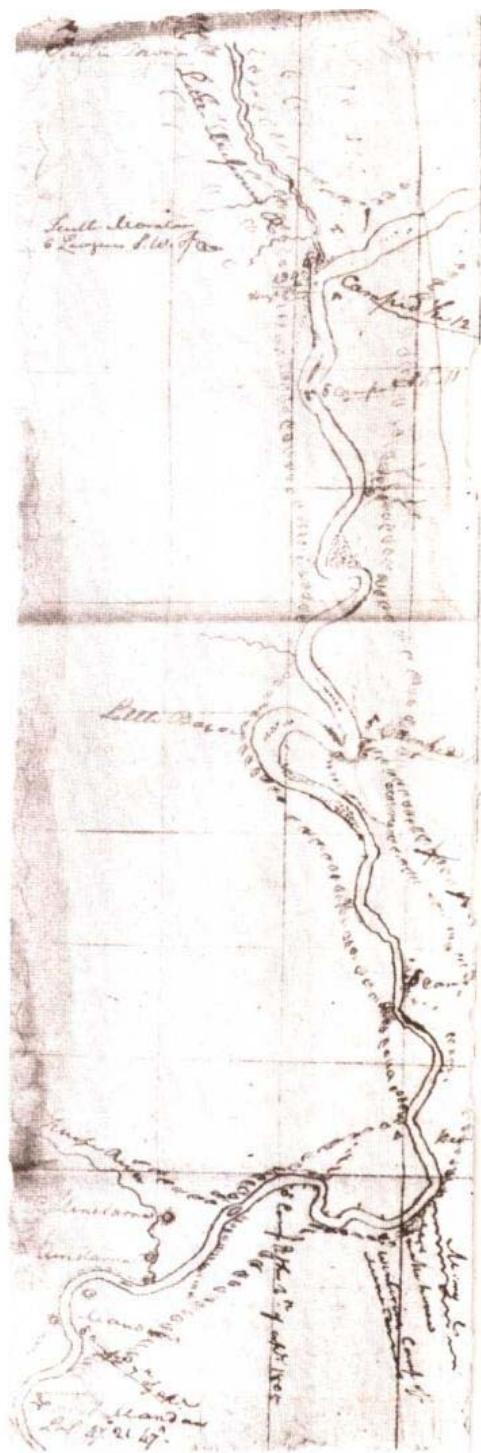
為了瞭解未被探險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填滿地圖上空白處，勢必繼續派遣其他探險隊前往一考究竟。然而，自此以後的探險隊均未受到政府贊助。這些自行前往探險的隊伍，其中加拿大人先循馬更些所行的路線，再漸漸向南移動。美國人則沿密蘇里河上游，向西部移動。這二個團體在太平洋岸相遇，發生了小衝突，將主要的活動區，移向東南——蛇河源流。

賽門·夫拉則是西北公司的獸皮商，他率領交易商到英屬哥倫比亞區。西元一八〇五至一八〇七年之間，他走遍洛磯山脈北部，建立了許多要塞及交易所。西元一八〇八年，他又從哥倫比亞河上游出發，循馬更些所到之處及其附近做更深入的探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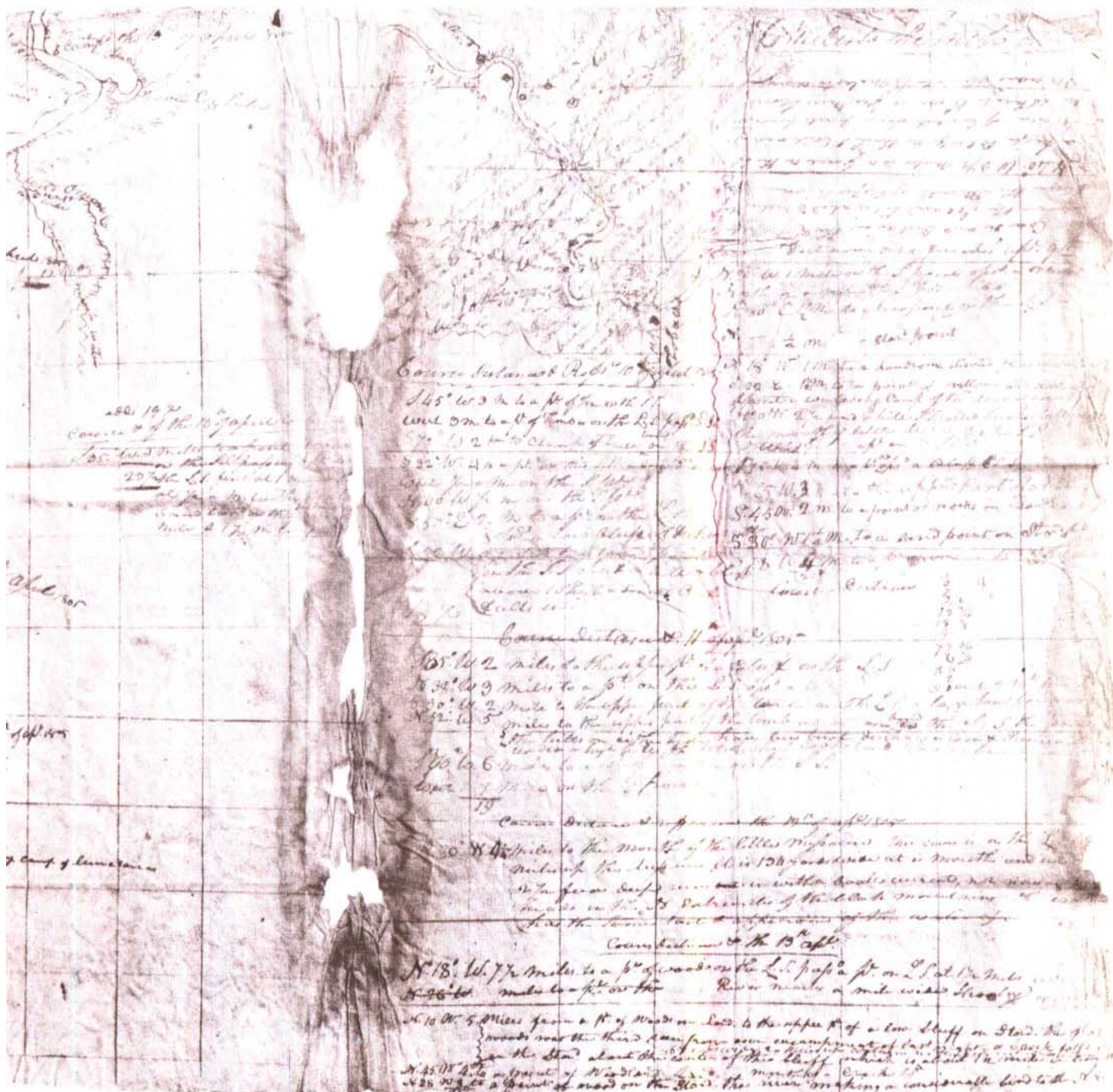
哥倫比亞河流貫峽谷，有連續數公里的急流、瀑布、漩渦。夫拉則帶著窩瓦亞糾，希望能在急流中乘四艘獨木舟安全駛往對岸。

由於河谷中航行困難，所以只要遇到能通行的道路，

▼克拉克與路易斯記載所見所聞日記中的一頁。從這張簡圖，我們可以明瞭初期遠征隊的知識程度。



夫拉則便命部下上岸，在茂密的森林中，小心翼翼地踏著野牛、羊所走的岩石前進，因為牠們走過的岩石，給人一種安全感。行進數百公



里後，隊員們已呈飢餓狀態，這才發現可容獨木舟行走的河道，於是沿河向太平洋的方向航去。

他們忍著飢餓，煞費苦心的歷盡艱險，但仍然功敗垂成，因為，途中他們遇到懷有敵意的印地安人，把他們從喬治亞海峽趕走。夫拉則決定動身返回時，利用測量器，參照馬更些的記錄，他判斷一行人的位置應該是在北緯四十六度左右。然而，事實上，他們此時是在比哥倫比亞河更北的夫拉則河附近，而不是馬更些河，這證明了馬更些的判斷有所誤失。

獸皮商兼測量師大衛·湯姆生為協助西北公司找尋另一條到達太平洋岸的路線，也正費力的翻山越嶺。他沿河流流向南方的路線進行探查，有時也沿科奈特到愛達荷。

他是位優秀的測量師，因此很快地就調查出所有英屬哥倫比亞區河流的明確路線。同時，找到了哥倫比亞河的源流。

但是，因為他得與印地安人作獸皮交易，所以無法前往哥倫比亞河。西元一八七一年，他雇了五名窩瓦亞糾及四名印地安人，乘坐一艘大型獨木舟，謹慎的通過了路易斯與克拉克所征服過的峽流、瀑布。同年十一月，到達太平洋，由於湯姆生的成功，他認為西北人應該可從聖羅倫斯河橫越美國大陸到哥倫比亞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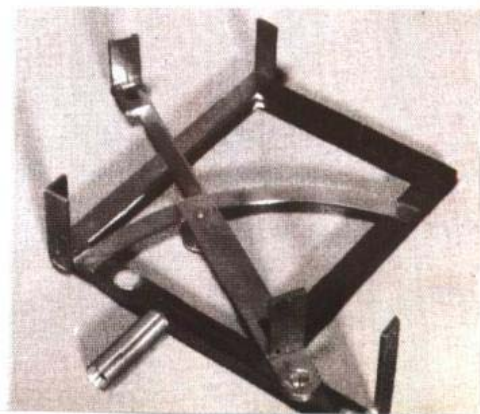
洛磯山脈西部英屬哥倫比亞的西北人，最初都是從事交易的獸皮商人，後來其中有許多人來到美國，集中於密蘇里河上游，在聖路易有一位具有遠見的實業家馬奴爾·里薩，在路易斯與克拉克的遠征尚未結束時，就看出山岳地方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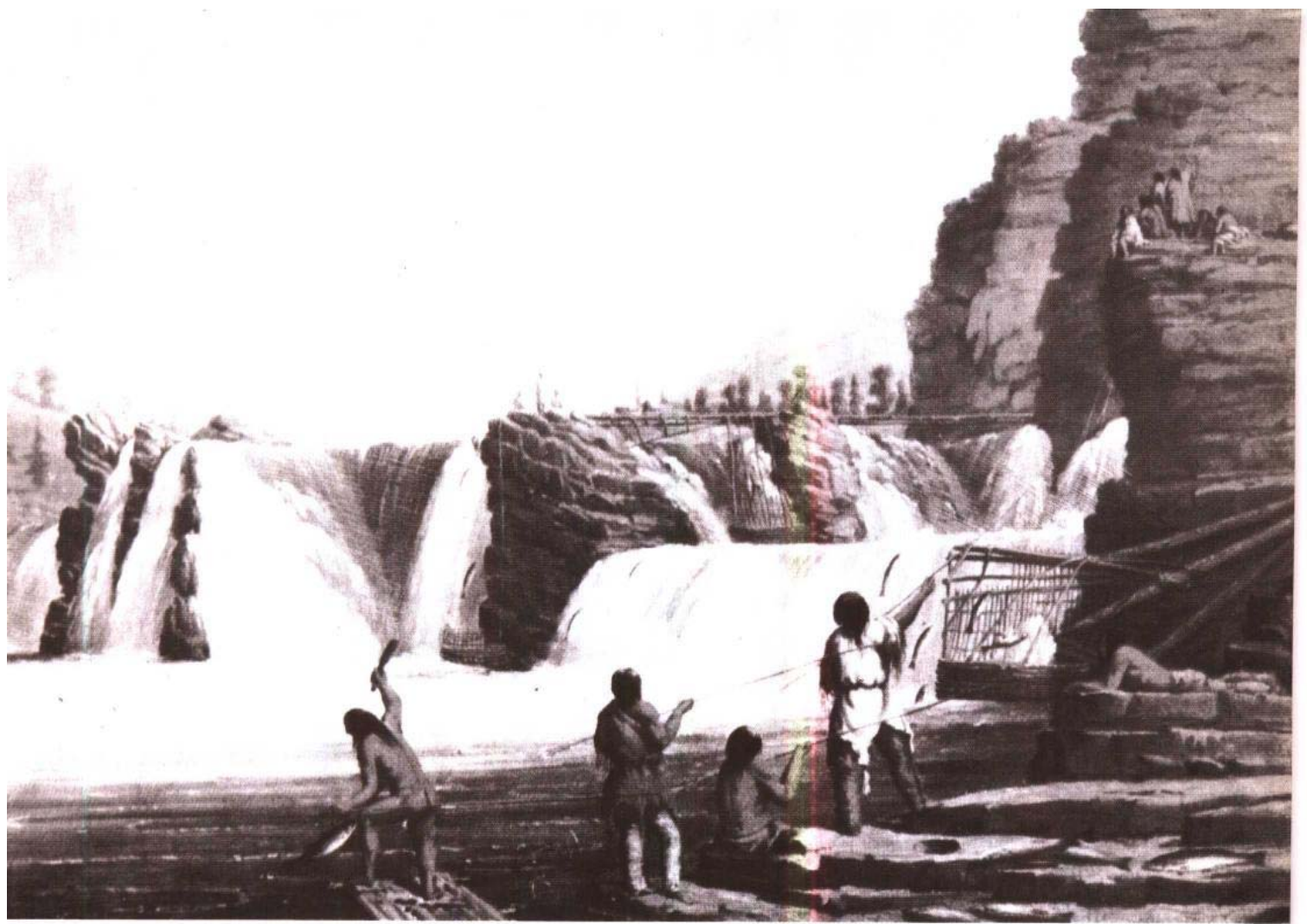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八〇七年四月，他和嚮導喬治·多利雅多，帶領四十二人，沿密蘇里河而上，除了在密蘇里河上游遇到



▲西元一八四七年保羅·肯所繪哥倫比亞河的科路威爾瀑布，哥倫比亞河的源流在洛磯山邊緣，是從北美洲到太平洋最大的河。

▼十九世紀初期所作的萬能測量器。可測量出二個地方的水平角、仰角及俯角。





凶暴的阿利卡拉族與泗族人較難應付外，他們輕易的克服了一切障礙。十月下旬，他在黃石河與大角河附近設立要塞，並命令手下除了打獵外，都到荒地從事探查。

路易斯、克拉克離開後，約翰·科特成為此地打獵的惟一白人。在一次狩獵中，他遇到里薩一行人正在尋找黃石河源流，因為他對此地已非常熟悉，所以顯得不很關心。離開里薩的要塞後，便計劃隻身到白人尚未到過的偏遠山麓地帶探險，儘管當時是嚴冬季節，他也只帶了一支槍、一包隨身用品，就單獨出發。

在大角河，他曾停留一段時間，然後又循黃石河上游行進，在這附近一帶，他發現地上噴出的溫泉及從泥土中湧出的泡沫（即今黃石國立公園的所在地），他將它命名為科拉達地域，可是極少人相信他的說法。

科特跨越了堤頓山脈的大分水嶺，從這裡可俯視傑克森

山谷。他除了必須應付充滿敵意的印地安人外，還要與突來的暴風雪搏鬥。不久，可供捕獵的動物逐漸減少，在長時期的飢餓煎熬下，他終於完成這項英雄式的探險。

此後，他也曾一個人沿大角河南下旅行。當他在密蘇里河打獵時，遇到一隊福拉多·黑多族人，於是他們結伴旅行，不久又遇到凶悍的黑腳族的埋伏攻擊。科特雖腳部受傷，但他的勇猛卻令印地安人恐懼。憑一支裝滿子彈的手槍，他終於扭轉局勢，轉危為安。然後回到里薩的要塞養傷，傷癒後又再度回到荒野。

在回荒野的途中，他被一群想報仇的黑腳族人圍困，由於勢單力薄，終於寡不敵眾。印地安人沒收他的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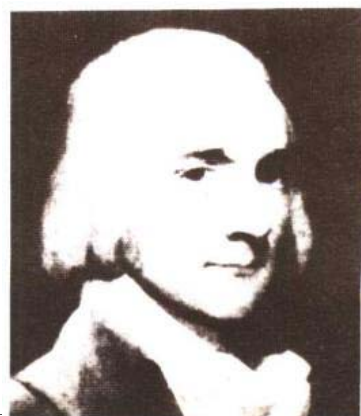
◀圖為大梯頓山脈的一部分。
大梯頓國立公園位於此山脈上。
。美籍狩獵者約翰·科特是第一個到達此地的白人。



▼約翰·傑克夫·阿斯達，西元一七八三年，出生於德國，移民至紐約。

並剝去他的衣服，強迫他在一大群吼聲不絕的印地安人隊伍前跑步，並虐待他。

科特全力向前奔跑，漸漸地，他與印地安人之間的距離愈來愈遠，突然，他轉變方向，猛力搶奪離他最近的印地安人所持的矛，並將他刺死，然後奮力的繼續向前跑，





▲阿魯非列多·傑克姆·米拉所繪畫的「逃出黑脚的魔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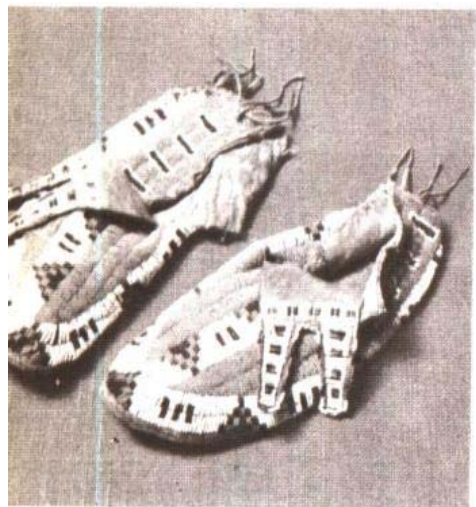
黑脚族是居住於密士西必河與洛磯山脈間的印地安人，他們極富攻擊性是眾所皆知的。

直來到馬迪遜河，顧不得河水冰涼，潛入河中的漂木下。

黑脚族的印地安人，到處搜查逃脫的科特，經過令人窒息的幾個鐘頭後，科特終於避開他們的耳目，從漂木下爬上岸，徒手翻越斷崖。由於腳受傷流血，只得朝三〇〇公里之外的要塞走去。草叢、荊棘，及佈滿石頭的沙地，加上成群的飛蟲，以及傷口、飢餓令他痛苦難忍。雖然如此，他仍毅然決然地以十一天的時間回到要塞。經過這般難忘可怕的經歷，科特從此放棄獸皮交易的工作，在密蘇里河岸附近的農場過著平靜的生活。

西元一八一〇年，在愛達荷的洛磯山脈附近仍有許多山居的狩獵者，在美國東部到西部太平洋岸，來回穿梭，從事這項冒險的獸皮交易事業。最早從事這種工作的是一位紐約商人約翰·傑克夫·阿斯達，他利用一艘名為「頓京號」的小船，將一群人送到哥倫比亞河口的阿斯托利亞，建立一所新的要塞。這艘船上，一位受雇於阿斯達的威爾森·布萊斯·漢特，帶了六十名部下從大陸東方的聖路

▼鹿皮鞋。北美洲人所穿的沒有鞋跟的鞋，以鹿皮為製作材料，照片上的鞋經過特別的裝飾，本來是印地安人所用，後來也被在山區探險旅行的人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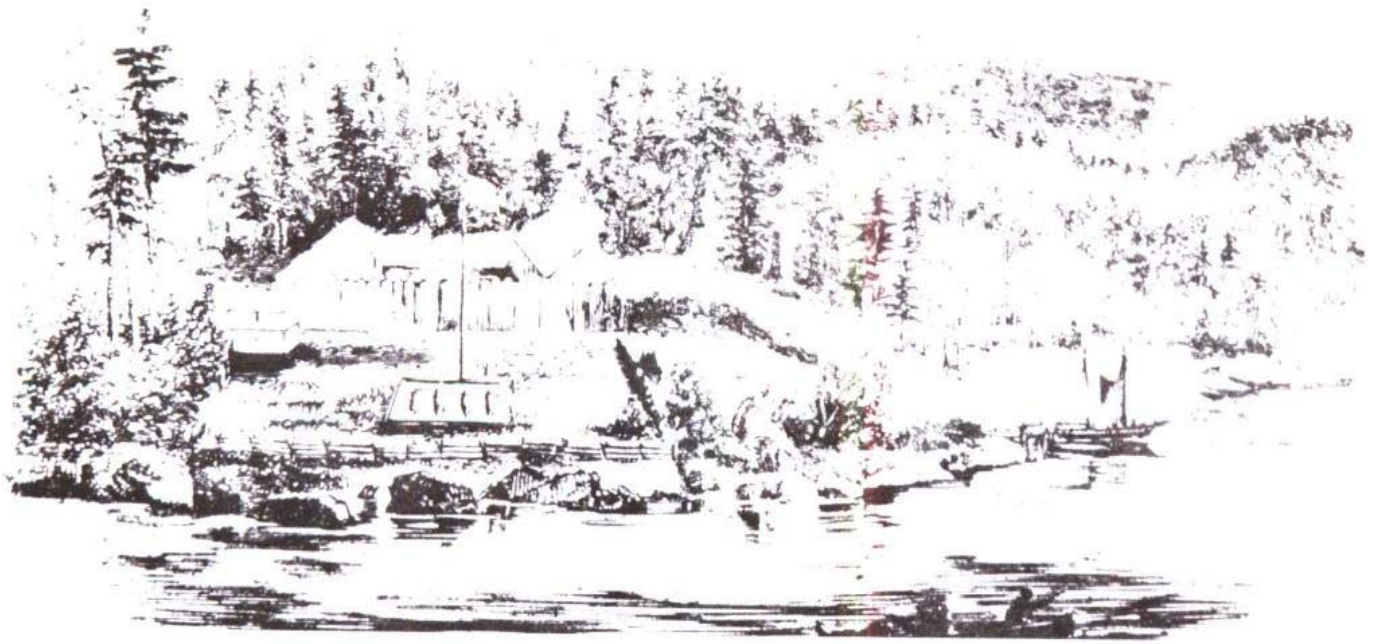
易向西方另一個目的地出發。

由於行程中常遇波折，隊員因此顯得精神渙散，連帶的影響行進的速度。前進數公里後，來到冰封的密蘇里河，一時進退兩難，加上對黑腳族心懷戒懼，一行人因而決定離開密蘇里河。他們將行李置於馬背，橫越南達科他州及懷俄明州，向大角山前進。隨後又翻越起伏不定的山岳地帶，前往蛇河。其間獵物愈來愈少，有時遇到不適於獨木舟航行的河道，只好代以徒步。最後，為要及早找到糧食及正確的路線，一行人決定分散前進。剩餘的幾個人則繼續上溯，然而，在他們前往蛇河的峽谷途中，迷失了方向，獨木舟受到急流的衝擊而翻覆。

在山中，他們歷經考驗，但皆一一克服，並於西元一八一二年抵達阿斯托利亞。那裡似乎也不平靜，當「頓京號」由海港沿哥倫比亞河駛向內陸時，竟遭到印地安人突如其來的攻擊。在此以前，西元一八一一年的夏天，西北公司的大衛·湯姆生曾探查哥倫比亞河上下游，並主張加拿大為他們的活動範圍區。西元一八一二年六月，年輕的羅伯特·斯圖特帶著部分人員，循著漢特走過的路線再予以探查。

斯圖特來到這片未開發的荒地不久，戰爭爆發，他恐嚇當地商人，西北公司（一八一三年初）及英國艦隊將要到這裡參加戰爭，威脅要塞投降，然而，到了十一月，仍不見軍艦的蹤影。阿斯托利亞為了減少損失，一方面要顧全顏面，因此將要塞賣給西北公司。

在所有權方面，斯圖特的努力顯然徒勞無功，但是在開發史上，一行人從熊河向東南前進，在雄偉山間的許多丘陵與草原中，他們發現了南帕斯地方，此一發現，使日後西部山岳地帶的旅行為之改觀。



▲西元一八一三年的阿斯托利亞堡。一八一一年約翰·傑克夫·阿斯達在哥倫比亞河口建了一座交易所，二年後，為英國所接收。

此地的山道，並非如長廊般地狹窄，在山岳的東部，有一寬三十公里的平原，是中部大平原各大河的水源地，美國政府也因此了解通往哥倫比亞河道所經過的河川旅行與陸上搬運的辛苦。

在山岳與山岳之間，地勢較低的丘陵形成通口，乘坐馬車通過通口可直達太平洋岸。

然而，這些通道只限於獸皮商人的活動範圍區，尚未達到完全暢行馬車的地步。因為哥倫比亞區為加拿大人所霸占，並限制美國人使用通道，因此美國人只能通過層層的山脈，而不得使用在西北公司控制下的捷徑。西元一八一六年，西北公司在精力充沛，身軀龐大（體重約一三〇公斤）的蘇格蘭人多蘭·馬更些的指揮下，使美國商人更動彈不得。

馬更些出生於阿斯托利亞，後來加入漢特探險隊的行列，進入西北公司後，他率領部下在哥倫比亞河任意出入，不久，又進入愛達荷（也就是蛇河、風河、綠河、熊河所包圍的地方）一帶富有的狩獵地區。

除了指揮狩獵區外，馬更些也兼作蛇河附近的探查，並將此河可航行的部分及捷徑（如波伊西河）詳細地記載下來。其間，有許多西北人已在蛇河、綠河一帶作廣泛的

▼西北人多蘭·馬更些。他在西部，組織了加拿大人的獸皮交易公司，同時以移動的狩獵組織，代替固定的交易所。



調查，甚至侵入熊湖。當時，西北公司的探險已到達最南方的地區了。

行動緩慢而保守的哈得遜灣公司，在荒野上發生的所有戰爭都敗給了對手——西北公司。雙方的激烈競爭持續了數年，獸皮商人乃乘隙而入，直向太平洋開拓。

西元一八二一年馬更些退休，西北公司也合併在哈得遜灣公司之下。後繼者強烈地感覺到，在商場上美國將是他們的有力對手。西元一八二四年，西北人亞歷山大·洛斯正在清水河北方工作時，一位年輕人勸他加入山居狩獵者的行列，他就是與哈得遜灣公司為敵的代表性人物吉達底亞·史密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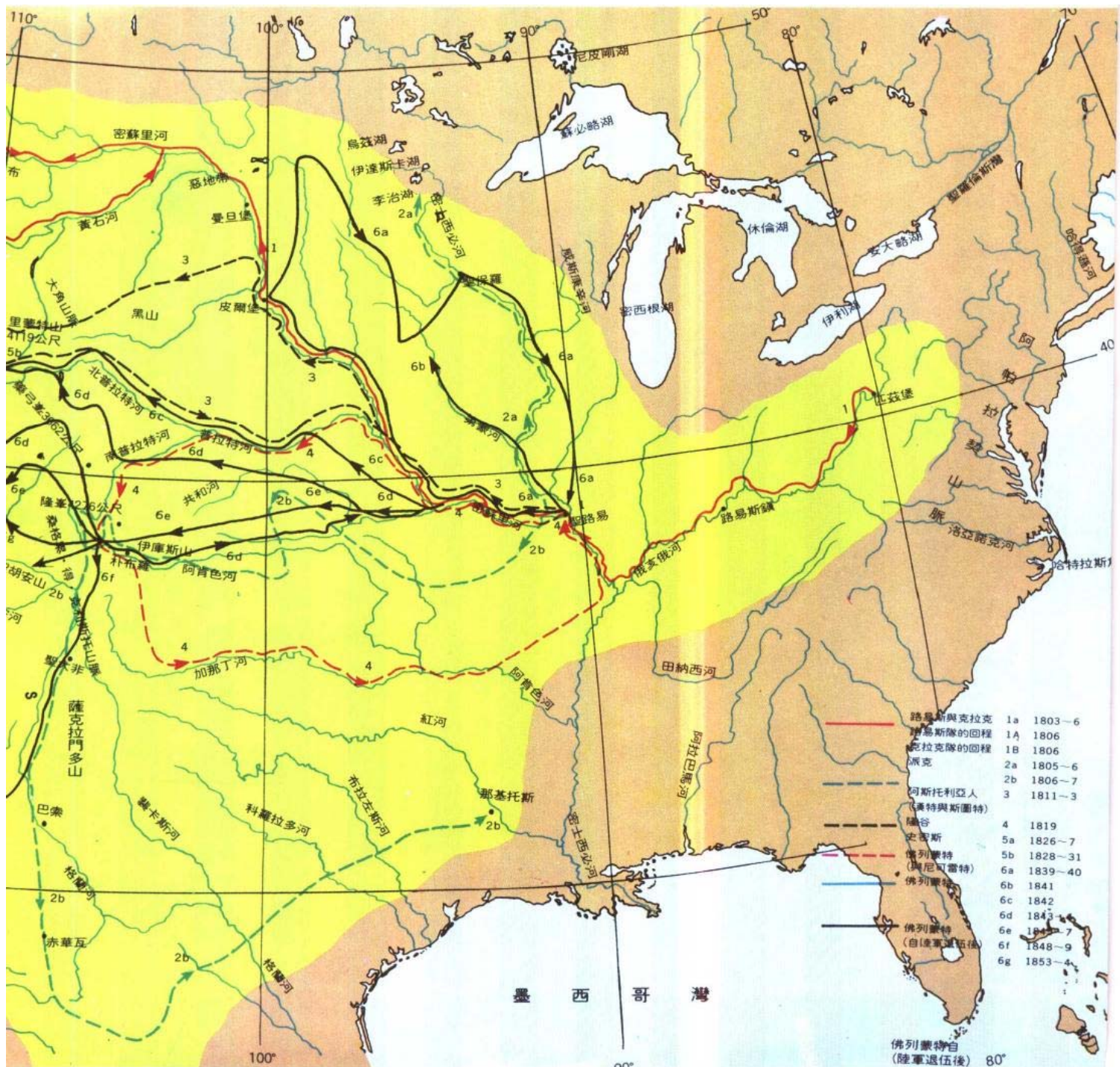
史密斯當時年僅二十六歲，後來成為有名的狩獵者及探險家。有關他生平的傳說並不遜於約翰·科特，他曾加入出生於聖路易的威廉·亨利·亞休利所組織的獸皮交易公司。西元一八二二年，亞休利將人員分為兩路向西方出發；一隊以黃石河為目標，另一隊由史密斯指揮，通過黑希利茲的中心地帶向大角河前進。與史密斯同行的都是著名的狩獵者，如托馬斯·費茲派垂克、傑姆斯·克里曼、威廉·薩布利特。他們在傾盆大雨中艱難地通過峽谷，有時又遇到荒旱的平原，途中史密斯和大灰熊搏鬥險些喪命



，他們的行進速度因而受到影響，但仍不眠不休地前進。

西元一八二四年初，他們仍處於暴風雪與飢寒交迫的狀態中，但終於找到通過南帕斯到達甜水河的源流。自斯圖特以後，他們是最先通過南帕斯並發現那條平靜小溪的白人。

▼美國。這張圖片是從路易斯及克拉克到佛列蒙特等探險家們所走的重要路線，綠色部分表探險區。





▼俄勒岡大道。這條長約三二〇〇公里的道路，大約就是這種不平坦的情況，從密蘇里州的獨立城為起點，越過平原、山脈直達西北海岸，這條路是移民者自東而西所必經的最長路線。圖片上顏色較淺的部分是當時馬車所留下的溝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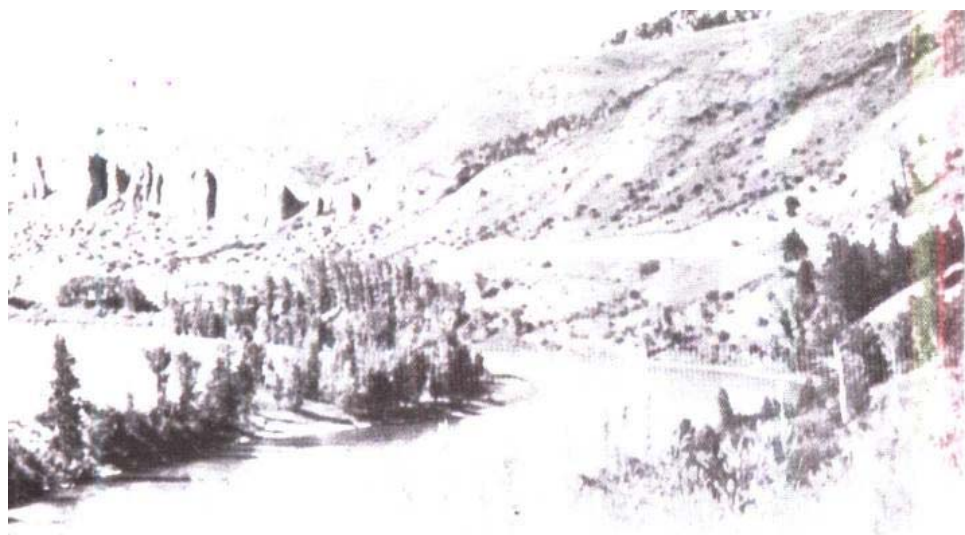


史密斯遠征隊在綠河和蛇河間探查，這一帶已經成為山區的獸皮交易中心。哈得遜灣公司有一位名叫彼得·史金·歐登的商人，他任部下在山地馳騁，與人角逐，並使用「焦土」戰術（步步逼進的一種戰法）對抗美國獵人的威脅。日後，這一帶的獸皮商人不管是美國人或加拿大人都向南方前進，探險的重點也轉移至懷俄明及猶他州。

此後數年之間，獵人們雖仍在西北山麓區工作，但此地已漸漸失去利用價值。然而一八二〇年代，有許多交易商以外的人士開始注意西北部。他們關心的焦點在南帕斯及其附近的亞休利。當時已有人夢想在這片廣大的原野以馬車代步，有人甚而覬覦俄勒岡的土地所有權。

西元一八四〇年初，有許多私自入境開墾居住的人經由俄勒岡的街道，到俄勒岡開拓農場。居住一段時間後，向華盛頓政府陳情，要求政府當局承認他們為此地的所有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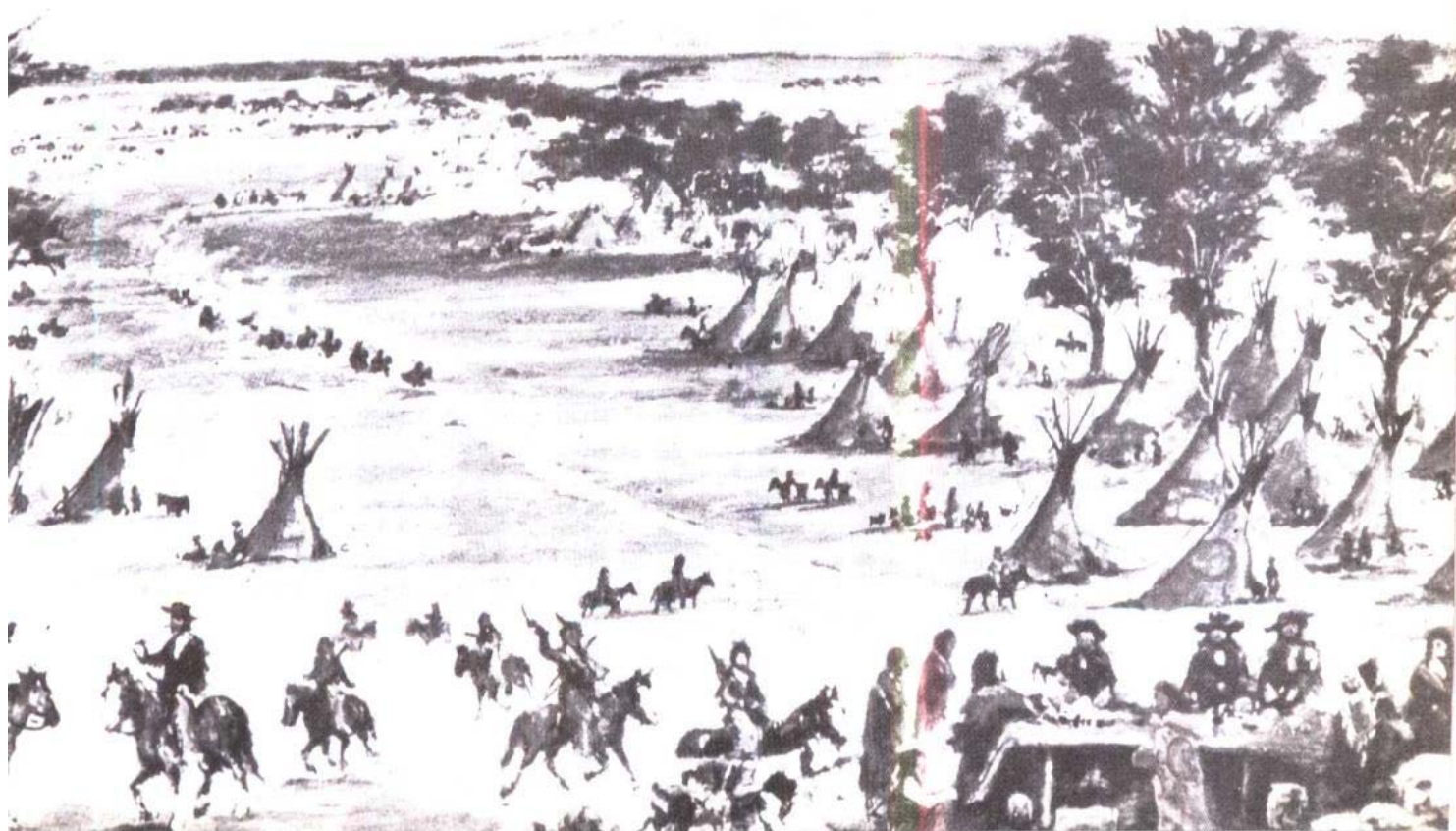




◀蛇河流域的一部分。這條河發源於懷俄明州的黃石公園南方，一路彎曲斜流向西方，穿過愛達荷州，在俄勒岡轉向北方，成為二州之間的天然界線，之後又轉向西方，流到華盛頓的帕斯可與哥倫比亞河會合。長約一六〇〇公里，是當初馬更些的探險地之一。

英屬加拿大希望沿哥倫比亞河畫定國界，因此將獸皮商人送往極地居住，但是，他們沒有料到在一八四〇年代美國人所謂「天意」——即極力擴張領土的野心，竟如此氾濫，以至於現在從阿拉斯加到加州的大片土地，無不插有美國國旗。事實上，此時美國的初期開拓者，已開始進出墨西哥，並喚起其他美國人想把此片土地據為已有的意念。

▼西元一八二〇年初，獸皮交易有很好的組織，每年許多獵人集中於此，將彈藥、糧食，及其他物品與他人交換獸皮。像這種集會，最初發生於西元一八二四年，在懷俄明和猶他州的綠河河畔。



6 邁向聖大非

▼巴索的教會與廣場。巴索（西班牙語為「通路」之意）為墨西哥與美國邊境上的最大都市，也是通往墨西哥的大門。西元一六五九年，當西班牙的

由於探險家們的大力開拓，引起美國人對於其他未知地乃至西南方的西班牙屬地的興趣。先是許多獸皮商人，依據路易斯及克拉克探險所標示的道路，沿密蘇里河上游到聖大非；緊接著，在西南方也有不少企業家繼派克之後爭先來到此地。儘管這一批批群湧而至的交易商人，知道派克被逮捕之事，也明白西班牙在其邊境山區地帶已開始嚴加戒備，但是大部分的冒險家仍不願失去這個機會。

西元一八〇九年，貿易商安梭尼·格拉斯從德克薩斯州科羅拉多河上游，與印地安人達成交易後，平安地回到密蘇里。同年，馬克拉那罕、史密斯、巴達森三位獸皮商也沿紅河而上，與印地安人交換物品，獲利頗多，但結果被西班牙人逮捕。

西元一八一二年，貝亞多、千巴茲、馬克奈多三人乘坐載滿商品的馬車隊，向聖大非前進，中途被西班牙人逮捕，結果在赤華華的監獄，度過九年的歲月。

西元一八一四年，商人約瑟夫·福利巴多也想趁機一攫千金，他看中海獺的隱匿地，於是帶了數名獵人，朝阿肯色河的源流出發。在那兒，無論是海獺的皮或野牛皮都可獲得暴利。所幸這次的狩獵遠征並未被西班牙人發現。西元一八一六年，西班牙當局認為，這批美國人在邊境內長期獵取他們的資源有礙政府的權益。因此下令逮捕他們，並將福利巴多和他的同伴關入牢獄。然而出人意料之外地，福利巴多一行竟受到極為寬大、仁慈的安置，幾天之後就被釋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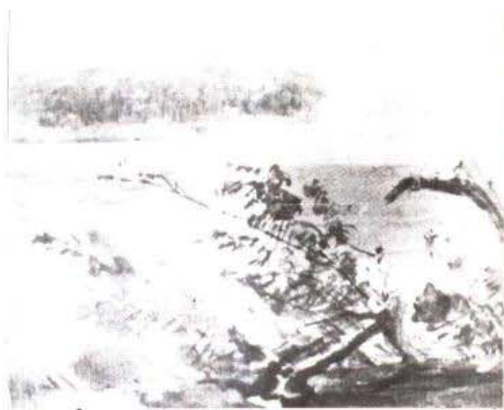
傳教士到此地傳教時所建造的
此後對於來自西班牙到西南
地方的開拓者而言，這是個重
要的據點

由於西班牙政府不歡迎這些獵人及交易商人入侵，且
畏懼他們的擴張主義會造成威脅，便在聖大非山區前建立
「鐵幕」。然而西班牙所採取的孤立政策，更加深了美國人
探險聖大非的慾望，若非墨西哥的叛亂分散了西班牙政府



的注意力，這種對入侵者嚴厲的封鎖，不知將要延續多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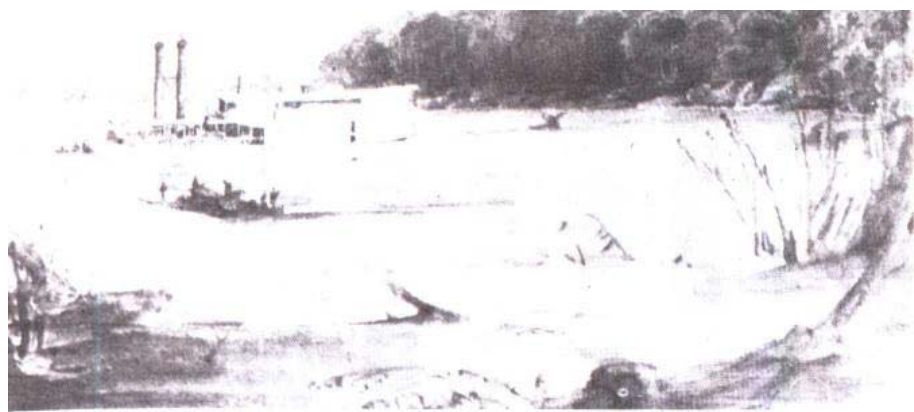
在墨西哥叛亂發生之前，美國與西班牙對於路易斯安那的界線曾經達成協議。西元一八一九年，依據亞德姆斯



奧尼斯條約，雙方決定自色賓河向北延伸達紅河河界，沿紅河向西到西經一〇〇度之地，再向北至阿肯色河，又沿河西至水源地，再轉向北緯四十二度的地方，直達太平洋岸。對於新畫界線內的地理形勢及天然資源，美國沒有任何可資參考的知識及資料，因此，必須派遣遠征隊前往探險。

正當有關人員在研究遠征隊事宜的同時，汽船正式駛入密蘇里河。西元一八一九年，五艘載著一〇〇〇名士兵的汽船駛向密蘇里河上游，另一艘由史提芬·隆谷少校指揮的船緊隨在後，這艘船上載了幾位科學家。然而很不幸





▲為卡魯·奧多馬所畫的「正在卸貨的汽船——黃石號。西元一八三三年，四月十九日」。
十九世紀初，已有汽船在密蘇里河中行駛，經過隆谷少校的實驗，證明汽船是很好的交通工具。

◀圖為由洛磯山脈通過峽谷的布拉多河。這條河最寬的部分約達 1.5 公里以上，是美國最淺的河道，貫穿內布拉斯加州的中部與南部，也是移民橫越大平原時常見的景色之一。

▼十九世紀，墨西哥宗教用的木偶。傳教者為傳播基督教義給印地安人，常使用這種木刻的像，以便於講解、說明。



地，由於所準備的糧食不敷食用，在過冬的營地中，船上人員罹患壞血病及各類型的熱病，並且開始有死亡的情形發生。隆谷少校將科學家們帶往東聖路易，在東聖路易，他接到政府的命令，要舉行科學性的調查，因此船隻又轉向西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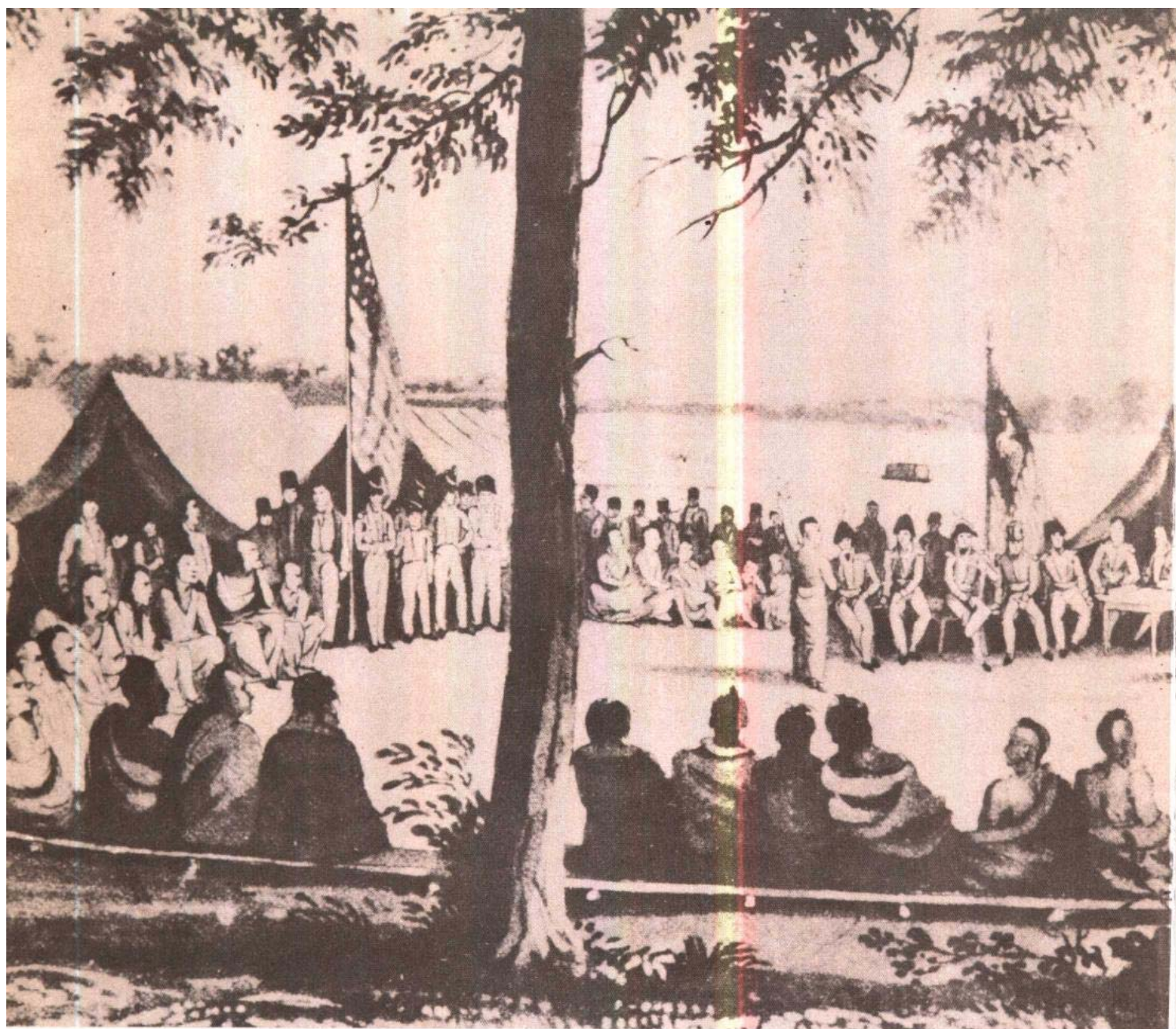
隆谷少校把陸軍的地理學者數人，包括動物學者、植物學者，及一位畫家沙米艾爾·西摩一併送達西南方。他們調查的目標是地形、天然資源及野生植物。同時對美國南方邊境紅河一帶作徹底探險。

西元一八二〇年六月，一行人騎馬沿布拉多河出發，迅速地橫越這一帶。六月底，他們到達一處可見山岳之地，繼續在山間沿南普拉特河循西南方向奔馳行進，然後又轉向南方。

向南行進不久，又沿阿肯色河而下，但是尚未到達探險區時，在阿肯色河上游碰到巨大的峽谷，前進速度因而減緩，最後只好分為二隊進行。

其中貝魯上尉帶了數名部下，沿阿肯色河而下，隆谷少校則率領其餘的人員向南方的紅河前進。貝魯一行，中途遇到阿拉帕荷族、開依歐瓦族、夏伊昂族……等的平原印地安人，由於必須通過印地安區，因此受到極大的阻礙，其中三個人因而逃亡，並帶走了大部分遠征隊的日記及科學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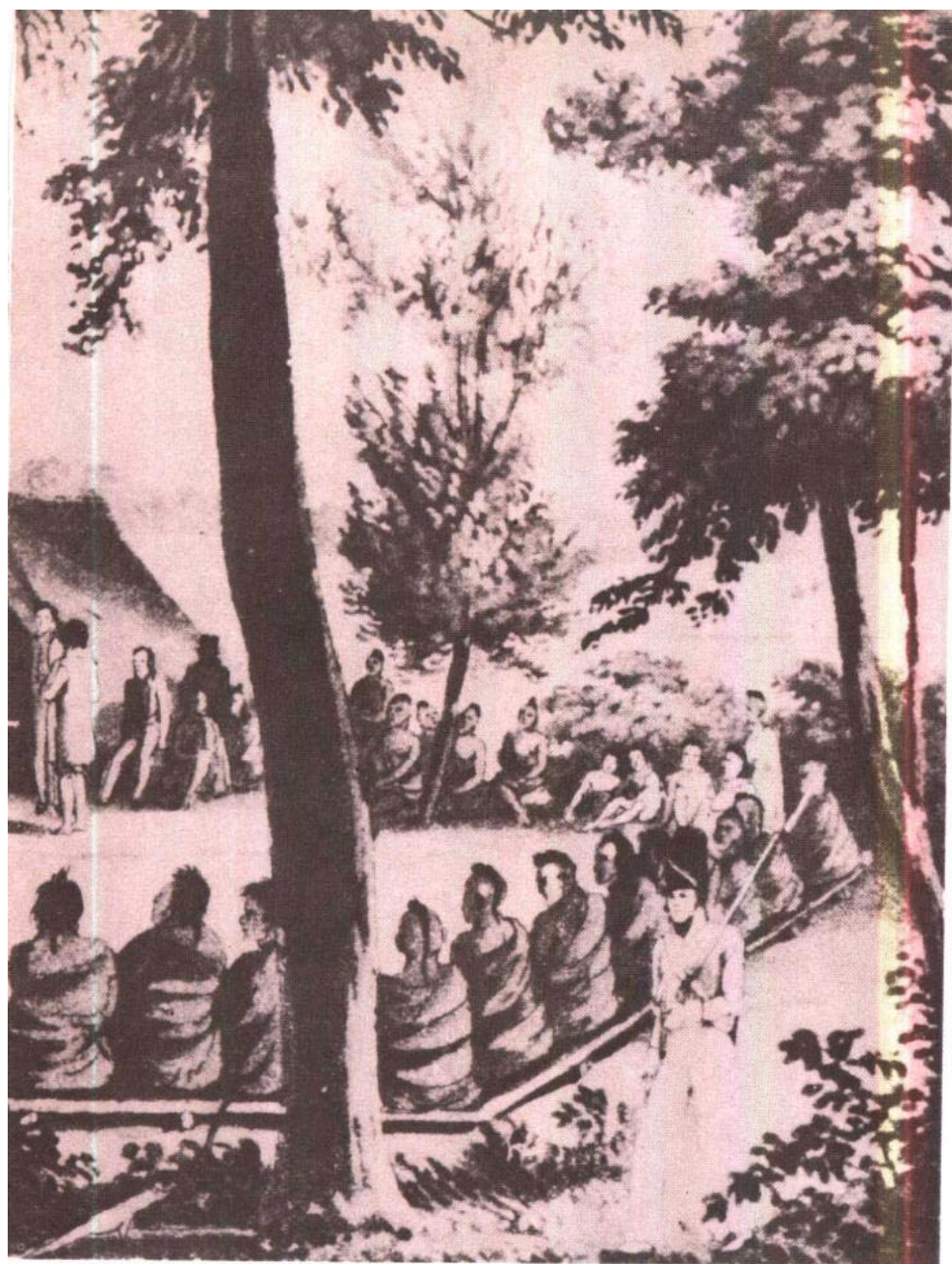
隆谷少校率領一行人跨越西馬隆河，前進到一寬闊的河道。科學家們認為這條河是紅河，然後繼續沿河岸向東



前進。此區幾乎沒有可獵取的野獸，只好宰殺自己所騎的馬以充饑。不久他們發現此河與另一條河會合，那條河很明顯地是阿肯色河，一行人因而恍然大悟，先前那條河並非紅河，而是加那丁河。

論成就，隆谷少校的探險對美洲的開拓並沒有幫助；對於中部平原「難以耕作的美國大沙漠」，他和派克的說法是一致的。事實上近代的歷史家也有人贊同隆谷少校的主張，認為從某方面看來，這片大平原，如以當時美國的農耕技術，是無法耕作的。可是在西元一八二一年，西班牙

▲正在和波尼族印地安人開會的史提芬·隆谷。隆谷少校是美國的地形調查官，他率部下沿密士西必河上游，及洛磯山脈的五大湖進行探查，其間，也曾與印地安人發生衝突。這張圖片是他對待印地安人比較溫和的一種方式。



▼荷比族人的水壺，外形為西班牙式，圖案則為印地安式
這種水壺，在中部大平原缺水區是不可或缺的



牙領土西南發生了動亂（墨西哥為爭取獨立的爭戰），因而政府當局無暇研究隆谷少校的結論。

美國商人威廉·貝克涅爾乘動亂獲得暴利。他在密蘇里河沿岸的富蘭克林組織載物的馬隊，越過廣大的平原，到達阿肯色河流域。他們在這裡與印地安人進行交易，然後繼續向西邊的科羅拉多前進，途中與一隊西班牙士兵在加那丁河旁相遇，貝克涅爾以為自己可能遭逮捕，然而士兵們不僅未加拘捕，反而告訴他，某地正處於戰爭狀態；西班牙在西南的屬地已經成為獨立的墨西哥國，這個新獨

立國，非常歡迎外國商人前往互換物品，使各人得其所需。於是貝克涅爾即刻轉移目標，前往聖大非，並賣掉所有的東西，然後帶着這個消息，儘速返回富蘭克林。

西元一八二二年，貝克涅爾再度乘馬車出發，在中部大平原區，這是首次馳騁於平原上的馬車。但是由於奧色治族人的阻礙，在堪薩斯又遇到洪水，前進因而受阻。

一般的馬車隊是由二十五輛篷車組成，每一輛車約可載重三〇〇〇公斤。當印地安人來襲時，可將二十五輛車環繞成大圓圈以防家畜受驚逃竄，人可躲在馬車後，以車作為遮掩視線的眼障，篷車中常裝載着許多家具，多少有些阻擋子彈的作用，這就是一般篷車隊的防衛方法。貝克涅爾循着阿肯色河上游，沿原先來時的路線（只稍改變方向）橫越乾燥的平原向西南行進。為了帶領馬車隊經由正確的路線前進，所以必須花費心血尋覓一條適合馬車通行的道路。

熾熱的太陽放射出一道道令人眩暈的金光，他們在這樣酷暑難耐的天氣下前進。由於嚴重缺水，部分馬匹無法支撐而倒下，人們只得剖開死去的騾馬飲其血以解飢渴。雖然如此，貝克涅爾仍不改初衷。一行人拖着疲累不堪的身體在艷陽高照的荒旱地，勉強行進，終於到達西馬隆河，由此向正西方前進就是聖大非了。

貝克涅爾到達目的地，獲取不少利潤，但最重要且最具意義的是貝克涅爾開出了一條通往聖大非的道路。此後數十年間，貿易商及旅行者就是循此路徑到達聖大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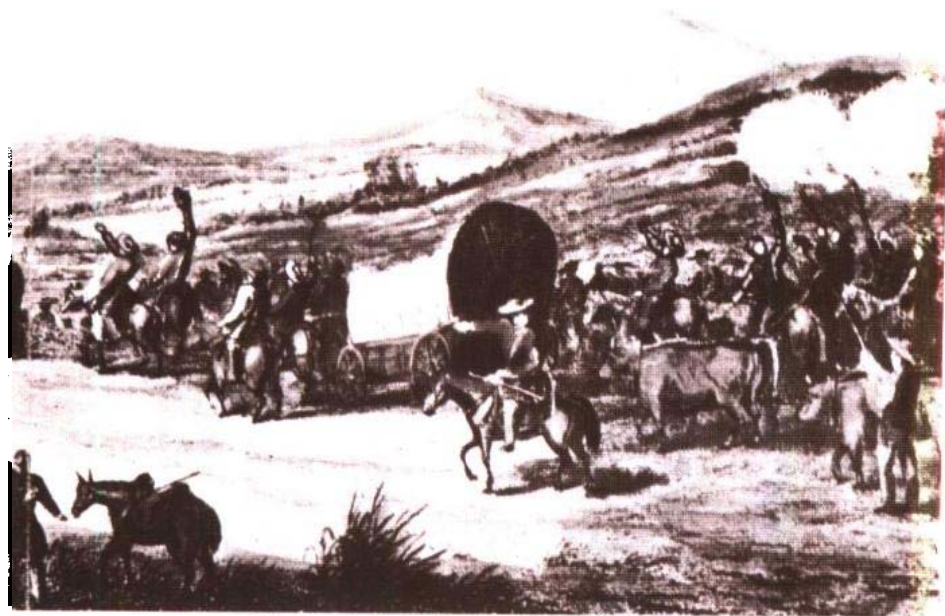
從此交易商、獵人、旅行者無不沿這條前人開拓的道路進入聖大非。但是，美國人達到目的後，又想向西方發展。

愛迪恩·普羅佛斯特可能是第一個到達猶他州大鹽湖



▼猶他州的大鹽湖。雖有淡水注入，但鹽分仍極重。由於水分大量蒸發，所以湖水很淺，且湖中水的鹽分隱約可見。





◀十九世紀時，通往聖大非馬車隊的典型。他們多半是集中數個家庭組成馬車隊，再雇請一個嚮導，就出發旅行。他們以驢、牛來拖馬車，並在車上覆一帆布，從遠處看，白帆布好像被升起成帆，因此有著名的「平原上的帆船」之稱。



▲邊境開拓者傑姆斯·布里佳。他是位獵人、嚮導兼獸皮商人；也可能是最初發現大鹽湖的人。

的白人。西元一八二四年，他沿着綠河，不知不覺地來到一條注入大鹽湖的山間小河。雖然他強調自己的確看到此湖，事實如何，則不得而知。

根據幾位歷史學家的看法，傑姆斯·布里佳才是第一位真正看到大鹽湖的白人。西元一八二四年末，他與其他同伴在熊湖附近狩獵，其中二位同伴對這條河的流向產生疑問，遂要求年輕的布里佳沿河調查。結果他來到一個大湖水面，以食指浸入水中，以舌舐之，然後立刻飛奔回去，告訴同伴們，他們已到太平洋岸的河口了。

因此，布里佳可能是首先嚐到湖水的人，然而首次對此湖作詳細調查的人，卻是哈得遜灣公司的商人彼得·歐登。西元一八二八年十二月，歐登在俄勒岡及加州北部的未開拓地探險後來到大鹽湖邊，並做了些調查。最重要的是在通過荒涼的沙漠，來到湖西邊的途中發現流向西方的大河。他把這條河稱作安那恩河（未知之河），也就是現在的洪保德河，此河是從加州到太平洋岸的主要道路之一。

西元一八二〇年末，吉達底亞·史密斯和歐登從猶他州的荒涼地帶翻越各類不同的山岳到達亞利桑那州的惡地帶後，又各自向西，進入加州的心臟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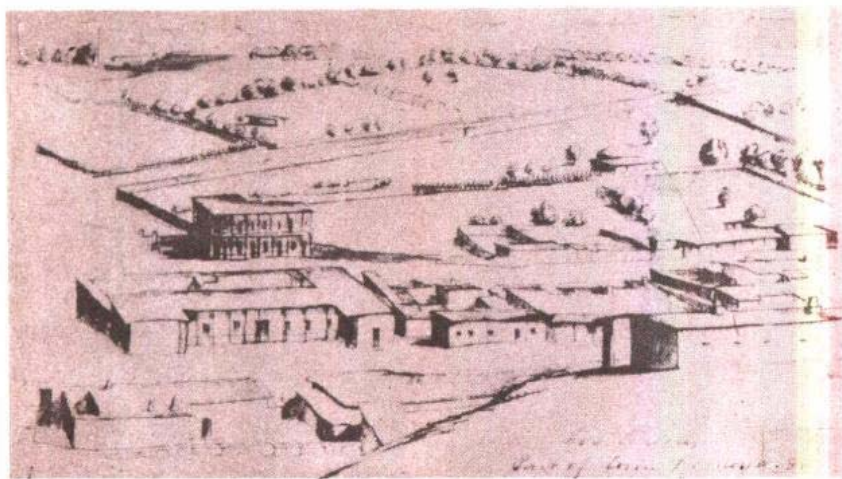


7 抵達加利福尼亞

十九世紀，貫穿西南山岳區，到達加利福尼亞共有三條通路，早期為印地安人打獵時使用，在西班牙統治期間，商旅們也採行此道。後來，美國人為了自身的需要，計劃重新確定這三條路線。

首先被發現的一條通路是「奧爾多·史帕尼休大道」（「印地安人所走過的古老道路」之意），是年輕勇敢的狩獵者，吉達底亞·史密斯在狩獵時無意中發現的。

他計劃的狩獵路線是自愛達荷州南部至猶他州北部以及西南未開拓之地。他想，如能到那兒探查，或許會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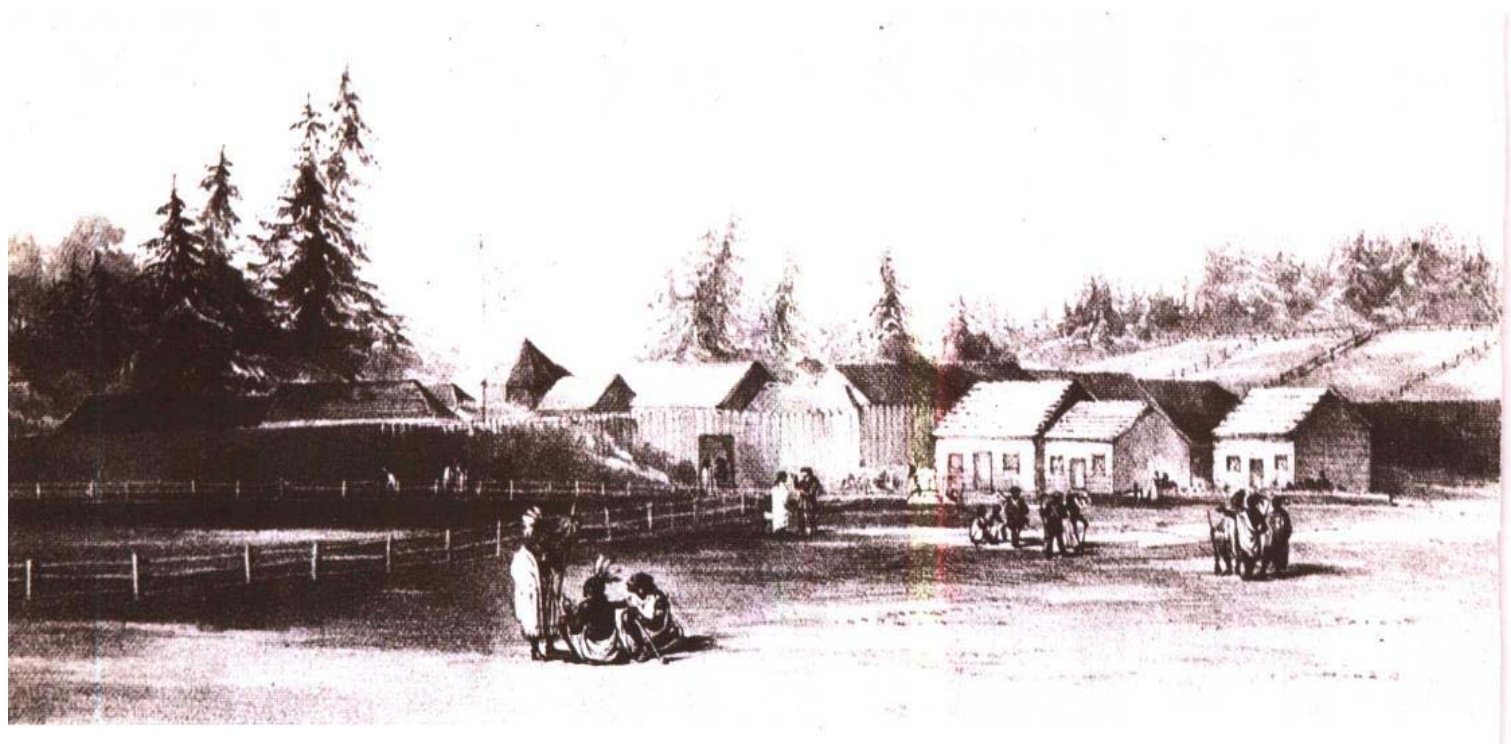


▲威廉利吉·哈頓所描繪的聖加布利爾（洛杉磯的一部分），洛杉磯是西班牙人在加州建造的諸多城市中的第二個，當傑姆斯·布里佳一行在西元一八二六年到達此地時，西班牙當局怕失去這地帶的所有權，因此十分不歡迎他們入境

►吉達底亞·史密斯為美國的獸皮交易商兼探險家，他為了要找尋前往西南的路徑，而活躍於加利福尼亞一帶，以便從三教九流的人羣中，探得自己所需要的消息。這張圖片是他們從綠河前往聖加布利爾西班牙人居住地的途中，越過沙漠的情景。







許多獵物，甚至還可到達加利福尼亞州，再沿加利福尼亞西北太平洋海岸，開拓一條新的貿易路線。西元一八二六年八月，他和其他十六位獵人結伴，浩浩蕩蕩的在這一地帶進行調查。

一行人經過華沙契山、瓦京河及塞維爾河，在通過被史密斯稱為「飢餓的土地」的灰色乾燥地時，由於連日翻山越嶺，跋山涉水，一行人已相當疲憊。雖然舉步維艱，但他們仍繼續前進到科羅拉多河，然後又朝向聳立於河畔的亞利桑那州黑山的南方緩緩前進。當他們通過這段艱難的路程時，腦中只有一個意念——一切的勞苦都是為了自己的生存。但是，馬匹卻無法承擔這種艱苦，紛紛倒地而死。為了維持體力，於是他們只得以堅硬的馬肉充飢。

出乎他們意料地，在他們絕望的旅程中，竟然出現轉機——一片肥沃的土地正期待他們的到臨。他們遠離荒旱不毛的沙漠，來到大衛斯水庫附近摩哈維族人居住的綠色大平原，這些印地安人以友善的態度歡迎他們，招待他們住了二週，並告訴他們加利福尼亞已近在咫尺。一行人滿懷信心與喜悅立刻啟程。他們請摩哈維族人帶路，沿印地安人的道路，橫越摩哈維沙漠，穿過聖帕那德諾山脈到達

▲溫哥華堡。是西元一八二五年，哈得遜灣公司位在太平洋沿岸的本部。設在威拉密特河及哥倫比亞河附近，面積約一〇〇平方公尺。四周以木柵環繞，內有倉庫、辦公室、宿舍及磚製的火藥庫，也飼養家禽，栽種果樹…等。西元一八二八年，當他們到達這兒時，不禁令史密斯想起哈得遜灣公司的口號「有什麼就取什麼…」

加州，這路線是一條捷徑。

他們到達聖加布里爾後，西班牙人並未表示歡迎。西元一八二七年一月，一行人準備離開時，西班牙當局也未加阻撓。

史密斯一行沿聖帕那德諾山的北方前進，再循聖露金河行進，在春天來臨前到達加州北部。他們按原計劃跨越尚為雪覆蓋的謝拉山（內華達山脈的最高部分），但經過一段嘗試後，因連續喪失五四馬，也險些丟失人命，只得作罷。

他將大部分的人員留在營地，自己則帶着二名部下強行跨越山脈，歷經漫長的旅行，終於逐漸接近這座被稱為「大盆地」的內華達沙漠。

三人決定繼續向前橫越沙漠，當時他們若事先能預知以後路程的艱苦，可能就會另作打算了。沙漠裡直射的日光，酷熱難熬，又沒有水、草分佈的綠洲，導致跨越山道後，僥倖得以生存的幾匹馬，也死於沙漠中。三人在飢渴難耐之下，以馬肉果腹，並幸運地捕到幾隻沙漠中肉少筋多的兔子。不久，缺水的情形更加嚴重，其中一人因無法支持而臥倒，史密斯與另一夥伴則忍耐著繼續前進，終於發現了一小小的水潭。

二人在水潭邊盡情的解決數日來缺水的困擾，在稍事歇息之後，及時返回解救另一倒地的同伴，然後又慢慢向前推進。在沙漠中行進前後約費時三十二天；六月底，三人驚愕的發現他們竟到達了去年的出發點——大鹽湖南岸。

史密斯抵達之地雖是原出發地，然而這也證明了他的判斷是相當正確的。自聖加布里爾後，既無指南針以辨別方位，又無嚮導帶路，加上路上沒有明顯的目標幫助他前進，但他仍能在加州繞了一圈，並橫越美國最荒涼的山地與沙漠。

在如此坎坷崎嶇的路程中，史密斯完全表現出山居狩獵者的勇氣與魄力。在帳篷中停留十天，又動身前往他在中途收藏獸皮的地點。一行十八人沿原路線向摩哈維族部落前進。然而當他們到達這個部落時，心中充滿了失望，現在的摩哈維族已不如往昔般友善；原來在他們前一次拜訪之後，印地安人曾和來自達歐斯的白人引起一場惡鬥。從此，他們對所有白人，包括史密斯和他的同伴在內，都懷有敵意。

當史密斯一行正在渡科羅拉多河時，摩哈維族竟發動攻擊，並殺害其中十個人，史密斯與其餘八人在河中進退不得，陷入危機。最後總算死裡逃生，隱匿於廣大的沙漠中。

大難之後，史密斯帶領部下循原路線前進，從摩哈維河向北行到達薩克拉門多河

口，再沿河岸凹凸不平的道路前進。西元一八二八年七月，他們來到俄勒岡，並在亞姆布加河沿岸搜捕獵物，準備過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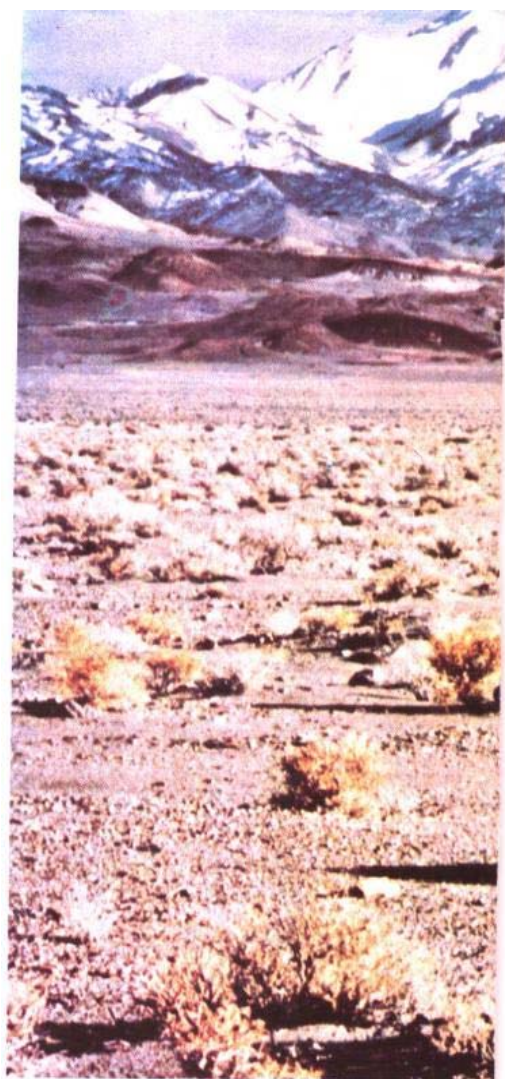
一天，史密斯與二名部下乘獨木舟沿附近的小河上行，這時，一些來自森林的印地安人潛入他們的營地，留在帳篷中的幾個人遭到襲擊，只有一人倖存，他在驚慌之餘，拚命逃入森林，幸好巧遇史密斯，四人便謹慎的逃亡，費了一番功夫躲過印地安人的搜尋，好不容易才到達哈得遜灣公司的溫哥華堡。

他們在要塞中，休息了一段時間，待恢復平靜後，又計劃繼續北行，並沿途打獵貯備糧食。就這樣來到距加拿大國境不遠的北方。西元一八〇三年返回風河故居。

從此史密斯放棄了充滿冒險性的獸皮交易行業，回到密蘇里的農場，度過一段平靜的日子。西元一八三一年，他再度興起到西部探險的念頭。這次他隨同前往聖大非的馬車隊進行，當車隊行到西馬隆河附近時，史密斯逕自騎馬外出尋找水源，途中卻遭到一隊科馬金族印地安人的偷襲，他勇敢地迎戰，雖殺死二個印地安人，終因寡不敵衆，被殺身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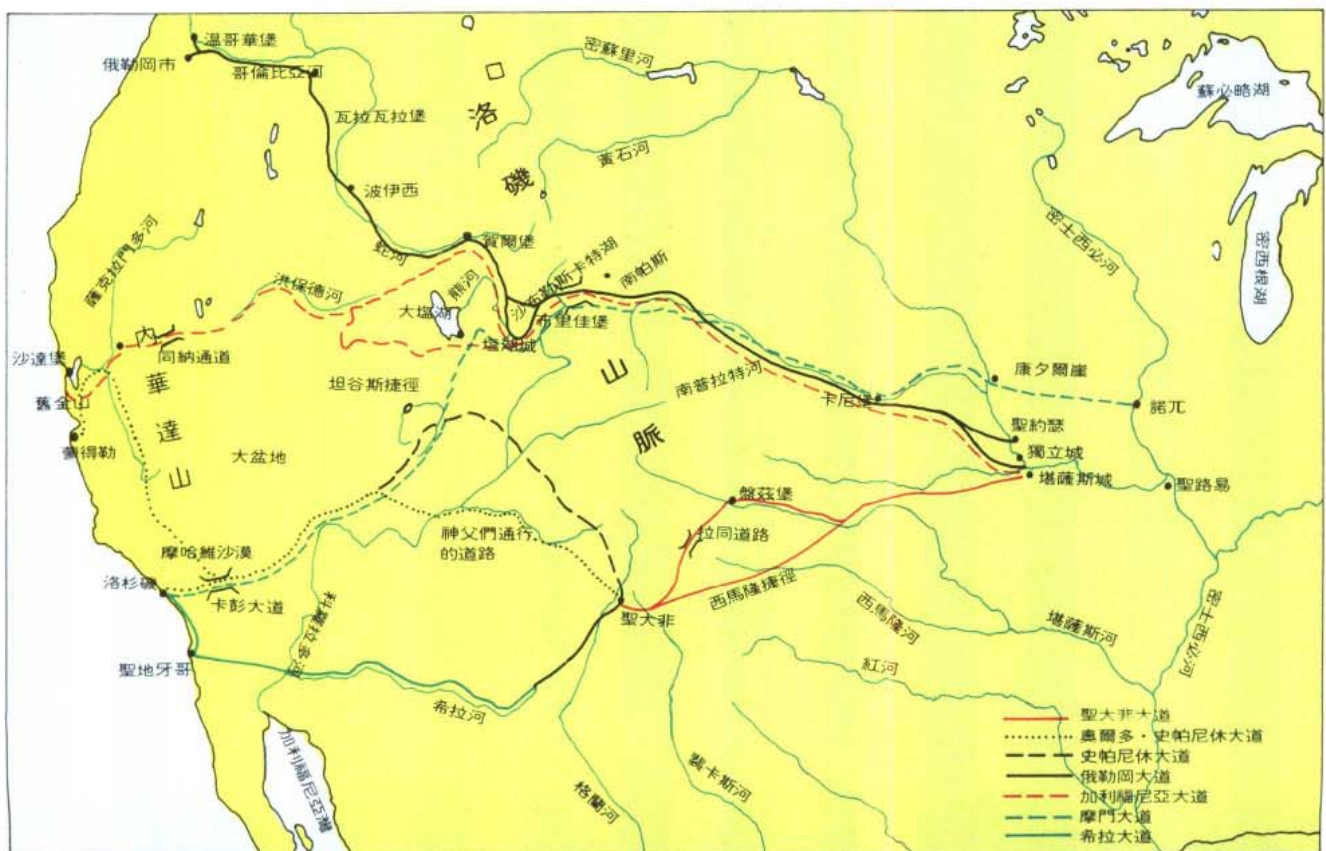
史密斯一生經歷各種探險，並征服蠻悍的印地安人，在人們心目中，他是位傑出的探險家。此外，他對所有未知的荒地，都繪有詳細的地圖、資料及報告書，由於這些珍貴的經驗記錄，使美國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並關心此地的資源。他同時開拓了奧爾多·史帕尼休道路，可惜後來因為與摩哈維族人敵對，而不得不放棄這條路線。

西元一八三〇年初，由於傑姆斯·巴狄與艾文·楊格開發希拉大道，以及威廉·華爾夫斯基爾致力改善奧爾多·史帕尼休道路，通往西南的大道終於開通。第一批到達



▲大盆地·內華達山脈的荒涼乾燥區，此一不毛區不同於派克及隆谷少校所謂不能耕作的美國大沙漠，而是真正的不毛地帶。

►通往西部的路線·先有探險者，後有移民者通行的道路。其中有些是個人開拓的（如摩門大道），也有些是拓寬打獵用的小徑（如奧爾多·史帕尼休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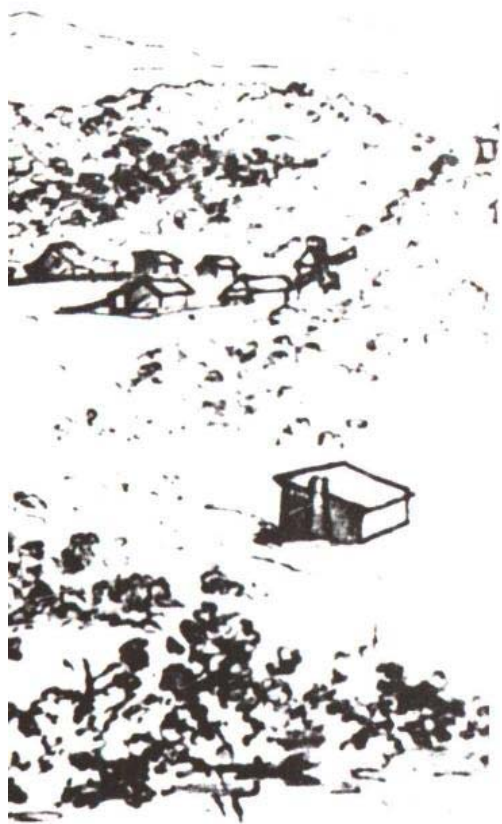
的是獵人、交易商，但是，要讓大批的移民湧入加州，則必須拓寬東方的通道。

開發道路的工程絕非短時間內可完成，因此必須多方發掘過去獵人所使用的舊路。美國想以政府的支援為基礎，組織遠征隊，調查綠河溪谷的南帕斯，及自俄勒岡至加州是否可以開拓一條馬車道。儘管探險家歷盡艱辛，忙碌於荒野山道及杳無人煙的未知地，他們仍沒能發現一條更好更近的路線。移民們認為要翻越山脈到加州是不可能的，他們並不知道在接近北方之地，有一條更好的路徑。

西元一八二八年，彼得·歐登發現了洪保德河，並計劃以其為探險出發點；第二年，歐登再度沿前一次所經的路線來到洪保德湖，橫越大平原，沿科羅拉多河南下，向加州出發，成為第一個自北至南縱貫美國西部的白人。沿途只留下一個沿洪保德河向西可以開拓馬路的標誌而已。

二年後，美國政府為尋找一條貫穿山岳地帶的道路以便直通西方，而派遣陸軍上尉班傑明·彭努威爾執行此一

▲舊金山。當窩卡一行於西元一八三三年到達此地時，大約就是這種情景。十六世紀時，探險家便發現了舊金山灣。西元一七七六年西班牙人聖法蘭西斯可，在此地蓋了一間傳教所。此後該處附近開始有墨西哥人居住，西元一八四六年為美國人所占領，西元一八四八年改稱舊金山。



任務。他化裝成獸皮商，動身出發。後來他雖沒獲得有關印地安人及西部地形的新知識，但對西部的開發卻也有間接的貢獻。

西元一八三二年，他帶了一一〇名部下，從綠河的駐紮地朝加州出發。一行人中包括一位經驗豐富的田納西州的邊境開拓者約瑟夫·雷多霍特·窩卡。不久便開闢一條自東部至加州的移民路線。

他們的探險路線與蘇多雷克和歐登相同，都是沿著潮濕的洪保德河上游西行。此行途中與戴加族人發生一場廝鬥，其實，這些印地安人只是好奇地圍看士兵們的一舉一動，但是那些喜歡扣動扳機的探險者們卻不論敵友地胡亂開槍，射殺不少印地安人。

窩卡隊可能沿窩卡河上行到山岳區，越過大分水嶺到今日國家公園——約瑟密提的所在地。他們和許多探險家一樣，為內華達山的大雪所阻，通行困難。他們同心協力克服險阻，越過山頭到達山腰，自此，路況好轉，並且發現了約瑟密提溪谷和巨大的美國杉及廣大肥沃的土地。西元一八三三年十二月，窩卡與同伴們再度啟程往舊金山灣之南的太平洋岸。

一月，遠征隊準備回程，這次窩卡採行沿聖窩金河的路線，在內華達山南方發現一條後來被稱為「窩瓦·通道」的路，這是一項非常重大的貢獻，因為有這條道路，移民者才得以移往加利福尼亞，所以也稱為「加利福尼亞之

▼這是十九世紀，被認為在加州擁有大部分人口的墨西哥牧場主人。





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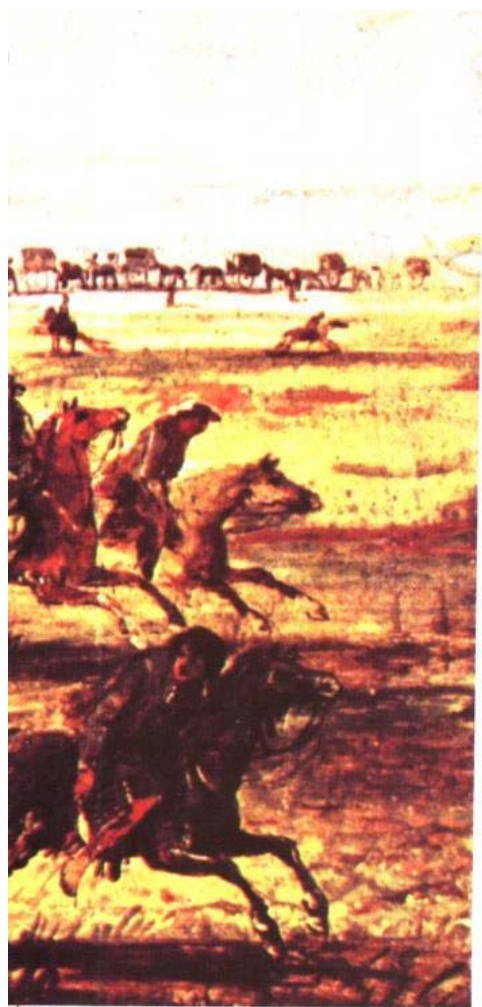
此時，許多美國人沿著奧爾多·史帕尼休及希拉等路，一批批地到達加利福尼亞。因此有些企業家便在海岸設立船公司，趁著加州移民風氣獲得了一筆財富。西元一八三〇年許多獸皮交易商絡繹於加州與聖大非之間，並向當地居民強調美國政府的開明治績；這些居民多半居住在當時尚屬於墨西哥的加州一帶。

這些定居加利福尼亞的美洲居民，表面上服從墨西哥政府，內心則傾向美國政府，其中有人自墨西哥政府處得到許多土地，如出生於瑞士的約翰·沙達，在薩克拉門多河擁有一大片土地，並在此地建造了一座要塞。

就在沙達堡（「沙達要塞」之意）附近，一位曾在美國大陸東部違法的犯人，為逃避緝捕，化裝成墨西哥人逃向加州，墨西哥政府送給他一大片土地，他將這片土地開拓了一座牧場。

▼生鏽的金屬水壺 製作年代大約在西元一八六〇年，使用於南北戰爭之時





▲正整隊以待的獵人及印地安人。他們是拓廣道路的先驅，便利繼其後移入者的通行。

這些建築物及牧場所在地，都是西部最肥沃的土地，而且距離墨西哥尚有一段距離。這種消息自邊境傳到密蘇里河一帶後，許多人便企圖自組探險隊前往那令人嚮往的加州。

西元一八四一年，第一個小規模的團體自密蘇里橫越大草原，一行包括男女老幼共六十九人，由住在密蘇里河的約翰·巴特爾及約翰·比多維爾率領，這批馬車隊擁有十四輛篷車及數輛載貨馬車，並有專在山中狩獵的托馬斯·費茲派垂克為他們的嚮導。

車隊沿普拉特河，經南帕斯、熊湖，自溪谷而出。八月，他們分為二隊，一隊朝向俄勒岡，另外一隊約有三十人，決定繼續向加州前進，這支隊伍中，班傑明·卡露吉之妻——年約十八歲的南絲·卡露吉，和他們的女嬰，是這



►約瑟夫·雷多霍特·窩卡、阿魯佛列多·傑克夫·米拉於西元一八三七年所描繪的水彩畫。窩卡是出生於田納西的開拓者，他為移民確立了往加州旅行的道路。圖中在其身後，禮貌地保持相當距離者是他的印地安妻子。

支軍隊中僅有的女性。

在沒有地圖、嚮導的情形下，一行人執意的西行，途中費茲派垂克離開隊伍，隻身前往大鹽湖的沙漠，數週皆以驢子、小狼肉延續生命。

順利的到達洪保德河後，由於對此區所知有限，而印地安人又不告以確切路線，不久就迷途於山中。崎嶇不平的山路使馬車顛簸難行，一切困難似乎都在考驗他們的耐心與毅力。憑著堅強的意志，遠征隊雖在跨越內華達山時方向稍有偏差，但他們仍沿著窩卡河翻越了山道。

十月底，又進入另一峽谷區，困頓的經驗使他們幾乎打消前往加州的意念，但是拓荒者的精神在此刻流露無遺，一行人咬緊牙關為將來、為理想而犧牲著。幾天後，一切辛苦總算有了代價，他們看到了聖窩金溪谷佈滿綠茵的草原，沿著溪谷他們找到了定居處，不久也從墨西哥政府得到肥沃的土地。

一行人中，約瑟夫·查爾斯為了讓更多的同胞移民西部，於是返回密蘇里河，西元一八四二年，他帶了大批移民自西北經俄勒岡，再由俄勒岡到加州；雖然來往了數次，卻仍然沒找到更方便馬車的通路。

西元一八四三年，約瑟夫·窩卡和馬車隊由洪保德河，到達窩卡通道，可是為了翻過山脈，只好放棄馬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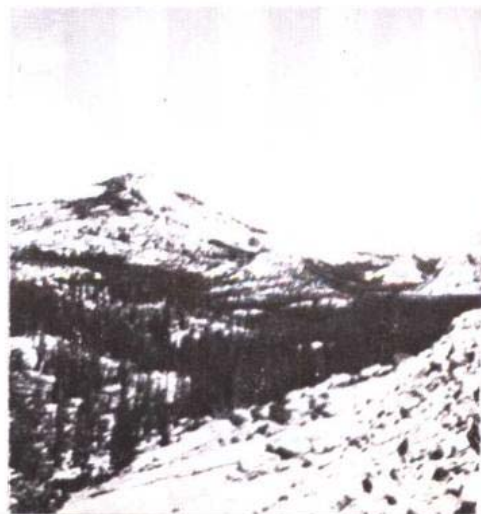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八四四年，終於有人成功地駕著馬車自密蘇里走至加州。

這是一行成員有四十位的車隊，其中有八位女性及小孩，由伊萊夏·史提芬生和二位獵人帶領隊伍前進，其中一個人發現了由南帕斯到熊河的近路——薩布列茲·卡多福道路，然後由熊河進入俄勒岡，在一處獸皮交易所休息。

八月中旬，車隊繼續南進，從洪保德河的窩卡到加利福



▼內華達山位在加利福尼亞東境，開拓者們想到加州就得歷盡辛苦，越過沙漠、平原，並跨越過此山脈。





▲圍聚在一起的典型篷車隊家族。移民們不斷向西部邊境推移，更希望能有在處女地生活的機會。事實上，前往開拓的百姓都是吃苦耐勞，具有冒險犯難的精神，他們必須運用斧頭，建造住屋、獨木舟、馬車，甚至修理各樣工具。

尼亞。途中一位年老的印地安人指示他們前往西方利於人行的山道，那是距離窩卡南方不遠之處的新路，此路必須通過洪保德低窪地，及費時二天，長達六十四公里的沙漠，是一次危險恐怖的旅行。

一路不斷有死亡的動物所發出令人噁心的惡臭，及廢棄的馬車、鍋子、紮營器具

，和獵師們丟棄的各種東西。一行人再向土魯基河前進，通過內華達州的利諾市。冬季即將到來，糧食也即將罄盡，他們只得在山區儘快前進。

他們與拖車、載物的牛、馬等牲畜，奮力爬上山坡地，並在結了冰的岩石上經過一番奮鬥，終於看到印地安人所說的山道。這是一條僅可容馬車勉強通過的山道，一路上，若不是史提芬生的領導與鼓勵，以及士兵們旺盛的士氣，他們很可能中途折返。十二月初，馬車通過狹窄的山道，到達加州附近的沙達堡。

他們是第一批橫越加州的馬車隊，然而這項記錄花費了許多時間精力才完成。西元一八四六到一八四七年間，繼他們之後的同納隊，也計劃通過這條山路，不料，竟遭到悲慘的命運。

同納的車隊組織原就不健全，內部也不和諧，加上他們在內華達山中遇到初雪，不得已在山上紮營。在嚴冬裏，糧食匱乏，甚至有人懷疑他們曾殺害同伴，食其肉維繫個人的生命。

8 發現道路的人

西元一八四〇年初，美國領土擴張的行動正迅速進行著。探險家們自俄勒岡大道、加州大道，跨越內華達山，不斷西進，英國及墨西哥政府無法遏阻他們的野心，只能袖手旁觀。

由於英美二國的俄勒岡界線尚未確定，因此雙方政府約定二國共有未畫境界之地。這項約定對美國而言，有如加上桎梏般，無法動彈。後來英國計劃以哥倫比亞河為界，但哈得遜灣公司惟恐美國人越界定居，便決定確立他們土地的所有權，為此，哈得遜灣公司還特地於西元一八四三年，在溫哥華島上設立太平洋岸本部。

然而，那一年仍然有一〇〇〇個美國人移往俄勒岡，並自稱為「偉大的殖民者」。另外還有不少人進入加州溪谷。當時墨西哥政府尚須依賴與美國之間的良好交易，因此只得壓制墨西哥民衆的反美情緒。

此後，美國探險家們就好像理所當然似地在加州定居下來，而且鳩佔鵲巢的組成地勢探勘隊在調查當地地形。一位年輕中尉約翰·查理士·佛列蒙特也加入行列，後來甚至被稱為「道路發現者」。

佛列蒙特外表溫文有禮，熱情健壯，善於與女性交往，頗受人們喜愛，並且善於表現自己。他也是位傑出的領導者，其見聞與勇氣受到山居狩獵者的欽佩。他曾奉命探險密士西必河，並圓滿達成任務，因此，被美國前參議員湯姆生·哈特·貝恩頓，推薦為西部區大規模探險的領導者。



▲約翰·查理士·佛列蒙特。
他是美國的軍人、探險家及政治家，曾在洛磯山與太平洋岸間作廣泛的探險，後來以「發現道路者」聞名於當時。西元一八五六年，選舉期間，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身分參加競選，結果以六十票之差敗給民主黨的布坎南。

►以「惡魔之門」聞名的俄勒岡大道，北普拉特河支流甜水河流貫屹立的花岡岩壁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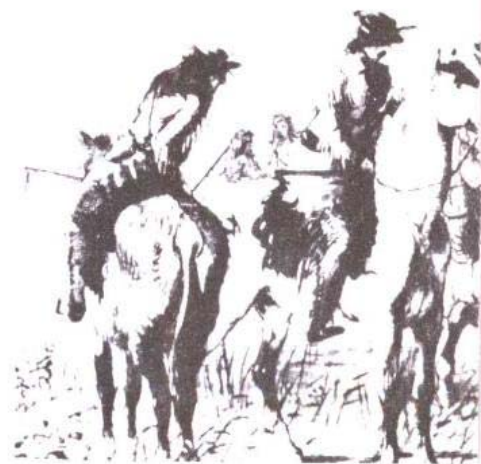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八四二年，佛列蒙特和一位地圖製作者查爾斯·布魯斯與幾位山居狩獵者進入俄勒岡，與其他移民不同者，他們並未開墾荒地，佛列蒙特並沿著風河爬上一座山，插上美國國旗，並舉行簡單的儀式。

第二年，佛列蒙特與這幾位同伴，又來到俄勒岡，除調查海岸外，並深入西部內陸。此行他奉命調查土地，為美國移民作準備。佛列蒙特認真地執行命令，遂發現了許多適於人居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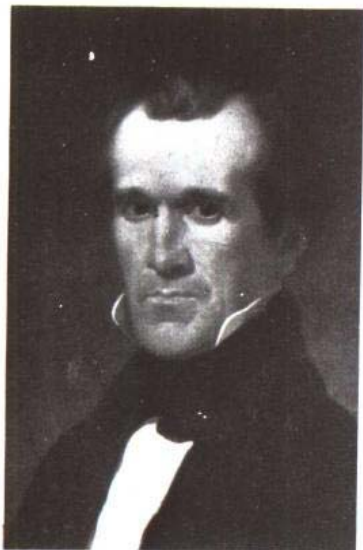
一行人在熊河流域特別留心觀察，並在大鹽湖附近發現適合居住的地方。他們又從大鹽湖沿蛇河到哥倫比亞河，不知不覺已超出指定的行動範圍。為了調查人們傳說的布艾那維多拉河（人們一直深信這條河必定是連接大鹽湖與太平洋的河流，雖然沒有人真正看過這條河，然而地圖上卻是這樣記載的），他們決定繼續南行。

又將進入嚴寒的冬季，遠征隊於十一月出發，沿狄休

▲R·H洛利於西元一八三〇年所出版的地圖 他也繪出了布艾那維多拉河 這條神話似的河流在當時都有記載，因為人們相信它一定存在



▼美國第十一任總統詹姆斯·K·波克，他以擴張土地的口號當選總統。



▼圖為給雇主看保證書的印地安嚮導。



多河南行，前進不久，就遇到十二月初次的降雪。一行人爬上山岳地帶的斜坡面，又沿危險的山坡地而下，進入內華達大盆地，再越過盆地來到西邊，在台荷湖附近，他們忽然即興想在冬季征服內華達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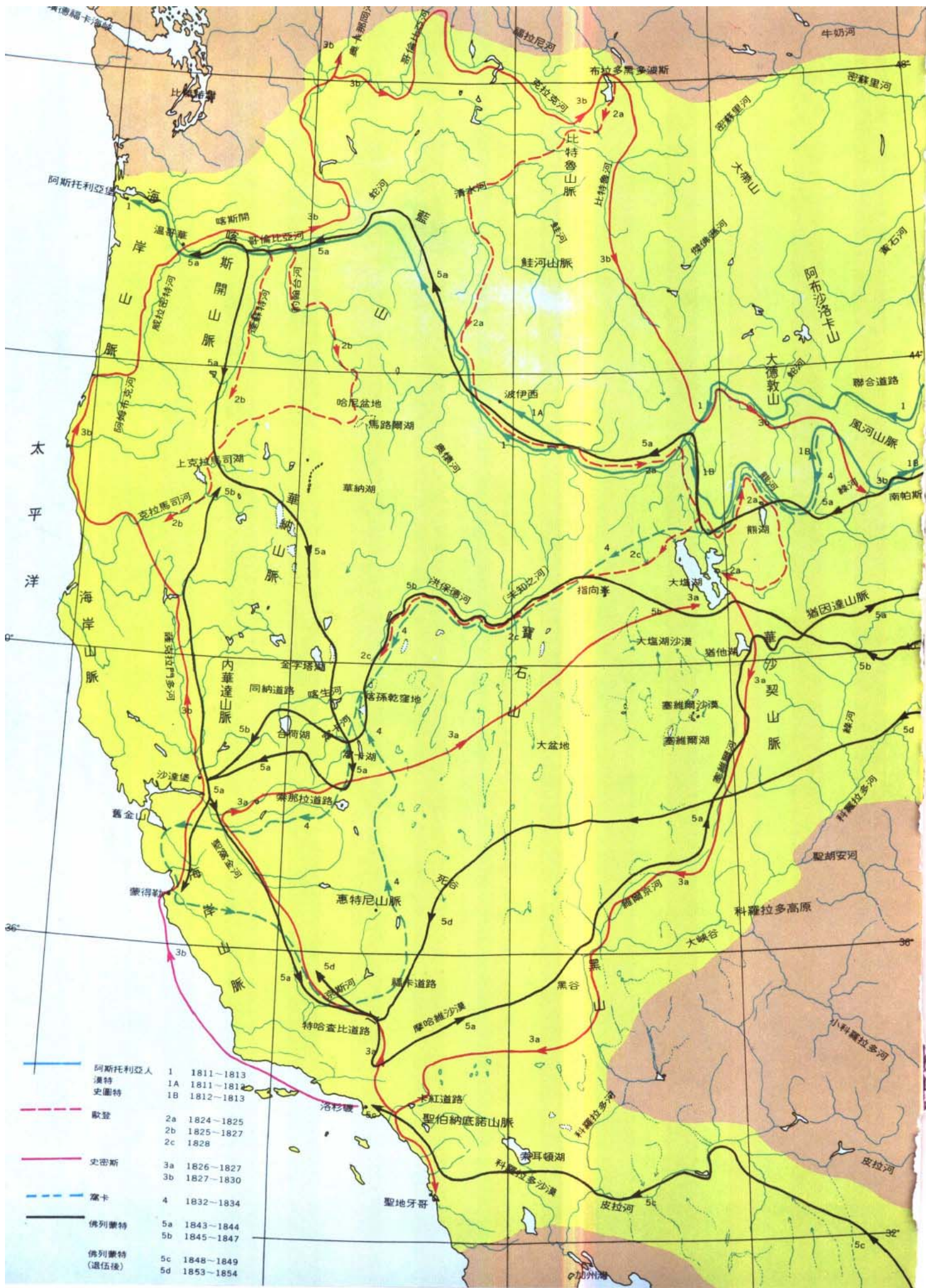
在雪、濃霧與連綿不絕的岩石斜面地前進原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佛列蒙特不僅要攀登這座山，甚至想將大砲一併帶上；這門大砲是當初為嚇阻印地安人而向陸軍借的。

不久，他們陷入危險狀況，馬、驢在難行的山路上耗盡體力，疲勞不堪，所攜帶的糧食漸漸不足，受雇的印地安嚮導逃跑了，加上雪受日光照射所放出刺眼的光芒，開始有人不支倒地，甚至有神經錯亂的現象，而佛列蒙特仍督促他們繼續前進。二月中旬，跨越大分水嶺，在暴風雪中挨餓受凍，穿過罕有人跡的山區，最後終於到了佛列蒙特所謂「永恒的春天」的薩克拉門多溪谷。

三月，一行在沙達堡休息，待體力恢復後，離開溪谷，往聖窩金溪谷南進，並通過特哈查比，跨越過內華達山，然後繼續南下到奧爾多·史帕尼休再轉向東方。在此地他們遇到經驗豐富的約瑟夫·窩卡，藉著窩卡的幫助，他們才得以到達塞維爾河，步上前往科羅拉多的路線。

佛列蒙特將此次的探險作了一份報告書，布魯斯則將所到之處製成詳細的地圖，這份報告與地圖很受東部人們的重視，對準備移民的人而言，尤具價值。雖然佛列蒙特沒發現更吸引人且易於通過的道路，然而他的經歷再次激起美國人民所謂「天意」的野心。

西元一八四四年，詹姆斯·K·波克在競選總統時主張從俄勒岡擴展到阿拉斯加，並以「要獲得北緯五十四度四十分的地方，必須訴諸武力」的口號，因而獲得選民支



持，當選總統。同年，美國為擴張領土範圍，藉故向墨西哥挑釁，引發戰端，結果其意圖獲得成功，對此而言，佛列蒙特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

西元一八四五年，佛列蒙特正在阿肯色河及紅河從事測量，尋找戰爭發生時所需要的軍用道，以及調查鹽湖地區及內華達山期間，再度被美國政府派到西部，因此河流的測量工作交給年輕的副官負責，自己帶了基多·卡森、喬·窩卡，及在山區奔波的狩獵者與部分士兵向西南前進。

這次，佛列蒙特計劃的進行路線是，通過田納西道，渡過大河，再沿白河，到達大鹽湖。於是，一行人橫越大盆地荒涼區，到達指向峯。以後，佛列蒙特又帶著一部分部下沿洪保德河南行，其餘則由窩卡帶領往南前進，在窩卡道跨越內華達山。

這一年，這座山脈氣候溫和無積雪，就正常情況來說，實屬少見。佛列蒙特得利於氣候之助，在十二月到達沙達堡，在此，他發現了通往加州內部一條便利而平坦的路，並即刻將這個消息呈報蒙得勒的美國領事。不過，這個發現比起此次遠征中的其他重要發現，實在太微不足道。

此時，墨西哥各地到處瀰漫戰爭的氣氛，人們談論的話題也離不開戰爭。因為在西元一八四五年墨西哥領地德克薩斯州被強行併入美國，因此，墨西哥人擔心加州是否也將遭到這般惡運，加州當局極力反對佛列蒙特的士兵進入，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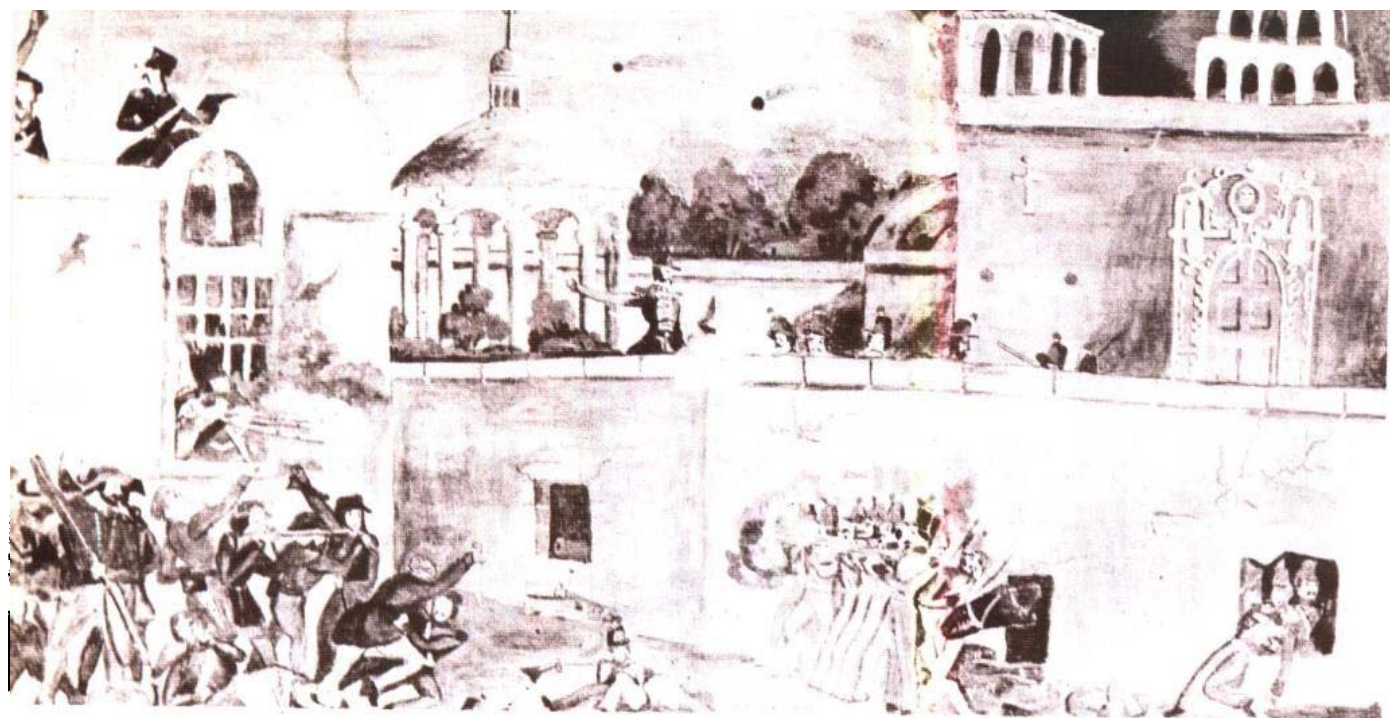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八三六年，移往德克薩斯的美國人脫離墨西哥政府獨立，自稱為「共和國」，西元一八四五年，美國合併德克薩斯成為美國的領土。

西元一八四六年二月，蒙得勒的卡斯特羅將軍，命佛列蒙特退出加州，可是「發現道路者」佛列蒙特已在霍克斯峯做好戰爭的防備工作，他向墨西哥挑戰似地聲言：「要我退出，就只有以武力解決」。他們在這一帶備戰數天，並未受到攻擊。後來，某天夜晚，他們乘隙逃過墨西哥政府耳目，繼續北上。

此時美國的傑克里·特勒將軍正與他的軍隊在格蘭河附近集合，這令墨西哥難以忍受。西元一八四六年五月，墨西哥受人挑撥先向美軍開槍，殺死了特勒將軍的龍騎兵，因而引發戰端。

同時，有一部分美國的叛亂集團，不知道戰爭已經發生，而自行製造叛變，占領索那馬的墨西哥軍隊司令部，並在有「加利福尼亞共和國」這幾個字母的旗幟上，畫上

◀西部地圖，洛磯山脈以西的獵人、探險者、調查隊所走過的路線。



大灰熊，搖旗吶喊、慶祝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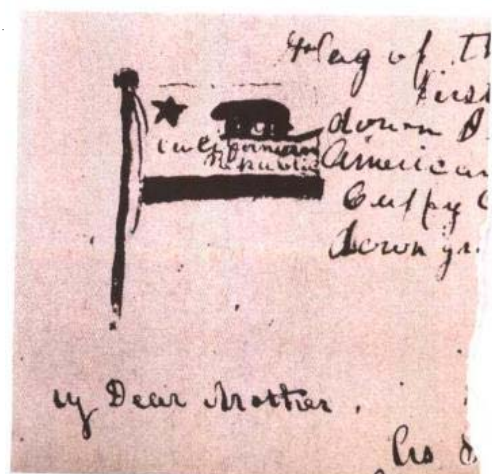
事實上，真正征服加利福尼亞的是由佛列蒙特及史提芬·卡尼將軍所帶領的軍隊。佛列蒙特帶了一五〇位山居狩獵者與開拓者向南進，卡尼將軍則帶領西部軍奪取墨西哥。不久，佛列蒙特的革命軍與美國的軍隊會合，八月中旬，已奪得加州使之成為美國的領土，佛列蒙特也因此被任命為第一任州長。

美國取得西北和西南後，領土膨脹似的擴展成相當大的面積，移民們每年成千成萬地通過南帕斯往南、北分散。他們無懼於印地安人的威脅與戰後加利福尼亞的混亂，而決意到達加州，對飽經苦難的赫斯斯坦因隊及同納隊的忠告，絲毫不予採納。

自西元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七年，布里翰·楊格從佛列蒙特熱烈地討論內容中，得知有關大西部的蘊藏，因此鼓舞大鹽湖附近的摩門教徒移居西部。摩門教徒自稱他們乃是基於上天的告示，另行組成的新宗教。過去他們在伊利諾及密蘇里受盡當地居民的排斥與嘲諷，鄰居們甚至燒燬他們的村莊，殺害教徒，因而計劃大舉遷居。雖然，他們對在邊境開拓的困難毫無所知，但對於在沙漠栽培花木有著

▲當卡尼將軍正想揮軍奪取新墨西哥時，由杜尼方所指揮的另一支隊伍已直接襲擊墨西哥本土，圖為由陸軍士兵沙莫埃路·干巴蘭所繪的美軍正在攻擊蒙得勒的教堂。

▼西元一八四六年五月，美國與墨西哥宣戰，可是仍有許多美國移民不知情，而高舉畫有灰熊的旗幟叛亂，他們占領了加州北部索那馬要塞裏的墨西哥司令部，並插上這面有星星、大灰熊標記與寫著「加利福尼亞共和國」等文字的旗子。



堅定的信心。由於在東部受到脅迫，教徒們決心遠離家鄉，越過大平原，重新建立自己的家園，由於心中充滿著希望，因此，儘管在旅途中長途跋涉，嘗盡飢餓與酷熱之苦，甚且有因而殘廢者，但他們仍不顧一切繼續向前邁進。

西部地方如俄勒岡及加利福尼亞由於生活較單純，且易於謀生，因此成為馬車隊跨越草原，移民西部的主要目標。當然這些地方的人口自然也增加得特別快。然而，真正導致移民們似洪水般大批湧入的因素，還是加州中部新發現的金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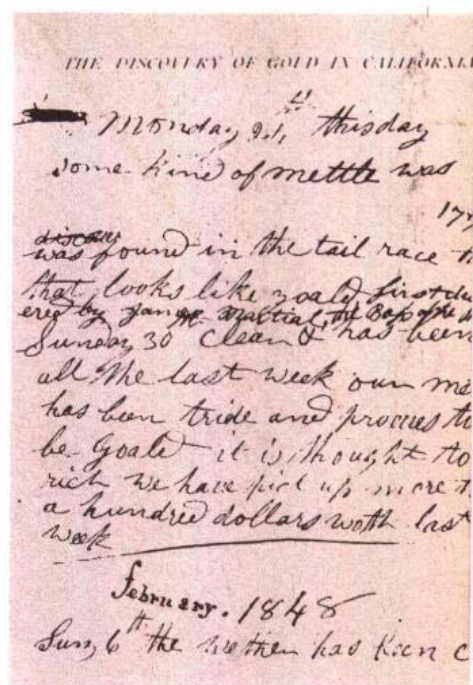
西元一八四八年初，在約翰·沙達的要塞幫忙的一個工人，一次從山中流出的小河中，發現水流中閃現著金色光芒，此後在春季裡，許多勞動者把這種金黃色的東西集中起來，經過解析處理，證實這就是砂金。

五月，在舊金山掀起歷史性狂潮，大家紛紛擠往那座「產金的山」。六月，掘金熱像星火燎原似的傳入加州，令人擔憂的是，加州人可能會破壞內華達山麓。居住在俄勒岡的人也放棄了辛苦經營的農場、牧場，只為了幻想能乘機撈一筆，於一夜之間成為暴發戶。西元一八四九年初，上千的東部人也想從中獲取暴利，心中的憧憬以未來的一切作為賭注，爭先恐後地搭乘前往加州的船隻。此外，尚有成千上萬的人，經由陸路，陸續不斷地來到西部。

據猜測，僅僅在西元一八四九年，由陸路到達西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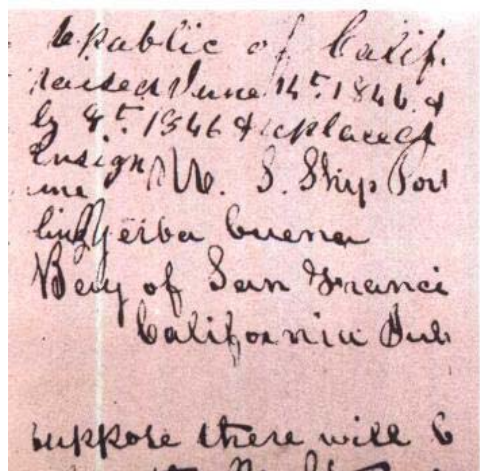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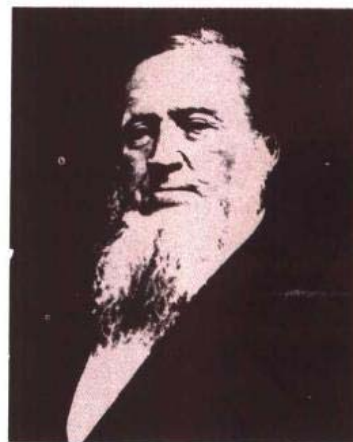
區的就有五萬人，其中大多依賴速成指南書，由南帕斯到西部。可是這些指南書中很少提及一路上的危險——河流中有好戰的印地安人，山間有困難的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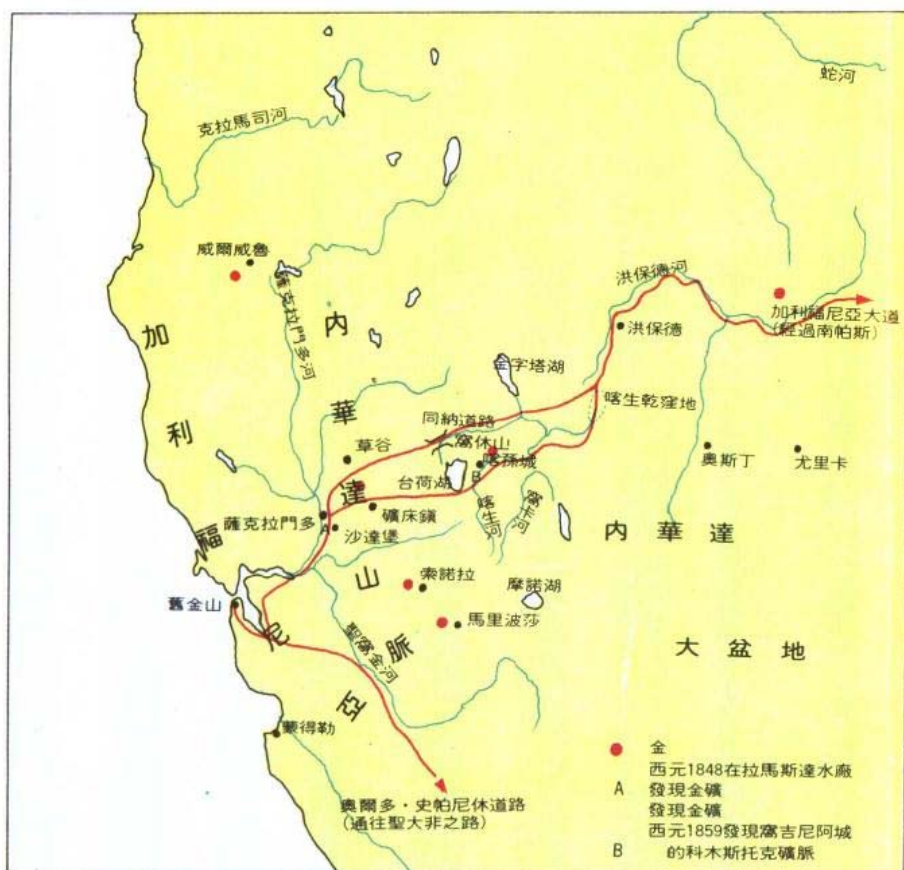
這些憑藉指南書前往加州淘金的人們所遭遇的困難及悲慘與西部探險並無太大關連。他們大多沿著移民者的路向西部前進。有的通過吉達底亞·史密斯開拓的奧爾多·史



▲這是當加利福尼亞發現儲有金礦時，正在沙達水車廠工作的威廉·畢克拉所寫的日記。

▼圖為摩門教教主布里翰·楊格。當信徒們遭遇打擊時，他帶領著他們自伊利諾州移向西部。





◀圖為現在的加州、內華達州金礦發現地。

►由於加州的淘金熱湧入不少來自各國的人，這個雕版畫上的人物是在西元一八五三年，前往掘金的中國人。

帕尼休大道，在摩哈維沙漠及其周圍一帶有更恐怖的經驗；也有部分團隊進入比水平線更低的窪地，重重的高山裡，難以找到出口，其中他們意外地發現一處被火燒過，而且閃閃發亮的低窪地——「死谷」。

有效地發現金礦而採掘成功的摩門教徒，在加州繼續向東部前進，他們沿著喀生河到內華達山脈的另一條山道——金礦地與洪保德河源流會合區——這條道路常為淘金者所使用。

西元一八五二年，前往加州淘金的人數達到頂點，幾乎所有的山——淘金者中包括不少中國人——都被弄得一塌糊塗。加州的砂金挖盡後，採礦者們又想找尋比加州更豐富的礦脈。於是在西元一八五〇年，淘金者又湧向其他山區。有些人沿著希拉河而上，冒著被印地安人襲擊的危險進入亞利桑那，然後入侵內華達，並在不知名的小河、溪谷中任意挖掘以查看是否有黃金的成分。在不斷的探索之後，總算獲得報償，他們在大盆地邊緣即內華達的維吉

►博林格所繪「葛蘭德和他的部下將軍們」。中間是戴文·卡斯達，他曾被譽為南北戰爭的將軍，但在征服印地安人方面更為著名，尤其在著名的大角河最後一役中，幾乎消滅了所有泗族印地安人。

尼亞城附近科木斯托克礦脈，發現了無法估計的財富。

探尋礦脈的路線是不規則的，也就是走到那兒，探尋到那兒，一旦發現金礦，土地的價值一夜間暴漲，成為新的開拓地。探礦者初期在科羅拉多進行探探，西元一八六〇年已達英屬哥倫比亞，甚至往更北方的南、北達科他州。

西元一八七四年，在南達科他的黑山發現也有金礦，這個地區以前也有不少人經過，但是並沒有人佇足予以探查。這一年才由喬治·阿姆斯特隆谷·卡斯達上校指揮遠征隊作徹底的科學調查。這支隊伍由地形學者、測量家、技師組成，也是湧往西部的典型開拓者。他們的測量工作作得非常仔細，絲毫不馬虎，雖然工作辛苦且常遇困難，但原來的未知地已開始有道路的闢建、軍隊的駐紮，地圖上邊境地區的空白也已漸能勾畫出正確的道路……。



9 發現事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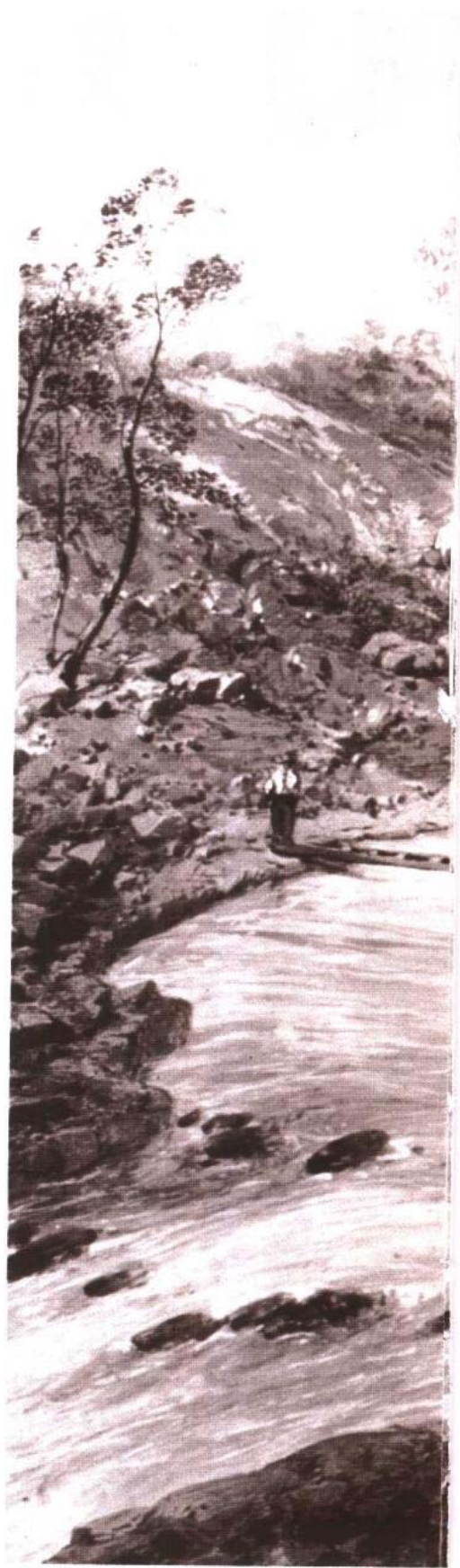
由於金礦的發現，數十萬美國人移向西部，使得西部的人口驟然增加。因此，美國必須重新調查及整理這些新移民的資料。美國初期的移民們，無論是在無垠的大草原，或在艱險的山區，莫不經過一番奮鬥，斬荆棘、焚茅草，才漸漸闢成一條條的道路，其筚路藍縷之功不可沒。他們同時渴望在故鄉與西部間能開闢平坦的道路，於是，十九世紀的美國政府組成大規模探險隊，進行資料蒐集，開發資源等工作。自此，私人探險之風逐漸式微，私人探險時代終告落幕。

在遠征隊中，有人建議設立橫越大陸的交通機構，並主動向山野出發，做科學性的調查，以找出更加便於移民的道路。

西元一八四〇年的末期，是西部開拓史已過了重要發現時期，往後的成果與這個時期比較起來，實在微不足道。例如較小的無名河、低丘陵地及一些方便的山間小路。這些參加探險隊的科學家、測量家雖然沒有什麼重大發現，但由於他們綜合性的調查，有關單位才得以開始安排大規模的移民。

不可思議的是，在交通工具尚未發達——驛馬車還不曾駛入西部加州，火車軌道尚未鋪設之際，就已經有人計劃橫越大陸的事宜。爲了加速實現這個計劃，於是展開廣

►加利福尼亞中北部，克拉烏厄司河的探礦者 這些淘金者自世界各地，蜂湧而至，使加利福尼亞的人口在西元一八四九年末，由二〇〇〇〇人增加到一〇七〇〇〇人以上。





泛的調查。

西元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冬季期間，佛列蒙特組織探險隊在山間找尋可行的通道，結果遇到強烈的暴風雨，不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喪失了十一名人員。

此時，美國的陸軍（即地勢調查技術團）也在希拉河及西部德克薩斯平原，調查適於行經的道路，這些調查團也曾到新墨西哥進行調查工作。這時，霍華德·史坦茲貝利上尉，在大鹽湖區調查移民者的資料時，發現了極具價值的夏伊昂道路，不久，他所發現的大部分道路就成為太平洋聯合鐵路公司鋪設路基的重要路線。只是當時（西元一八五〇年），還沒有人留意此事。

有關鐵路建設的計劃，也只是東部政界和財經界的另一項藉口而已，他們似乎沒有將計劃付諸行動的意思，因此地理上的新發現，並未受到重視。儘管如此，直到西元一八六〇年，測量家們還在找尋鋪設路基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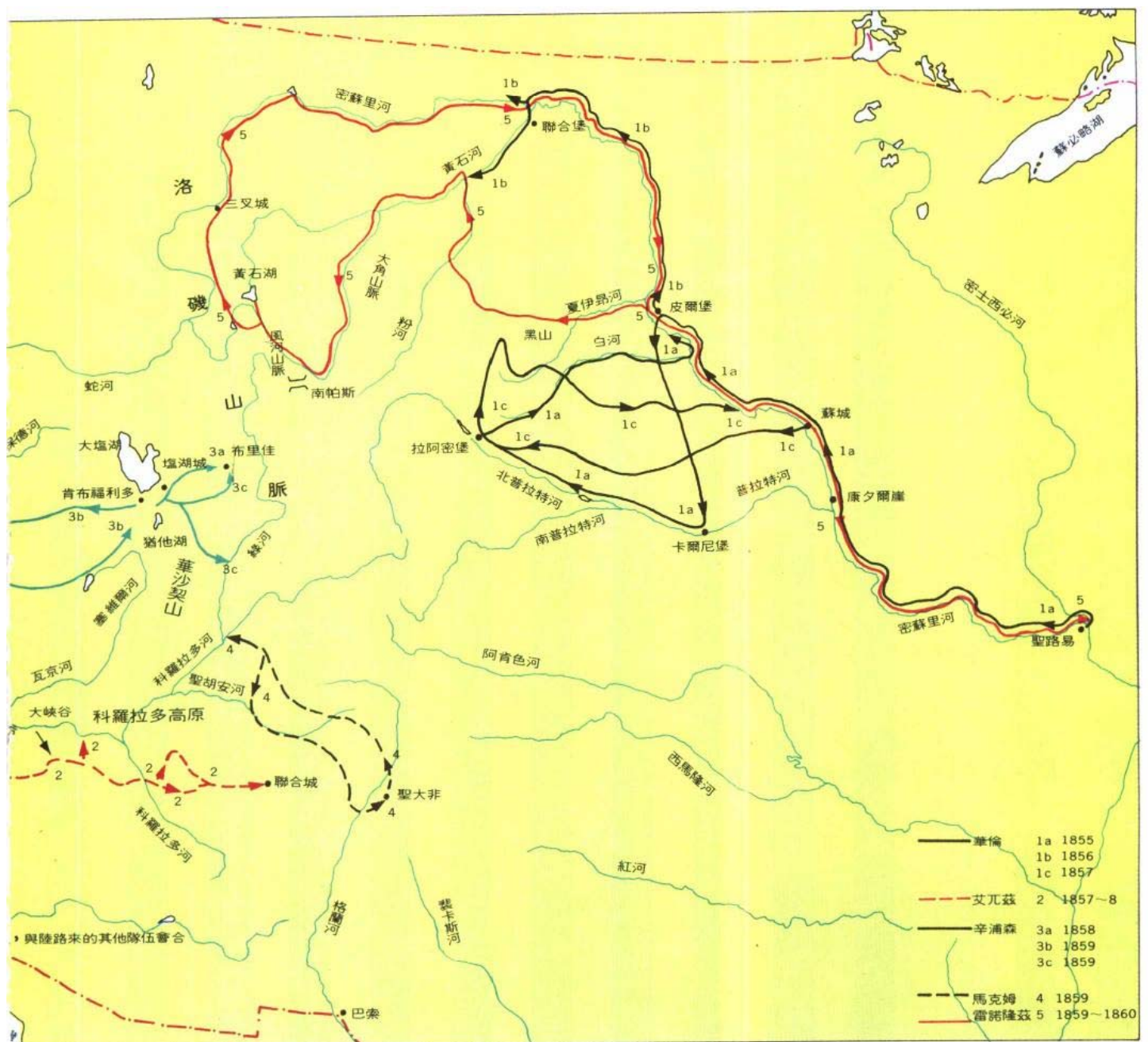
在此之前，陸軍曾在西部作測量與遠征工作，歷史家威廉·H·蓋茲曼譽之為「實地大調查」。其中有數支遠征隊由於猶他戰爭（摩門教徒與聯邦政府競爭激烈——爭取此地的支配權所引起的戰爭）而集中在猶他州。藉著戰



▲測量家華倫、艾兀茲、辛浦森、馬克姆，以及雷諾隆茲的行徑。他們曾詳細地調查美國西部地形

◀這是一個長50呎（15公尺多）的捲尺。裝在皮製的書本型盒子中，有時還附有筆和記事本，由於它攜帶方便，因此，為十九世紀的測量家廣泛地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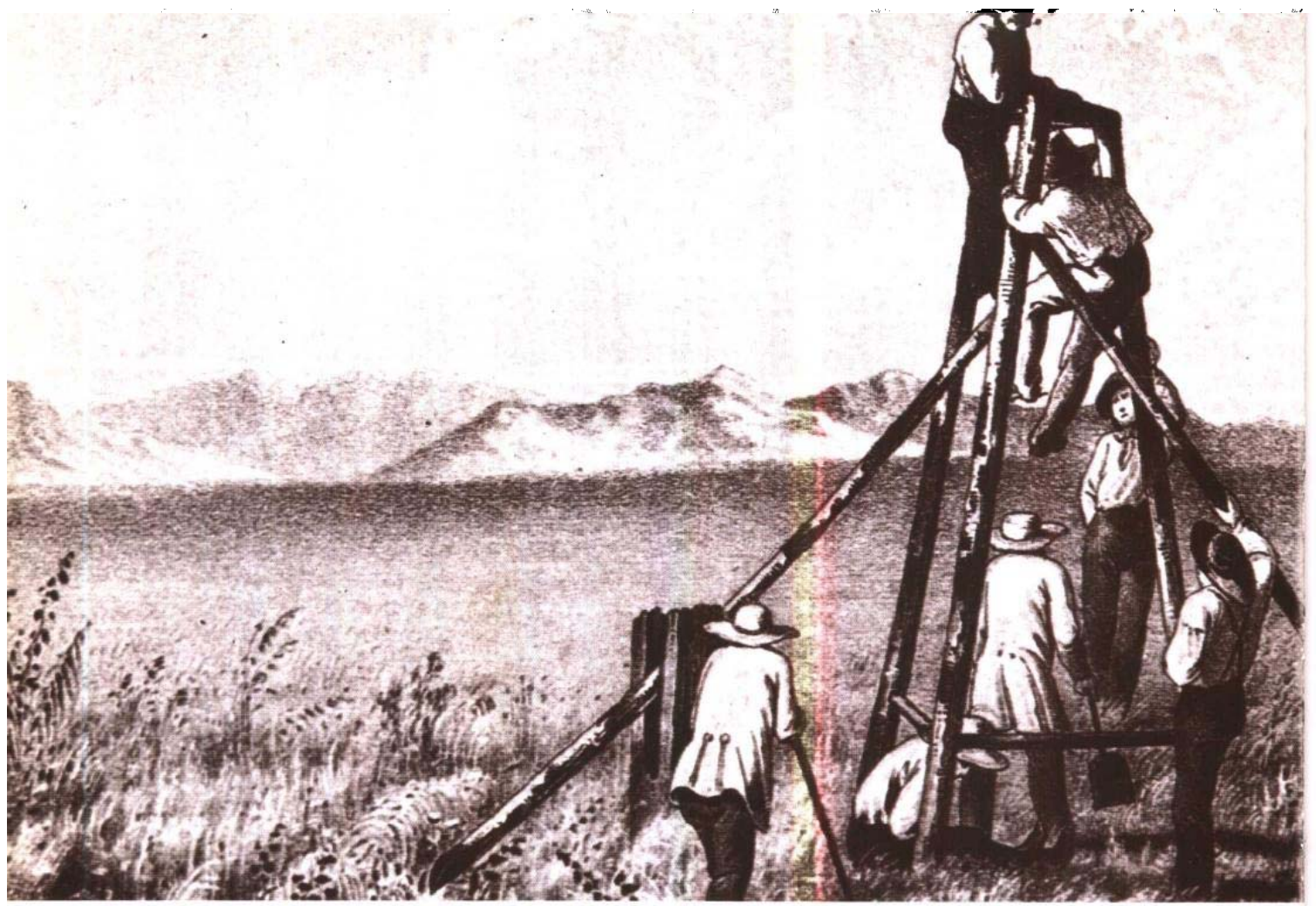




爭，開拓史上有另一意外發現，J·C艾兀茲中尉沿科羅拉多河進行令人矚目的探險——若非此次探險，人們對這條河仍所知有限。

西元一八五九年，J·M馬克姆上尉組成的聖大非西北探險隊來到綠河流域，因此對於此河的流向有更深一層的瞭解；J·H辛浦森上尉曾率隊調查大盆地及華沙契山；G·K華倫上尉經陸路到達科他州的南北二地，他的目的之一是調查過去與泗族印地安人發生戰爭時使用的軍用道路，另一支由W·F·雷諾隆茲上尉帶領，調查現在的黃石公園一帶的危險地區，同時在一名嚮導傑姆斯·布里佳的協助下到達風河流域，但是並沒有重大發現。

正當美國人爲了移民，積極展開各項調查工作的同時，英國也開始關心加拿大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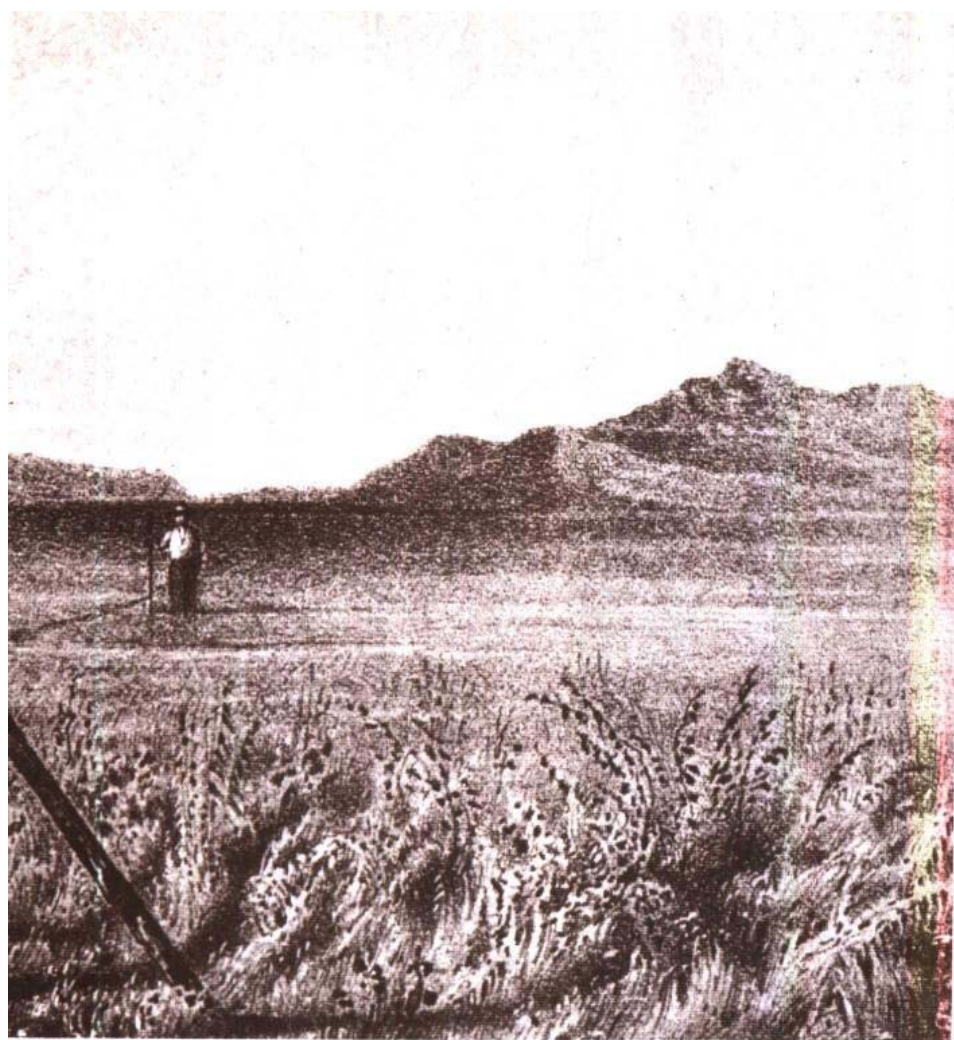


部。起初，哈得遜灣公司對加拿大西部是否適於移民，表示懷疑，爲了探個究竟，英國政府於西元一八五七年派遣約翰·帕利沙上尉和數名科學家向西部調查。

帕利沙上尉的地形報告對日後的開拓算是一重要文獻，他警告國人此地有乾燥大平原——加拿大沙漠。與當初派克對美國大平原所作的論斷給美國人民的影響一樣，加拿大人亦將它看爲不毛地帶而未予重視。然而佛列蒙特否定了這種無知的說法，目前加拿大這塊大平原已成爲著名的小麥生產地。

無論如何，美國西部的調查一直進行著，東部聯邦政府的辦公桌上，堆積著不斷湧入的報告資料，有些還附帶詳細的地圖。西元一八四三到一八四四年，佛列蒙特率隊遠征所畫的道路圖是西部最早的地圖。西元一八五七年，華倫中尉完成密士西必河以西之地的地圖，其正確性至今仍廣受重視與讚美。

有關科學調查與地形探險的報告不斷增加，東部地理學者也一股腦湧入西部，其中大部分學者多來到科羅拉多斜谷，調查當地地層與地質。當約翰·艾兀茲從南達科他帶回珍貴的化石時，古生物學者繼而爭先恐後的進入西部。動、植物學家也紛紛散佈在各處荒地，考古學家則多前往新墨西哥考查史前人類的遺跡。這群充滿著希望與熱



◀ 霍華德·史坦茲貝利所著「猶他州大鹽湖溪谷的遠征」一書中的插圖，本書在費城出版，圖為測量者正在猶他沙漠作基準線的測定。

▼ 西元一八五七年，英國政府派遣科學家約翰·帕利沙上尉前往加拿大西部做地形調查

情的科學家，為西部地區帶來蓬勃的生氣。

在許多埋首於工作的研究隊與探險隊中，有一支由喬賽亞·D·惠特尼指揮的加利福尼亞測量隊，也自西元一八六〇年，開始在西南山地展開集中性的調查，他們在這一帶作地毯式的搜索。長期工作的隊員經常因洪水、降雪而手脚凍傷，這些都是山地探險者必然經歷的痛苦經驗。這些終日與山為伍的探險兼地質學者，多半成為優秀的登山家。

西元一八六二年，惠特尼一行攀登高達四三一二公尺的沙斯塔峯，因為氧氣不足險些罹難。西元一八六三年，畢業於耶魯大學、身體強健的克雷蘭斯·金加入這個團體，他暗自希望成為第一位攀登加州頂峯者，於是帶著小刀以及地質學者使用的鐵錘與皮繩，爬上了天德爾山，並登上此地最高峯——以喬賽亞·D·惠特尼為名的惠特尼山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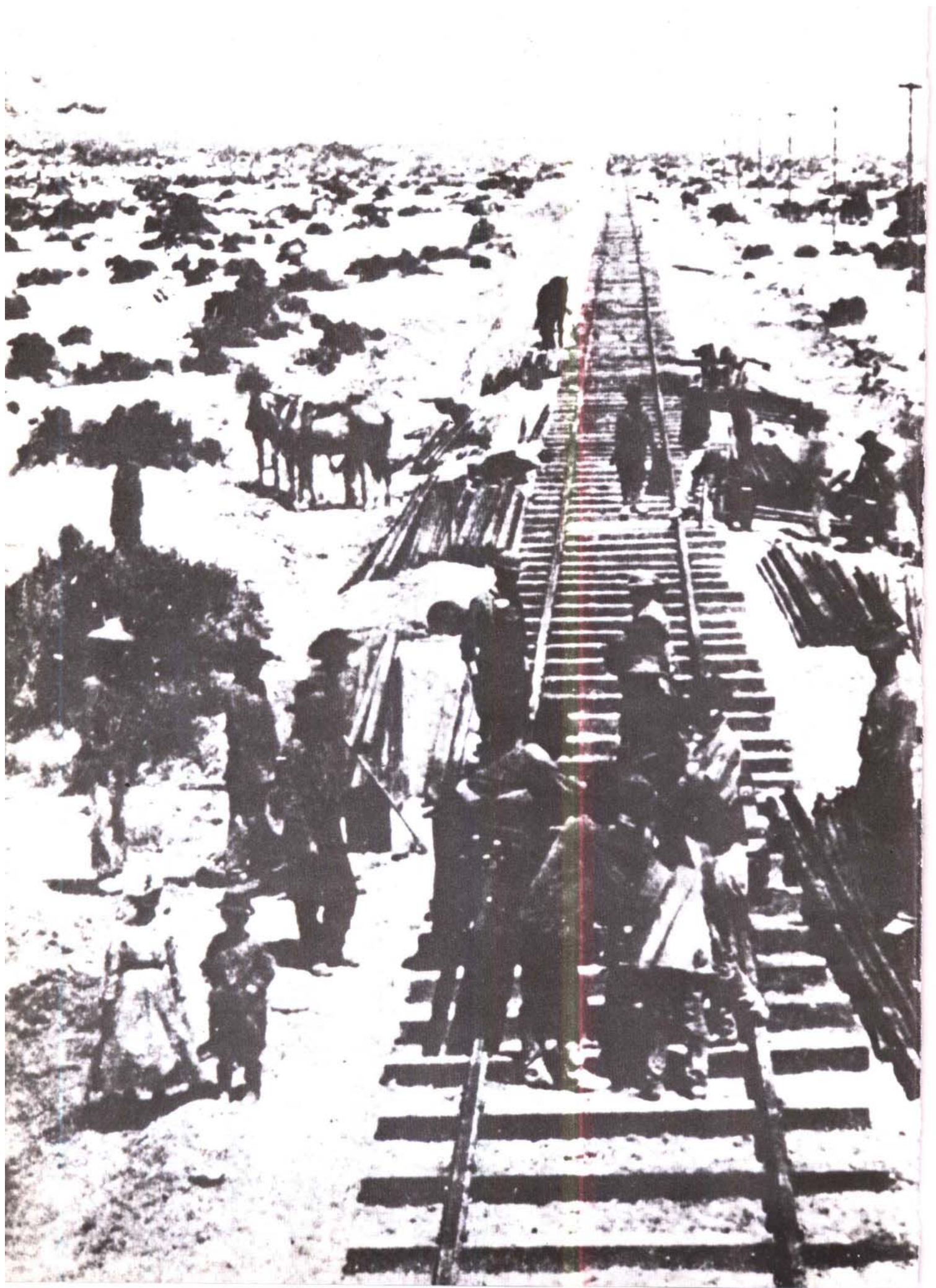
◀ 獸皮製的繩索。就開拓探險者而言，是種多用途的工具之一。這些人可用它捕捉野牛、殺死蛇，當車輪陷入沼澤時還可用來拖車。

▶ 浦埃布洛族印地安人現在的居住地。這些印地安子孫的生活方式與他們的祖先並無多大差別。

▼ 這是在北美洲鋪設的橫越大陸鐵道圖









頂（這是除阿拉斯加之外，美國境內最高峯，標高四四一八公尺）。

在克雷蘭斯登山的同時，美國境內由於南方聯盟想脫離聯邦政府獨立，而爆發了南北戰爭。議會幾乎由北方控制。這使得因鐵路建設而造成政府與地方的對立得以緩和。

在此之前，曾有一位技師西歐多拉·D·吉達發現了跨越內華達山的方便山道。在未發現之前，跨越洛磯山脈，尚須花費數年時間。這時已開始建築橫越大陸的鐵路。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鋪設的鐵道，已通過內華達山。而聯合太平洋公司鋪設鐵路通過大平原與洛磯山脈，最後與中央太平洋公司所鋪設的鐵路相連接，（西元

◀到了一八六〇年代，橫越大陸的鐵路已開始建築，中央太平洋鐵路跨越內華達山，聯合太平洋鐵路跨越洛磯山，二家公司爲了使鐵路相銜接，費盡心力。此圖爲西元一八六八年，正在建築橫越內華達沙漠的鐵路工人

一八六〇年末，中西部已有數家規模較小的鐵路公司，建築縱橫交錯的鐵道。）這兩家公司在高度的競爭意識下，從事建設工作。西元一八六六年，聯合太平洋公司的年輕技師傑姆斯·艾范茲發現懷俄明州夏伊昂道附近有一條跨越洛磯山脈的道路，因而提高了聯合公司在競爭上的地位。

交通發達，促進文明與經濟的起飛。西元一八六九年，由於鐵路開通，加州與西部地區的關係愈為密切。而且在一八七〇與一八八〇年代，數家鐵路公司在山區鋪設許多鐵路，更增進交通的便利。其中包括堪薩斯太平洋公司、德克薩斯太平洋公司、沙桑太平洋公司、諾桑太平洋公司，與阿基森·托比加·聖大非鐵路公司。

由於西部驚人的進展，加拿大聯邦政府也希望能達成橫越大陸的夢想。因此，於一八七〇年代，不惜投下鉅資在加拿大洛磯山與蘇必略北部山區間找尋跨越山脈之路，鐵路技師聖福特·佛萊明也在這個荒涼危險地區中測量調查。

西元一八八〇年，加拿大於太平洋岸着手鋪設鐵路網，雖然在財政上一度遇到困難，但在董事長喬治·史提芬的巧妙手腕下，不久即度過難關。在工作進行中時常遭遇的難題，也因總工程師威廉·凡·合恩的聰明才智，得以迎刃而解。凡·合恩憑著毅力與決心，在西元一八八五年的夏季，修築了八百餘公里。

鐵路的開通，為西部帶來了文明與大批的移民，正當忙於鋪設鐵道的同時，一切偵察、探險工作仍未停止。南北戰爭結束後，陸軍派騎兵移往西部保護移民以免受到印地安人的襲擊。地形測量雖已近尾聲，但民衆自組的冒險事業卻未曾間斷。西元一八六九年勘察黃石河即其中一例。

西元一八七〇年代初，W·A仲斯上尉發現進入黃石公園南方的入口（沿風河流域的托谷瓦提道路），這時鑒於人們漫無止盡的任意開發，有損當地自然環境，因此，很多人發起保護環境的運動。這種運動，立即獲得政府支持，於是將此地闢為國家公園。

克雷蘭斯·金於西元一八六〇年末又來到西部，並在北緯四十度以北的內華達、猶他、科羅拉多與懷俄明山岳地做全面性的測量，他將自己全部精力投入測量工作中，在酷熱的炎夏裡，部下們患了傷寒、瘧疾症，自己又不幸遭雷殛倒地，但他仍不屈不撓地進行。其工作範圍包括黑巖山一帶及大盆地，是美國境內最難測量的區域。結果，他們不但完成了原訂目標，而且帶回正確詳細的地圖，這些功勞多得自克雷蘭斯



▲移往西部的約翰·史提芬一行人。史提芬可以說是成功的西部移民之一。這張圖片是他們在沼澤區，墊上稻草，做臨時的道路。

▼加拿大洛磯山脈。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的技師們必須通過此地到西部鋪設鐵路。由此圖可以看出，他們所費的苦心，與遭遇的困難。

· 金的毅力。

西元一八七〇年，克雷蘭斯·金再度攀登沙斯塔峯，途中遇到凍結的河川，成為美國探險活動中，第一個發現冰河的人，這在西部的開拓及地質學的理论中，是重要的貢獻。

克雷蘭斯·金繼續的測量、探險，另一方面美國陸軍中尉喬治·M·惠勒，也完成了令人矚目的探險，雖然他不如克雷蘭斯·金般出名，但從內華達到亞利桑那，他與同伴憑著熱誠在攝氏四十九度以上的天氣中探險死谷，而

且在科羅拉多河的艱險處完成測量工作，他們不顧一切地向急流與瀑布挑戰，沿河直上。

西元一八七〇年，惠勒繼續在這個孤立且未開發的地區



作廣泛的探險，一位民間探險家兼地質學者 F·V·海頓也加入他們的隊伍，但海頓的加入卻嚴重影響惠勒的功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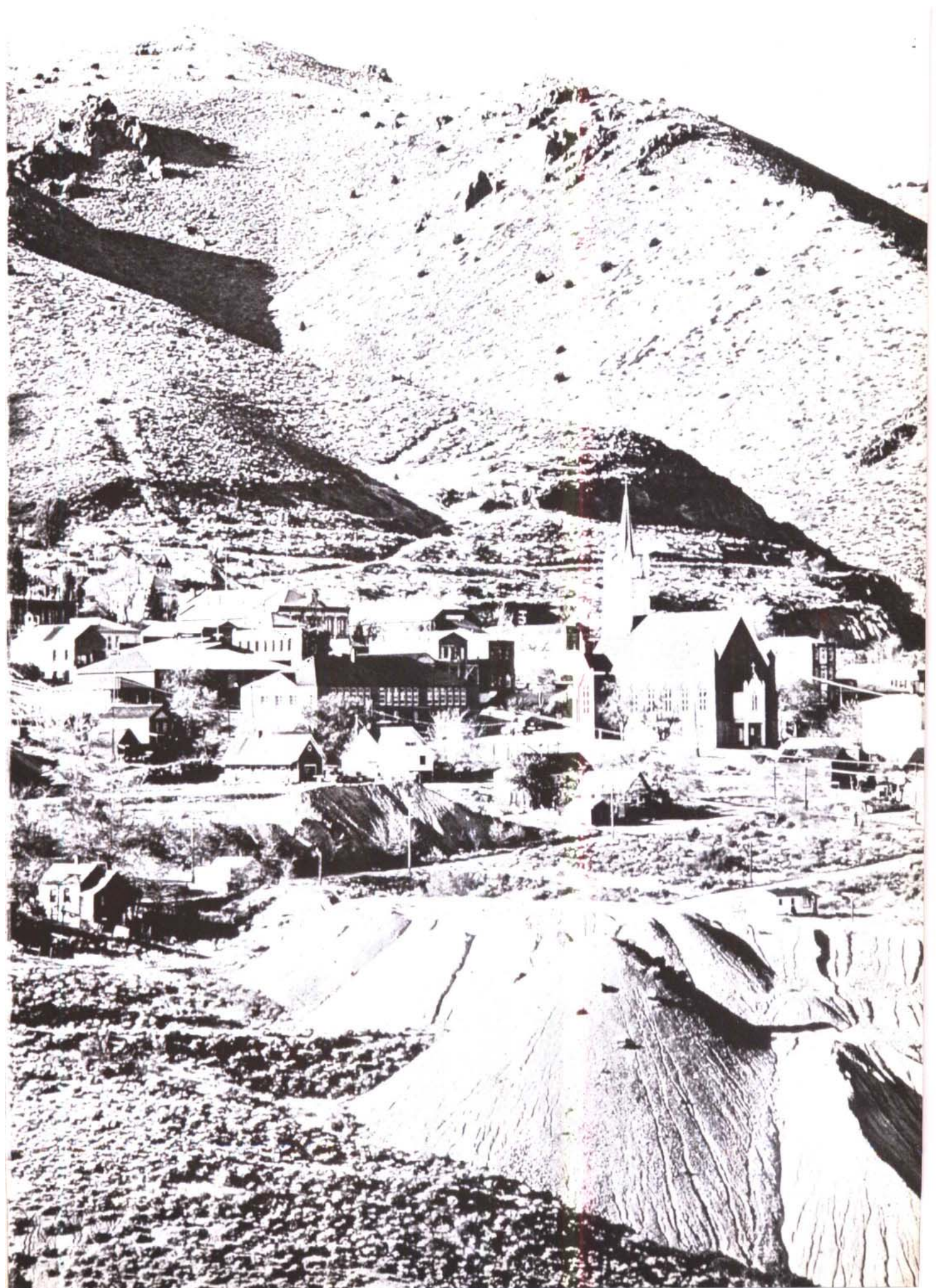
然而，海頓的發現在地理學上也有它的價值存在，只是他的工作與古生物學的關係更密切些；例如：他是第一個研究並挖掘原始馬的人，當時反對進化論的學者認為這是褻瀆神明的行爲，因此一如當時排斥達爾文一般地反對他。但是他在黃石河地區的發現，卻有助於國家公園的設立。而且他的其他工作（如在科羅拉多）對日後的鐵路鋪設貢獻不小。

雖然，探險是一種備嘗艱辛困苦，且具有冒險性的工作，但熱衷於此的人們卻有增無減，他們無畏於土地、氣候、野生動物和印地安人偷襲的危險。惠勒在西元一八七一年時說：「發現道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的道路，已不是過去印地安人單獨打獵時的狹窄小徑，而是可以通行驛馬車與火車的大道，凡車所到之處都形成繁榮的都市、礦山、農場、牧場，還有簡單的臨時加工廠。

►內華達山的維吉尼亞城 在西部地區幽靈城是最具生氣的都市。淘金時期中，此地曾挖掘出十億美金以上的金銀財富，而成為美國最富有的都市。如今雖礦脈已空，但已開闢成重要的觀光區。

◀這是在加州和內華達州間之「死谷」採礦用的索具。由於漫長的夏季，死谷中的熱氣與乾燥，令人難以忍受。





10 瀕臨滅絕邊緣的民族

在美國的西部開拓史上，北美大陸初期的探險家，實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甚至於向來即採利己主義，以不擇手段的方式謀利的獸皮商及狩獵者，也都自認為如此。他們以為，自己所走過的每一寸土地，儘管是荒涼不堪，也都理所當然的屬於美國，



▼亨利·F·佛亞尼所畫「會講話的電線桿」，在這幅圖中，一位印地安婦女倚着電線桿，好像在傾聽電線說話，從她臉上黯淡的神情，顯示出美國的內政問題，也就是美國政府要如何安排被趕出原居地的印地安人居住的問題

至於當地的印地安人、熊和土狼，只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自然沒有土地所有權。因此在美國為完成「天意」，擴張土地之際，視印地安人為不得不消除的障礙。

這種自視過高的不正確觀念，使得探險家與印地安族形成對峙的局面。有數十年的時間，美國政府對印地安人從不談人道主義，只是一味的殘害、破壞。在美國歷史中，尤其是西部開拓史，印地安人所扮演的悲劇角色，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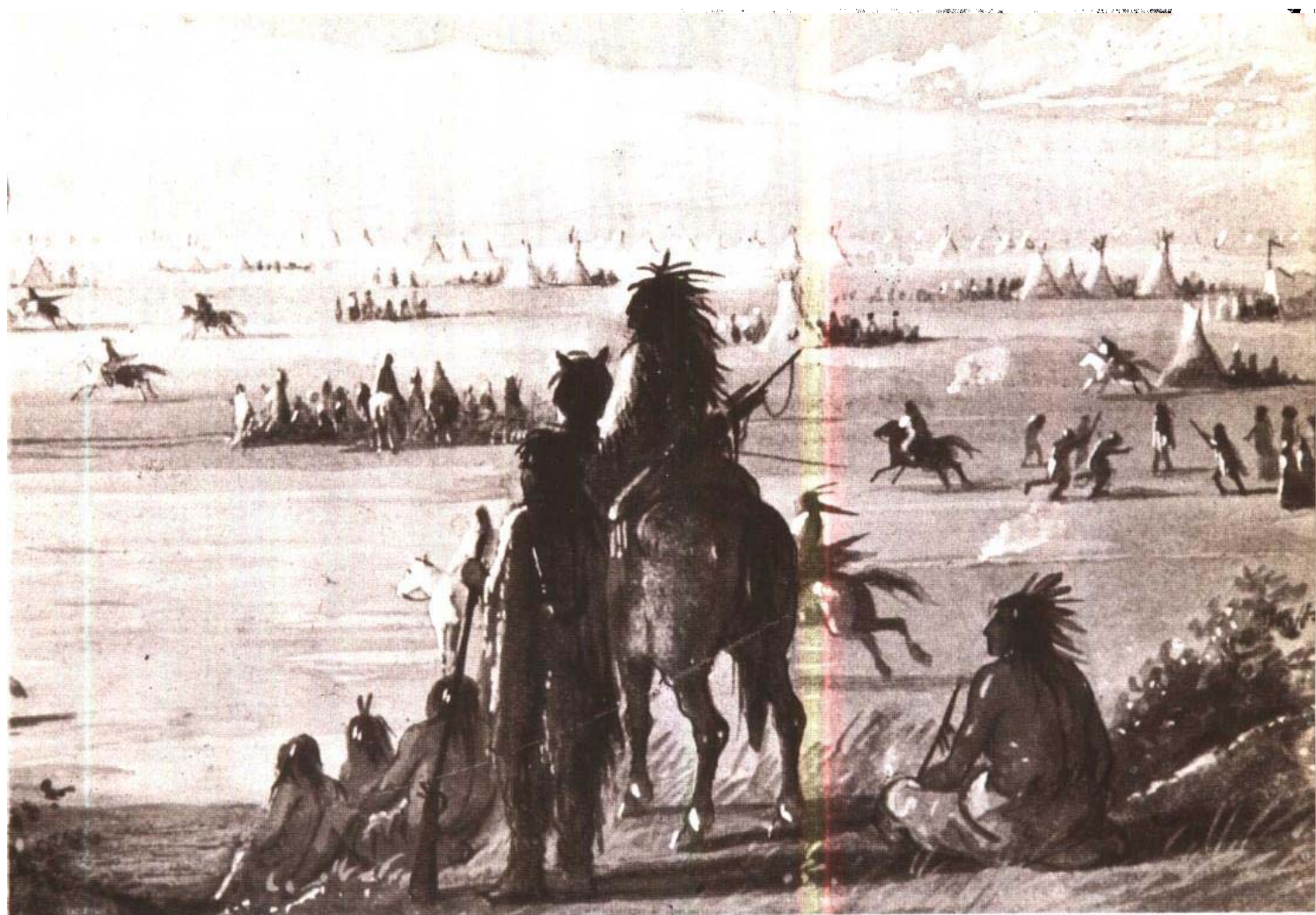


美國政府與探險家相互配合的結果。

在西部開拓史上無法避免的文化衝突，使印地安人遭到不公平的待遇與不幸的命運。雖然彼此文化水準不同，生活方式與風俗習慣互異，但是這些衝突、暴力與損失原可在平等的範圍內降到最低限度。然而美國政府的態度，卻導致更多的叛亂與連續不斷的流血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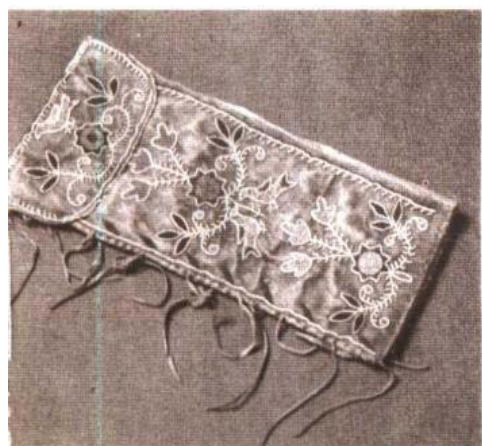
儘管探險家們與印地安人或以朋友的身分相見，或保持距離的警戒態度，最後的結果仍是相同——印地安人被排除。如果要雙方以和平為解決問題的途徑，似乎還有待各界人士的努力。

白人對待印地安人的惡劣態度，可能導因於他們的二種想法，第一，印地安人不如白人，他們野蠻、凶暴，無論是在文化上、道德上或人類信仰上，他們都被認為居於萬物之靈的人類之下。由於這種觀念，在收買路易斯安那



▲雖然美國初期的獸皮商人，輕視印地安人的生活，但在獸皮交易上，印地安人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僅是獸皮的直接供應者，也是白人間接的嚮導，對交易方面有很大的貢獻。

▼飾有珠繡的綁腿 這是印地安人精細的手工藝品，它的價值到今天才被人們承認



之前，邊境開拓者與印地安人間的爭戰，持續了數十年。爲了西進，將俄亥俄與肯塔基劃入美國領土時，這些移入的白人，對所有的印地安人都懷著敵意與輕蔑的態度。

在白人高唱驅逐印地安人的口號時，有些較明事理的開拓者，存有稱讚印地安人的想法。但是不容否認的，所有白人都支持第二種說法，即印地安人普遍而廣泛地占有美國領土。其實，無論是厭惡或稱讚，初期的開拓者都有著相當一致的意念——趕走紅人。

有些白人心存不良意圖，他們利用印地安人，與印地安人交易，從中攫取利益。這種不擇手段的利用方式，更加深印地安人對白人的痛恨與恐懼。甚至有些白人爲了私利，故意製造糾紛，使印地安人部落與部落間相互鬥爭，這也是印地安人仇恨白人的原因之一。而這些到最後演變成複雜不可收拾的局面，如伊洛庫依族痛恨法國人，奇埃



洛基族加入英國軍隊行列與美國敵對，導致美國的獨立軍受到嚴重的威脅。

一些探險家兼獸皮商，為利用印地安部族間的爭鬥，從中獲得利益，於是供給對立狀態中的部族武器，以打敗另一個部族。例如：在加拿大，庫利族人從獸皮商手中獲得槍械，而與黑腳族人發生械鬥。在美國，獸皮商人也同樣武裝庫利與福拉多黑多族，然後向黑腳族挑戰。有時獸皮商人也實際加入他們之間的紛爭。最後黑腳族吃了虧從此懷恨在心，想盡方法，得到槍枝，開始反擊白人與其他部族。這類紛爭就如此惡性循環。

印地安人有一種傳統的交易方式——中間交易，中間商人向內陸地區的部落，收買獸皮，再轉賣給密士西必河流域的白人以換取所需。此時獸皮交易商想盡辦法排除他們，以致激起群怒。由於以上種種不人道的待遇，泗族人對路易斯與克拉克，甚至其他的白人，多採強悍、野蠻的態度。此外，黑腳族也同樣反對白人到內地與其他部落進行買賣。

他們之間的交易常因獸皮商人的毫不講理與無情無義，而導致雙方交易的不順利，例如：西北公司以強硬的手段獨占市場，並恐嚇印地安人，若將獸皮賣給與西北公司競爭的對象，他們將以武力對付印地安人。

這種自私的利用方式與挑撥的手段，在白人與印地安人間，種下禍因。白人引進的商品，是印地安人傳統技術無法生產的。例如：以鐵作為斧頭及箭頭的材料，使得

◀美國西海岸印地安人的小房子
初期的拓荒不僅視印地安人爲劣等種族，甚至認爲他們根本沒資格被稱爲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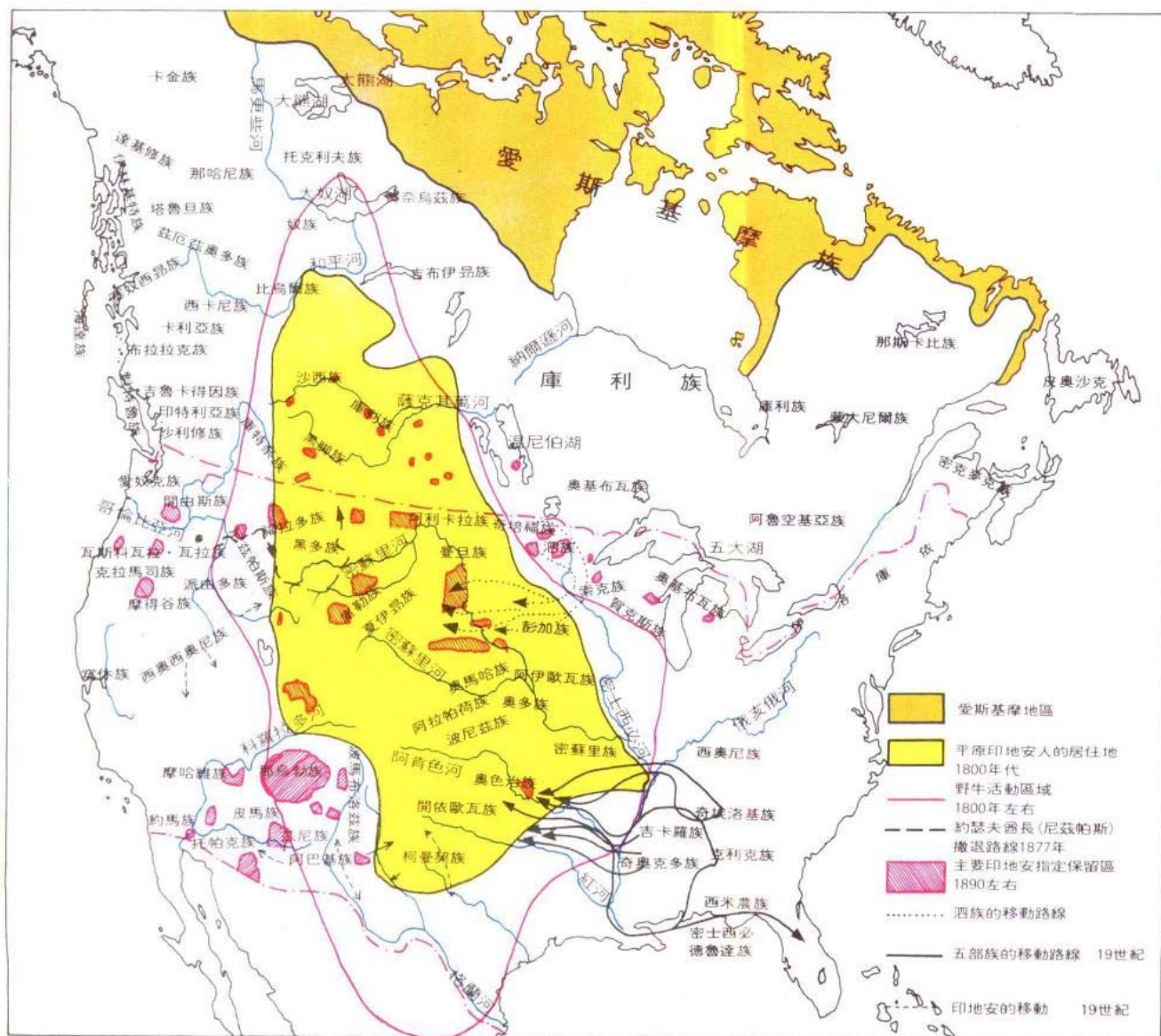
印地安人放棄以前琢石的傳統技術。印地安後代逐漸的產生對白人的倚賴心理，他們的能力本來就不高，現在更加退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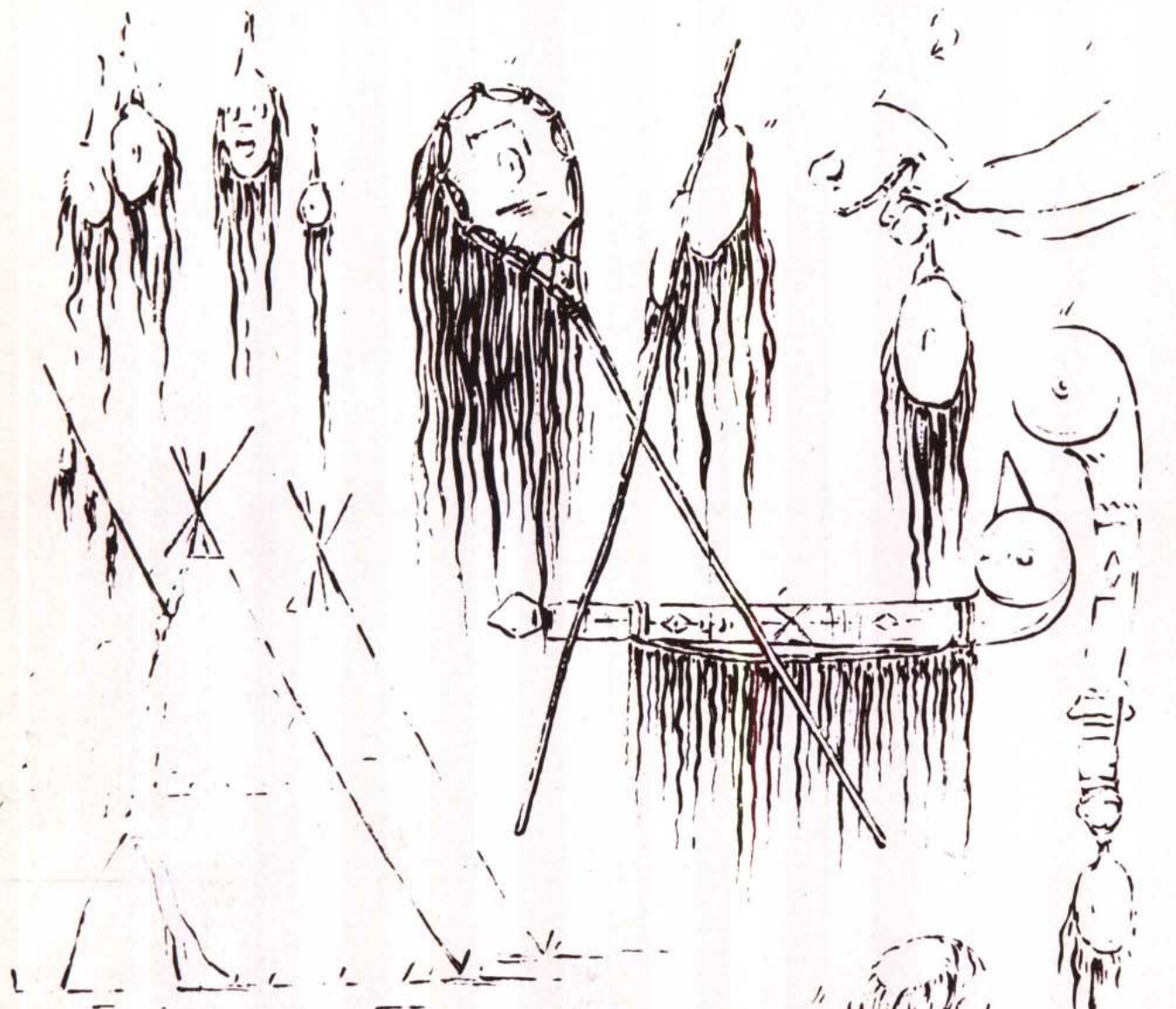
印地安酋長對白人本來就沒有好感，現在獸皮商人又拿酒與印地安人交換獸皮，看族人們成天迷醉在酒中，沒有朝氣，也沒有進取心，且磨損了他們抵抗外敵的能力，因此，更加深了印地安人與白人彼此間難以彌補的裂痕。

當時印地安之間流行著一種怪病，這種病對白人而言，是可以防治的，但是沒有免疫性的印地安人，卻因而死了幾千人。

▼這是北美洲印地安部落的分佈圖，也顯示出他們移動的方向
北部是愛斯基摩人

一七八〇年代，天花盛行，加拿大平原的印地安人幾





◀這就是人們認為是印地安人特有的作法——剝頭皮，對白人而言是極恐怖且殘忍的行為

此圖表示出各種各樣剝頭皮的技巧，曬乾的頭皮，還可以做衣服、拉馬的韁繩及房內的裝飾，此外也描繪出被剝去頭皮後倖得生存的模样。

▼科馬金族正在圍攻馬車隊，這種飄忽游移的攻擊方式，已成為西部的傳說故事之一。由於過去印地安人受到百般的凌辱，因此產生報復的心理，遇到白人時就將所有的怨氣一股腦兒地發洩出來。

乎有三分之一死於此疾。西元一八三五到一八六〇年間，美國平原的印地安人也慘遭同樣命運。而當時，正是大批的淘金者、地理探險家、初期開拓者進入西部的時候。西元一八四九年，開依歐瓦族和科馬金族至少有一半人死於霍亂。西元一八七〇年，又出現天花，黑腳族因此損失更大。後來在印地安族間傳出流言，他們認為這些接二連三的災病，都是因為白人將帶有病菌的毛毯衣服及其他商品轉賣給他們，才招致這些可怕的禍害。

事實上，白人也很可能以生物學戰爭的方式（利用細菌或動植物殺死對方的戰爭）解決剩餘的印地安人，因為當時有許多理論家，公開宣稱，一定要將印地安人全部消滅。實際上，十九世紀野牛的滅跡，就是為了壓制平原印地安人的一種手段。

勇猛的印地安族人，在戰場上殺死對方是極自然的事，但白人卻認為這是一種殘暴的行為。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在部落與部落之間，他們經常會發生紛爭或戰事，更不能否認，白人常無緣無故地遭人攻擊、殺害，但是，我



►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傳教士，爲了讓印地安人放棄自己的信仰，轉而信仰天主教、基督教，於是到各地拉攏民心。此圖即基督教用來表示天堂與地獄間的層次關係。

▼加爾加利·吉拉德報（西元一八八五年四月十三日）的第一版。內容報導印地安人大屠殺的典型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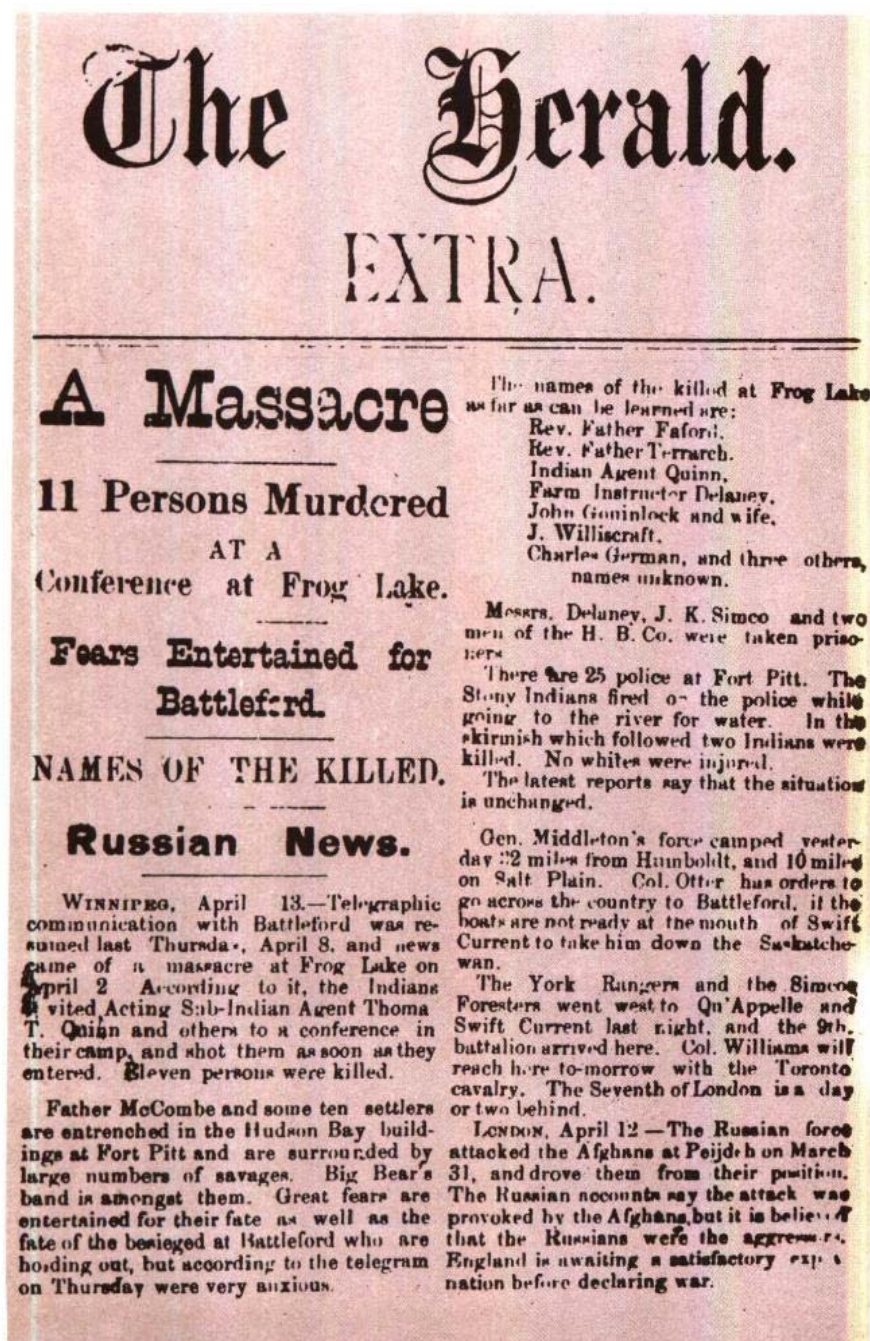
們卻必須以客觀的立場考慮一些事實，印地安人這種殘虐的行爲，雙方都應負責任，他們的動機並不是只有單純的想殺人，而是要報復白人的不人道行爲。依據英國的人類學者彼得·法克的說法，剝頭皮〔註〕是由東部的白人傳入的一種殺人手段。當時殖民地政府當局懸賞，只要殺死印地安人，就可獲得重金，爲了得到這筆獎金，所以想出以頭皮爲證據的方法。這種做法很早以前，可能就已盛行

於紐約或奧地利領土。十八世紀中期，在賓夕法尼亞州甚至明文規定：只要剝下一張印地安人的頭皮，即可獲美金一百三十元。

印地安人這種不當的攻擊雖屬不該，但有一點我們應當可以理解，那就是他們無法辨認友善與殘暴的白人。當他們在與白人交易，受到侵侮與暴力的脅迫時，自然就會採取殘忍手段，以暴制暴。

西元一八二七年，吉達底亞·史密斯一行人遭到摩哈維族突如其來的攻擊。在前一年他們原是很友善的一個部族，卻突然有這麼大的轉變，這令史密斯頗爲不解，他不曉得，在他們尚未到達之前，摩哈維族與傑姆斯

〔註〕剝頭皮：印地安人的戰利品之一，從敵人頭部連皮膚帶頭髮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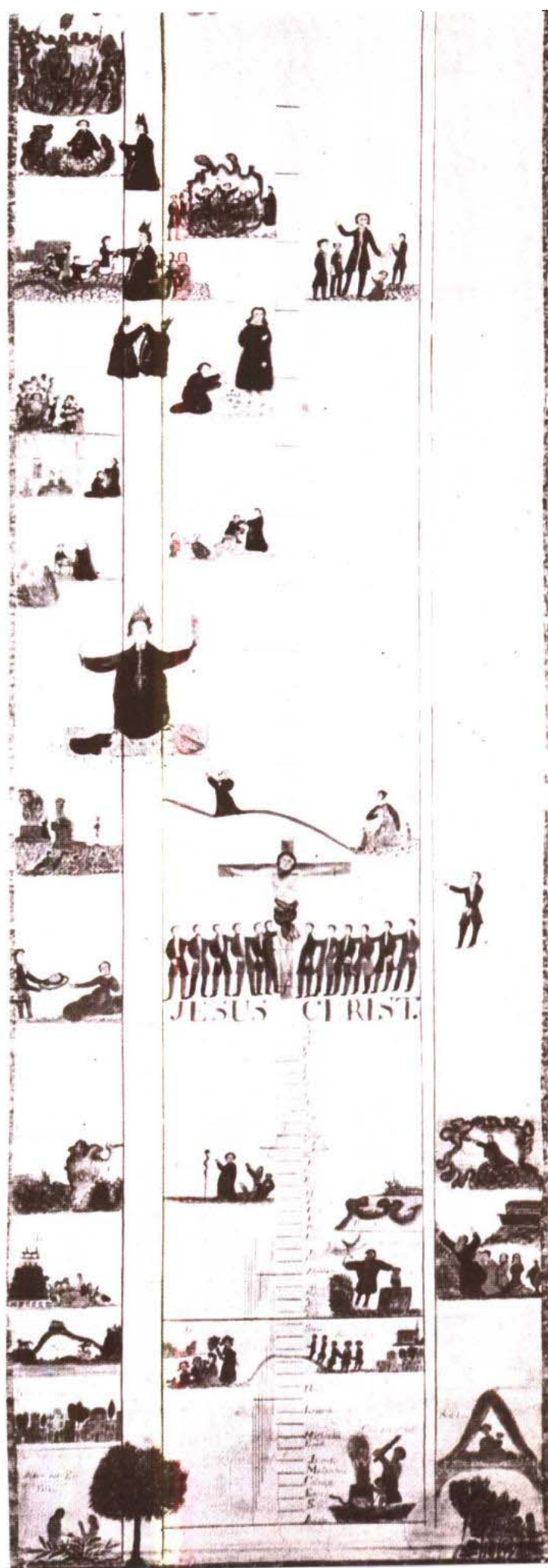


· 俄亥俄·巴狄進行獸皮交易，結果因意見不合，引起衝突，巴狄暗中以武力攻擊，於是摩哈維族人開始仇恨白人。或許擊斃史密斯一行的俄勒岡族人與殺死史密斯的科馬金族人，就是因為受到白人的排斥、欺凌，才出此下策。

西部地區的白人，從不仔細分析導致印地安人如此憤怒的原因，而只責備印地安人野蠻的大屠殺所造成的恐怖結果。新聞傳播界對此事特別敏感，並故意歪曲、渲染。雖然將印地安人從白人居住地趕走是美國政府的政策，但這些白人卻強化、誇大了政府政策。

西部的白人大規模屠殺印地安人的事件，也不斷地發生，或許這也是一種原始的報復手段吧！例如：蒙大拿州馬拉雅斯河大屠殺即是一例，美國騎兵隊追趕盜走馬匹的黑腳族人，路過某一個印地安部落時，竟不分青紅皂白地將男女老幼一百多人全部殺光。然後才發覺自己造成的錯誤——他們不是偷馬的黑腳族，而是另一個部族。

此類歷史上的醜聞，並不足以說明所有白人與印地安人之間的關係。也有一部分探險家，由於與各部落間



長時期相處而產生濃厚的感情；早期到這兒，想緩和西部印地安人情緒的傳教士，懷着善意，希望與當地人建立情誼的一面，與後來的屠殺自是南轅北轍。

密蘇底斯派的傑遜·李及他周圍的人，常幫助尼茲帕斯族與其他印地安人，並鼓勵他們盡所能地協助那些經過俄勒岡大道的移民。事實上，尼茲帕斯族與美國政府之間的友好關係，較西部的其他部族要來得長。然而，一八七〇年代末期，白人無理的侵犯，使印地安族人忍無可忍，一向主張友善待人的約瑟夫酋長，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也率領一批年輕戰士，反抗美國人。另外一個理由，由於鐵路的修築侵占了他們的土地，趕跑了野牛，在絕望的情形之下，他們才做了這樣的決定。

在美國，白人與印地安人維持友誼似乎是很難得的事，但是在加拿大，白人與印地安人的友好關係，卻是理所當然的。這或許是由於地形的不同與哈得遜灣公司的政策。

在加拿大，有天然防線阻隔了美加間的交通，同時，在五大湖區也有無法通行的天然障礙，獸皮商人除了獨木舟之外，無法乘坐大型的交通工具。加拿大西部成為獸皮買賣區的時間較美國更為長久，雖然西北公司常激怒印地安人，但是由於哈得遜灣公司的原則，使雙方一直維持友好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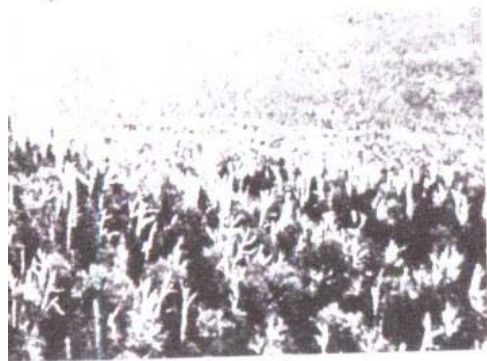
哈得遜灣公司待印地安人有如父子間親近的感情，印地安人自然而然地對白人產生倚賴的心理，而哈得遜灣公司也的確希望彼此間維繫著這種依存的關係。在加拿大，白人無意表現出氣勢凌人的形相，政府當局同時積極地避免大規模的移民，因此，印地安人不致產生不安和恐懼。

印地安人因英國沒有擴張的野心，因此對英國式的正義作風感到崇敬，甚至自西元一八二一年以來，哈得遜灣



▲加拿大天然防衛線。這張圖片是哈得遜灣地區彎曲、多岩石的荒漠地。此地礦物資源蘊藏量豐富，但是缺乏可耕作之地。





▼西元一八八五年的魚河之役，加拿大政府的騎警隊與路易斯·李爾指揮的「混血人」相對抗，戰爭導因於「混血人」惟恐加拿大政府當局會把他們從薩克其萬河趕入內部，因而爆發的第二次戰鬥。

公司管轄了西部地區，雙方依舊相依相存，平安無事。一八六〇年代，雖有極少數的人移民西部，但大部分的人在荒漠地區即停止不再前進，傳教者到處宣揚自己所屬的宗教與其中所包容和平博愛的宗教精神。西北地區的騎警隊也嚴厲地維持秩序，執行法令，這時期，這種維持和平的傳統一直延續不斷，直到大規模移民開始威脅到印地安人權益，且將他們趕入指定保留區內，長期的安定狀態，才開始有了變化。

東區人民的移動，始於一八八〇年代，建築橫越加拿



大向大平原延伸的鐵路。由於鐵路的鋪設，印地安人的生活必須隨著改變，但當時，還沒有反抗的現象。在此之前，騎警隊一直為雙方的和平而努力。

獸皮交易在加拿大十分普遍，尤其在未開發的西部地區，有一由「混血人」所組織的龐大交易團體。他們有著印地安人與法國人的血統，說的是法語，信奉天主教，專門獵殺野牛，尚有幾分野性。

十九世紀中期，這些混血人分散地居住各地，除了在哈得遜灣公司中，占有重要地位外，同時在印地安人與白人間做聯絡與調和的工作，因此頗為雙方敬重。

但是，西元一八八五年，「混血人」路易斯·李爾領導一群加拿大的印地安人，作了最後的決定——起而反抗。這種叛亂式暴動的原因，是在於野牛沒有了，他們面臨飢餓的恐慌，加上政府態度轉為冷淡，且制訂種種不當的政策，使得他們無法安心生活。雖然如此，有許多部族僅在指定保留區內苟且生存，就如黑腳族，也因為有警察維護治安，再加上酋長相當理智，所以不願作無濟於事的抵抗。

相反地，貪得無饜的美國政府，預備繼續擴張的徵兆在密士西必河一帶表現無遺。即使是較保守的邊境開拓者

也莫不如此。當美國人意圖擴大其居住範圍，最普遍的方式，就是趕走印地安人。表面上看來似乎合情合理的與印地安人依據法律訂定條約，然後仗著政府的偏袒，強占印地安人的土地。

條約打著中止邊境地區



▲住在平原的印地安人，靠野牛為生，他們必須祭拜野牛，因為牠是他們衣食居住的提供者。此圖即名為野牛舞，是祭拜儀式之一，他們身披野牛皮跳舞，認為這樣可以招來好運，捕得更多的野牛。

◀路易斯·李爾繼承其父，成為「混血人」的領導者。西元一八六九及一八八五年，曾指揮印地安人暴動，抵抗美國政府。





紛爭的幌子，但真正的目的乃在於誘逼印地安人讓出廣大的土地，規劃一定的狩獵區。印地安人過分天真，不了解條約中細則部分的利害關係而受了白人的騙。

儘管大部分的印地安人受騙簽字，但也有少數的部落領導者，理智地拒絕在條約上簽字。在這種雙方僵持的情況下，美國政府最常使用的方式是收買地位較低的酋長，有時也以威嚇的手段，要他們讓出土地。以後，如果他們反悔，而想收回土地時，就是公然違反條約，那時使用武力就不會背上「欺凌印地安人」的罪名。

因此，當開拓者漸由東移向西，東部的印地安族也隨之移往更西部。在十八世紀

末，開拓者們幾乎跨越密士西必河的內陸，印地安人被迫放棄祖先留下的土地，而移入條約中指定的保留區。到最後，甚至失去了保留區的居住地，被趕入生活困難的地方。

美國政府這種步步逼進的政策，迫使印地安人起而反抗。例如，十九世紀居住在五大湖區的提卡穆薩酋長（西奧西奧尼族）聯合當地各部族，發動戰爭。印地安人自然是不堪一擊而敗北，戰敗後仍僥倖生存的人，則被驅逐到更偏遠的地區。

此時，驅趕印地安人成為極普遍的事。這些殘酷的主張包括東部及在邊境地帶居住生存的所有印地安人，趕到密士西必河西部，當他們來到這塊無人干涉的貧瘠地，徬徨無依的心情，可想而知。

由於初期探險家派克對中部大平原不適農耕的錯誤解釋，使美國政府計劃將印地安人安置於此地，許多探險家們基於個人的利益，紛紛贊成政府的這項計劃，印地安人的命運似乎都操縱在白人的手中。



▲樹木參天的北卡羅來納州藍嶺公園的景色。在白人初達此地時，包括藍嶺一帶的奇埃洛基族在內，共有三五〇〇〇人，可是當白人侵略者漸漸進入時，他們就被趕到狹窄而貧瘠的保留區內。



◀邊境開拓者漸向西部推進，奇埃洛基族人也同時被逼向沙漠般毫無生機的土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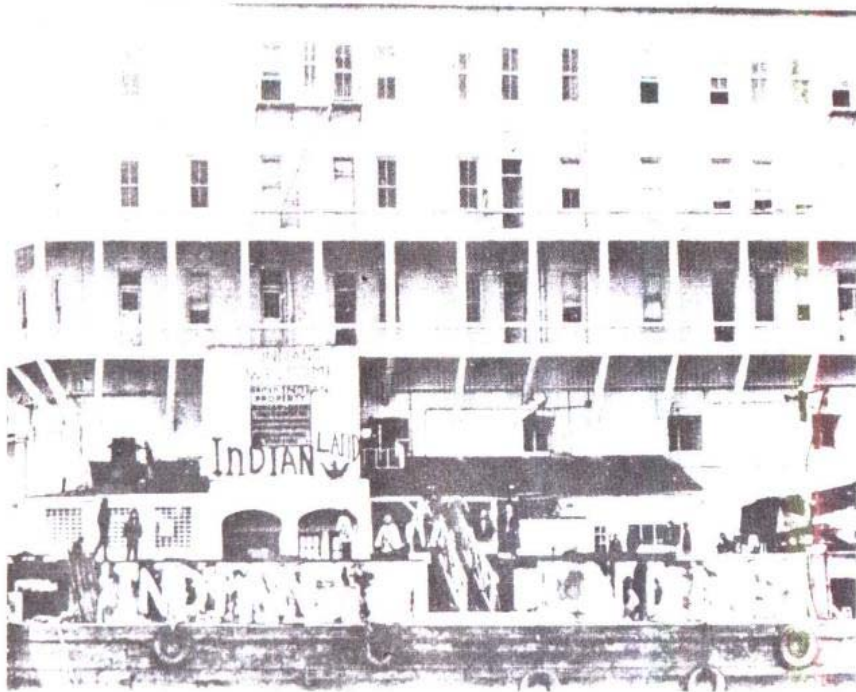
「開拓者在西部的擴展，應僅限於密蘇里河和密士西必河一帶，中部不利農耕的大草原，就讓那些未開化而放浪的原住民居住好了。」

他們主要的目的是要將印地安人驅趕到白人所認為無法生存的地帶。

隆谷少校和派克持相同的意見，遂於西元一八二〇年，預備使計劃迅速的進行。在白人的想法中，趕走印地安人是合法的政策，因為，他們既已簽字，就表示同意條約中各項提案。這種不擇手段的行爲，在全世界的人類歷史上，永遠被公認為野蠻、殘忍的政策，更為世人所不齒。

由於伊利諾及肯塔基的印地安人，不斷地被驅趕到東部平原，使得東部平原的奧色治族不得不讓出他們的居住地，而移住山區。

居住喬治亞的奇埃洛基族，有大批的產業、學校、報紙等社會文明之物，自認是一個文明的部族。但也遭到白人的欺騙與威脅，被遣往西方。在強制移往他處的途中，約有四〇〇〇人不幸死亡。



◀舊金山灣的阿路卡多拉斯島，曾是聯邦政府的監獄，自美國基於經濟上的理由撤銷它之後，印地安人就成為此地新的占有者，他們掛起印地安島的招牌來，宣布歡迎所有的印地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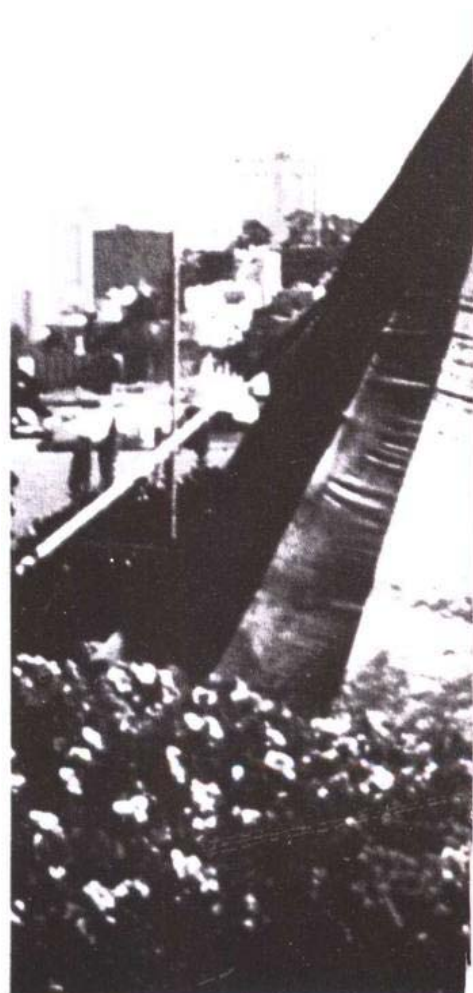
▼從阿路卡多拉斯島遠眺舊金山，擁有摩天大樓的近代都市與帳篷小屋，形成一種強烈的對比。

在印地安各部族慌亂的被驅逐到指定區的同時，住在五大湖區的印地安人，也不例外。但惟有居住在佛羅里達的沙米隆族，拒絕遷移，他們藏身在沼澤叢林地，伺機展開激烈的游擊戰鬥。戰役中處處顯示出美國的殘暴與背叛行為，嚴重玷污了美國的歷史。

經過白人的強制執行，東部印地安大集團，已被一掃而空。同時，西部平原的印地安人時常與東來的印地安人發生糾紛。常久居住於森林的東部印地安人，儘可能地學著適應平原的氣候與生活，然而他們生存的機會卻越來越渺茫了。

十九世紀的淘金熱，吸引了大批的獸皮交易商、狩獵者、金礦採掘者，他們將西部的山岳區，弄得一塌糊塗。由於東部的大移動計劃與西部瘋狂採掘的白人，印地安人開始有被東西夾攻的感覺，他們心中充滿焦躁、不安，忍耐限度已達極點，於是起而反抗，想作最後困獸的掙扎。

由於鐵路的建築以及開拓者不斷向大草原逼進，加上士兵與獵師的大量殘殺，野牛終於滅跡。印地安人不僅失去了賴以生存的野牛，而且離鄉背井，難以謀生，因此群起響應，參加戰鬥。然而美國的軍隊，發揮殘虐的軍事力



量，以壓倒性的優勢擊敗印地安人，並且更進一步，將他們趕入更深、更無價值的貧瘠地。

命運悲慘的印地安人，有時也甚至會喪失僅有的保留區，因為政府制訂方針的失策，才使印地安人遭到這般痛苦。直到今日，印地安人仍受到某些程度的迫害。

自路易斯與克拉克沿密蘇里河以槍及大砲向印地安人開火，炫耀美國政府的力量，至派克向當時的酋長收買現在的明尼亞波利地方，西部開拓的歷史已告一個段落。雖然，探險家、科學家、政府的測量者、獸皮交易商、山居狩獵者、邊境開拓者……他們當初並不希望西部的印地安人，遭到這般噩運，但是這一切卻也都是源於他們種下的惡因。



11 西部的繼承者

西元一八一二年，戰爭結束時，美國西部開拓地已擴及印地安納、俄亥俄、伊利諾、密蘇里與密蘇里河下游、密士西必河，而且這些活動還越過三〇〇〇多公里繼續推進到西部荒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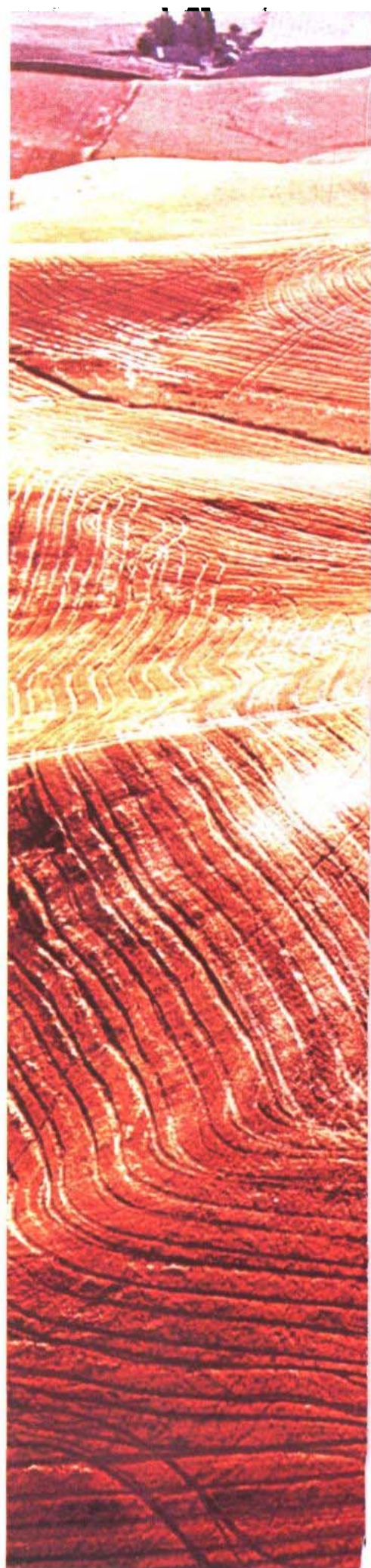
由於擴張主義，以及對土地的渴望，加速了美國大躍進的速度。然而，最主要還是探險家們傳入的消息帶給東部人民太大的刺激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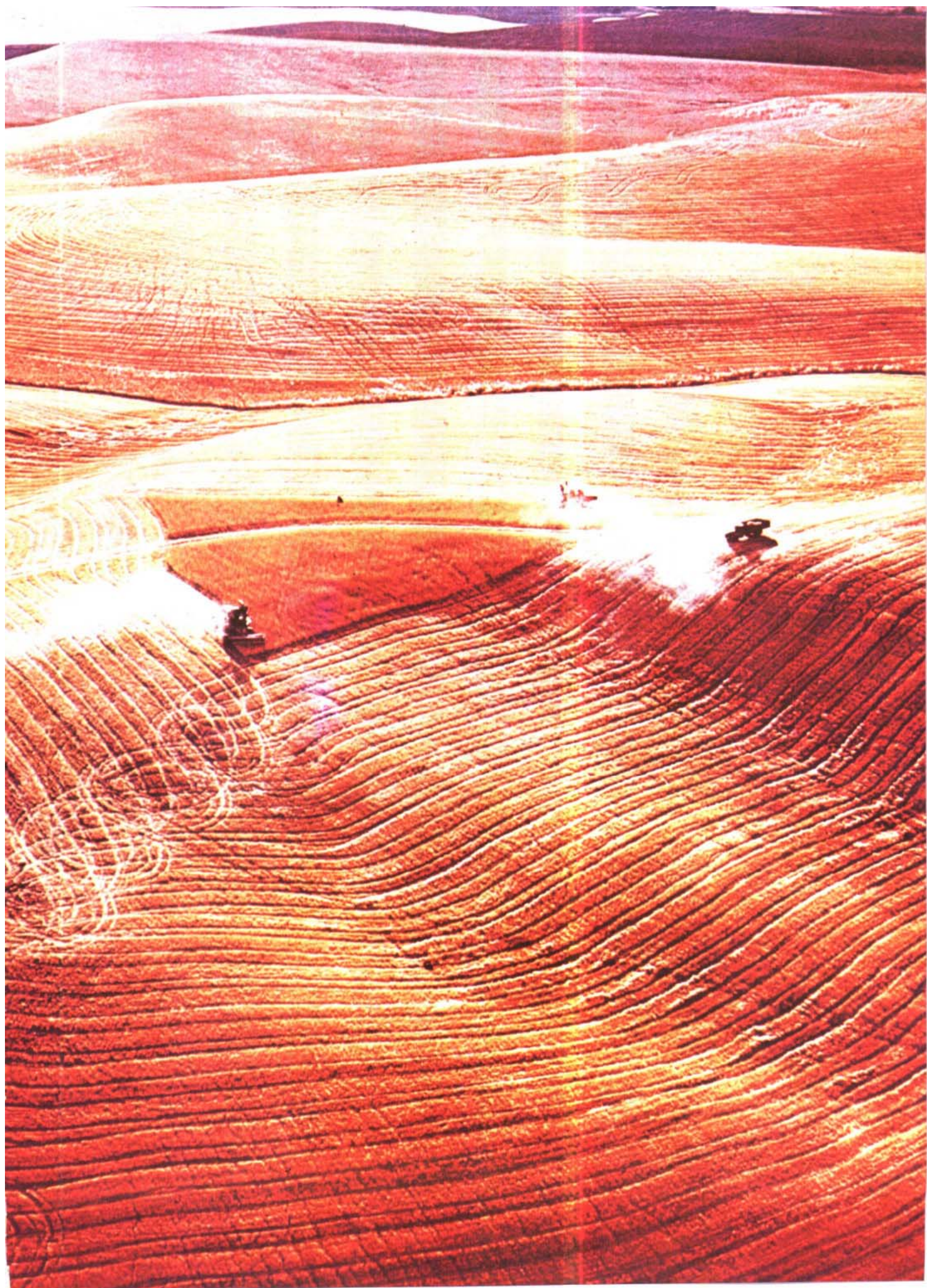
事實上，西部廣大地域的壯大雄姿是在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之後，才在衆人心中萌芽。它最初給人的印象是一片荒涼而毫無生機的景象。這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探險家將自己所得資料報告，送入政府當局，而政府未經澄清證實就藉大眾傳播傳送到社會上。其二是，獸皮商人繼先驅者之後進入西部，他們從不公開自己得到的知識，以免影響他們的生意，而故意將所得經驗隱藏了起來。

例如：約翰·傑克夫·阿斯達故意將從阿斯托利亞人那兒得到的消息與地圖藏匿起來。結果，後人雖了解南帕斯的重要性，但缺乏正確可靠的資料，而大費周章，浪費許多時間去探險。諸如這類，使得擴展邊境的盛大舉動於西元一八一二年戰爭結束後才得以推行。

要征服西部，首先必須要有大量的資料。這些資料雖不全然是真實的，但卻充滿幻想，其中對於獸皮商人生活的描寫最戲劇化。

►華盛頓州科爾法克斯附近的帕洛瓦斯·喜魯茲的金黃色麥田。顯示出西部的居住及農耕進步的情形。







西元一八三一年出版的 J·O 巴狄所著「我的冒險記」，雖曾風靡一時，但其中的記載，有很多錯誤，這些出版物，並未給予十九世紀預備移民的人一個適當的指引。大部分的錯誤多在地理上的事實與書上所載地圖不符，而這些錯誤百出的地圖，卻以極具權威性的口吻加以說明，使得後來的地圖製作者信以為真，因此更積非成是。

這一連串的錯誤，都是因為探險家們態度的不夠嚴謹。一八二〇年代，西部地區大部分的地圖都以威廉·克拉克的地圖為準，其中誤以為大角河、黃石河的源流區與格



▲畫家筆下獸皮交易商人的生活似乎很悠然自得。西元一八八〇年，喬治·卡勒谷·賓加姆所繪「回程中的獵人」。圖中的獵人從內陸區收集了獸皮，準備回家。在獨木舟上，堆積許多獸皮，爲了安全起見，還在船頭上綁了一隻貓看守。

蘭河或沿岸的西班牙要塞之間的距離非常近；派克則在製作地圖時加入許多主觀意見，例如：他以爲中部洛磯山脈必定是流入平原各河的水源地，因此他任意畫了幾條河在洛磯山區的地圖上。同樣，有數位西班牙探險家深信布艾那維多拉河的存在，僅憑個人主觀的推測，就將它記入地圖。此後，美國的探險家爲了尋找這條河，踏遍整個西部。

一八三〇年代，職業幻想作家開始出版幻想小說，這類文章與報章雜誌所登載的重點，是將西部人譽爲英雄，出版家多半以神話式的手法描述西部艱辛的開拓史，而獲得莫大的利益。描寫山居狩獵者與印地安的征伐者之類的書，不久，也成爲不朽的文學名著。

眼見西部小說這麼受當時社會人士的歡迎，獵人及探險家也紛紛將自己的回憶錄及日記，經過整理後公開發行。當然，他們很妥善地隱藏自己失敗的經過，但仍有助於公開西部地區的真象。這些真真假假的資料，促使指導東部開拓的人產生了幻想。如吉達底亞·史密斯將哥倫比亞河溪谷上游的肥沃土地，向政府作詳細的報告，在報告書中說明移民的馬車，可以通過南帕斯到達西北的俄勒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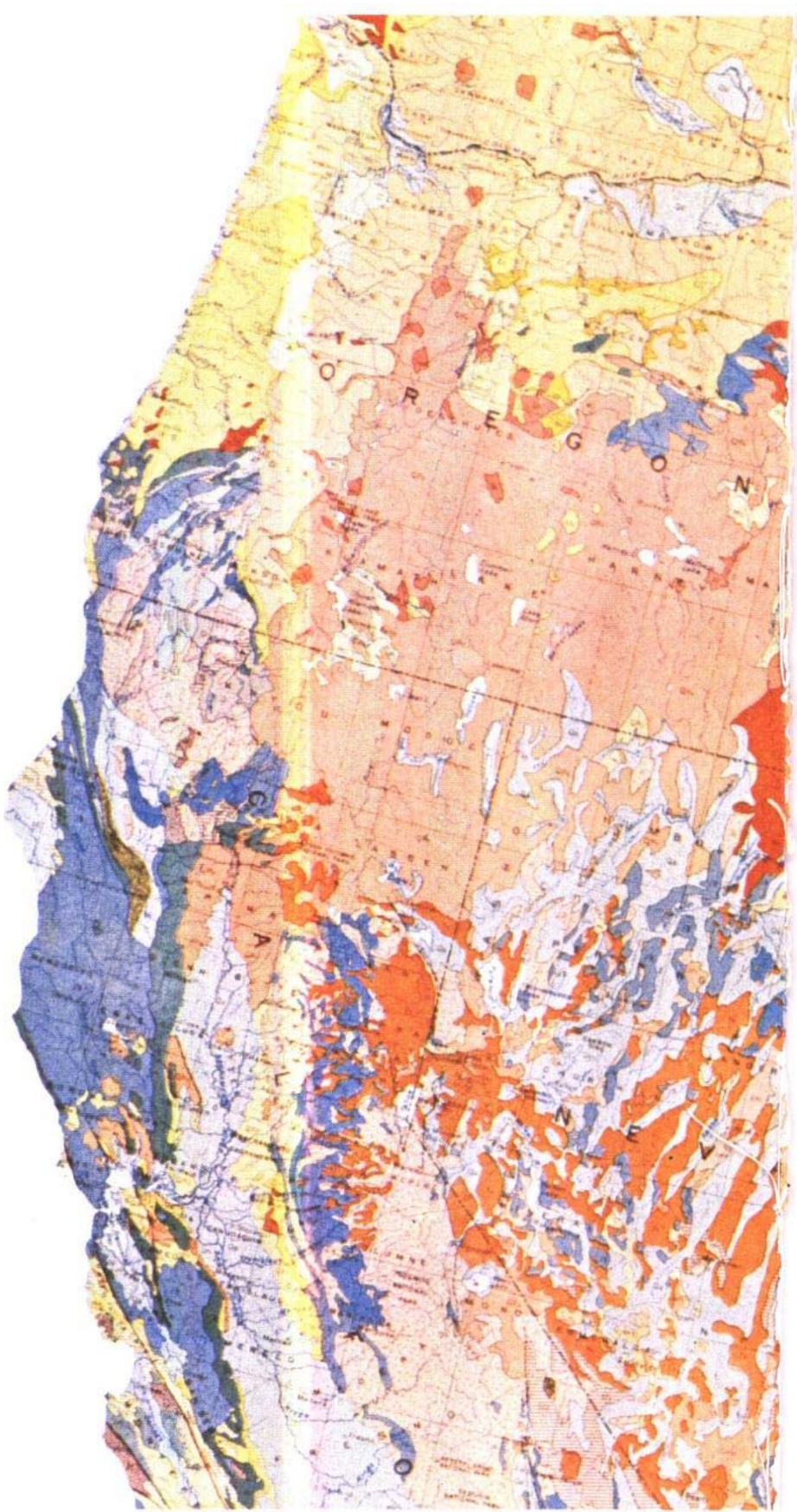
這份報告後來成爲開設俄勒岡大道的重要資料，這時期有一位名叫喬休阿·皮路佳的密蘇里公司老闆兼獸皮商，向美國政府提出警告，假如美國不早一步到俄勒岡，俄勒岡很可能會成爲英國的殖民地，於是移民熱潮，再度掀起，這份報告很受歡迎，以後，由吉那斯·雷奧那多所出版的「冒險記」就是由他和喬·窩卡共同探查加利福尼亞道路的日記。

在雷奧那多之前，「天意」一詞已深爲一般民衆接受。而雷奧那多的「冒險記」中，主要內容是預測美國在不久的將來，不僅會得到西部，同時會使西部文明化。他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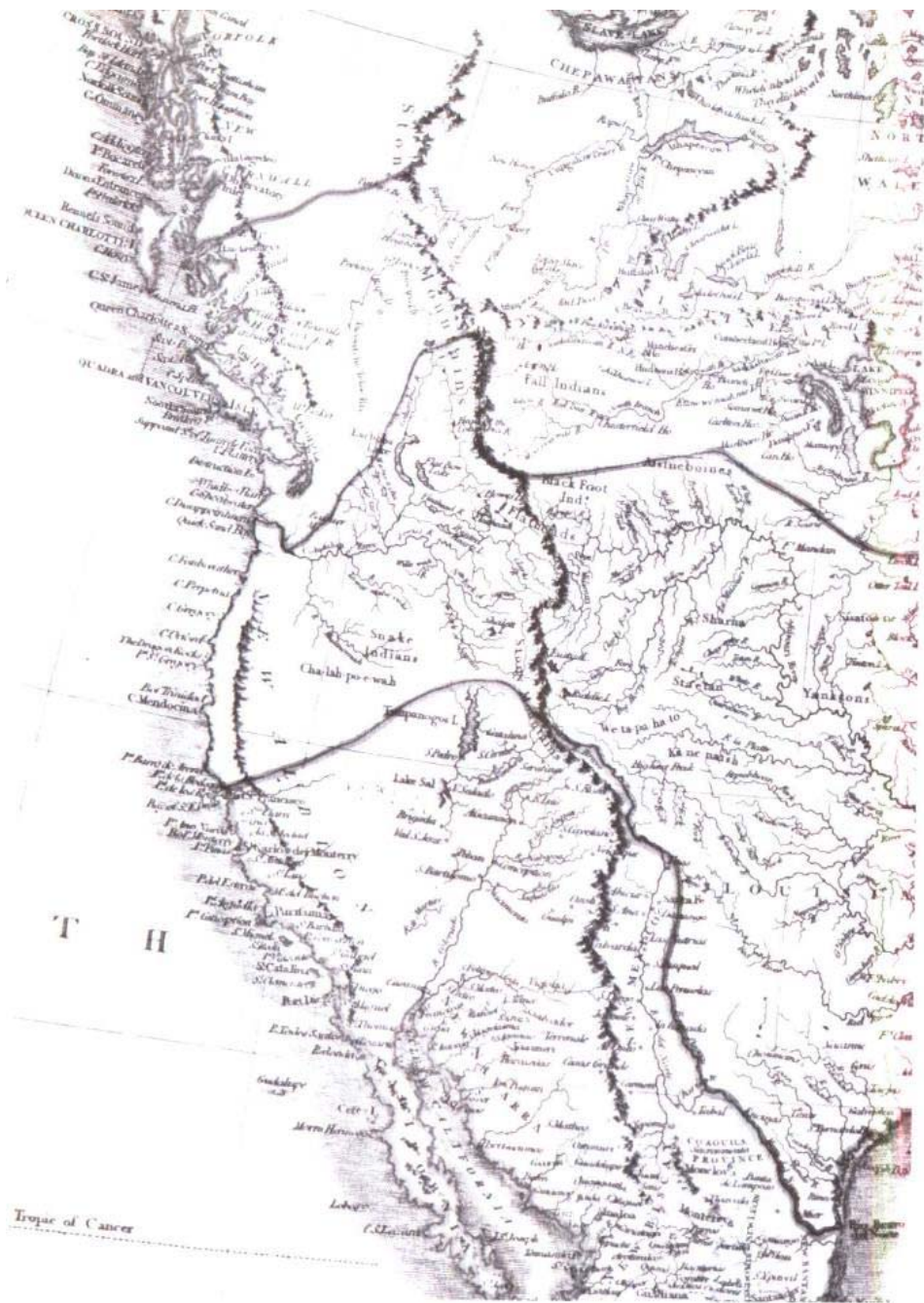
觀寫出這本書，博得絕大多數國民的響應。此外，J·C 佛列蒙特的著作也是如此，他響應美國的政策，並表明對西部必須採取必要的行動，加上他本身旺盛的精力及魁武的身材，因此使一般民衆感染了西部的魅力與興奮，對西部更加嚮往。

自西部探險以來，已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對於西部的土地、氣候應該了解很透澈才對，事實上，錯誤與虛假的宣傳仍然存在。就如朗德佛多·艾斯坦因所繪不正確而又令人難以想像的地圖，使同納隊碰到原來可以避免的陷阱。同時，他又以同樣歪曲的宣傳改變了加利福尼亞的實際情形。理查·亨利·戴納的古典文學作品「二年水手記」一書中，對西部地區極為讚賞，其實此書

►美國的地質地圖。此圖遠較過去其他地圖精確，是以探險家的實際探險資料為依據繪製而成的。圖面上有許多不同的顏色，表示出不同地質的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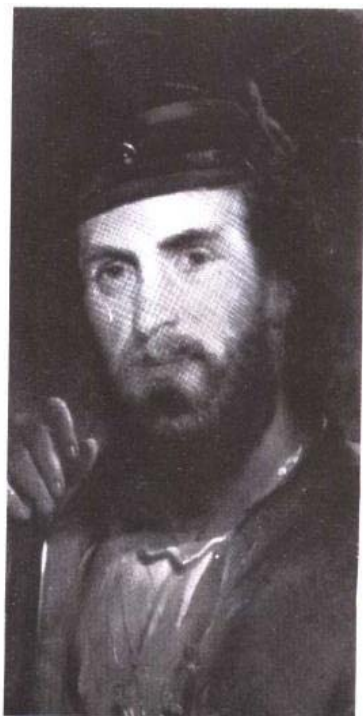
◀由約翰·卡利雕刻的「現在最具權威的北美洲新地圖」對西部山地似乎很正確的寫法描繪出，但若將此圖與36頁西元一八〇四年的地圖相比，前者顯然是正確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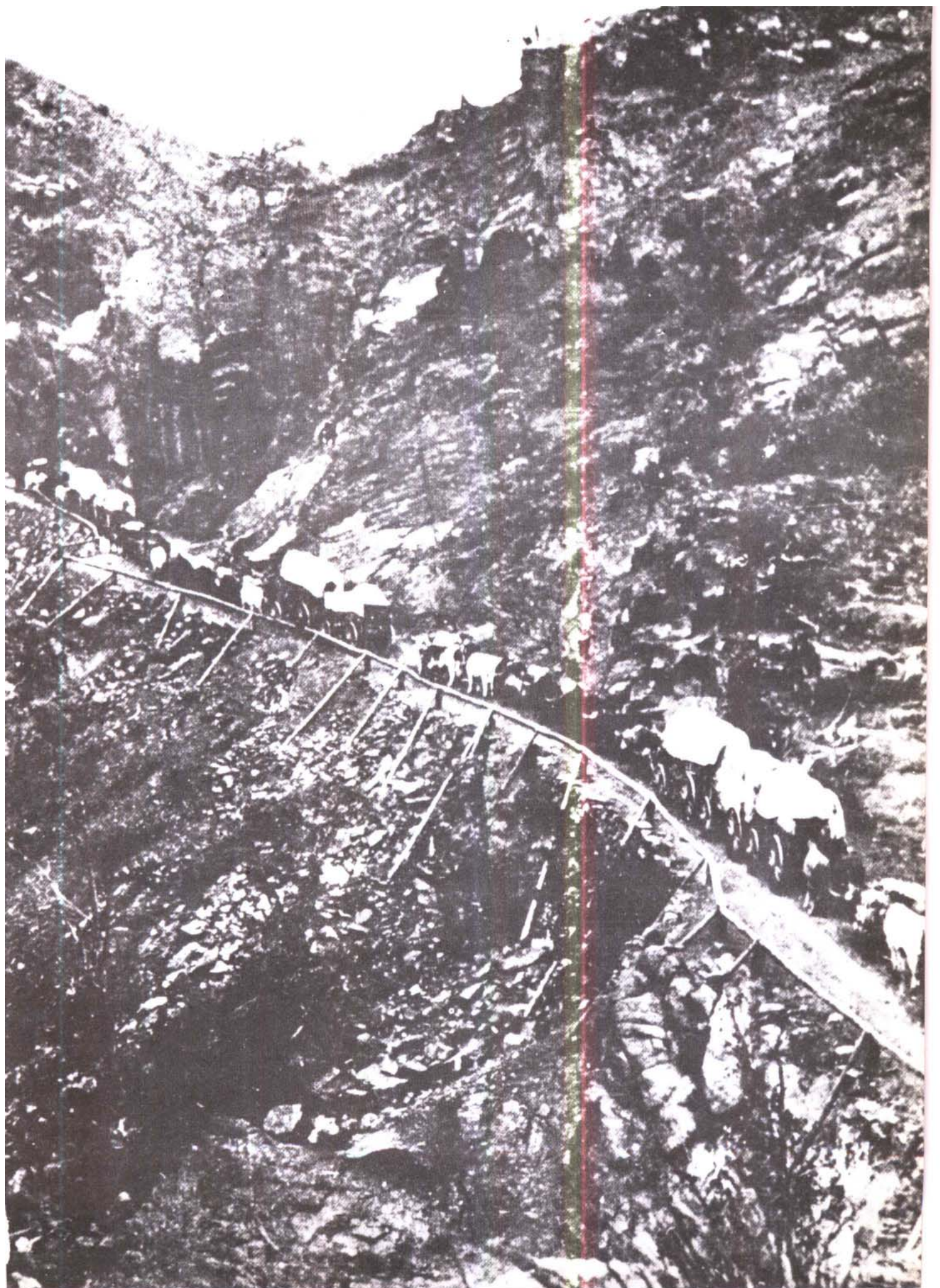
▶正在通過科羅拉多州由提道路的馬車隊，由於開拓者，在旅行之前所得到的資料不夠詳細，以致途中險象環生，有時甚至必須以人力拖馬車通過山道，辛苦異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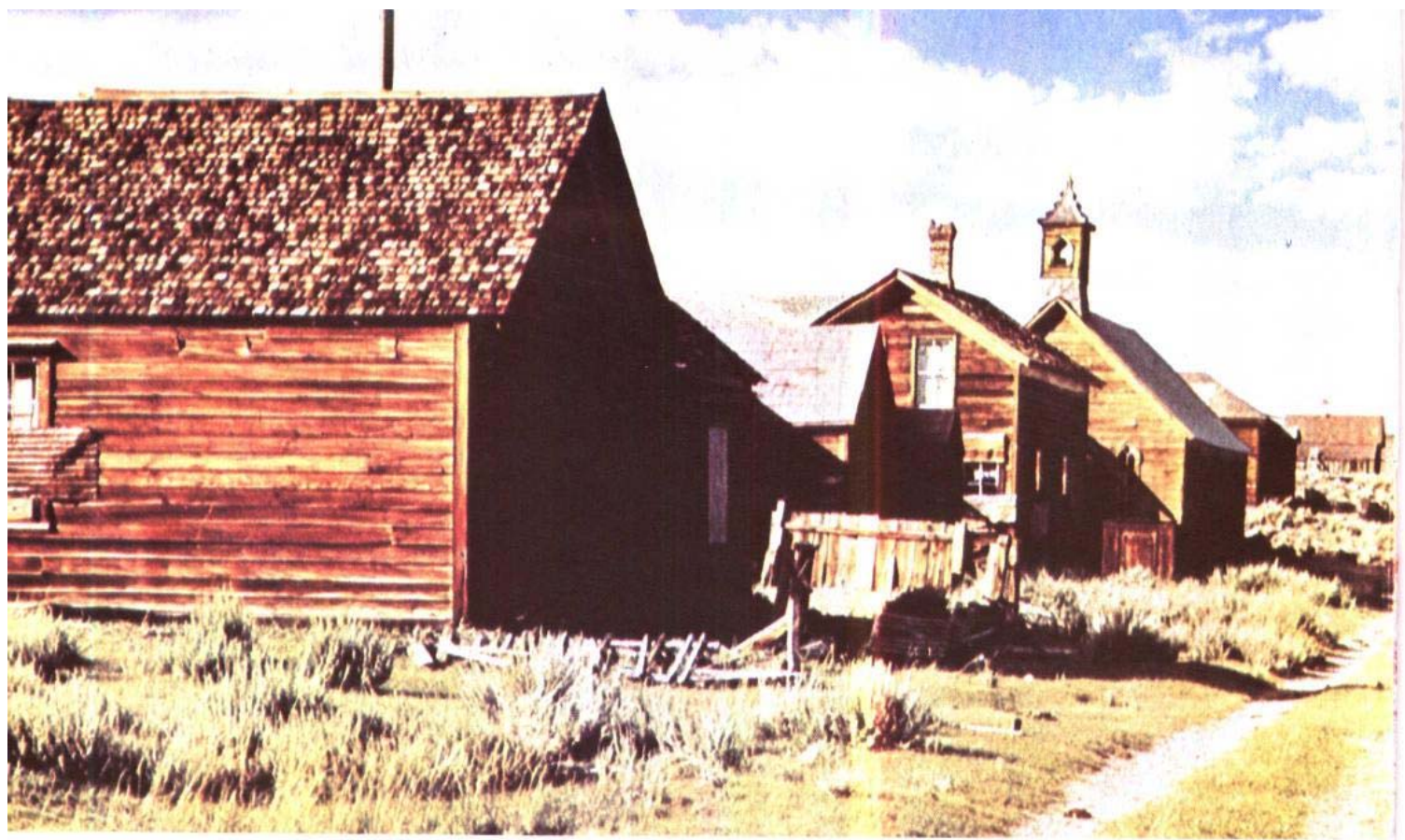
▼約瑟夫·雷多霍特·窩卡是密蘇里州的保安官，也是著名的山居狩獵者。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西元一八三三年遠征加利福尼亞時，發現了大西部的路線。他們一行還發現了約瑟密提溪谷，向美國政府報告。後來，窩卡又跨越山脈帶領遠征隊，再一次來到加利福尼亞。

如其他西部指南作品一樣，大部分的報導都不正確，書中對印地安人的威脅、荒涼的沙漠、危險的山道這些事實均隱諱不說，也沒有明白地指出一條正確可行的路線。

到西元一八五〇年初，社會上對西部仍存有不正確的觀念，同時「美國大沙漠」也一直為人們所相信。身為歷史學家的R·A·畢林格頓還自信地說，自西元一八二五年以後「只要識字的美國人，任何人都知道，西經九十五度以西之地，是片無法耕作的大沙漠」。以後的開拓者要從密士西必河向山岳區前進時，都避免越過這塊實際上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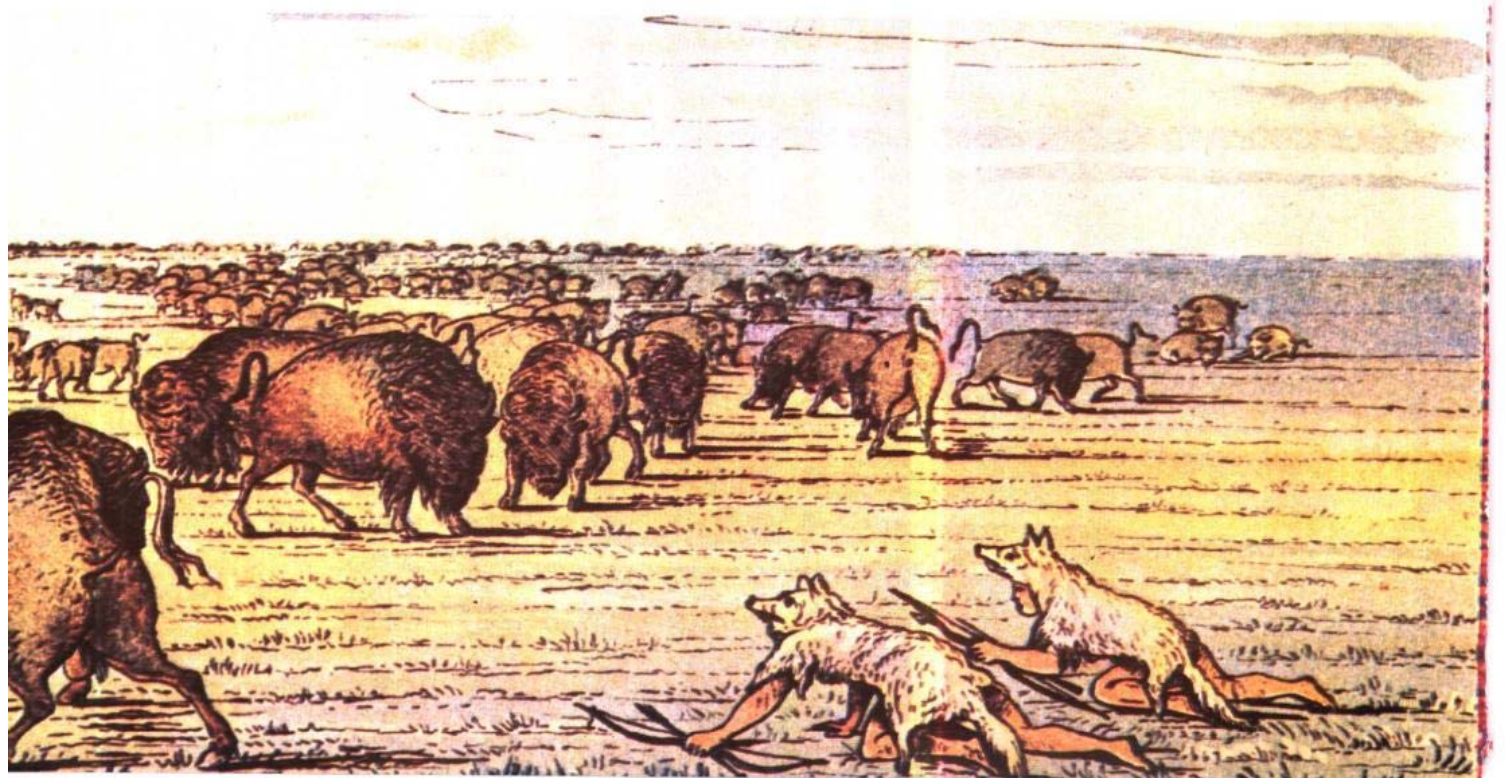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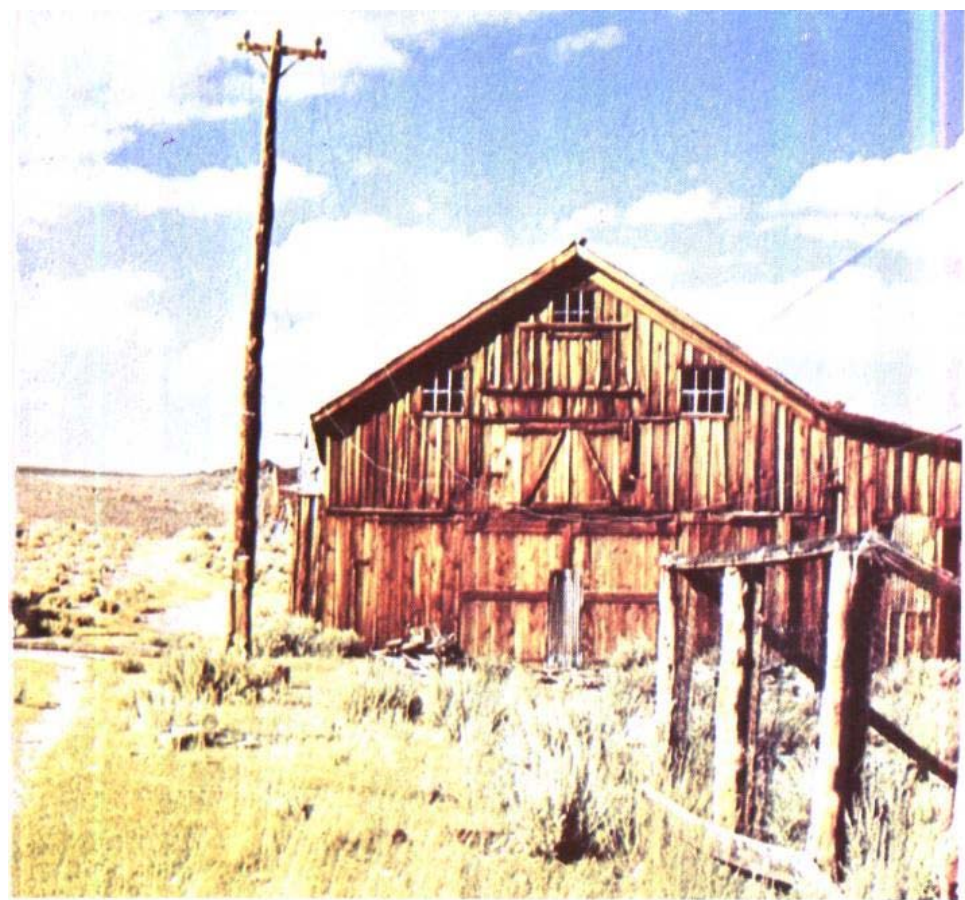


有價值而被誤解的地區，導致這塊地區的開發延後，探險家們對此事實應負相當大的責任。

獸皮交易商、獵師、初期開拓者與探險家，雖然將東部人民引導進入加利福尼亞或俄勒岡，但中部平原的廣大地區，仍然沒有合適的居住地，僅有無以數計的野牛及數

▲並非所有的新興城市都是繁榮的，尤其是淘金者居住的城鎮更是明顯，當淘金熱一過，這類暫時性的都市就沒落了。如圖中所示的幽靈城（即為住民所遺棄的城市），在現在的西部，常可看到。





萬名印地安人。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美國的政策是將印地安人遷移到平原的「荒地」。

也許由於白人從印地安人那兒只要隨意奪取，即可獲得土地，因此美國政府對土地的慾望已達到某種程度的滿足。但是當平原地區的印地安人不再像以前那麼野蠻時，移民者又想侵入他們的土地。

在此之前，他們並非不曾留意這片廣闊的土地，因為十九世紀初的農業技術絕對無法運用此片土地的資源，當時代的農耕只能在肥沃而濕度適宜的土壤，與防風林……等優良條件下進行。

所以美國人在想獲得這片土地——乾燥的農地之前，就需有更進步的技術。

移民大草原計劃的第一階段是牧場經營者的移入，這片大地既能養活難以估計的野牛。那麼，先讓牧場經營者飼養些乳牛，應該不是件困難的事。

因此，緊跟在探險家之後，牧場經營者進入了蒙大拿、懷俄明、德克薩斯州。所到之處，都留下一幢幢小房子。而且他們的移動以村為單位，由一個村移到另一村，然後利用新的農耕法和機械，做全面性的開墾。移民們漸漸知道如何用泥土建造房屋，並以當時新發明的有刺鐵絲網做成圍牆。他們用鋤耕地，用風車汲水。在特別重要的這段艱苦時期，充分利用新發明的機器，這些農耕機器原為

◀在馬匹尚未自西班牙運入美國之前，印地安人都是靠徒步來獵取野牛，其成功率很低。於是他們假扮土狼的樣子出現在野獸前，他們認為或許成功率會增高。到十八世紀，馬匹被引進，這些獵人有了方便的工具，便大量獵殺野牛。

東部耕地用的，但是在廣大的中部，更能發揮效果。

此時，探險時代已過，移民們多方面的便利都是探險家流血流汗辛勤換來的結果。他們盡量開墾這無比肥沃的土地，並調查土地的規模及利用價值。探險家對這片充滿希望的大地，做詳細的調查，提供了諸多地理上的資料。地圖製作者也為後來的開拓者提供正確的地形路線。

移住地能迅速地成長，應歸功於探險家遺下的文明的種子。從路易斯與克拉克的「會議小屋」，太平洋沿岸阿斯托利亞人的交易所到加利福尼亞的沙達堡，漸漸有許多小車站出現，西進的開拓者有時會停留此地。有些小車站漸漸發展成大車站。西北部的拉密以及伯易西，在獸皮交易時代，是含有「要塞」意味的「堡」，後來漸漸擴大，發展成為熱鬧的都市，所以後來就除掉「堡」改為「市」。聖大非及達歐斯也成為重要的交易中心，人口日益膨脹。鹽湖城更成為開拓者通往西部的主要道路。

在美國西部日漸發達的同時，加拿大西部也有一番大改變。古老的獸皮交易所很快地變成住宅區，哈得遜灣公司認為既無法避免美國人進入哥倫比亞河流域，只得將太平洋本部遷到溫哥華島的維多利亞堡。到西元一八五〇年代止，維多利亞堡（現在的曼尼托巴州的塞卡克）已成為加拿大第二大居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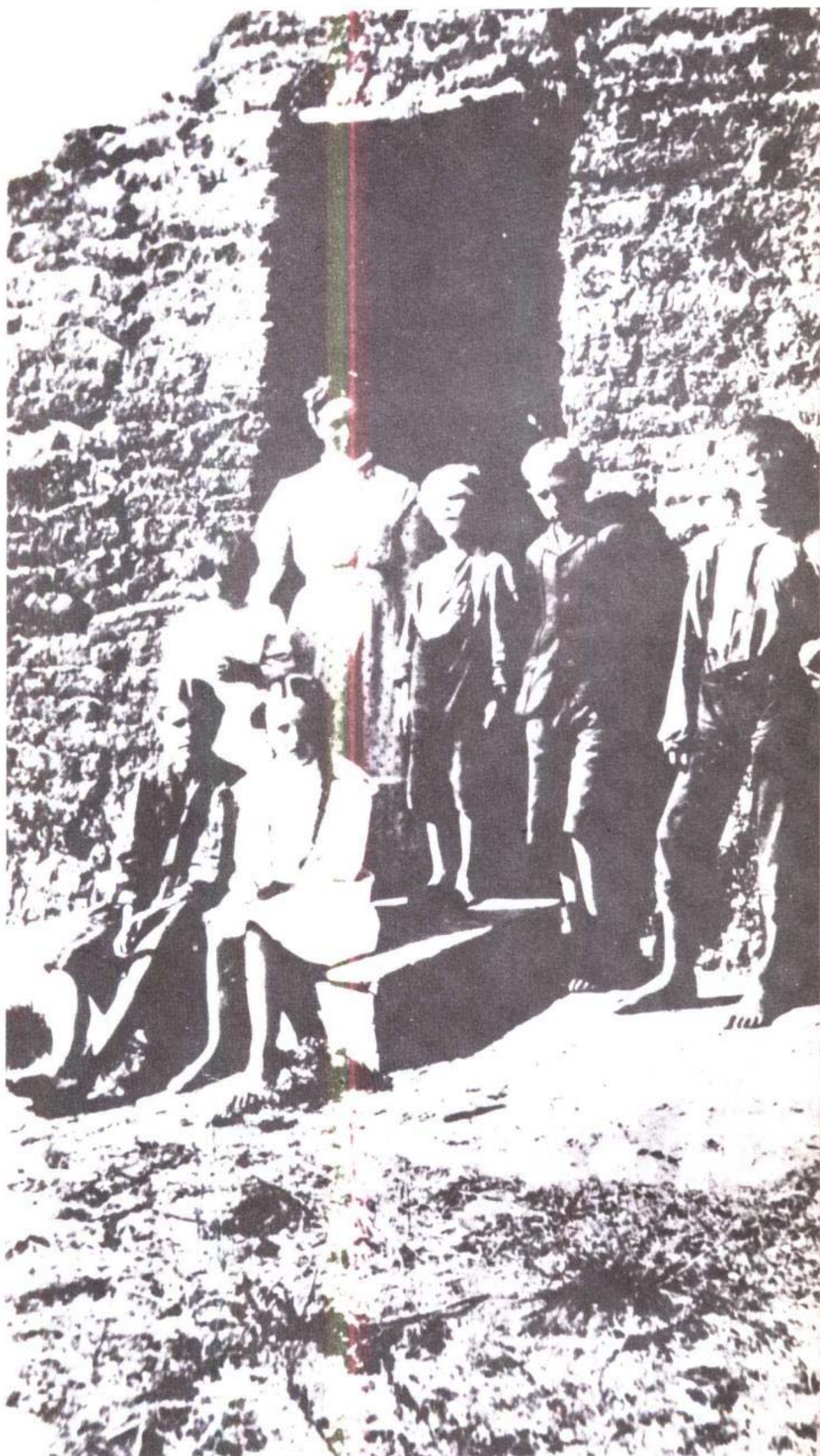
前往英屬哥倫比亞的淘金者與當時的加利福尼亞淘金者一樣，在當地建了一間間小房子，只要能抵禦風雨就心滿意足了。當淘金狂潮一過，人去山空，留下的房子，還會有其他人到此地居住，在內陸地區的獸皮交易所附近，有些人利用狹窄的空地耕作謀生，而證明了土地的農業價值。於是這些吸引許多加拿大東部邊境的人前往探險，這些人就如同美國西部的開拓者，為後人播下了文明的種子。

就這樣，不到一百年，北美大陸東部海岸原來僅有的二個小居民集團，不久便成為橫跨東西部大陸的二大國家。

到西元一八六七年止，加拿大還是英國的殖民地，然而到了本世紀，他們已能善加利用擴大的土地。

美國收買路易斯安那後，就開始伺機而動，「天意」果真使這個國家充分地表現出他們的野心與能力。實現這些野心的歷史，是由初期探險家，懷著美國大帝國的夢想，由東向西前進時開始的。

►曾經被人們誤以為不利農耕的平原地方，到二十世紀初，移民人數已達頂點。移民們以低價購買土地，興建房子，是以寬30～35公分，厚60～75公分的硬泥塊堆砌而成的。房內設有橫梁，上置乾草，再覆以草皮。這樣的房子雖簡陋，卻是冬暖夏涼，不易引起火災，其中較堅固的甚至可住二十年以上，惟一的缺點是窗戶不多，光線不夠充足。







◀十九世紀中期，這些身體強壯的金礦探掘者，對加利福尼亞的開發有很大的幫助。

附 錄

在美國的歷史上，十九世紀初期到中期是西部開拓時代。爲了讓讀者對西部的發展，有更深入的了解，以下收集了許多資料供您參考。

在本附錄的前面部分，收集了有關西部的發現與開拓的種種資料、書信，以及日記。例如：同納隊中一隊員，被困於山中所遭遇的恐怖經驗，就是取自他日記中的記載，此外發現金礦的約翰·沙達在自己的日記中也記着他對金礦的發現，在某方面感到失望。本文中還對熱心找尋金礦者，如何淘洗處理，提煉金礦等等均有詳細的說明。至於威爾遜陰謀事件中奇怪的內幕、印地安的「文明化」、摩門教中女性爭取宗教權利……等事的說明，都將有助於讀者對本書的了解。

本附錄中還選出幾位前文提過的探險家，並附有他們的略傳。這些略傳並不是他們個人一生的敘述，而是兼有探險地及工作協助者的介紹，此外還附上探險家的生卒年代。爲幫助讀者了解，文中補上不少前文遺漏的地圖。

略傳後，是用語解說部分。

◀遠眺舊金山金門橋的景象

金門橋是由舊金山通往加利福尼亞西北部公路的一個跨海大橋。

哈得遜灣公司的許可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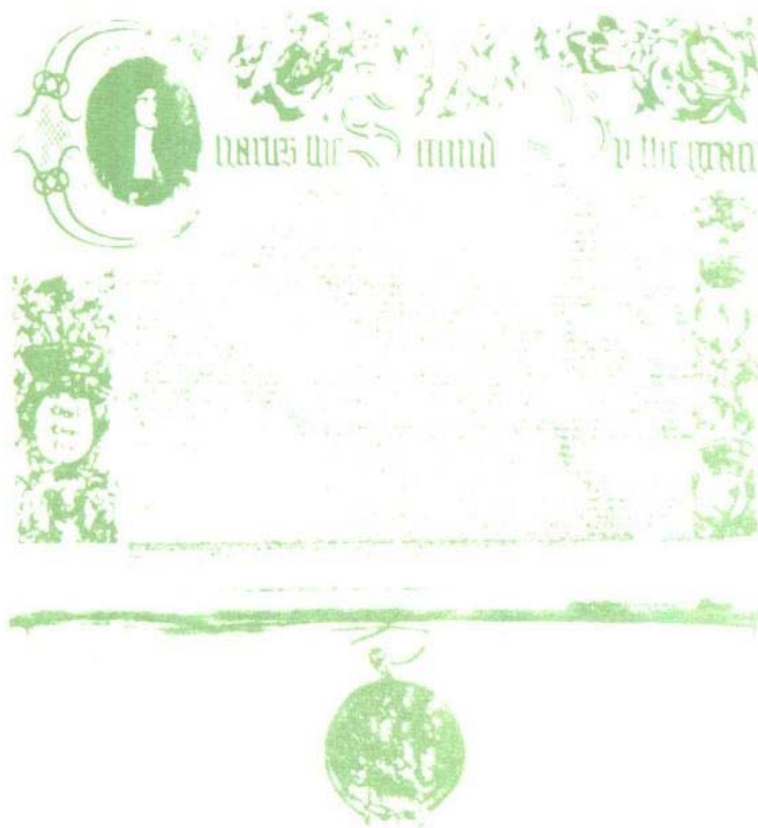
本篇所述是有關於英國國王查理斯二世賜予哈得遜灣公司的許可狀及總督職位。

故國王查理斯二世陛下，在印有國璽的許可狀上這麼寫著。

魯巴得卿（查理斯二世的從兄弟），花費鉅資，前往南海發現了新的航線，而且爲了獸皮與其他商品的交易，遠征美國西北，這種不斷前進的結果，使他收穫甚多。因此申請成立公司，並呈請認可在加拿大有通商貿易獨占權。

朕爲了公共的福祉，准許英國探險家成立哈得遜灣公司，並賜以總督之職。從哈得遜海峽（大西洋與哈得

►幾世紀來，在北美洲的印地安人都以打獵爲生。加拿大的初期交易商人常向他們交換獸皮，慢慢地成爲同伴，產生了友誼。



◀西元一六七〇年，哈得遜灣公司成立，擁有哈得遜灣周圍的交易獨占權。現在，這家公司的代理人仍能進入荒地向獵人購買獸皮。

▼交易所常設在內陸的荒地，在荒地中爲保護商人避免受到敵對勢力的攻擊，都築有防禦性的要塞。





遜灣相連的海峽)的入口處到內陸的海、河、湖及其沿岸的陸地，不論是否是朕臣民的土地，是否是基督教國家的領土，也不管是若干緯度，哈得遜灣公司都將擁有通商交易的獨占權，以及通往各地方的交通權。此權利並將傳給其後繼者。

※「哈得遜灣公司文書」(西元一七四九年，依據英國下議院的命令印刷)。



賽門·夫拉則 太平洋岸之旅

與其他探險家一樣，賽門·夫拉則和他的同伴，在往太平洋岸探險的途中，遇到許多困難。夫拉則在日記中記載著一八〇八年的旅行，所遭遇的阻礙……

六月二十三日星期五，早上下雨，有一名部下生病，而且似乎病情嚴重，必須立即送醫。可是大家都覺得水行不如陸行來得安全。大概是因為上次在急流中遇到的困難，使他們產生這樣的心理。我只好獨自坐著獨木舟穿過了數個急流。

中途遇到幾個友善的印地安人，於是便下船休息，順便等待著與陸行而來的人會合。這一帶崎嶇不平的山地，連走路都覺困難，當我們來到必須改由陸路搬運的地方時，一名部下不慎跌倒，幾乎弄壞了扛在肩上的獨

►印地安人在河川旅行的技巧相當高超，這種特殊能力，透過作家、畫家的筆，更加神乎其技，而與事實有一段差距。

▼沿著未知河前進的遠征隊，一旦遇到急流或繁茂的樹葉阻擋去路時，就必須採行陸路搬運。





▼出生於烏阿蒙多的美國人賽門·夫拉則，在加拿大西北公司工作，他利用陸路從東部旅行到西部，而且幾乎抵達太平洋沿岸。



木舟。印地安人從河的下游來到這裏，送給我們兩艘獨木舟，使我們因而渡過難關。這大概是由於比我們先到達的同伴指示他們這麼做的吧！此時，斯圖特的獨木舟在急流中，浸水的情形很嚴重，幾乎要沉沒了。

不久，我們到達了印地安人的部落，並準備在此地登陸過夜。這兒的印地安人數，約有一七〇人，他們自稱為奈伊魯蓋米族，並以友善的態度與載歌載舞的歡迎儀式招待我們。

在我們所遇見的印地安人中，奈伊魯蓋米族的日常用品是最豐富的，穿的是獸皮製成的衣服。他們還領我們到部落附近的墳地參觀，那是以兩塊木板相接而成，大約有一·二公尺，呈正方形，上面蓋著杉木皮，再覆上一層石頭，然後在附近造一木架，上面吊著二艘獨木舟和樹幹，樹幹中再吊著幾個籠子。

這裏晝夜氣溫相當懸殊，白天溫度很高，到晚上，由於附近有萬年雪，所以溫度相當低。

*可伊·W·拉姆「賽門·夫拉則的書簡及日記：一八〇六～一八〇八年」（多倫多，加拿大·馬克密那公司西元一九六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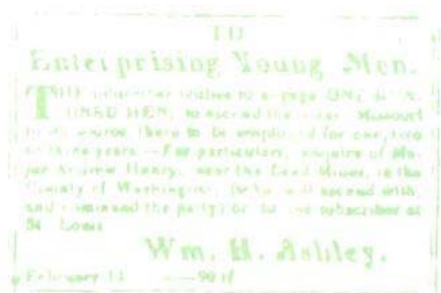
舊金山灣周圍

吉達底亞·史密斯在加利福尼亞探險途中，對於有關舊金山周圍一帶的情形，在日記中有如下的敘述。時間：西元一八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舊金山灣的東南方有鹽澤地（潮水可以到達的海岸沼澤地），每年都生產很多的鹽，且產量還可能繼續增加，這是屬於聖或澤（聖約瑟夫）傳教團的。

由桑達克拉拉進去大約一公里半的地方，有一個由一〇〇戶人家組成的部落，部落的房子用普通的材料搭建而成，磚塊也是未以火燒製的粗磚，一眼望去，只有幾戶外觀較好的房子，其餘幾乎都已搖搖欲墜。

在舊金山灣的東方，有布艾那維多拉河，附近有廣



闊的草原及許多處農場，河口處有聖大阿那農場。灣北是一片美麗的平原，延伸至海，並有洛磯山脈的支脈伸展至海岸。

……聖大阿那農場，沿舊金山灣的北岸縣長約五公里，再沿草原伸向內陸約深五公里。在這廣大的農場上，被開墾利用的土地並不多，家禽動物也很少。但土質好，又居於有利的地點，是一個具有潛力的好地方。

＊摩里斯·S·沙利旺著「吉達底亞·史密斯的旅行」

（於加利福尼亞州聖大阿那，札·懷音·阿茲·普勒斯，西元一九三四年）。



▲到西元一八五一年止，有許多像吉達底亞·史密斯因開拓道路，發現金礦而致富的人，舊金山也因此成為熱鬧的都市。

◀「密蘇里·加賽多」報 西元一八二二年二月 所登載的廣告。鼓勵年輕人到西部開拓，可以名利雙收，當時年二十四歲的吉達底亞·史密斯，就是因為受到鼓勵而赴西部開拓的。



巴狄遇到印地安人

在西進途中，傑姆斯·巴狄遇到恐怖的派比族印地安人。下面的故事是從西元一八二八年一月一日，所發生的事整理出來的。

今天，我們遇到五十個不友善的派比族印地安人，在箭林如雨之中，我們划著獨木舟在河中前進……船漸駛向岸邊，然後大夥兒快速地縱身躍入林中，以槍還擊，打倒了六個人，向他們誇示一下我們武器的威力。其他的印地安人看見情勢不妙，都狼狽而逃。記得上次和待我們極友善的某印地安部族分手時，他們就一再叮嚀，要我們多加留心派比族。結果我們果真領略此部族的凶猛。

一場打鬥過後，我們將子彈重新裝好，乘獨木舟駛向對岸登陸，看到沙灘上橫躺著幾個印地安人，有的還一息尚存，地上有二十三隻被拋棄的手槍，我想多半該是印地安人逃走時留下的吧！他們身軀龐大，膚色黝黑且有披肩的長髮，髮端還綁著蝸牛的空殼。除此之外，他們全身空無一物。

✧T·佛林多著「J·O·巴狄冒險記」（辛辛那提西元一八三三年）。

▲▼飢餓和乾渴是任何一個遠征隊經常會遇到的大敵

上：巴狄的父親及史洛瓦的二個人的嘴唇上都變黑了……，因口乾而張着嘴……

下：巴狄為了解飢，準備殺死自己的馬充做糧食時，曾這樣記載「我極愛我的馬，而馬對我也有了感情」

威爾遜的陰謀事件

亞倫巴對計劃顛覆美國政府的陰謀一概不承認，以下是他於西元一八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寫給哈里生州長〔即後來的總統威廉・亨利・哈里生，當時是印地安納的準州長〕信的主要內容：

我想在這裡將外界有關於我的各種傳言，向閣下作一番解釋（我想您所聽到的消息不會比我的情報來源更正確），相信您對我的告白，不會感到不滿意。我從來不曾想到甚至計劃破壞美國的統一，當然也不會攀附外國政府，借助外力，或引狼入室。相反地，我會盛怒地拒絕有關這類的提案與決定，我不會做任何有害於政府的計劃，也不會與美國的利益、和平、統一政策對立。我願發誓來證明我是清白的。

西元一八〇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傑佛遜總統寫信給威爾遜中，雖明知他因叛國而遭非議，但仍表



▲亞倫巴在獨立戰爭中立下大功，後來成為美國參議院的議員。



◀亞倫巴在俄亥俄河集合軍隊，他正矛盾著不知是該攻打墨西哥抑或美國政府。結果，傑佛遜總統以叛逆罪逮捕他，移送法辦。

►在從曼哈頓跨越哈得遜河的岩棚上，美國副總統亞倫巴與政敵亞歷山大·哈密魯多發生決鬥。聽到二聲槍響，哈密魯多重傷倒地，亞倫巴慌忙地逃跑。



明支持他。

昨夜，接獲閣下十六日的來信，出乎陰謀家的預測與期待，你已安全地到達利吉蒙多，我衷心地為你高興，他們終必受到正義與法律的制裁。在證據齊全之前，他們還能自由行動，甚至容許出庭作證，雖然他們態度相當傲慢，企圖掩飾自己的過失。這種事實，相信閣下在新奧爾良已有相當的經驗。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由於過分關心、重視自己，而利用第三者來擴大事端，這些人才是真正的犯錯者，我想這件事終有真相大白的時候。

閣下的對手目前正在處處中傷您，這使您非常苦惱。但是，一旦當他們的罪名被確定後，社會、法律對他們自有公斷，不明實情而抱著懷疑態度的人，有一天也會明瞭真相，閣下的地位就會因民衆的好評與信賴而提高。相信不會有人比我更關切您的近況，請接受我為您做的祈禱。

*傑姆斯·威爾遜著「亞倫巴的陰謀以及對手遭人中傷而受擁護的威爾遜將軍」(序文日期西元一八一一年)

同納隊的悲劇

在前往加利福尼亞途中，有一同納隊員巴多利克·布林被圍困山中，本文摘錄自他的日記，從文章中可以得知自西元一八四六到一八四七年的冬季中，同納隊所經歷的辛酸與勞苦。

二月二十三日，昨晚結冰了；今天心情開朗，雖然已將是春天，但外面似乎仍冰凍著，地上積雪深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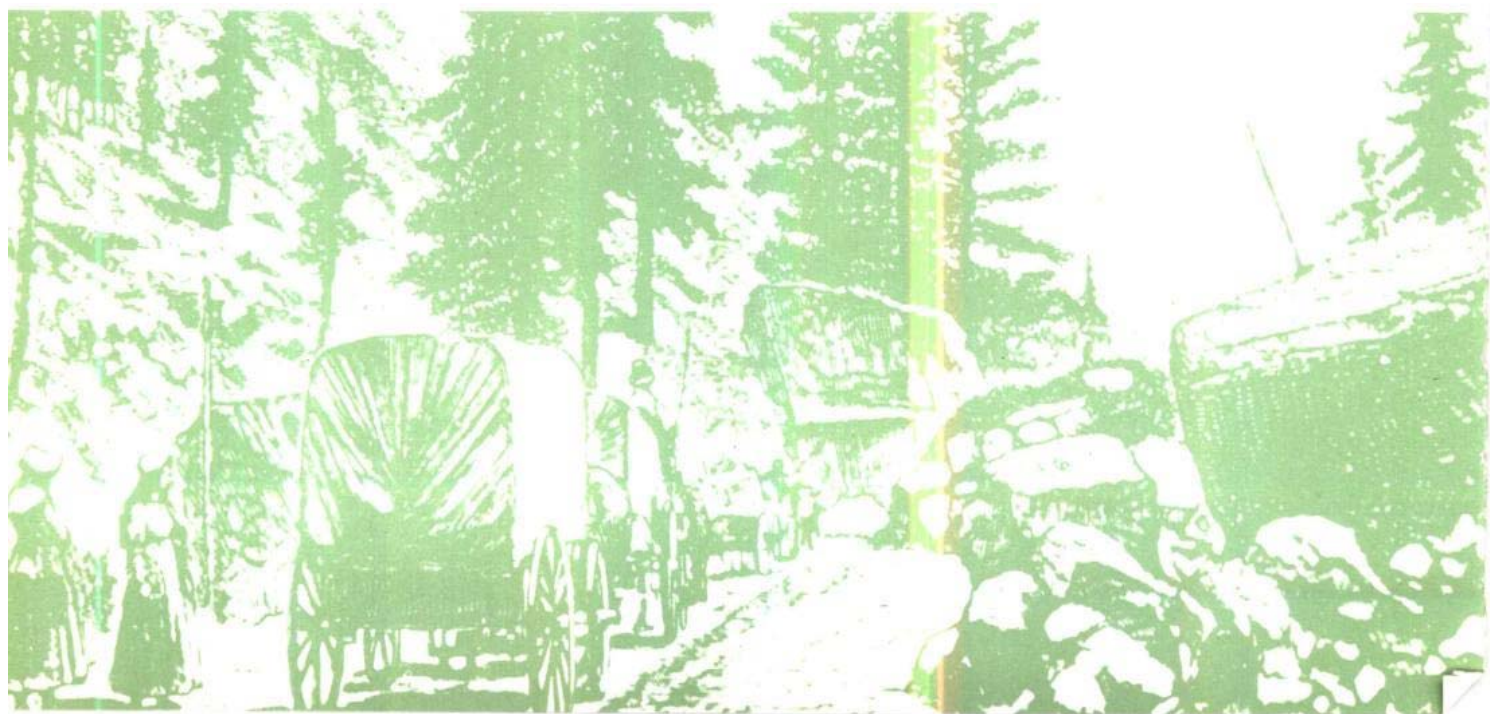
二月二十五日，今天馬費夫人說昨晚大概有狼到她的小屋附近挖走死人的屍體，可是晚上天氣太冷，無法出去巡視。不過她的說法太牽強，因為果真有狼來的話，即使看不見，應該也可以聽到狼叫聲。

二月二十六日，大夥兒躲在帳篷中，飢餓至極，很多人都不願去吃那成堆的獸皮，而我們受全能之神的庇佑，倒吃得津津有味。同納家的人在四天前曾告訴加利福尼亞人，如果不能在二天內發現牛的屍體，只好找人的屍體充飢了，可是死牛被掩埋在深厚的積雪下約三十公尺深的地方，無從查起。

二月二十八日，昨天，有一個從湖對岸來，經過這



▲同納隊員八十一人中，最後只有五個男人、八個女人及三十二個小孩倖存。圖（上），（下）是生還者中的女子。當時年方四歲的伊拉伊莎·同納（上）與六歲的姊姊喬琪亞（下）。



▼平常，馬車隊要通過狹窄的岩石山道就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同納隊要在冬天積雪中，跨越洛磯山脈，更是困難重重

兒的印地安人，身上背著沉重的包袱。他給了我五、六個狀似洋蔥的東西，吃起來味道很像馬鈴薯，只是有許多細長的纖維。

三月一日。今天上午，有十個人從熊河溪谷運來糧食。我們把身上攜帶的物品隱藏在此地，計劃二、三天後出發。據那十個人告訴我們的消息，積雪可能將在六月間才會融化。

以下是西元一八四七年一月十六日，「加利福尼亞·司達」日報刊載有關同納隊遇難的消息，以便讓當地居民了解並迅速採取救援行動

「移民們被困於山中」

國內人士可能還不清楚這時有一移民西部的探險隊被圍困在加利福尼亞山中，正處於很悲慘的情況。他們在跨越山脈時不幸地遇到早降的冬雪，以致行進受阻。這支隊伍包括婦女、孩童共八十多人，在山麓地帶就缺乏糧食，若非得到仁慈的J·A沙達上尉的援助，或許已遭到全部死亡的命運。當沙達上尉得知這個消息，隨即派員搜尋，待尋獲正確遇難地點，就命屬下以五匹滿載糧食的驢，連夜送去。然而第二次救援小組繼續運送所需糧食物品前往時，整座山已為雪所覆蓋，無法將物品送達。這些不幸的移民者，正迫切期待著我們的援助。

*C·F馬克格拉夏著「同納隊的歷史」（舊金山，A·L·班格洛福托印刷公司，西元一八八一年）。

◀移民西部的家屬將自己一生的積蓄都花費在篷車上，然後載著所有的家具，加入移民的團體



那邊的山有金子哦！

約翰·沙達是個很理智的人，當他知道自己的土地蘊藏黃金時，便感到這不是件十分有利的事，甚至不會有好結果。

他在日記上記載著，他並不希望因發現黃金而致富，反而憂惱自己的生意將受到影響。

然而，這件引人注目的大事，絲毫不會因我的想法而有所改變，一開始我就預知會有這個結果。但是我仍不顧一切努力經營，繼續發展自己的事業。

西元一八四八年五月，從舊金山來了一大批人，包括我的朋友與所熟悉的人。不久，無論在要塞或在我家中，莫不擠滿了一堆人。此外，許多商人、醫師、律師、船長以及各行各業的人也都紛紛湧來，到處呈現一片嘈雜、混亂的景象。我的部下也財迷心竅，背叛我向外發展，這早在意料之中，我並不感到驚訝。這些來自舊金山的人，把家禽任意丟置在我庭院中，更不該的是這些人隨意踐踏我的農作物。我若想要封閉要塞的門，趕走這些卑鄙無禮的小人，就必須付出代價——流血。

當時，熟牛皮的買賣很流行。在特製大木桶中，都盛滿了皮革，而這些人隨意翻動。結果，一大堆熟牛皮都腐爛，全部變成廢物。而一窩蜂的挖掘金礦，就像龍捲風一樣，席捲當地。所有的鞋店、馬具店、打鐵店，也於瞬間變成了空房子，他們放棄了目前的工作或生意……我的製粉工廠也無法工作，因為東西都被偷走了。

……我的財產，受到自然力量與這些目無法紀，胡作非為的小人所威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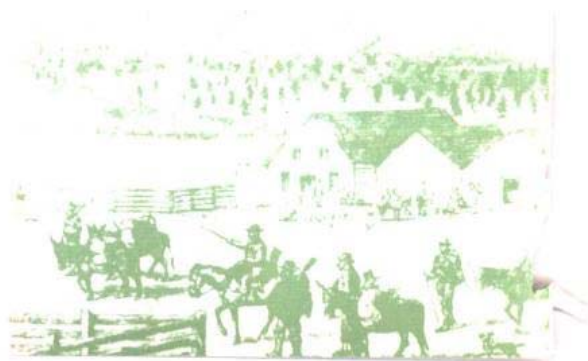
*約翰·A·沙達著「新哈洛維夏日記」，「序文」（舊金山，薩·格拉布荷恩·普利斯西元一五三九年）。

►淘金者之中，有的是單槍匹馬，有的是有周詳的計劃。這些有計劃的多半是父子協力的共同事業，他們利用淘金器來採金礦。



▲約翰·沙達。他對於在自己的土地上發現金礦有如下的表示：照理說我應當是太平洋岸最富有的市民。……可是事實卻不如此。……若沒發現黃金，我或許還可以過得更好些……。」

▼由於淘金者大量湧入，使原來親切淳樸的鄉下村莊，一變而為沒有法紀的混亂市鎮。





西元一八四八年，加州州長梅森上校，寫了一封詳細的信給當時的陸軍長官，言中也提及並說明沙金的分辨方式。這是他在巡視金礦後，所作的觀察之一。

那天，天氣很熱，大約有二〇〇個人在火熱的太陽下工作。爲了找尋金沙，許多人洗礦石，有的人用鍋子，有的人用印地安人編製的精細的籠子，但大部分的人都使用粗糙的淘金器。淘金器的台面約長二、三公尺，前面有篩子，後面部分是把好幾根楔子收集起來釘成圓形。

使用淘金器，至少需要四個人同時操作。一個人在河岸旁挖土、一個人將土鏟入篩子，另一個人則控制機械的轉動，還有一人不斷地從河中調水倒在泥沙中，當篩子上出現大石塊時，水會洗去泥土或多餘的雜質。然後大石頭被運出機械外，其中如果藏有沙金，就放入淘金器的後面部分。在不停轉動的鍋內，分離成沙與沙金。最後將沙金曝曬於陽光下，等水分蒸

發，藉著風吹走沙粒。這樣在低地礦山中被雇用專門處理這些事的工人，一天的工錢平均爲美金一〇〇元。

＊『美國地圖』所刊載的「加利福尼亞移民嚮導」「附錄二」（皮拉姆·理查得遜、倫敦西元一八四八年）。



布里翰的印象

十九世紀後期，有一位女摩門教徒，和她的家族隨摩門教教主移民於大鹽湖區的摩門教地帶。這是她與教主接觸之後的印象。以下是選自她日記中的一段文字：

我看到從教堂走出來的布里翰教主，他正在看我們整理旅行的所有裝備，這已成為教主在上午傳教之後例行工作之一了。我們必須仔細的檢查，養護馬車、馬、驢、車輪、馬具，而教主就像一個和藹可親的魔術師般，手中拿著刻有大小不同的象形文字，不同於一般人所用的六角形拐杖——雖然不像魔術師的魔杖那麼神祕，卻很有用——可以用來指點我們的錯誤。

教主身穿一件墨綠色長得幾乎拖地的大衣，內層加有毛皮，領子也是成帶狀的毛皮，頭上戴頂帽子，腳上著一雙海豹皮的鞋子。

這種奇特的風采，只有當他在對我說話，拿下綠色眼鏡時，才從那雙眼睛中更加明顯地顯現出來。他的眼睛是灰藍色的，銳利、理智的眼光使人感到他能洞察一切。面對著他，我卻無法發笑。教主的照片固然真實無誤，但多半無法看出他的眼睛中表現出來的眼神。

＊「在猶他到亞利桑那旅行中，訪問摩門教家庭」（費城議會圖書館，西元一八七四年）。



▲布里翰·楊格向要橫越美國荒野地帶的摩門教徒鼓吹，利用手推車。他這麼說著：「你們將會知道，手推車在通過平原時的優點。」

▼在開拓時代，摩門教的男子可以娶一個以上的妻子。此張圖片是在摩門教的劇院中，楊格的孩子的席位。



我們要抗議

西元一八八六年，在猶他州鹽湖城的女摩門教徒的集會。她們認為聯邦政府侵害她們在宗教上的權利與投票權，因而提出強烈的抗議。以下乃選自一位女性的演講詞。

瑪利拉・M・戴尼愛利斯夫人

我是美國忠實的市民，而美國竟然制定取消忠實市民權利的法律，因此，我與其他猶他州婦女提出抗議。我們將權利遺留給子孫，這是一種自由、貴重的禮物，爲了它，我們願意戰鬥、流血。當我們將所有的犧牲，奉獻到祭壇時，便會得到庇佑。

我們的請願，以不使人受到傷害爲原則，以和平與正義爲範圍，我們只要求別人承認我們的權利。

對於人們的偏見與世俗人間的感情，我們並不十分在意，而且有勇氣反對這種醜陋，不公正的事，並讚美感激高貴的人。……可是現在我們被要求爲自己所不願宣誓的事宣誓，因爲如果拒絕宣誓，我們大多數的市民投票權與任官職的權利就被剝奪了。現在，有關單位甚至想終止猶他州婦女的選舉權。

✱「摩門教婦女的抗議」刊載，向「自由、正義、平等的權利哭訴」（鹽湖城，狄賽多報紙印刷公司，西元一八八六年。



▲這是移居猶他州摩門教徒典型的家族。值得注意的是，這位男人共有四個太太，七個小孩。



橫越美國之道

西元一八六七年春，堪薩斯太平洋鐵路公司，爲了要找尋最適於鋪設鐵路的路線，在堪薩斯、科羅拉多、新墨西哥、亞利桑那，經過加利福尼亞南部，到達太平洋間組織了遠征隊，以下所記就是一位與遠征隊同行的英國人威廉·貝魯在堪薩斯州的烟山河附近，遭印地安人襲擊的記錄。

在此之前，我從未遇過這樣對白人懷有強烈敵意的印地安人，而且，也不曾看到爲阻止鐵路建設，而聯合起各族的大集團，他們騎著馬，掛著旗幟向這裏襲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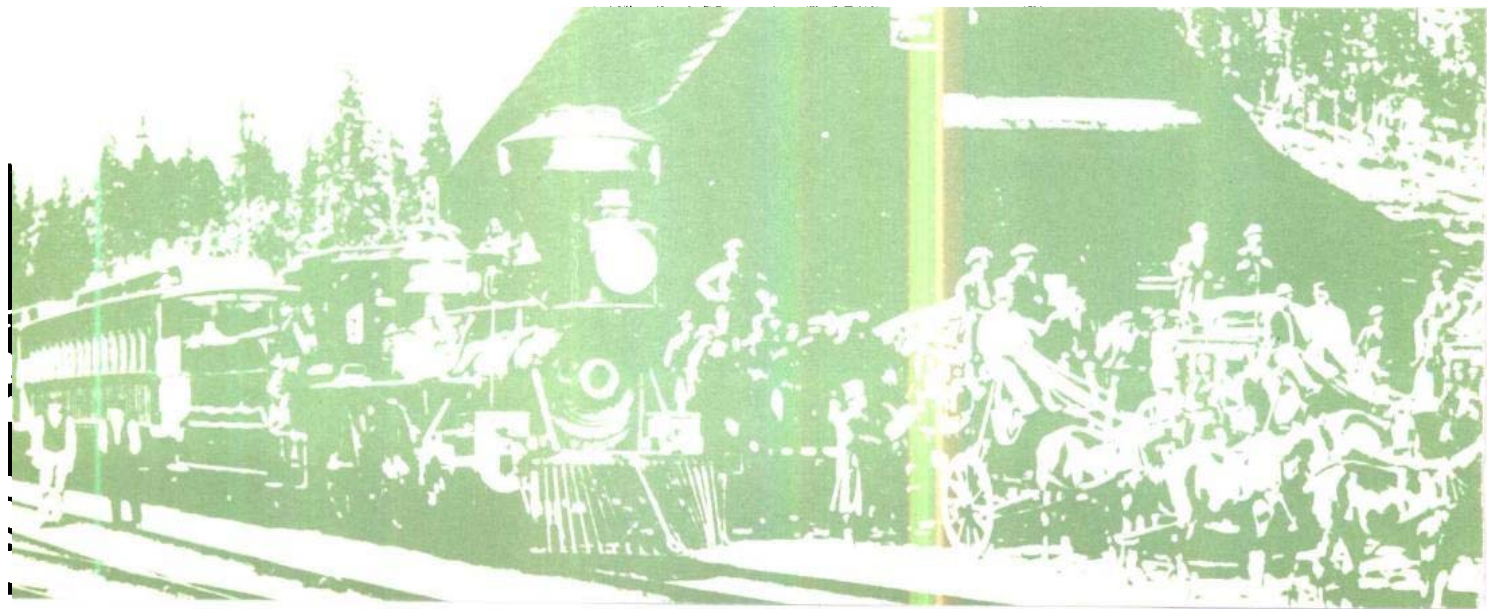
美國在二年前就計劃成立組織，促進貨物的流暢，後來通運從坦瓦沿烟山河一直前進，到最前端預備鋪設鐵路的地點。同時，每距離二十或三十公里就設有一個驛站，驛站既可充做臨時倉庫，也可做爲調換疲怠馬匹的供應站，即使在冬季中，驛馬車仍不休息，一直不停地在各地做輸送消息的工作，四月下旬，驛站與馬車成爲被襲擊的目標。

四月三十日晚上，葛利茲·克利克車站遭人突襲；所有的物品都被一盜而空，三匹驢子也被殺死。

五月九日，摩紐曼得站……和大坦巴茲站同時被襲

►以東部爲出發點的聯合太平洋鐵路和以西部爲出發點的中央太平洋鐵路。雙方代表在二條鐵路的相接點釘上鐵釘，完成連接東西的交通幹道。這是在西元一八六九年五月，猶他州的布洛蒙特里附近。

▼鐵道完成後，羅曼蒂克的驛馬車與現代化的列車並進。但是乘客還是選擇了快速舒服的現代火車，驛馬車漸漸地消失落沒了。





擊，另外也有人想放火燒燬查克·布拉克車站。

二天後，彭德·克利克車站也遭襲擊，且被焚燬。

……在前一天，印地安人在襲擊驛馬車後，又剝下一個開拓者的頭皮，被剝皮的人不但成殘廢，而且面孔可怕極了。六月，這裡距離窩利斯要塞僅數公里而已，而這些慘不忍睹的事是在我們到沙利那的時候發生的，在這片土地廣大、人煙稀少的地方，我們所能了解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當我們繼續向前行進時，……許多來自西部的旅客及驛馬車，也帶來同樣的消息……，我們還遇到從坦瓦來的大陸郵務馬車，據他們說，乘客……經常是在邊戰邊走的情況下通過，雖然衝過二十五個印地安戰士的襲擊，但有一士兵死亡，一名乘客受傷……。白人希望這些印地安人攻擊的目的只在搶奪財物，從車上丟出幾包東西，減輕馬車負擔，然後，一面快馬加鞭。同時有六個士兵趴在車篷上，……拚命地開槍還擊。

由於沿途不斷遭到攻擊，整個車篷好似個蜂巢，到處都是槍孔，沾染了許多血跡。這些令人戰慄的瘋狂印地安人，只是爲了報復白人帶給他們的混亂與不安；我們很驚訝於另一項消息「貴婦人」的乘客「並不十分害怕」，這時我才想起我們是在堪薩斯。

＊威廉·A·貝魯著「北美洲的新鐵路」（倫敦，西元一八六九年）。

印地安人的文明化

西元一八〇九年，美國總統想促成美國南部印地安接受文明的計劃，因此任命官員執行。以下即接受命令的紳士，將有關自己工作的事情，寫信告訴賓夕凡尼亞的友人。

我被委託執行計劃的對象是靠打獵為生的這些印地安人，由於生活習慣懸殊，必須從田園生活的耕作着手，尤其須指導他們飼養家禽動物，如牛、羊、豬等，其次是獎勵農耕與栽培果樹……，然後再教導家庭物品的製造，以及數字與文字的運用。每在教導一項新事物之前，必先親自做示範給他們看……等一切生活上的知識、技能具備之後，就須教以道德心、誠實……，此外還應尊重自己的權利與他人的權利，使自己成為有用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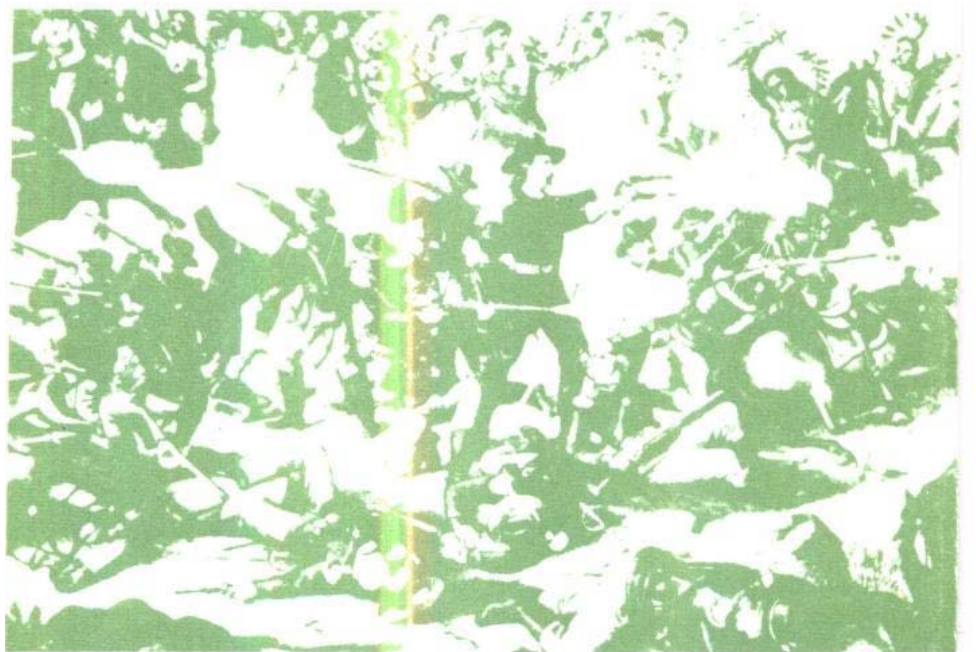
每遇有機會，我還要給予他們一種放棄戰爭的觀念，因為戰爭既於雙方無利，又有礙文化的發展。同時，我也勸勉他們為人處事之道除了要公正、寬大之外，尤應心懷仁德特別是對於來到自己土地的旅行者，加以保護……。

在初期的三、四年間，我不斷受到粗暴、無禮的反抗，再過三、四年後，我的教導，慢慢地有成效了。

✧H·B·波利提克斯著「被任命開導南部印地安的文化監督官，書信選粹」（倫敦，達特恩·郝烏埃，西元一八〇九年）。



▼對印地安人而言，白人是個不受歡迎的侵入者，因為他們並不希望接受白人的文明，他們有著幾世紀以來的「文明」。由於意見的衝突，產生了許多戰鬥。此圖即其中之一，在大角河一帶與卡斯達將軍發生戰役。



印地安的權利

西元一八三〇年一月二十一日，麻薩諸塞州的波士頓下議院決定了二項議案，這是關於美國印地安權利的一部分，及白人移民與印地安人之間的問題。同時也是當時美國深切關懷的問題。

決議三

印地安人自古以來，就承繼先祖遺留下來的土地，從來不曾被沒收、讓渡或買賣，因此這些印地安部族爲了保護所有權，在一定的範圍內，有權排除外界入侵者。但這個範圍僅限於契約上的規定範圍。

決議五

印地安諸部族原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獨立的社會，行使完全的主權，因而一直保持自古以來的政治型態和權益制度，以及因個人喜好而變更政治型態的權利和領土支配權等。但是依據美國的條約，雙方基於依存關係，必須同意在某些範圍內不受此限。

＊「印地安的權利」（波士頓，西元一八三〇年）。

▲印地安人受白人的支配，被迫遷往指定保留區，但多數的印地安人都拒絕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及社會型態。

►圖中人物即今天的那瓦荷族印地安人。大部分的印地安人雖接觸近代文明生活。但仍保有祖先相沿的生活方式。



探險家略傳

山慕爾·赫爾恩

Samuel Hearne

1745 ~ 1792 英格蘭

1770: 為哈得遜灣公司測量哈得遜灣西岸，先從邱吉爾進入內陸，轉向北方，到赤斯特非河口，以後轉向西方，到達塔彭多湖。

1771: 深入大陸內地，到克林頓科爾丹湖的銅礦河，經過大奴湖返回。

1774: 在薩克其萬河下游的卡巴蘭多屋，蓋了一窩交易所。
(請參看 P.32、P.33 地圖)

大衛·湯姆生

David Thomson

1770 ~ 1857 英格蘭

1790: 協助哈得遜灣公司自卡巴蘭多屋到薩克其萬河測量，後來又沿溫尼伯湖北岸進行，沿蘇茲河到達約谷、花谷托利。

1792: 測量納爾遜河。

1797: 與哈得遜灣公司斷絕關係，加入西北公司，並測量溫尼伯湖至蘇必略湖，工作完成後，又回到溫尼伯湖再進行調查曼尼托巴湖及溫尼伯湖的工作。另外，又沿著阿夕尼波因河進行測量工作。

1798 ~ 1799: 在八月初到卡

巴蘭多屋的紅鹿滿過多，以後又到北薩克其萬河，沿亞大巴斯卡河前進，經過馬莫立堡到達伊魯·阿·拉·克羅斯湖。

1800 ~ 1802: 在薩克其萬河的二支流沿岸測量。

1807 ~ 1811: 從洛磯山脈出發，廣泛地測量洛磯山脈，又在哥倫比亞河附近，建築一座名叫庫特奈的房子，1811年7月，到達阿斯托利亞堡。

1816: 在聖羅倫斯河與烏茲湖間，測量美、加境界與加拿大西部地圖的測量活動。他走過的地方約 80000 公里，在美、加領土間製作了近 300 萬平方公里的地圖，不僅是加拿大，也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地理學者之一。

(請參看 P.32 ~ P.33 地圖)

戈斐那·甘堡·華倫

Gouverneur Kemble Warren

1830 ~ 1882 紐約

1850: 為測量技師的助手，在密士西必河口的迪爾達地帶測量。

1856: 在達科他以及內布拉斯加地方測量，且製作地圖。

(請參看 P.118、119 地圖)

布里翰·楊格

Brigham Young

1801 ~ 1877 佛蒙特

1833: 居住在俄亥俄州卡德蘭多的摩門教居住地。

1834: 與摩門教徒一起移住密蘇里州的法威斯特。

1838: 當摩門教團被迫強制移出密蘇里時(因當地住民反對其教義的某部分。)又領導信徒到達伊利諾州的諾烏。

1844: 摩門教的創教者與最初指導者約瑟夫死後，楊格成為教會的教主。

1846 ~ 1847: 當人們將摩門教徒自伊利諾州趕出時，楊格領導教徒遷到猶他的鹽湖城。

史提芬·隆谷

Stephen Long

1784 ~ 1864 新罕布夏

1817: 調查狐河及威斯康辛河，適於陸路嚴密的道路，並探險密士西必河上游。

1819: 在普拉特河及南普拉特河一帶旅行，又指揮遠征隊到洛磯山脈一帶，以後目標轉向南方，到科羅拉多泉又轉向東方，至阿肯色河及其支流一帶。

1820: 發現了科羅拉多州的隆克茲峯。

1823: 在聖彼得河(明尼蘇達

源流地帶、五大湖之北和加拿大境內探險。

1827～1830：為鋪設巴爾的摩與俄亥俄鐵路，測量道路。
（請參看 P.82、83 地圖）

艾文·楊格

Ewing Young

(?)～1841 田納西

1821: 可能是開拓聖大非的貝克納隊員之一。

1829: 指揮隊員跨越摩哈維沙漠，到加利福尼亞，以後又在瓦京河一帶從事打獵。

1831: 組成二個遠征隊，遠征加利福尼亞。

1832: 到達洛杉磯後為詳細調查加利福尼亞，因此再度遠征到加利福尼亞的約馬。

1834: 回到洛杉磯，又參加俄勒岡的溫哥華遠征隊。

托馬斯·佛洛比夏

Thomas Frobisher

1744～1788 英格蘭

1773: 與其兄約瑟夫，一起到薩克其萬河。

1774: 到達亞大斯卡河。

1776: 在伊魯·阿·拉·克羅斯，建造最早的交易所。

托馬斯·費茲派垂克

Thomas Fitzpatrick

1799～1854 愛爾蘭

1823: 以獵師身分參加遠征隊，到達密蘇里河上游。同年又

參加小規模的懷俄明探險隊，成為副指揮（在吉達底亞·史密斯之下）。

1824: 又指揮探險隊，發現大角山脈的南帕斯（又和史密斯在一起）。

1841: 和約翰·比威爾指揮以太平洋沿岸為目標的移民隊伍。是最早到達愛達荷州賀爾堡的移民隊。

1842: 帶領懷特艾斯坦因探險隊，到達愛達荷州的賀爾堡。

1843: 擔任前往西海岸的佛列蒙特第二次遠征隊的嚮導。

1845: 當了史提芬卡尼遠征隊的嚮導，到達南帕斯。又隨同卡尼到加利福尼亞，與新墨西哥的索科洛。

1846: 當了兩期的印地安管理官（一期四年）。

吉達底亞·史密斯

Jedediah Smith

1798～1831 紐約

1822: 看到「徵求富有進取心和精神旺盛的年輕人……」這則廣告，於是決定到西部去。

1823: 在密士西必河上游，從事獸皮交易，並到猶他州的大鹽湖旅行。

1824: 曾被人遺忘兩年以上的懷俄明南帕斯，再度被發現。

1826: 自猶他的大鹽湖出發，橫越摩哈維沙漠到加利福尼亞

，並且在京斯河（現在的夫勒斯諾）附近的溪谷旅行。再從京斯河到美利堅河（現在的薩克拉門多附近），跨越洛磯山脈。第二年，回到大鹽湖旅行，然後在薩克拉門多溪谷過冬。

1828: 在前往哥倫比亞途中，到克拉馬司河口向北旅行，渡過昂布加河，再沿威廉特河到溫哥華堡。

1831: 在聖大非大道為印地安人所害。

（請參看 P.82、83、110 地圖）

多蘭·馬更些

Donald Mackenzie

1783～1851 蘇格蘭

1811: 成為在阿斯托利亞堡旅行的威爾森·漢特隊員之一。

1816: 指揮遠征隊到達哥倫比亞河，深入蛇河內陸探險，使愛達荷南部的水路大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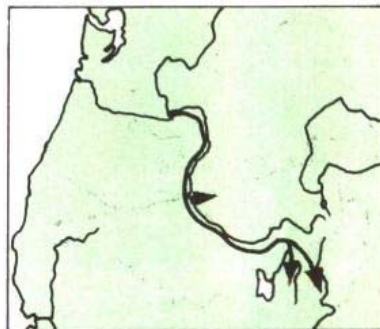
（請參看 P.181 附圖右）

克雷蘭斯·金

Clarence King

1842～1901 羅德島

1863: 到達內華達的科木斯托



克礦山旅行，徒步跨越內華達山，幾乎攀上了霍依托尼山頂，以後沿薩克拉門多河而下，到舊金山。

1865: 沿北緯四十度的山岳地帶，測量東部科羅拉多到加利福尼亞的境界線。

(請參看 P.182 附圖左)

彼得·史金·歐登

Peter Skene Ogden

1794 ~ 1854 魁北克

1820: 曾多次領導獵人隊在南部愛達荷及東部俄勒岡溪谷地打獵。

1828: 為首先訪問猶他州大鹽湖的白人隊員之一。並發現內華達的洪保德河。

1829: 指揮遠征隊從科羅拉多河沿加利福尼亞灣進行遠征，成為首次橫越西部南北的人。

(請參看 P.110 地圖)

彼得·彭德

Peter Pond

1740 ~ 1807 康乃狄格

1773: 在密西根馬基諾的密土西必河上游及聖彼得河(現在

的明尼蘇達河)做了二次的探險。

1778: 經過蘇必略湖(美、加邊境)的大運輸站，到西部旅行，並在亞大巴斯卡湖(今亞伯達州的艾德蒙吞以北)一帶，開發豐富的獸皮產地。

(請參看 P32、33 地圖)

彼得·潘曼

Peter Pangman

1744(?) ~ 1819 新英格蘭

1767: 他的名字出現在密希利·馬克諾所發行的密土西必河交易認可書。

1774: 沿薩克其萬河做獸皮交易。

(請參看 P.182 附圖中)

約修瓦·皮爾舍

Joshua Pilcher

1790 ~ 1843 維吉尼亞

1827: 沿普拉特河直達上游水源地，一邊前進，一邊打獵，做獸皮買賣，一直進入洛磯山脈。

約瑟夫·佛洛比夏

Joseph Frobisher

1740 ~ 1810 英格蘭

1769: 企圖跨越美國和加拿大國境的大運輸站。結果，被印地安人趕回。

1770: 有人說他曾在紅河過冬，但此點令人懷疑。

1773: 與其弟托馬斯一起到薩克其萬河，在卡巴蘭多堡附近地方過冬。

1774: 在亞大巴斯卡河過冬，由於飢餓險些死亡。

(請參看 P.182 附圖右)

約瑟夫·C·愛維斯

Joseph C Ives

1828 ~ 1868 紐約

1853: 成為地形調查技師團的一員，協助沿北緯三十五度鋪設鐵道的測量工作。

1857: 指揮遠征隊，調查科羅拉多河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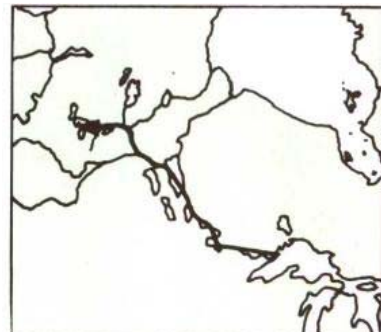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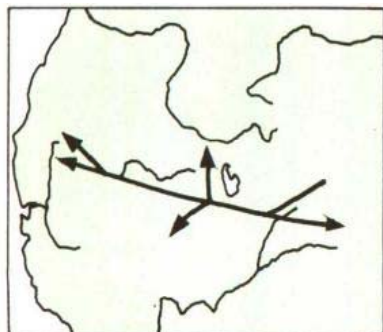
(請參看 P.118、119 地圖)

約瑟夫·R·窩卡

Joseph R. Walker

1798 ~ 1876 維吉尼亞(?)

1820: 在被西班牙人趕走之前



，是新墨西哥州的獵人。後來到密蘇里，在獨立城一帶打獵，並從事獸皮交易工作。

1832: 成為班傑明·彭努威爾遠征隊員，探險奧色治地方，又領導隊員從綠河西進，經大鹽湖、洪保德、窩卡河，成功地登上內華達山（可能是第一個攀登的白人），次年十二月，到達了蒙得勒。

1833: 在窩卡道路，跨越內華達山，然後通過大盆地與現在猶他州的熊河。

1843: 指揮移民隊經窩卡道，到達太平洋沿岸。

1845: 帶領並幫助佛列蒙特第三次遠征加利福尼亞。

（請參看 P.110 地圖）

威廉·克拉克

William Clark

1770 ~ 1838 維吉尼亞

1791 ~ 1796: 在對印地安的戰役時，正服務於陸軍。

1803: 奉傑佛遜總統之命，與梅里威札·路易斯共同找尋通往太平洋的路線。自聖路易出發，沿密蘇里河上游，到曼旦族部落，再進入洛磯山脈的山麓，到馬拉雅斯河（密蘇里河支流）上游，然後再返回主流密蘇里河，又繼續尋其源流，跨越大分水嶺，來到哥倫比亞河，沿哥倫比亞河到達現在俄

勒岡州的阿斯托利亞河口，遠征隊在此地折返回程。同時查看蛇河和清水河，跨越比特魯山到蒙大拿州傑佛遜河的源流地。遠征隊在此又分而為二，克拉克向南方出發，通過波茲曼道路，跨越大分水嶺。再沿黃石河，到達密蘇里河的三叉城。

他們在黃石河口附近與路易斯一行人會合，然後沿密蘇里河，回到聖路易。

1807: 自陸軍退役。

1813: 被任命為密蘇里準州州長。

（請參看 P.44、45、59、82、83 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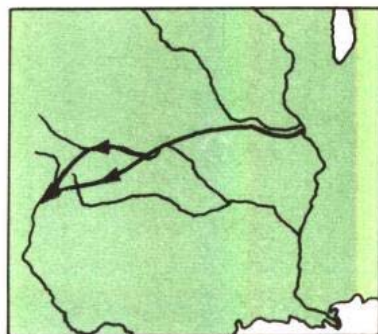
威廉·貝克涅爾

William Becknell

1790 ~ 1832 肯塔基

1821: 沿阿肯色河上游地帶，再南下到新墨西哥的達歐斯及聖大非。

1822: 在道奇城附近，離開阿肯色河，又南下到達西馬隆河，再沿西馬隆河到南福克，跨



越大分水嶺，到加那丁河的分叉口，然後越過山間稜線，在聖米凱爾確定聖大非大道。

1824: 指揮狩獵隊到達綠河。（請參看 P.183 附圖左）

威廉·華爾夫斯基爾

William Wolfskill

1798 ~ 1866 肯塔基

1822: 與聖大非遠征隊一起，從密蘇里的富蘭克林出發。

1823: 在格蘭河一帶行獵，是進入南部猶他州的美國白人隊員之一。

1825: 和艾文·楊格在亞利桑那州的希拉地方行獵。

1828: 和某交易商隊一同到達新墨西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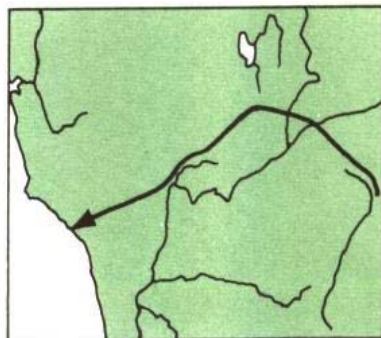
1830: 指揮從新墨西哥的達歐斯到加利福尼亞的獵人隊，後來又發現史帕尼休大道的一部分（西邊部分）和著名的加利福尼亞大道。

（請參看 P.183 附圖右）

威廉·頓巴

William Dunbar

1749 ~ 1810 蘇格蘭



1798: 被任命為密士西必河南部內乞士的測量隊長。且代表西班牙政府在美國與西班牙領土間劃定界限。將這些資料記入地圖中。

1804: 奉傑佛遜總統的命令，自密士西必河開始到德克薩斯一帶以及紅河做探險的工作。但在探險途中，遇到懷有敵意的印地安人，因而轉向瓦夕多河進行。

1805: 在紅河一帶探險。
(請參看 P. 184 附圖左)

威廉·路易斯·薩布利特

William Lewis Sublette

1799(?) ~ 1845 肯塔基

1822: 參加洛磯山脈遠征隊。

1828: 指揮洛磯山脈遠征隊，發現薩布利特大道，並在俄勒岡大道一帶旅行。

1831: 參加新墨西哥聖大非遠征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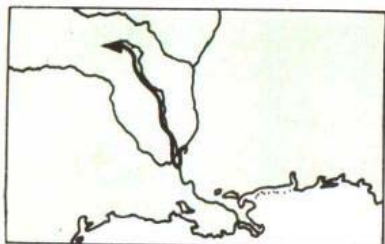
1832: 再回到洛磯山脈旅行。

1834: 決定以威廉要塞，建築雷拉密堡。

狄奧多爾·D·約達

Theodore D. Judah

1826 ~ 1863 康乃狄格



1860: 發現跨越內華達山脈的鐵路路線。

威爾森·浦來斯·漢特

Wilson Price Hunt

1782(?) ~ 1842 新澤西

1811: 指揮遠征隊，自密蘇里的聖約瑟向西往蛇河探險，一行人在第二年即到達俄勒岡的阿斯托利亞堡(1805年由路易斯與克拉克建造的克拉多瑟福堡地方)。

(請參看 P. 82、83、110 地圖)

約翰·科特

John Col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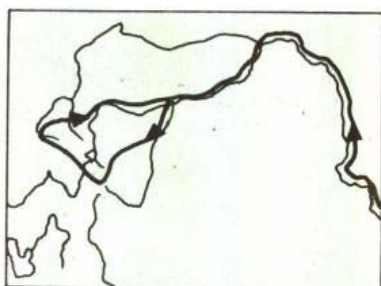
1770(?) ~ 1813 維吉尼亞

1803: 在肯塔基的馬利斯維附近，參加路易斯與克拉克的遠征隊。

1806: 脫離路易斯與克拉克的遠征隊，成為山居狩獵者，可能常在密蘇里河與洛磯山脈間活動。

1807: 發現現在著名的黃石國家公園所在地地區，及跨越洛磯山脈的數個山道。

(請參看 P. 184 附圖右)



約翰·查理士·佛列蒙特

John Charles Fremont

1813 ~ 1890 喬治亞

1839 ~ 1840: 帶領遠征隊探查密士西必河與密蘇里河的水道，並測量二者之間的陸地。

1842: 探險堪薩斯的堪薩斯河，內布拉斯加的北普拉特河，以及懷俄明的甜水河到達南帕斯，在探險之中攀登了懷俄明的風河山脈最高峯——佛列蒙特峯。

1843: 自堪薩斯出發，到科羅拉多州浦埃布洛的派克斯峯，以及亞利桑那的黑山、科羅拉多的藥弓峯和甜水河，然後通過南帕斯到大鹽湖。以後又向北方前進，在愛達荷的蛇河、俄勒岡的哥倫比亞河以及溫哥華堡一帶旅行。接著又到達內華達大盆地，沿薩克拉門多溪谷而下，通過聖窩金溪谷，跨越內華達山，進入通往聖大非的史帕尼休大道，再從此地進入猶他湖，橫越普拉特河上游地帶，回到浦埃布洛。

1845: 將探險隊分為二隊，以不同的路線跨越大盆地，在內華達山的瀑布與窩卡河會合後分頭進行。一隊(現在的薩克拉門多)經沙達茲·克利克到聖荷澤，另一隊則跨越內華達山。佛列蒙特繼續北上，到俄

勒岡的克拉馬司湖探險喀斯開山脈。

1848: 自浦埃布洛出發，跨越聖格利克里托山脈，在格蘭河源流地活動。以後又沿著這條河到新墨西哥的達歐斯，再轉向西方到加利福尼亞。

1850: 經由加利福尼亞州議會提名，獲選為參議院的議員。

1853: 離開堪薩斯城，跨越猶他州的華沙契山，到帕拉旺，再轉向西南到內華達山。

1856: 被共和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結果敗給民主黨的布坎南。

1878: 被任命為亞利桑那準州州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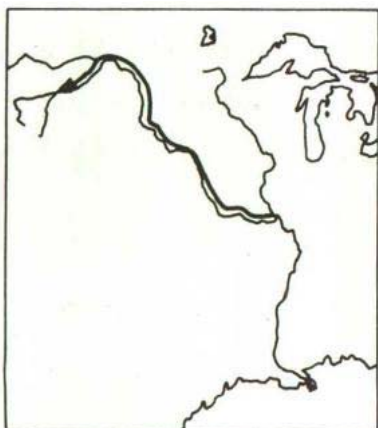
(請參看 P.82、83、110 地圖)

馬奴爾·里薩

Manuel Lisa

1772~1820 路易斯安那

1807: 領導探險隊，探險密蘇里河上游，這個探險隊在各地



建了許多交易所及要塞，包括大角河口的交易所。

1809: 遠征隊在距奧馬哈大約十六公里的密蘇里河岸建造了里薩堡。

1811: 為了要找尋二年前的同伴，指揮搜索隊沿密蘇里河上游搜索。

(請參看 P.185 附圖左)

班傑明·佛洛比夏

Benjamin Frobisher

1742(?)~1787 英格蘭

1765: 開始從事獸皮交易，後來與約瑟夫和托馬斯合作，組織獸皮交易公司。約瑟夫二兄弟負責外務，因此經常在外旅行，他則掌管蒙特利爾公司的內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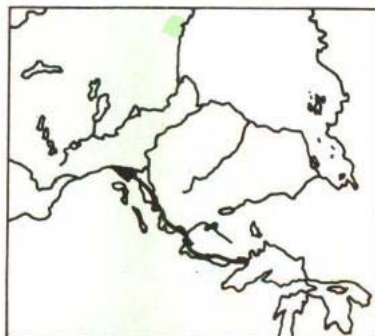
亞歷山大·亨利

Alexander Henry

1739~1824 新澤西

在英國攻打加拿大之後，他是最先到密西根馬基諾(密西根州馬基諾)的交易商人之一。

1764: 在蘇必略湖一帶從事交易工作。



1776: 到達卡巴蘭多屋，在比瓦湖過冬。

(請參看 P.185 附圖中)

亞歷山大·羅斯

Alexander Ross

1783~1856 蘇格蘭

1810: 參加俄勒岡遠征隊，到達哥倫比亞河的某一部落。

1818: 為建造尼茲帕斯堡的隊員之一。

1824: 親自領導遠征隊，自蒙大拿州的伊達到愛達荷，再到波伊西河口。

(請參看 P.185 附圖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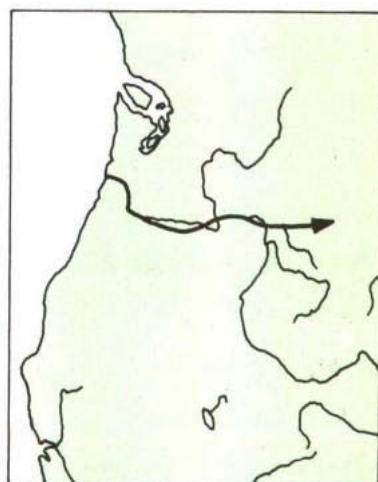
亞歷山大·馬更些

Sir Alexander Mackenzie

1764(?)~1820 蘇格蘭

1789: 從亞大斯卡湖的吉布依昂堡到奴河探險，又到達大奴湖。後來發現馬更些河，沿此河直到河口。

1792: 自吉布依昂出發，沿和平河和帕斯尼卜河到洛磯山脈



，接着又到達夫拉則河及貝拉庫拉河，然後又從沙羅特后海峽的盤得因灣到太平洋。一般認為他是第一個到此地區旅行的白人。

（請參看 P.32、33 地圖）

梅里威札·路易斯

Meriwether Lewis

1774～1809 維吉尼亞

1801: 為傑佛遜總統的祕書。

1803: 與威廉·克拉克，奉傑佛遜總統之命組織遠征隊，找尋通往太平洋之道。

1806: 在現在的密蘇拉附近，與克拉克分手，自己帶着少數的部下，跨越大分水嶺，到密蘇里河，雖到達馬拉雅斯河探險，但因遇到凶猛的印地安人，被趕回密蘇里河，後來與克拉克隊在曼旦地方會合。

1807: 為路易斯安那的州長。有關路易斯與克拉克更詳細的遠征資料，請參看克拉克一項。

基那斯·雷奧那多

Zenas Leonard

1809～1857 賓夕凡尼亞

1831: 參加自聖路易向西方前進的遠征隊。

1832: 在猶他的綠河參加約瑟夫·窩卡的加利福尼亞遠征隊。

傑姆斯·克里曼

James Clyman

1792～1881 維吉尼亞

1823: 加入威廉·亞休利將軍的遠征隊，沿密蘇里河上游旅行。

1824: 成為史密斯·費茲派垂克隊旅行綠河的隊員，可能是首次從東部通過南帕斯的白人，克里曼在懷俄明的甜水河附近和主隊分開，向東徒步大約一〇〇〇公里左右，沿密蘇里河直達威斯康辛的亞多金森堡。

1826: 和三個同伴乘獨木舟，繞行猶他州的大鹽湖一圈。

1844: 和移民者經俄勒岡到加利福尼亞。

1848: 為移民們的嚮導、向東加利福尼亞前進。

傑姆斯·芬雷

James Finley

1781～1856 卡羅來納

1812: 以傳教士的身分，在森林地旅行。也是俄亥俄州阿巴桑達斯基的威恩多傳教團創設人。

傑姆斯·布里佳

James Bridger

1804～1881 維吉尼亞

1822: 參加密蘇里河源流地的獵人隊。

1824: 參加猶他地方的狩獵隊，據說是第一個到達大鹽湖的白人。

1843: 在懷俄明州西南的俄勒岡大道上，建造布里佳車站。

1849: 成為史坦茲貝利遠征猶他的嚮導。後來，又經過懷俄明南帕斯之南的布里佳大道返回。

1859: 和 W·F·雷諾隆茲上尉，一起進入現在黃石公園的所在地區域。

1861: 為遠征隊的嚮導，找尋由科羅拉多的坦瓦，直達猶他大鹽湖的路線。

1865: 和內布拉斯加的福特卡尼，一起加入蒙大拿與維吉尼亞之間的波茲曼測量隊。

傑姆斯·俄亥俄·巴狄

James Ohio Pattie

1804～1850 肯塔基

1824: 參加聖大非遠征隊。

1830: 到達俄亥俄，辛辛那提州。

1849: 可能參加加利福尼亞的淘金隊伍。

傑姆斯·哈維·辛浦森

James Harvey Simpson

1813～1883 新澤西

1849: 指揮遠征隊在阿肯色的史密司堡與新墨西哥的聖大非之間，找尋道路，並開拓從聖大非到納瓦荷族的印地安地方，（亞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的境界）的道路。

1858: 參加從猶他州的鹽湖城到太平洋沿岸的遠征隊，提出有關新路線的報告。

(請參看 P.118、119 地圖)

喬治·M·惠勒

George M Wheller

1842 ~ 1905 麻薩諸塞州

1871: 從這時開始, 以八年的時間, 完成了西經一〇〇度以西的十四次旅行。同時, 組織探險隊, 前往死谷, 並在科羅拉多河做了部分的調查。

(請參看 P.187 附圖左)

喬賽亞·德維特·惠特尼

Josiah Dwight Whitney

1819 ~ 1896 麻薩諸塞州

1840: 協助調查新罕布夏。

1847: 在北部測量密西根的礦山。

1858: 在愛阿華, 以化學及礦物家的身分進行測量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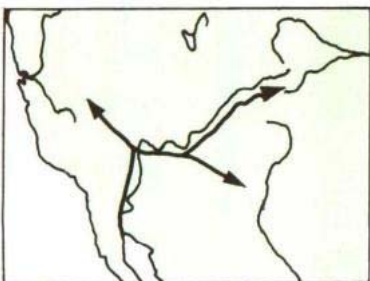
1860: 成為加州地質學者的代表。

愛迪恩·普羅佛斯特

Etienne Provost

1782 ~ 1850 加拿大

1823: 從聖路易出發, 到綠河(科羅拉多)一帶旅行, 據說是第一個看到猶他州大鹽湖的白人。同年可能發現洛磯山脈



的南帕斯。

1834: 領導探險隊前往派由沙拉多(現在科羅拉多州的南派克)。同一年, 又帶領另一隊到科羅拉多河的哈木茲法克。

齊布倫·M·派克

Zebulon M Pike

1779 ~ 1813 新澤西

1805: 自聖路易出發, 沿李治湖河, 到達李治湖, 以找尋密士西必河的水源地。

1806: 指揮遠征隊外出探險, 沿阿肯色河, 發現派克斯峯, 接着又找尋紅河水源。後來被西班牙人逮捕, 帶他們沿河到德克薩斯的巴索, 再到墨西哥的赤華華, 最後被釋放, 返回路易斯安那紅河流域的那基托斯邊境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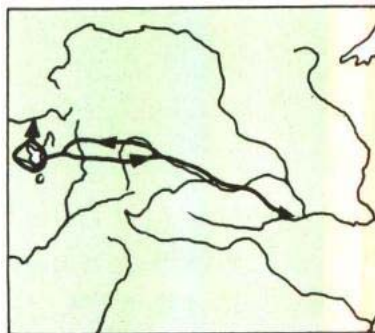
(請參看 P.82、83 地圖)

霍華德·史坦茲貝利

Howard Stansbury

1806 ~ 1863 紐約

1835: 測量加利福尼亞的馬德河以及萊谷阿利的鐵路, 並調查昆布蘭河及瓦密良河、夕亞



格林河的河口。

1836: 測量密蘇里的傑姆茲河下游。

1849: 指揮測量探險隊, 探險大鹽湖一帶, 從雷姆瓦斯堡出發, 通過南帕斯, 到達布里佳堡, 然後布里佳擔任嚮導, 探險熊河和愛可峽谷之間的通湖大道。

1850: 又以布里佳為嚮導, 再沿自己所走的路, 繪製鋪設聯合太平洋鐵路的地圖。

(請參看 P.187 附圖右)

賽門·夫拉則

Simon Fraser

1776 ~ 1862 華蒙多

1805: 從亞大巴斯卡湖到達和平河和帕斯尼卜河為止, 並在洛磯山脈一帶走動。

1808: 沿夫拉則河到喬治亞海峽(溫哥華之南), 找尋通往太平洋的路線, 並在這一帶旅行, 以後被印地安人趕回。

羅伯特·斯圖特

Robert Stuart

1785 ~ 1848 蘇格蘭

1810: 參加前往阿斯托利亞的遠征隊。

1812: 緊隨威爾森·漢特橫越大陸的足跡到達熊河, 又從熊河轉向東南前進, 發現了懷俄明的南帕斯。

(請參看 P.82、83、110 地圖)

用語解說

大分水嶺 就是河流流向大陸兩邊的高地、分支地，在美國，以洛磯山脈頂案的稜線作為大分水嶺。

天意 在十九世紀開始主張將領土擴張至北美大陸，這是美國自稱所謂的使命。

矛 十九世紀，步兵所持有的短矛。

四分儀 在航行中，測量船位置和所在經緯度的一種儀器。

皮岡族 即黑腳族。

皮洛谷 用樹幹做成的獨木舟。

卡利亞族 居住在夫拉則河上游的西北印地安人。

布依獵刀 以發明者吉姆·布依的名字為名。刀刃前端尖銳，刀背部分彎曲，不但可充當武器，還有多種功能。

尼茲帕斯族 現在大部分族人已成為基督徒，他們既勇猛，又與白人保持友好的關係，原住在加利福尼亞的山岳地帶，現在仍

住在故鄉愛達荷。

行商人 將所獵的獸皮賣給哈得遜灣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的加拿大獵人，就是行商人。

吉奴布族 住在俄勒岡及華盛頓州的哥倫比亞河一帶，現居住華盛頓州，他們有一奇異的風俗，就是除下層階級的人之外，所有的人在誕生時要接受一項使額頭傾斜的手術。

吉布依昂族 此部族專門獵捕馴鹿，住在北部曼尼托巴的亞大斯卡湖及大奴湖一帶。

西奧西奧尼族 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山岳一帶，也被稱為蛇族或戴加族。他們的移動以植物的成熟為移動原則。現在仍住在自己的故鄉——愛達荷、內華達、懷俄明。

沙米隆族 過去住在阿拉巴馬及喬治亞的東部森林。比其他任何種族對抗美國的時間更為長久。在西元一九三四年與美國訂定

和平協定之前，他們與白人間，曾發生二次大戰。現居住在佛羅里達及奧克拉荷馬。

貝拉貝拉族 為加拿大的印地安人，住在西洋杉木的小屋中，現住在英屬哥倫比亞及溫哥華島。

貝拉庫拉族 是西北地區的部族，這個小部落過去沿夫拉則河居住，而今住在英屬哥倫比亞。

泗族 以勇猛善戰聞名的平原印地安人。分許多支族，桑達泗族住在明尼蘇達，從事農業與打獵；揚克頓泗族則在北達科他與南達科他打獵為生；塔頓泗族在密蘇里河西部以獵殺野牛為生；著名的印地安酋長克洛吉·霍斯與史坦吉布魯，就屬於塔頓泗族，現在的泗族多居住在蒙大拿、南達科他、北達科他。

波尼族 住在內布拉斯加的平原印地安人。他們從來未曾與美國發生糾紛。

但是卻是少數將人當做祭品的印地安部族之一。同時，白人俘虜也曾被他們當做奴隸出賣。波尼一詞，對開拓者而言是「奴隸」之意，現在住在奧克拉荷馬。

阿巴基族 屬於好戰性的印地安種族，過着游牧生活，穿的是獸皮衣，活動於亞利桑那及新墨西哥一帶。現在多半務農或畜養牛羊，居住在亞利桑那、新墨西哥、奧克拉荷馬的指定保留區內。

阿利卡拉族 平原印地安人的種族之一，其意為「吃玉米的人」，他們今天仍居住於北達科他州。

伊洛庫依族 住在紐約州之北，這是由數個部族集成的一個大部落，部族會議時，議員由女性提名，如果議員行為不檢，女性有罷免之權。今天雖有一部分部族，已移住奧克拉荷馬、威斯康辛，但聯合本部仍在紐約州的阿

農達指定保留區。

阿拉帕荷族 屬好戰的平原印地安人，以鹿皮為衣，目前居住在懷俄明、科羅拉多，夏天，則在專用的帳篷中，進行傳統的儀式。

波大瓦多米族 住在伊利諾、密西根、威斯康辛東部森林的印地安人，現在住在堪薩斯及安大略。

奇埃洛基族 居住在喬治亞，南、北卡羅來納及田納西的東部森林，是最先學會寫字、唸書的印地安族之一，以農業為生，並保有高度文化水準。

科馬金族 屬平原印地安人。在各部族中，騎馬的技術最好，有時候即使躲在馬腹下，也能如在馬背上一樣的狩獵，而且幾乎萬無一失，昔日居住在科羅拉多、堪薩斯、德克薩斯，現住在奧克拉荷馬。

幽靈部落 為住民放棄，現已空無一人的部落。

庫利族 過去曾在曼尼托

巴及薩克其萬的東部森林中，從事打獵、捕魚的工作。現在的居住地白亞伯達到魁北克，幾乎分布在全加拿大。

庫勒族 是一富有的種族，介於各族印地安人與獸皮交易商人之間，在美國與其他的印地安族發生紛爭時，庫勒族做美國的斥候。過去住在蒙大拿及懷俄明，現居於蒙大拿指定保留區。

夏伊昂族 平原印地安人，以前住在明尼蘇達及北達科他，從事農業工作，後來專以獵野牛為生，是一個好戰的部族，以勇猛著名，現居於蒙大拿及奧克拉荷馬州。

浦埃布洛族 住在美國西南部，是文明化種族之一，從事農作，大都居住四、五層樓房，現居於亞利桑那及新墨西哥的「浦埃布洛」（在墨西哥語中為「村」之意）。

混血人 在加拿大的白人

，多半指法國與印地安人所生的這些人。

培米康 將牛肉曬乾，然後磨成粉狀，再摻入煮熟的油，果實做成麵包型。不易腐壞，可隨時取食。

陸路搬運 在遇到不能通行的水道，或是要從一河流到另一河流間，將獨木舟、貨物搬運到陸上的工作。

密蘇里族 住在密蘇里河沿岸的平原印地安人。

開伊歐瓦族 屬平原印地安人，初與科馬金族在德克薩斯攻擊白人的牧場，現在在奧克拉荷馬，以務農為生。

黑腳族 屬平原印地安人的一族，住在蒙大拿、亞伯達、薩克其萬地方，這些印地安人最初將侵入他們土地範圍內的白人殺死。後來政府供應他們槍、彈藥、小刀、工具讓他們打獵。現在此部族的印地安人在蒙大拿及亞伯達從事農業工作。

堪薩斯族 西元一八七三年，當政府收買此部族的居住地時，便以其族名作為此地區之名。

斯。現在此一平原印地安人，住在奧克拉荷馬。

無斷居住者 未獲正式的權利與資格，而任意在他入土地居住。但在美國會賜給新開拓地住民土地所有權。此處有追求土地所有權的開拓者之意。

奧色治族 屬平原印地安人，在阿肯色、密蘇里、奧克拉荷馬栽種玉米，並獵捕野牛。後來被迫移到奧克拉荷馬，在保留區內發現了石油。因此，奧色治族是所有印地安種族中最富有的。

奧馬哈族 是居住在奧馬哈一帶的平原印地安人。現居住在奧克拉荷馬及內布拉斯加。

窩瓦亞糾 旅行者之意，此外在荒地搬運糧食，在森林中擔任斥候者也可稱為窩瓦亞糾。在新法國（法國支配下的印拿大），包括未經許可的狩獵者亦叫窩瓦亞糾。但這些旅行者多半為獸皮交易公司雇用。

福拉多黑多族 在克拉克福克與加利福尼亞山岳地帶附近第一次被人發現。

他們以各種果實為主食，也獵捕野牛，現在仍在愛達荷及蒙大拿居住。

摩門教徒 西元一八三〇年，由約瑟夫·史密斯在紐約州的帕爾邁拉所創基督教的一支派，是「世界末日聖徒的耶穌基督教會」的信徒。

摩哈維族 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南部、摩哈維沙漠，以及科羅拉多河的平原印地安人。

歐多族 原來住在密蘇里河沿岸，亦屬平原印地安人。現住在堪薩斯、奧克拉荷馬。

戴加族 即西奧西奧尼族。

龍騎兵 騎兵的一種。

龍骨小船 以簡單的技術製成的龍骨小船，通常只用來搬運東西，由於有龍骨，即使遇到逆風，也可拉開帆布航行。

邊境地帶 已開發地與未開發地的連接地。依據美國史中所言，乃指白人的文明與印地安人地方接觸的「邊境」。如解釋為「邊境的擴張」，則存有白人文明地域壓倒印地安地域的意思。